加尔多斯文集

LA DESHEREDADA

李德明译

她被剥夺了一切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像

ANTOLOGIA DE PEREZ GALDOS

加尔多斯文集

责任编辑：叶茂根
封面设计：吴建兴
ISBN 7-5327-2683-5
9 787532 726837 >
定　价：24.5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被剥夺了一切/(西)加尔多斯著;李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3
(加尔多斯文集)
ISBN 7-5327-2683-5

Ⅰ.她… Ⅱ.①加…②李… Ⅲ.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Ⅳ.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7901 号

Benito Pérez Galdós
LA DESHEREDADA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70 年版译出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她被剥夺了一切
〔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李德明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5 字数 324,000
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5327-2683-5/I·1564
定价: 24.50元

加尔多斯文集

LA DESHEREDADA

她被剥夺了一切

李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　者　序

本书是西班牙伟大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的近代小说系列中的又一部名著。原著书名为《被剥夺了遗产的女人》。

在这部作品中，加尔多斯用娴熟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多层面、多方位、多透视的宏伟画卷，为我们布置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舞台。在那豪宅贫舍，在那繁华大街和肮脏小巷，在那疯人院和监狱，生活、活动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国王和王室成员，大臣和其他高官，富翁和大老板，侵吞国库者和偷税漏税者，小商贩、小店主和小业主，疯人院病人、监狱囚犯、乞丐、地痞、流氓……但是，加尔多斯着墨更多的是庞大的贫苦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西班牙众多古典和当代作家中，加尔多斯是描写贫困阶层人民生活最多、最深刻的一位，并且对他们给予极大的同情。他在这幅画卷、这个大舞台上，刻画了许多具有独特性格和形象的人物，同时又给他们打上阶级的、社会的、时代的烙印。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幅画卷、这个大舞台的政治背景，因为加尔多斯正是以此展开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的。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班牙正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共和与保皇、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历史时期。忽而你上我下，忽而我上你下。各种社会力

量和思潮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处心积虑地占领更多的阵地。特别是，那时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已经出现，正在走上政治舞台。同时，那个时期的西班牙正在同其殖民地古巴等国进行着占领与反占领的战争。西班牙可谓经历着一个多事之秋，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另外，马克思主义在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刚刚开始传播，不免有些人片面地或错误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从个人角度、个人利益出发去认识存在于当时社会的政治不公、财产占有不公等现象，喊出了“社会清算”口号。加尔多斯在泱泱三十几万字的作品中虽然没有过多泼洒笔墨，但便把这一切清晰地勾画了出来。所以，我们弄清这一历史、社会背景，就不难理解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女主人公伊西多拉（也包括她的弟弟马里亚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了。

在加尔多斯的笔下，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从女主人公伊西多拉到她的疯父亲托马斯·鲁菲特、始终没有露面的“神父”舅舅，从伊西多拉的“孽种”弟弟马里亚诺到他的小伙伴“小小美男子”、混混萨拉皮科斯和贡萨莱特、流氓无产者加依蒂卡、伊西多拉先后与之同居或发生关系的华金、博廷、梅乔尔、保乌、加依蒂卡、伊西多拉的姨妈恩卡纳西翁和教父何塞·雷林皮奥，等等，都活灵活现地跃然于纸上，他们的外表形象、内心世界，乃至服饰和语言，都描绘、刻画得细致入微、淋漓尽致；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她被剥夺了一切》中的“她”，即女主人公伊西多拉，生在病态的家庭和长在病态的社会里。她的父亲托马斯·鲁菲特是疯人院的病人（他进疯人院之前就可能是个半疯子）；全家生活拮据，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托马斯·鲁菲特

竟然“趁火打劫”，为他的一女一子编造了贵族出身的“神话”，并且制造伪证，企图证明他们是贵族小姐维吉尼娅的私生子女。“十五年前，一位炮兵少校找到公证员穆尼奥斯－诺内斯的表哥兼同事安德烈乌，请他办理一份‘确认书’，确认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是他的孩子，并说将他们交给一个男仆抚养，而该男仆恰好与托马斯·鲁菲特住在同一幢楼房里。一天，这幢楼房发生火灾。不久，男仆死去；女孩也死去。火灾时，一些证明丢失，安德烈乌把‘确认书’中男仆尼科拉斯·冯特的名字改为托马斯·鲁菲特……”伊西多拉的头脑从小就被灌输了这种东西，并且在与之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神父”舅舅唆使下，一直对自己是贵族后代坚信不疑；就是说，她认为托马斯·鲁菲特夫妇只是养父母，而生身之母是贵族小姐维吉尼娅。再加上她觉得自己不但生得漂亮，而且同那位贵族小姐十分相似，因此更加固执己见。另外，当时有一种社会思潮——“均富”、“清算”——也时时影响着她，从而在那条贵族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她整天生活在幻想之中，虽然贫困不堪，但总放不下“贵族”架子，甚至因涉嫌制造伪证被关进监狱以后，还花钱租用条件好的单人房间，而不愿意同其他囚犯住在大通铺的牢房里。她的幻想一步步破灭。为了生存，不得不先后与多个男人同居，结果，不但被“剥夺”了继承“遗产”的权利，而且也被剥夺了一切，包括她的贞操、青春和美色。因此，我把这部作品题目的中文译名稍稍改动了下，定为《她被剥夺了一切》，而不是照搬原著，译为《被剥夺了遗产的女人》。我觉得前一种译法也许更能表达作品的整个思想。

伊西多拉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不管怎么说，她还有一颗善良的心，热爱生活，追求正常人的生活，追求真正的爱情，始终爱着一个男人。但她“只看见服饰、金钱，而看不见人”，她所钟爱

的男人并不真正爱她，爱的是她的美貌，是她从“神父”舅舅那里得到的遗产，即一定数量的金钱，是她以肉体换来的钞票。她最终摆脱不了被抛弃的命运。而这更增加了伊西多拉和整个作品的悲剧色彩。读完全书，读者会感到有一种复杂心情压在心头，既恨她，不该在稍有理智的人看来无法实现的贵族梦中越陷越深，应及早醒悟；同时又同情她那样天真烂漫，善待忘恩负义的情人。这也是我译完这部作品后，一种复杂感觉缭绕在心头的原因之一。

伊西多拉的弟弟马里亚诺，母亡父疯以后便与姨妈恩卡纳西翁住在一起。一方面，他缺乏父母之爱；另一方面，在那种社会环境——包括影响他和他姐姐的那种社会思潮——中逐渐染上了好逸恶劳、好吃懒做、不思上学读书、玩世不恭的丑恶习惯，最终走上了暗杀国王的犯罪道路，被判极刑。姨妈曾教训他说：“你走的是另一条路（和姐姐不同的路——译者注），但结果是一样的。”

托马斯·鲁菲特一家毁灭了。

加尔多斯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你们如果渴望攀登一个难以攀登的崎岖顶峰，请不要那么相信遐想的翅膀。你们应该尽量拥有自己的一双翅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反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好是，请相信我，最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上去。”不过，鲁菲特一家的悲剧，包括伊西多拉的悲剧，从根本上讲是那个社会的必然产物。加尔多斯在揭示那一教训的同时，也对他们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并在描写他们悲剧（当然，也是许许多多普通百姓的悲剧）时，揭露和批判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西班牙社会现实，从内心发出呐喊，呼吁社会公正，铲除司法腐败。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无法找到一条解决这一切的

正确道路。

何塞·雷林皮奥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他是伊西多拉的教父，最大的乐趣是每天都陪伴着教女。他教她自食其力，帮助她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战胜大小挫折。最后，他看见教女落入一个个品质丑陋的男人的魔掌时，感到茫然了，从而借酒浇愁，甚至整天处在半睡半醒状态，好像在与那些丑陋男人决斗，一个个把他们杀死，救出教女。到了后来，他道出深深埋在心中的秘密：对伊西多拉怀有父爱，也怀有另一种爱。

加尔多斯是一位语言大师，他赋予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不同的语言特点。托马斯·鲁菲特在疯人院的内心独白，语无伦次，异想天开；姨妈恩卡纳西翁那种老妇语言粗鄙、生硬；伊西多拉的第一个男友米吉斯讲话有时诙谐、风趣，有时文雅，全然一副大学生的特征；何塞·雷林皮奥是父爱、情爱的语言兼而有之；马里亚诺讲话一向简短、僵硬，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他的心情始终沉浸在痛苦之中；加依蒂卡满嘴粗话脏话……这些都对人物的描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另外，这部作品汇集了多种文学形式。全文以叙事形式为主，但穿插着戏剧形式、日记形式或书信形式，这有助于作者更直接、更形象、更简明、更集中地安排和交代历史时代背景，使故事情节更生动，更吸引人，更能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加尔多斯的多部作品采用了这种写作技巧。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是西班牙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坛上一位最有影响的多产作家。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始终以最为旺盛的精力和辛勤耕耘的治学态度进行文学创作，一生著有一百多部作品，其中有许多不朽名作，为世

人所诵读。文学评论家们惯于把他称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加尔多斯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只是由于西班牙皇家学院的反对而没有变为现实。他曾三次被选为共和党议员。他的反宗教、反君主专制的立场是异常鲜明的。

加尔多斯十八岁时，即一八六一年创作了独幕剧《恶有恶报》。一八六二年创办《火炬报》，并且考取马德里中央大学法律专业。一八六八年革命前的那三四年，他学习法律的热情一落千丈，兴趣完全转移到文学方面。早在一八六七年，他已着手创作第一部小说《金泉》，并于一八七〇年正式出版。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一二年间，加尔多斯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以《民族演义》为总题目的系列历史小说，共五辑四十六部。这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雄伟画卷，它描写了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之间近一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系列自成起讫、独立成篇、人物穿插出现、情节上互相照应的现实主义小说。

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期间，加尔多斯开始将注意力从历史小说转向现实的社会小说上来，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堂娜裴菲克塔》（1876），《葛罗丽娅》（1876—1877），《莱昂·罗奇一家》（1878），《马利娅内拉》（1878），《她被剥夺了一切》［原著名《被剥夺遗产的女人》］（1881），《曼索朋友》（1882），《森特诺博士》（1883），《托尔门多》（1884），《布林加斯夫人》（1884），《禁区》（1884—1885），《福尔图娜塔和哈辛达》（1886—1887），《喵喵》（1888），《探求隐情》（1888—1889），《原来如此》（1889），《托克马达》（1889—1895），《纳萨林》（1895），《哈尔玛》（1895），《一颗慈善的心》（1897），《祖父》（1897），等等。这些作品有的抨击宗教

狂热，有的描写个人同充满宗教偏见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有的描绘男女之间的爱情，有的对下层人的痛苦生活给予极大的同情……

此外，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还创作一些戏剧作品和短篇小说，也获得了很大成功，受到观众和读者的喜爱。

李德明

1999年11月

目　　次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另一部小说的尾声……3
第 二 章　“卖水蛭的女人”……29
第 三 章　“孽种”……37
第 四 章　大名鼎鼎的米吉斯……49
第 五 章　一张名片……75
第 六 章　好家伙！……78
第 七 章　占有马德里……106
第 八 章　堂何塞及其一家……112
第 九 章　贝多芬……131
第 十 章　贝多芬（续）……142
第十一章　第五十多次失眠……149
第十二章　佩斯家族（说教）……154
第十三章　好一个俗气的姑娘！……167
第十四章　圣诞节……173
第十五章　马里亚诺许下了诺言……190
第十六章　亮明身份……194
第十七章　平等。——伊西多拉的自杀……205
第十八章　我“神父”舅舅的最后劝告……214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大事记……225
第 二 章　变卖……235
第 三 章　去教堂……253
第 四 章　“A或者B……继续说下去”……256
第 五 章　咖啡馆里……272
第 六 章　第二十五场……279
第 七 章　具有维纳斯之美的平民女……293
第 八 章　阿瓦德斯大街……302
第 九 章　狗熊的抚爱……316
第 十 章　米吉斯的药方……327
第十一章　又一次幕间休息……350
第十二章　场记……356
第十三章　在模范监狱里……374
第十四章　发生的那些事情……　……390
第十五章　是还是不是？……401
第十六章　马里亚诺的想法。——概述……413
第十七章　堕落……421
第十八章　伊西多拉之死。——鲁菲特一家的结局……442
第十九章　寓意与教育……453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另一部小说的尾声

一

“大臣们都到齐了吧？……大臣会议可能开始了吧？……马车，马车，不然我就不能按时赶到参议院了！……这种生活真无法忍受……这个地方简直是个长着野人的脑袋、忘恩负义者尾巴的魔鬼，不知道尊重我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以怨报德，对我们受到的侮辱幸灾乐祸！这个怪人成堆的地方，看我收拾你不！你叫什么名字，你叫‘嫉妒之城’，到处是矮房子，光秃秃的地板，所以什么倒下来都很受欢迎……多少？四千万，二千四百万，一亿六千七百万，二十三万三千四百十二点七五比塞塔……就是这个数。他妈的，我决忘不了你，我已经把你捏在手心里了，逃不掉了，噢，可怕的数字，你像一滴水银那样滑溜溜的，很不好捉住！我把你捏在手心里，再也跑不掉了，到现在和我的健忘症捉迷藏了，我把你牢牢地装在脑子里：‘个人补贴’……阁下，请允许我说一下，我很欣赏阁下和阁下的朋友们为坦白交待违反宪法而那样无所谓……街谈巷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要打发人把法官统统赶下台……投票去，投票去！投我的票？你们想不想

知道我当政以后将行使怎样的权力？情况很清楚：决不让那些人得逞。我的选票就在这里，是克虏伯①制造的……可是，这是什么声音？……谁在我脑子里跑来跑去的？噢，谁在上面走动？……知道了，知道了；是水银珠，从脑子里跑出来的水银珠。”

刚才如此讲话——他啰啰嗦嗦地讲了一大通，很难说有个完整的句子和思想，而且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个人，是那些人当中的一分子，他们失去了正常人的形象，从而很难知道他们的哪怕是大概的年龄。他是否正处于生命的中点，或者已是日落西山？他面部表情活泼，双眼炯炯有神，这表明他才智过人，还是卑鄙无耻至极？很难说清楚，就是局外人就近听听他讲话，看着他的表情，也不知道对他是怜悯还是发笑。他脑袋光秃得几乎没有一根毛，胡须稀疏、花白，这里刮一下，那里刮一下，如同荒草割了一半。上唇很长，吊挂着，好像比下唇长很多，而且近来又变得疲软了，时时抽搐、颤抖，嘴巴像兔子的豁嘴一样滑稽可笑。他面色苍白，皮肤像纸莎草一样，双腿瘦削，身材低矮，腰背稍弯。他讲话时，如果词句不伴随着各种各样令人发笑的姿态、各种各样让人斥责的动作、各种各样声调——演讲的、哭号的、训诫的——的话，还是很悦耳的。

一位表情严肃、心肠慈善的先生走近他，轻轻地、亲切地用手拍拍他的肩膀，摸摸脉，看看迷茫的神色，黑色的眼珠和垂吊的上唇，回过头去对陪在身边的年轻人说：

“溴化钾，加倍。”

大夫离去了，病人重新操起演讲的调门，那是想说服树干。

① 克虏伯（1812—1877）：德国实业家，火炮制造商。

因为这情景发生在一座长方形、四周围着高墙的院落里，没有土坡，没有高岗供人逃到外面去。树不十分高大，一排一排的，虽然上面栖落着不少小鸟，但掩饰不住一副悲凉的病态，把一个个算不上正圆的树影投射在沙土地上；那里没有一片叶子，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块卵石，平平整整的像一块尘埃地毯。在那个凄凉的地方有三十几个人游荡着，有的步履缓慢、动作僵硬，像幽灵一样；有的急促促的，喘着粗气。这个人围着两棵树打转，用脚步勾画出无数的“8”字来，同时不停地摆动手臂，永远不知道疲倦，脸上没有一滴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什么来，眉心那里竖着一道道皱纹，总觉得有人在追逐他，表情慌恐不安；那个人躺在地上，耳朵贴着尘埃，倾听地球另一侧的声音，白痴一般的脸活像一个黄色甜瓜，张着嘴傻笑。第三个人高声歌唱，手上拿着一张纸，大概是欧洲军队分布略图，各兵种和相关首长或长官的名字，应该把这一切都谱上曲子。

大夫从这个人身边走到那个人身边，他虽然可笑地迎合他们，但对每个人都谨慎地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一会儿停到那个人——此人满脸虚荣表情，胸前挂满了勋章，还有教士披巾和咒符——身边，聊上一通儿；一会儿和一个老者匆匆说上两句，后者身体虚弱，面带笑容，独自沿着围墙静静地漫步，他手上拿着一本坎普滕①的油渍渍的书，像个隐居的哲学家或基督教的第欧根尼②，衣着不整，脸上涂着圣油。此人是神父，曾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现在正思考着那天递交教皇的信件，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始终如此；他关在那里已经二十年。

① 系指（坎普滕的）托马斯（1379—1471）：德国神秘主义作家。

② 第欧根尼（前413—前327）：古希腊哲学家。

他十分亲切地握着大夫的手，谈话中恰如其分地讲出几个拉丁语词句，最后询问他前一天的信是否送到邮局，大夫回答说送去了，并说教皇陛下如果不给如此重要人物回信，那一定去罗马消遣了。

这时，大夫转向我们在作品开头描写的那个人，边走边对医助说：

“这个不幸的鲁菲特要转到穷人那边去，因为他家已经三个月没有支付二级膳食费了。他对这种待遇上的变化是不会注意的。今天下午，他如果发脾气，必须关起来。”

大夫把手搭在鲁菲特的肩上，说：

“好了，别那样激昂陈词了。我们已经说过，您只要不脱离法律的轨道，我们就是好朋友……国家会给您讨取公道的……安静下来，平静些，您如果把权力放弃几个月，对我们两个人都大有好处！我们两个人把感冒彻底治好……”

“不是感冒，”鲁菲特立刻反驳说，同时用脑袋划了个弧形。“而是一大滴水银……水银很滑，滚动……现在，这滴水银在这儿，在右太阳穴这儿。现在开始滚动，向左太阳穴滚动……共计十六万七千……”

“好了，好了……您不要总想那个数字，放心好了。

“不行，这个数字还没有把握，”鲁菲特说着露出一副恐惧表情。“您不知道那些强盗在对我发动一场怎样的战争呀！他们不可能看见我，但是，他们的名声越臭我越高兴。当一个真正的天才人物努力登上光荣宝座，嫉妒便为他架好梯子。请您给我高山那样大的嫉妒，我将还给您一个比世界还大的好名声……再见，我要到国会去。您知道吗，权杖侍者造反了？……再见，再见。”

大夫给医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没有办法”，之后又向前走去。

二

是当天还是第二天把鲁菲特从房客区转到穷人区的已不得而知。在房客区时，他在饮食、住房、灯光、娱乐方面曾得到某些照顾；在穷人区，院落狭窄、肮脏，有一间茅草房，一副大床。唉！随便一个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穷人区，周围全是些只有从体型上能看出是人的可怜虫，而且与其说那院落是给病人，毋宁说是给老母鸡预备的，一定即刻变成呆子，像受伤野兽那样发狂起来。那个地方仍然处在原始时代，没有受到主张革新的当局的重视，长长的过道里摆着一排笼子，泥土地面的院落里呆子、傻子东西两侧原地躺着，而狂躁性病人在那儿，对，在那儿——那是慈善院病人区，可怕，可怖——手舞足蹈；我们这里说的慈善院，实际上包括慈善机构和社会保障机构，它们合力建立了一座阴暗的城堡，称为疯人院，可以说是医院和苦役场的联合体！唉，当健康人看到那些被病痛折磨着的人，看到那些疯子互相比着谁表演得更充分，谁的偏执症更顽固，谁背离正常意识更遥远，血液都会凝固，精神都会颓丧的！

如果说这些人患有失语症从而排除了种种痛苦的话，那么另外一些人的激昂和狂躁表情则说明在忍受着难以形容的折磨……而且你想一想，那些可怜的人只是夸大了我们道德或智力上众多特点……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荒诞的灵感，一不小心便会完全坠入精神病学的黑暗领域！因为如

果不如此，区别也就不很大了。这些倒霉鬼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想法，只是无序、零乱，从神秘的思路上拉曳下来以后，“巧妙”地重新排了。这些不幸的精神病患者就是我们自己。昨天晚上睡觉时头脑里还装着五光十色的想法，今天早晨起来时只剩下了一种。噢，列加内斯①，如果有人想把你描绘成一座理想城市，就像昔日哲学家、圣徒和圣像画家为了阐述某些道义的或宗教的计划而勾画的那样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建筑设计师，也不会有社会学家敢于伸出自信的手在你那热情奔放的四壁上画上什么了。“有好多有理智人是有理性的疯子”。这是鲁菲特的结论。

那个人没有发现从房客的优越地位一下子坠落到收容者的最底层。院落狭窄。病人臂肘相碰，有时很像友好的表示，而疯人院里很少存在着这种美好感情的。那看上去有时颇像偏执症的交易所。有荒诞的供与求。他们互相注视，但视而不见。每一个人都特别关注自己，防范其他人。在这里，利己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呆傻病人躺在地上，好像在啃牧草。狂躁病人在角落里唱歌。有些病人一会儿凑在一起，一会儿疏散开来，这是因为不是由于友谊的话，那儿有一种神秘的同情心或反感冷漠，时而诞生时而死亡的同情心或厌恶感。

两个看护表情严肃，身强力壮，对自己的职业已经厌倦。此刻像注意发现犯罪迹象那样来回巡视着，他们是荒诞行为的审判员。他们的脸上没有一点怜悯表情，双手无情，心灵中没有仁爱。在国家机器创造的众多官职之中，没有一种像精神病人驯

① 马德里市郊的一家疯人院。

服者那样冷漠。狱卒兼护士如同一架肌肉机器，把反叛者和发怒者牢牢地控制在铁臂里；他们保护病人，冷冷地给他们送饭，如果有必要还狠狠敲打几下，时时刻刻注意不被袭击，把呆傻病人像麻袋一样运走，给不能自理的病人穿衣。他们如果不鲁莽、粗野的话，堪称圣神。当法律取消刽子手职业那一天来临时，如果同时慈善机构取消精神病人看护这种职业的话，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鲁菲特机械地躲避这两个看护，仿佛恨透了他们。在他看来，行政官员是反对派，是少数派，是报刊，也是国家，对他监视，清算他的账目，向他了解败落的商业、处于襁褓之中的工业、传统的不发达的农业、呆滞的贷款。但是，他要痛斥国家大人，而现在那两位冷酷无情的先生代表着国家，他们什么都想插手，什么都想知道，仿佛他，名震四方的鲁菲特，身处那么高的地位只是为了在他们面前低头折腰。他们死死地盯着他，用逼问的目光对他说："我们嫉妒你，想在你脸上抹黑，但反而为你增光，想拉下你反倒抬高了你。"

这里的病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地方，这段墙壁呀，那个角落呀，一处阴影呀，那些不幸的人在这些地方可以找到一点同情，给处于黑暗之中的精神世界送去一点光明。鲁菲特总跑到院子的一个角落走动，那是他发表演说的讲台，是权力的宝座。院墙就是古埃及城墙，因为已脱落，雨迹斑斑，在上面留下许多法老的素描像。

鲁菲特走累了以后，便坐下来。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听取一大堆秘书、将军、主教、想象中的高官的汇报，之后……唉，之后要签署数以千计、万计、百万计的文件。他坐在地上，双臂交叉放在膝盖上，低垂着脑袋，一呆就是几个小

时，一边思索着一边倾听着脑海中水银那不停的无声滚动。他一直保持那种姿势，数着一亿六千七百万比塞塔。这很容易，对，很容易；可怕的是那个款数的零头。为什么总是伴着那种液态金属细小粒子沿着思维薄纱的缝隙逃之夭夭？应该好好想一想，把薄纱弄稠密些，把二十三万三千四百十二比塞塔连同七十五生丁这个小崽子捕捉到。

这个不幸人物的衣服是理论性质的。他在骨瘦如柴的肉体外面只盖着几块布，把它们想象成为衬衣、燕尾服、裤子；但是，这衬衣，这燕尾服，这裤子，残有的部分要大大多于缺少的部分。他的家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他送衣服了！……最近，疯人院给他穿了件蓝色罩衫。可是，一天早晨，他吃掉一大半。在这里的病人之中，他是最不驯顺、最没有教养的一个。不过，在那堆破衣烂衫上面，他每天都系一条不错的领带，对着墙壁——墙壁一下子被想象成为镜子——，仔细地打个艺术结儿。那条套在光秃秃细长脖子上的绞索，常常使他无法活动；但为了仪表漂亮，他宁愿忍受着这种折磨。

夜色降临或天气不好时，鲁菲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院子。一般地说，都是看护强行把他拉走。他睡觉的地方是楼下大厅，那里十分潮湿，有道铁栅栏对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另一侧是果园，中间也有一道铁栅栏。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可以看到一片稠密的树木；不过，绿荫通过两道铁栅栏以后反映到病人视野时，带给他们的欢乐已经大大减小或几乎完全消失，好像一幅用粗麻绳绣出来的风景图。寝室里，即使深更半夜，歌声和喊声也不停止。对于大部分病人来说，黑夜和白昼都是一样的，有些人睁着眼睛睡觉。从大厅可以听到喷泉声，这永不疲倦的细柔水声使鲁菲特的耳朵经常处于兴奋状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

同饶舌的水流长谈；他的话总是这样的：“乔罗①陛下，您对我说了那么多话，大部分是有道理的，但也有很多是不屑一顾的。我登上权力宝座，那是国家的需要，国家的召唤。第一个台阶，是我的功绩；第二个，是我有决心；第三个，奉承；第四个，嫉妒……可是，您对秘密协议，对不光彩的协议怎么说？我请您住嘴，住嘴；我请您，命令您住嘴。”

他怒不可遏，一下子冲到铁栅栏前，注意听着，做着同意或否定的手势，双手紧紧抓住铁条。水流不止，永无尽头。水流是不知疲倦的演说家，总是在讲他们自己。黎明到来时，仍然作着同一篇演说，而鲁菲特呢，则兴冲冲地说着：“您说服不了我，陛下，您说服不了我。”

黎明！即使在疯人院，黎明也是欢快的！白昼睁开眼睛，露出笑吟吟的面孔，给天空、大地、树林、房屋、高山、深谷送去第一道目光，表示问候。在这里，早早醒来的小鸟叫个不停，如同在雷蒂罗②公园的林荫大道上，在恋人头上欢唱。太阳，一切美丽东西之父，你把七色光撒在农村和城市，也撒在那里，习习晨风吹着树木，把清新空气送到田野，让男人精神抖擞地去劳动，把欢乐、愉快、健康带到四面八方；微风也给疯人院带来生命。鲜花开放，蝇虫飞舞，鸽子在空中做着遥远的旅行；天上，地下，一切为大自然让路。精神病人从房子或者说寝室走出来，可怕的潜意识极大地苏醒过来，像每天一样，在院子里加倍“胡作非为”，高声讲话，咧嘴狂笑，在地上滚爬，挥拳踢脚；有的人静坐祈祷，有的人看见夜里出太阳而高兴得手舞足蹈；那个人学着远方

① “乔罗”这个词也有“喷泉的水流”之意。

② 雷蒂罗公园位于马德里市内。

的公鸡打鸣，这个人向看护彬彬有礼地致意；有的索要纸和笔写信，每天都要写一封信呀；有的突然跑起来，躲避骑着白昼这匹骏马出现的追捕者。总之，那个乱糟糟的世界开始了惯常的生活。

疯人院里，好几个勤杂人员开始忙碌起来，病房和过道响起了跑动声，扫把的劈里啪啦声，抖动衣服声和移动家具声。小教堂响起了钟声，呼唤人们去望弥撒。疯人院院长从办公室走出来，检查各方情况，“慈善”修女——疯人院的灵魂和支柱，因为日常事务都由她们负责——像家庭母亲一样忙碌着。到处可以看到她们的身影，蓝色裙子被巨大的念珠拍打着；雪白的包巾支出翅膀来，那是和善的象征，令人肃然起敬；绿色果园里有她们，药房瓶架间有她们，偌大的厨房——火苗从炉灶里喷出来——里有她们，食品仓库里有她们，洗衣房——那里水流在跳动——里有她们，果园那边的晾晒场、女疯人院子里更有她们，而女病人区的工作更艰辛，困难更多些。

女疯子！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是人间地狱。男疯子令人怜悯和恐怖，而夏娃①的女儿们则唤起人们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一般说来，与她们性别有关的某些病情发作时除外，她们的疯癫要比我们这些男人平静得多。她们活动区朝阳的一面用席子挡了起来，像鸡栏一样。那里有二三十个女人在窃窃私语，在卖弄风情，在表达嫉妒心理；她们废话连篇，前言不搭后语，无头无尾，没有停顿，没有变化。从远处听起来，宛如寂静林子中的鹦鹉在你争我吵。这些病人有的也有理智，接受精神治疗的女

① 《圣经》故事人物，传说她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女人，是亚当的妻子。因她偷吃禁果，被神逐出伊甸园，并让她永受怀孕和生产儿女之苦。

病人安安静静地呆在明亮、洁净的房间里，在两位“慈善”修女的监护、指导之下，默默地做针线活。有的病人在用布花、干花或鸡毛打扮自己。她们傻里傻气地笑着，或者用迷茫茫的目光盯着探访人。

这“美丽的一半”也被双层铁栏围起来。她们如果不被锁住，就不成为女人。经常看到她们瘦削、抽搐的双手被锁在铁栏上，也听见个别不幸女人在呼叫，要人们把她从未有过的孩子归还给她。有个女人在过道和大厅里狂跑，说是“寻找她自己”。

现在，我们回到男性贫穷病人区。那里没有见到鲁菲特的影子。人们以为他又犯病了。天亮不久，他走到看护身边，说：

“我今天谁也不见，一个人也不见。”

一会儿之后，他便陷入深深的“假死”状态，沉默不说。喷泉水柱问起了他，住院病人谁也不知道怎样回答。

人们把他送到卫生室。医生指示给他冲澡，他被送进“水刑”间。这间小屋子设计得十分巧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刑具”，用水龙头和水管可以刺射双肋，击打脊背，钻探脑部。水压极大，刺、击、钻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水柱尖削，也可以变成扁平，还可以像冰针那样细细地钻肉刺骨，发出木板相撞那样的尖厉声。鲁菲特来过这个地方，对那些刑具也品尝过，下意识地用力保护自己。人们抓住他的手臂，按在墙壁上的铁环里；他光着身子，没了自己的东西，只好让高压水龙刺、击、钻。不大工夫他便用一种舒式的姿态躺在床上，深沉地睡着了。

三

在鲁菲特“受刑”、入睡的当口儿，有个姑娘来到疯人院大门

口，想见院长先生和医生先生，想见一位病人，她的父亲大人，一个名叫堂托马斯·鲁菲特的人。尽管被人拦住，她还是想进去，想和神父先生，和修女们，和看护们说几句话；她想看看疯人院情况，她想留下点东西，还有点事要说。

她的这些愿望，叽哩呱啦说起来只有一个。这姑娘表情有些茫然，还算漂亮，这并不是因为衣着整齐，皮鞋精心擦过。她提问时全身颤抖，表述每一个愿望时十分恳切。她那双活泼眼睛哭过，而且还在哭。她的手有些粗糙，一定是经常参加劳动的缘故。她手上拿着一包半新的衣服，用红头巾胡乱地包着。头上扎的也是红头巾，像马德里女人那样不经心地在下巴那儿打个结儿。她身上穿着怎样的衣服呀？长袍，大披巾，男式大衣？都不是；那是一件杂牌衣服，是从俄式改成西班牙式的，和惯常的式样不大一样。她的红头巾，刚刚擦干的眼泪，那件皱巴巴、不知是何种式样的大衣，那逆来顺受的表情，那双比脚大许多的旧靴子，不能不唤起人们的怜悯感。

她不费力气来到院长先生的办公室。她见到院长，做了自我介绍；询问鲁菲特先生的情况时，眼睛立刻涌出那么多泪珠，嗓子又哽噎得那样厉害，不得不停下来，不讲话。院长是个有怜悯之心的人，让她坐下来请她镇静些。

“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支付膳食费了。”她最后这样说道，同时把手伸进那件奇怪衣服里。

大衣有个很深的兜子，它的女裁缝太聪明了，好像知道她有很多很多东西要装。姑娘从深井一样的兜子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好像有钱。

“过一会儿，过一会儿我们瞧瞧，”院长说，他不想接过那钱。“噢，还有衣服吧？我看，您是一位细心的人……好，很好。堂托

马斯很穷，太需要了……放在那儿吧。好……坐下吧，歇一会儿。”

“可是，我现在不能看他吗？”她急切地问。

“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您知道，病人看见亲人会十分激动的。而且可怜的鲁菲特先生现在犯了病，情况很危险。”

身穿俄式大衣的姑娘把手交叉起来，看了看天花板。

“医生先生正在看病……我们跟他谈一谈，看他怎么说。他如果同意的话……不过，他不会同意的。您现在不应该探望您的父亲大人。以后……您请坐，不要着急。对，对，我记起来了，是您和他一起来的，那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您的名字是……”

“伊西多拉，愿为您效劳……我爸爸好可怜呀。如果不让我见他的话，那就请您转告他，我在这儿，他可爱的伊西多拉在这儿，她来这儿是想吻他一下，明天还要带我小弟弟马里亚诺来……啊，我的上帝哟！可是，他不会懂的，什么也不会懂的。好可怜呀！难道没有希望使他恢复理智吗？”

院长用头和嘴做了那种表示，使人感到极为失望，那是让伊西多拉不要抱任何希望。伊西多拉十分疲倦，坐在一只小板凳上。院长脸上始终挂着无可奈何的表情，强做镇静之态，对她说了许多那种惯常安慰的话，随后走了出去。

办公室里，除了姑娘以外还有一个人。一个角落里有张写字台，一个男人背朝墙壁，坐在写字台后面在写东西；他眼睛盯着面前的纸，手腕显得很有力，一个个西班牙文字母是那样漂亮、强劲、清晰。桌子上到处是东西，像是清单、名单、账单——后面有一串串很长的数字。一个高高的木架上摆满了纸张和横格记录本。它告诉人们，这位耍笔杆子、摆弄数字的先生在帮助院长管理这个难以管理的疯人院，院长的写字台离他不远。他

是古老官员，已不复存在的办事员那种类型的人；他犹如我们原始政府机关人员——办事有条不紊、循规蹈矩和忠于职守——的标本保存在那里。他已上了年纪，个子不高，满脸皱纹，肤色黝黑，面部像神父那样刮得精光。他头上的那顶圆形扁帽，既不太新也不太旧，和系在臂肘上的那副绿色套袖属于同一个年代。他的笔画是那样有力，长短错落有序，好像一台打字机。他一直用眼睛盯着纸，时不时地抽动一下嘴边周围的皮肤，露出两排洁白、细腻的牙齿，并且从牙缝中间吸进一大口空气。伊西多拉一心想着自己的痛苦，没注意那位写字的老人，但是后者却不停地向姑娘瞟一眼，好像在寻找机会和她搭话。最后，他的讲话欲望战胜了胆怯心理，用这样的话打破沉寂：

“小姐，您就这样等下去吗？……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我们只有服从上天的意志，没有别的办法。”

伊西多拉呢，我们何必隐瞒呀？很高兴有人称她为小姐。但是，此时此刻，她哪有心思去考虑那种浮华的事，全神贯注刚刚听到的那几句话。她一边向老人投出一道目光，一边深深地吸了口气。

“这个房子，”办事员补充说，他的声音有旋律，甜蜜，打动人心，“并不是娱乐场所；小姐，这是一家悲凉、黑暗的收容所。小姐，我分担，对，我分担您的痛苦。”

他说着把身子缩起来，从牙缝中间吸进一大口空气。他典雅地摆弄着那支笔，蘸了一下墨水，一边有节奏地敲着，一边继续说道：

“不过，您希望从这个倒霉的世界得到什么呀，只能是悲哀，唉！……只能是悲哀和苦难。您年轻，您还是个孩子，还……对，还没有见过世面，只知道道路两侧开始时常点缀着美丽的鲜

花；可是，当您走下去，走下去……”

伊西多拉又叹了口气，那个心地善良的男人——从那时起，她把他当做神父了——的富有哲理的话给了她极大的安慰。

“您是……您大概是神父吧？”她怯生生地问。

“不是，小姐。”那个男人写了几个字后，反驳说。“我是俗人，在这间办公室已经工作二十二年了。可是，我们回到那件事上，这个世界是愁泉泪谷。您一定要对这个思想渐渐熟悉起来。万幸的是，我们生下来，生活在真正的宗教中间，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来世，我们知道，小姐，在那个世界里，我们的艰辛将得到补偿；我们知道，我们会再次见到失去的亲人的……”

老人有些激动了。伊西多拉更是激动，眼泪又流了出来。她用红头巾一角擦了擦，感叹地说：

“我可怜的爸爸呀，病得那样重！”

“唉！……女儿表达的痛苦多么美好呀！”不停吸进空气的那个人说着把笔一下子扔在桌子上。“上帝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称出分量来，把他的一切赐予每一个人，您的所做所为在他眼里是伟大的功绩！……您哭吧，哭吧；我用这些无足轻重的安慰并不想排解您的痛苦。我只想对您说，宗教和时间，能使您从痛苦中摆脱出来。宗教能够提高您的精神境界，在我们这些泪流不止的人将到安慰的地方，在我们这些渴望正义的人得以伸张正义的地方，使您得到再生，得到报偿，过上舒适的日子。时间轻轻地抚摩我们的伤口，慢慢愈合。您还年轻，说不定上帝在人世间还给您保留着点什么，我没有别的词藻，就叫它幸福吧；您会找到一个忠厚男人做丈夫的，成为贤妻良母，成为备受尊敬的老奶奶……”

他卷好一支烟，颇为温情地说：

“您讨厌烟味吧？”

“噢！不，先生；没关系，先生。”

“您坐在扶手椅里，要比这凳子舒服呀。为什么不坐过去？”

“不必了，先生，谢谢，这儿很好。”

伊西多拉很兴奋。那位好好先生用金属般甜蜜声音讲出的每一句谨慎的话，他的彬彬有礼的举动，那亲切的热情，慈父般的表情，把那个沉浸在苦海之中的姑娘迷住了，她既钦佩又感激。个子矮小的老人看着她，从眼睛流淌出来的温存热流——请允许我们这样说吧——把她完全淹没了。他的目光中包含着那样的怜悯感情，那样纯洁得清澈见底的关怀，不能不使万分痛苦的姑娘感到庆幸，在她处于绝望的时刻，上帝赐予她一种难得的友谊。她在心里这样想着，感谢上帝在精神上拯救了她，心中油然生出一个想法，向他吐出一点秘密，敞开一点心扉，讲述遭受的不幸。她本来就是一个性格直爽的人，而此时此刻她比平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您认识我父亲吧？”她问。

“认识，孩子；我认识他，太可怜了……疯人院为了减轻他的痛苦，除掉他的怪癖，做得够多的了……可是，上帝不愿意合作。我们无法违背他的意志。我们大家就这样安慰自己吧：我们要想到，人世间的伟大和谐就在于顺应苍天的意志。”

他的这番话打动了鲁菲特女儿的心，不由地想到，人世间的和谐对她来说是那样难得。她又擦了擦眼泪，这样说：

“您如果看见他一直是那样善良的话！……他是那样爱我们呀！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从来不满意自己的命运，不停地追求，追求。我可怜的爸爸很有才华，脾气不好，总生气，和我母亲吵架。他出身绅士，但条件又不允许他像绅士那样讲排场，摆阔

气，心中痛苦得无法形容。他并不是不工作……几乎天天去办公室，在那里至少要呆上两个小时。他在三届省政府中当过秘书，由于党里有人搞阴谋，始终没有当上省长。我母亲经常这样对他说：‘唉！你还不如学会一门手艺，省得吊在大臣们的腰带上过日子：今天我垮下来，今天我站起来……’可是，怎么可能呢！他对办公室的工作知道得要比《政府公报》多。他谈起收入、预算和有关管理方面的事情时，在座的人无不瞠目结舌。他的父亲，我的祖父，也是坐办公室的。他死得好惨呀。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的孩子。请讲下去，我很感兴趣。”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他参加了城市民兵，筑街垒，到处发表演讲，在他看来，所有当政的人都是强盗。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常拿我祖父的军帽玩……太有意思了！……请您听我讲下去……我称为父亲的那个人，要比我称为祖父的那个人聪明。噢！是的，他是绅士，有才华。在党内，谁都惧怕他。他本人就说过：‘我必须到达我应该到达的地方，不然我会变疯的……’不幸的父亲呀！他失业以后，变得十分绝望。国会开会时，他跑进去，站在讲台上，为反对派鼓掌，闹得满城风雨。他常常带上秘密信件离开马德里，嘴里总念叨着，要闹出个所以然来，太可怕了……您懂得我的意思吗？”

老人吞下房间一大半空气后，一边做了肯定的表示，一边弯弓眼眉，微笑着，犹如一个对同类的缺点了如指掌的人。

“他最后一次被解雇后，我们都很沮丧，失去了一切希望，他不可能被重新录用。我有了工作；妈妈病倒；爸爸在一家印刷厂当校对，一家大报，对，一家大报在这个印刷厂印刷……每天夜里都在煤油灯下工作，灯光烤着额头。演说呀，文章呀，法令呀，

把脑袋装得满满的。早晨——因为他一整夜都在工作——回到家里时，也不休息，是这样，先生。您说说，他做什么呀？坐下来写东西。他每天走进家门时，手里都拿着一大把纸，每一张都写得满满的。您猜猜，他写些什么呀？”

“给上帝，给教皇，给大使和大臣写信。好多精神病人都是这样的。”

“不，根本不是！先生，您说得不对。他写的是法令、法律和国王谕旨。他每次离开房间，都把门关得严严的。不过，一天晚上，我发现房门半开着，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我母亲和我都说：‘说不定在抄写什么，赚钱给我们买吃的。’我们大错而特错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写的是：第一条，如此如此；第二条，这般这般。再后是：该法令由我负责执行。前言里的话完全是胡说八道。他把纸一张张地写完以后，仔细地码起来，并且在每一沓子纸上放个标签：公债，或者消极阶层①，海关，银行，资产登记。有些纸上放的标签，我们也不懂是什么意思，看得出他的疯癫病很明显了：标签上说废墟，或者狂热，野蛮，嫉妒之都的规划，破碎玻璃，贿赂，个人补贴；还有其他内容相似的。‘唉！我的上帝！’母亲和我说，‘我们没有丈夫了，我们没有父亲了。这个人疯了。’我们哭了一整夜。”

“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呀。”老人看见伊西多拉打住话头哭起来，激动地说。“可是，孩子，那一切和基督为我们遭受的苦难相比，又称得上什么呀？”

“没过几天我母亲就死去了。”伊西多拉继续说道，她哭得几乎窒息了。“那天，噢，我的上帝！那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呀！我

① 消极阶层，指退休人员和靠救济而生活的人。

父亲的所做所为更加荒唐，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他没有哭，没有任何表情。妈妈在我怀里咽气那一刻，他在房间里踱起步来，同时不住地看我几眼，眼睛……耶稣，那是怎样的眼睛呀！……他对我说：‘要为她举行隆重葬礼，就像对待战死沙场的中将那样……’这些事真不堪回顾；我悲痛欲绝。应该把他关在这里。我们在托梅略索有个亲戚，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很同情我，提出支付一部分膳宿费用。我去曼查，和他住在一起，小弟弟则留在这里，和妈妈的一个姨妈住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神父’舅舅把支付膳宿费的事忘在了脑后。他是一个大好人，只是有些怪脾气……”

伊西多拉说到一半，就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了。那位老先生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十分同情她的不幸。这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几步，想让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

“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他一边说，一边用颤抖的双手卷着香烟。“好孩子，您的青年时代太不幸了；您出生在一个赤贫的地方……”

“我遭受的一切是不公正的。”她突然补充说，同时也吸了一口气，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能够传染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讲清楚；我是说，托马斯·鲁菲特的不幸和苦难不应该落在我的头上，因为尽管我叫他爸爸，叫他的妻子妈妈，并不由于我是他们的真正女儿，而只是因为是他们抚养了我。我是……”

她突然打住了，害怕直爽和坦率的天性使她不由自主地把不该说的事情说出来。但是，那个办事员是个精明男人，善于捕捉别人的想法；他没有等姑娘说完，便知道她的意思了，于是这样说：

“我懂得，对，我懂得。从出身来讲，您属于另一个阶级，一

个更为高贵的阶级；只是由于发生了一些情况；一些三天三夜也讲不完的情况，您才降到……这都是我们在天的父的事情！他知道为什么那样做。我们应该尊重他那些深奥莫测的做法，说到底，都是为了我们好。您，小姐，”他稍稍停顿一下，彬彬有礼地摘下帽子，又补充说，“您在不幸的鲁菲特身上只看到，只看到一个假想的父亲，如同我们的主耶稣把圣约瑟看做自己的假想父亲一样。”

伊西多拉听到那番话，脸上立刻闪过一丝骄傲的表情，随便什么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羞怯的红晕很快消失了。她的双唇动了动，半似虚荣的微笑，半似犹豫不决。

“我不想讲那事。”她说，有意操着一种镇定的端庄的语调，但这和她那俄式大衣形成鲜明的反差。“我非常尊重我称为父亲的那个男人，我爱他，他很爱我和我的小弟弟！……我们小时候很受宠爱！……我们需要什么，他都满足。当时他的党当权，他有个好工作，在国家资产部供职，所以我们的生活很好。那个时候，鲁菲特把我们的家搞得很豪华，豪华得……我生命的上帝！他一个心思摆阔气、讲排场，想出人头地……”

“我的孩子，”老人很激动，“许多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心灵疾病之一，是野心，是想成为大人物，下层人嫉妒上层人，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自己上去，但不是靠功绩和劳动，而是靠阴谋，靠暴力，我们是说推倒别人，推倒……”

令人尊敬的老人刚刚作出表明他有洞察力和人生经验的重要论述，便迈着富有节奏感、速度并不很慢的脚步向房间对面的角落走去。伊西多拉用眼睛盯着地席上的线条，思索着那番颇有见地的话；但是，她是那样痛苦，身处那样的境地，立刻把思绪拉了回来，不停地叹着气，院长这么久还不回来！她感到有些惊

异，她抬起眼睛那一刻，那位老人正从她面前经过，向办公桌走去；接着，又走过来，向角落走去。好心的老人听了她讲述的痛苦经历，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且无疑十分激动。伊西多拉没有发现这一点，有些走神，因为痛苦再大，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总有那么一刻让精神解脱一下，从而在自由的旷野走几圈，蹈跶一会儿，恢复恢复，然后再去忍受痛苦的折磨。漫长的等候，漫长的倦怠，使这种人心境有增无减。

那间办公室肃穆、寂静；老办事员走过来走过去，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另外，伊西多拉心底生出甜蜜的困意，让痛苦睡过去一会儿；因而姑娘得以饶有兴趣地注视一会儿房间。西班牙地图那样漂亮呀，一条条分界线把地图分成一个个小方块，数字组成的柱子很高很高，一行行统计数字下降变小，圆圈和小旗标出城镇和村庄。在代表海洋的蓝色区域，数不尽的小船前面画着箭头，标出一条条航线；地图上方的图形里，排列着一台台火车头，一艘艘轮船，一盏盏导航灯。另外，还有堆满货物的码头，工厂烟囱，齿轮，地理学球体，这一切都在听从一头狮子和一位夫人的指挥。狮子凶猛，鬃毛浓密，夫人肉体袒露，不像正派女人……这个地方多么寂寥，多么温和！和村庄一样，空气多么清新！只有房门打开，才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可怕笑声和喊声，但那不是人世间的笑声和喊声！桃花心木柜子里摆着那么多、那么漂亮的书籍！柜子上面的那尊石膏像多么潇洒！那位雪白先生的眼睛没有眼珠，光着双肩，犹如一位脖颈袒露的夫人，他大概是古代众多学者中的一位。这位先生，一柜子书籍和那幅图表地图包含着多少世纪以来的全部知识和智慧呀！

伊西多拉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便把房间里这一切看在自己的眼里。突然，她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位老人，他继续在她面前

走来走去，速度越来越快，挥舞双手，嘴唇颤抖，目光闪烁，和刚才那副善良、热情面孔大相径庭；她不禁大惊失色。老人停在伊西多拉面前，笨拙而激动地喊道：

“夫人，我本来不相信这事会发生在您这样一个人身上！”

“我？”伊西多拉喃喃地说，心中一片恐怖。

“对！”那个人提高嗓门说。“您在侮辱我，您在侮辱我。”

老人胡言乱语，声音变调，越来越激昂，这一切像一道闪电从伊西多拉面前掠过。她站起来，寻找房门，向那儿跑去，一副恐惧相。惊恐给她插上了双翼。这时，老人还在不停地喊着：

“您在侮辱我，是这样，我都是满头白发的人了，您一点也不尊重我，我尊重我作为神父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啊，上帝哟！原谅她吧，原谅她吧，上帝哟，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所云。”

伊西多拉跑到过道里。那时，院长正好走过来，他立刻明白了姑娘为什么满脸惊色。他微笑着，拉起她的手，用力把她拉回办公室。

“可怜的卡内恩西亚……”他说，“犯病了……这些日子他一直很安静……不过，他是个天使，不会伤人的。”

他们两个看着卡内恩西亚。老人的面孔没有怒容，他很激动，两颗泪珠顺着面颊滚下来。

“院长先生，您也侮辱我，”他用手按着胸部说，语调和表情活像个二流丑角演员；“我不能再忍受了，不能再忍受了……再见，再见，忘恩负义的家伙！”

他像出逃似的跑了出去。

“他过一会儿就好了，”院长对伊西多拉说；后者仍然处在恐怖之中。“他是个大好人，在这里已经三十二年了。他过很长时间，有时长达两三年才犯一次病，而且很轻微。发作的症状，就

是您看到的那些。开始时总是说，脑袋里有两台电机，然后说您侮辱他，跑出去，在果园里蹈跶一会儿，不大工夫就平静了。他工作很卖力，对我帮助很大，您都看见、听见了，他是负责劝说工作的。他像圣神，像哲学家。我很喜欢可怜的卡内恩西亚。他是因为儿女的事，打官司才来这里的……事情说起来话就很长了，很悲凉，不是在这里能说的。好，回到您的事情上来吧，也没有让人高兴的东西，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悲惨。”

院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正式场合，他都用这种方式表达怜悯感情。伊西多拉觉得当头浇了一瓢凉水，等候听到可怕的消息。她那样看着院长，想从他的面孔猜测到点什么；那张面孔告诉她，等来的决不是好消息。

“我想见见他……”伊西多拉结结巴巴地说。

“不行。见他！见他有什么用？……可怜的鲁菲特情况不好，很不好。”院长摇着头说。“您必须耐心，因为说真的，如果这种病是不治之症，病人又总是遭受折磨，还不如早点安息呢……我直说了吧，我家里如果有人得这种病，我一定希望……”

伊西多拉对于院长小心翼翼向她通报的可怕实情，是不那么容易接受的。她吞下口水，想把卡在喉咙的疾病除掉，于是这样吞吞吐吐地说：

“谁知道……还……不过，我还是想见见他。”

“好了，我说还是不见……已经……”

好心的院长不耐烦了。他有事情要做。

“您坐下……”他拉过一把椅子，喃喃地说。“我给您斟杯水好吗？”

伊西多拉没有说什么。她用眼睛死死地盯在石膏像上，一脸傻气地端详着，那样清晰，而这都是因为在得到不幸消息那一

刻随便一件有形东西对感觉产生的奇怪吸引力。那件东西将有一段时间与那消息联系在一起。

四

在伊西多拉向大好人卡内恩西亚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虽然那事十分凄惨，但对目击者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这些目击者是院长、管理员、医学院实习生、神父和护士。处在弥留之际的人，我是说处在死亡大门口的人则是鲁菲特。他病情发作得突然，并且发展很快，最后已无法抢救。病人只头部能稍稍动动，尚存一丝生命之息。他没有别的病，没有挣扎，没有呼叫，没有抽搐，没有救治，沿着平坦的山坡急促促地走去。

“他死得很平静，”医生低声说。

病人深深叹了口气，睁开眼睛，把大家一个个看了一遍，没有恼怒，没有愚蠢的惊愕，没有气愤的责备，感情平静，用奄奄一息的声音，怀着深深的自怜，说出这几句话来：

“各位先生，我真的是在列加内斯吗？真的像我想的那样吗？……”

医生想随便安慰他几句。

“唉，别犯傻了……您如果是在自己家里的话……好了，您会变好的。”

病人悲伤地摇了摇头，好长时间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拉起神父的手，吻了下……他想说话，但说不出来，看得出一直在努力。最后，他使尽全身力气和意志，才得以用低微的声音说道：

“我的儿女……侯爵小姐……”

后来，他一直保持沉默。医生和实习大夫用科学的冷漠注视着那个死亡过程，随后便离开那里去写报告了。院长走过来，与其说慌乱毋宁说怜悯地告诉他们，死者有个女儿来了疯人院。实习大夫立刻说认识她，虽然对她的到来很高兴，但表示把那消息告诉她很有困难，很想安慰安慰她；如果有必要，给她一点帮助。

院长回办公室找伊西多拉，后来发生的事我们已经交待过。身着俄式大衣的不幸姑娘已经开始明白了一切，因为那时又有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跑进办公室，走到她身边，亲切地说：

“伊西多拉，是您呀？……在如此不幸的时刻！……可是，您不认识我了？伊西多拉，我们这样健忘？您不记得堂彼得罗·米吉斯了？他是托博索人，经常去托梅略索找您‘神父’舅舅一块外出。我就是堂彼得罗·米吉斯的儿子呀！我哥哥阿历杭德罗也不记得了？放假时，有几次我们陪父亲一块儿去，记得吧？……我来这里学医都五年了。您舅舅好吗？托梅略索很有名，您离开那儿好久了吗？……”

伊西多拉觉得头上的苦难乌云撕开一条小缝，她透过小缝望着他，辨认他是谁。对，她的脑海渐渐变得清澈起来，那张面孔决不会同别人混淆起来，他肤色苍白、黝黑，黝黑、苍白，像橄榄果一样；短小的鼻子和宽大、典雅的嘴巴形成鲜明的对照，两排雪白牙齿总是露在外面；又黑又密的宽眉毛像一条天鹅绒带子，那双碧蓝的眼睛里藏匿着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和讥讽；那副别具风趣的丑相，那自然而大方的举止，那不整的衣着和那令人生厌的自我介绍的方式，都明白无误地道出他叫奥库斯托·米吉斯，托梅略索人堂彼得罗·米吉斯的儿子。突然，伊西多拉的脑

海闪出成百上千的往事和记忆，可能是童年，也可能是少年，反正是充满愚蠢、恐怖、天真烂漫、争吵打闹的时代，对那些岁月的回忆并不是永远令人愉快的。她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回答他。米吉斯看到这情景，尽量把表情变得严肃些——这对他来说真是太困难了——，用极为悲痛的语调说：

“首先，您必须马上离开这幢房子……唉，什么房子呀！……在这里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您如果去马德里，我很高兴陪您前往。”

伊西多拉表示马上离开。她想把带来的钱留下，付清鲁菲特拖欠的膳宿费。但是，院长不同意。至于衣物，她恳求那位善良的先生留下，后者不得不留下，并以其他贫穷病人的名义表示感谢，他们太需要了。

伊西多拉和奥库斯托离开了疯人院，默默地走着，把那座悲哀的镇子抛在身后；在镇上，几乎每幢房子里都住有精神病人。伊西多拉不说话，饶舌的米吉斯知道她心里痛苦，只这样说了句：

“我们到卡拉万切尔时能找到马车。听说那儿要通有轨电车了。”

到布塔盖小河时，米吉斯觉得该让她轻松一下了，因为说实在的，那样哭下去，什么也解决不了，何苦呢？应该勇敢地面对痛苦，痛苦是弱者的凶恶敌人；自己应该善于控制，因为……要面对……像惯常情况一样，这些宽心话也不能奏效。于是，米吉斯便谈起明媚的春色来，那是四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还谈了布塔盖河谷，他说那是一块绿洲；最后，他请伊西多拉在一棵茂盛、油绿的榆树下休息一会儿，太阳太毒了，而且白昼渐渐长了起来。

他们并肩坐下，好一阵子没有说话：他看着她，她痛苦万分。他在嗓子里哼唱着，她注意把脚藏起来，不让米吉斯看见她的那双靴子很破旧。

“伊西多拉……”

“什么？”

“有件事我记不太清了。您帮我回忆一下。在托梅略索我们好像以‘你’相称，对吧？”

第　二　章

“卖水蛭的女人”

伊西多拉在她的亲戚兼教父堂何塞·德·雷林皮奥——需要的时候，我们将介绍他——家里度过四月的那个夜晚。她十分焦虑，希望早早天明，好去看望她的姨妈恩卡纳西翁和小弟弟，他们住在离马德里市中心较远的一个区里。为了尊重传统，我们还是称她是鲁菲特的女儿吧。她有个习惯，即事情发生之前在脑海里想象得活灵活现。如果等着什么的时候，办事，拜访，会见，看戏，游玩，一句话，随便一件她感兴趣的事，在事情到来前的中午或半夜，脑海里就出现了明晰的轮廓和色彩，进而出现具体画面，地点，人物，人物形象，人物表情和语言，以及事情的前景。这样，天亮之前好几个小时，伊西多拉就紧张得醒了过来，想象着到了姨妈和弟弟家会发生什么事；她好像看见他们就在眼前，和他们说话，有问有答，一会儿严肃认真，一会儿笑声大起，甚至听见每个人的说话回音。

大约八点钟，她走出来，想把想象的东西变成现实。但是，她必须从埃尔南·科尔德斯大街走到莫拉蒂内斯大街。于是，她在佩纽埃拉斯街区停下来，询问怎样走，因为她对马德里不大熟悉。十点多了她才走上“大使”林荫大道；从那儿到姨妈家就没有费什么周折了。右侧有一条路，开始是街道，后来便是垃圾堆、臭水沟、碎砖瓦，一幅市区边缘破烂不堪的景象。在走上那条路之前，伊西多拉很快扫视了下自己置身的地方，她不怎么喜欢那里。她除了具有想象的天赋之外，还具有夸大其词的特点，有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感官认为大的东西，在脑海里变得巨大；小的东西变成微型之物；丑或美的，变成可怕的或绝妙无双的。

那里的店铺寒酸，门脸儿小气、破烂，标牌不规整，题字歪歪扭扭，油灯好像随时坠下来。一群赤身裸体小孩在泥水中玩耍，搓泥球呀，互相打闹呀；不时听到敲打铁锅声，难以听懂的叫卖声，拖拉车辆的牲口疲倦地迈着蹄子，行人熙熙攘攘，每走一步都骂句难听的话。有那么一刻，她觉得是在漫画里，那是一座破纸搭成的城市；那儿既不是村庄，也不是城镇；那儿是垃圾场，堆满了市中心打扫卫生的废弃物。

她继续做着那种夸大其词的堪称怪癖的想象。这时，她看见大街兼水沟里流淌着十分肮脏的水，那是几家染坊排出的工业污水，而她竟然认为那是从高处往低处流淌着鲜血、酸醋和沥青，还有绿色烧酒，它们无疑将汇合成为一条条毒水河。她小心翼翼地用手拉起裙子，捂着鼻子慢慢往前行走。她没走多远，便看见了想要找的那家大门。对，就是那儿。那副招牌，她一下子就认了出来，多少年来一直挂在托雷西利亚大街上，用蓝色字迹写得很清晰：小杂货店。她还认出了另一家白漆门脸儿的老字

号，很熟悉，用象形实物作招牌，是一户大的商家。伊西多拉记得太清楚了，小时候就看见那个彩色球形玻璃瓶，里面游动着好几条小蛇，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弯弯曲曲的黑色东西，它们为恩卡纳西翁·纪廉充当商品标志；一提到“卖水蛭的女人”，好几个街区的人都认识她。

大门的下半部是扇下开门，好像是用来做柜台的，也可能用来做挡板，不让小狗、小孩进来；甚至用做晒台，市民游行或宗教游行队伍从那儿经过时——这种事是根本不会有的——，探出头去看上几眼。伊西多拉早在脑海里想过了，她的姨妈——说得确切些，她所谓母亲的姨妈——，一定站在大门口。可是，和她想象的其他许许多多东西一样，这一点也没有变成真的。她向店内探进身去，环顾四周，景况大不如前，恩卡纳西翁·纪廉的经济处境不容乐观。那个不幸的女人本来在古老大街克佛列经营一家大店，做陶器和水蛭的生意，而现在却变成了这样寒酸的杂货店。唉，从那无法记忆的年代到伊西多拉生活的岁月，姨妈真是每况愈下呀！组成她店徽的那些环节动物，在哪里？噢，不会没有的！在那儿，在一只只大瓶子里，粘乎乎的尖嘴或者吸盘紧紧贴在玻璃上，身体蜷缩起来，一副厌倦不堪的样子，一动不动，仿佛在那儿埋伏着，等候某个牺牲品从店门走进来。过了一会儿，伊西多拉发现这家不起眼的小店一切井井有条，干净整洁，不禁感叹起来。

那里摆着阿尔科贡的砂锅，塔拉维拉和安杜哈尔的陶罐，卡达尔索的大肚子水罐和玻璃器皿，还有笤帚，清洁金属制品的沙土箱。这一切表明那儿有一双勤劳而灵巧的手。在那三四块长短、宽窄不一的木板上颇为艺术地置放着屈指可数的几件器具。但是，更好表明恩卡纳西翁洁净的东西是进门左侧的那个小木

架，上面摆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即陶器系列不可缺少的伴侣。一个角落有锦葵花，旁边是干紫罗兰；过去一点，有打扫卫生用的漂白土、罂粟花、火柴。接下去是花椒粉，人们做饭菜的着色剂；再下去是笼中小鸟赖以生存的大麻籽。薰衣草和刷子放在一起；还有几打多孔纸，那是厨娘点缀餐具架用的。在这些小东西中，伊西多拉发现另一个熟悉的物品，她儿时天天看见的物品，那是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请尊重基督。
赊销在这里死去，
借贷也死去。
为什么如此，
不付款让它们作古。

伊西多拉都能背诵姨妈这首打油诗，结尾是这样说的：

我如果赊销，
等于拿自己的东西冒险。
我如果借贷，
还账时一定露出难看的脸。
为了不找那份麻烦，
我不白给，不赊销，也不借贷。

伊西多拉的观察和回忆只持续了几秒钟，接着便喊了起来：“姨妈，姨妈！”

这时，“卖水蛭的女人”应声走出来，姨妈和外甥女拥抱、亲

吻。姑娘不说话，只是哭。而老姨妈从一开始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她什么时候都不能保持沉默，宁可死去也不能像哑巴似的站在一边。

“噢，这不是做梦吧！……你真的来了！……喂，我今天从一大早就等你，我昨天晚上得知托马斯闭上眼睛了……别伤心，小鸽子。还是这样……哭呀，伤心呀，能得到什么？坐下来……等我把这些大肚罐子移开……托马斯不在了，真可怜呀！我几百年前就说过：‘这个人一定死在列加内斯。孩子，他脑子一直不好；整天疯疯癫癫的，硬是把你妈妈赶走了，你妈妈可真是圣神一样的人，天使一样的人，女人当中百里挑一的人……可怜的佛朗西斯卡，我的孩子！’”

“马里亚诺呢？”伊西多拉说道，她看见弟弟不在那儿，觉得很奇怪。

“干活去了……我打发他干活去了。孩子，他气死我了！……他比阿纳斯和加依法斯①加在一起还坏。我没有办法让他学一门手艺。唉，一副花岗岩脑袋！……我叫他‘孽种’，因为他是魔鬼打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愁得心都碎了。他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我把他送到麻绳厂去了，就是那个外号叫‘利齿’的人开的厂子。知道了吧？每星期给我挣十八个雷阿尔……”

“不上学了？”伊西多拉问，满脸不高兴。

“上学？你还想……谁能把他拴在学校里呀？他如果年龄小，也好管教些。我把他送到‘异教徒’学校，那儿下午作弥撒，早晨作念珠祈祷，给每个孩子一个小面包，这样做很有好处。可

① 阿纳斯和加依法斯：犹太教教士，耶稣就是他们判决的。

是，你听我说，他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小无赖经常逃学。后来，我把他送到天主教学校，从这儿往下走一点就到了，拿石头打，他都不去……好像让他去炼狱似的。没办法，没办法，给我干活去。真是万箭穿心呀！……不能再对他娇生惯养了。孩子，从那以后，我就一天不如一天。我这儿的情况，你都看见了。你还记得我开在托雷西利亚大街的那家铺子吗？那时可真是生意兴隆呀！但是，你那个宝贝家把我闹得倾家荡产；你爸爸，但愿他托上帝的福，永远安息吧，把我推到这穷困潦倒境地。你看见了，我现在成了什么样子：都六十八岁了，孩子，六十八个春秋压在背上呀。我这辈子一直像个主教似的干活，成天围着基督，哪儿也没去过。今天赚的，还不够明天吃的；有多少钱，眨眼工夫就不见了。不过，我一直挺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我刚刚把死神踢了一脚，因为我去年嗓子哑了好久，哑得……也没什么，上帝和锦葵花给我治好了，说话清晰多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我还是那个‘卖水蛭的女人’，健康得比铁锤还坚硬，比阿尔卡拉城门还结实，干什么都那么敏捷，不管什么时候都干净利落。如果需要，比雷蒂罗公园的狮子还凶，我只好认自己命不好，但不欠任何人什么，马德里所有喜剧演员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一个人能讲。”

这位就是恩卡纳西翁·纪廉老太婆，人们很难想象她是那样骨瘦如柴，那样硬朗健康，那样灵巧敏捷，那样情致饱满。条件优越、身体极好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满口牙齿几乎一颗不缺，她一边滔滔不绝、不知疲倦地讲话，一边不停地把两排牙齿从干瘪的薄唇中间显露出来。她的鼻子小而圆，像核桃一样多皱、坚硬，一直在扇动着，那是她那羊皮面部肌肉运动的缘故。她每天早晨都用冷水冲洗鼻子，从而显得很光亮。她的那双曾

经很大、很漂亮的眼睛，仍然闪着蓝色火花，就像坟地上跳动的鬼火一样。她的额头不时有花白长发垂落下来；细小而弯曲的皱纹，随着嘴巴说出一句话或舒张或收缩。她把稀疏头发梳成木乃伊那样的辫子发式，一绺绺地拢起来，最后像麻团那样盘在头上，但不能称为名副其实的发髻。她的两只胳臂如同木棍，皮肤松松弛弛地裹在外面，说话时不住地挥动着，好像要在对方的脸上打几下似的。双手瘦骨嶙峋，指骨那样灵巧仿佛不是连接在一起的；每说出一句话，手都旋转起来，如同对她那紊乱的思维加上图示似的。她的裙子是拼缝起来的，补丁显得很有艺术。她身材笔直，肌肤光洁，像一截木头从下面分出两个支叉来——两条大腿。她一副永远闭不住的样子，走起路来像邮差那样飞快。

她是个好女人，只是脾气急躁；谁在她身边，别想安宁。她没有儿女，也没有结婚。她抱养了一个外甥女，并以自己的方式疼爱，即动不动就狠狠抽打她的脖子，要求极为严格。这个外甥女和鲁菲特结婚以后，家庭十分不幸，“卖水蛭的女人”对鲁菲特的已生和将生的儿女恨之入骨。那对夫妻——女的善良、怯懦，男的是世界上头脑最没有理智的人——多次把既勤劳又善于经营、在慈善储蓄银行开有好几个户头的恩卡纳西翁的积蓄吃光，把她的耐心耗尽。“鲁菲特，”她说，“整天疯疯癫癫的，没有脑子，把家底吃得精光。为了把他从监狱——他搞彩票那种非法的东西——里赎出来，我在佩斯大街开的铺子一夜间打了水漂儿。后来，托雷西利亚的日用器皿店也倒闭了，佛朗西斯卡一病卧床不起，东西也一件件被医生和药店老板拿去。我一直走下坡路，每况愈下。在这间忏悔室里，好像有好几把匕首扎在这儿，连身子都动弹不得。过去那店面，那货架，那柜台，那钱匣子

叮当响个不停……而现在像个鸽子窝似的，要东西没东西，顾客寥寥无几，这个街区呀，看见一个比塞塔都要敲钟庆贺……太让人伤心！……”

佛朗西斯卡死后，鲁菲特被关进列加内斯疯人院。孩子呢，恩卡纳西翁收留了最小的，伊西多拉去了托梅略索，和“神父”舅舅住在一起。至于其他情况，读者已经知道一些；而余下的，需要说的很多，很好听，慢慢地讲来。

“知道吗，你好像挺拮据的？”“卖水蛭的女人”看着伊西多拉的连衣裙和靴子说；实在的，那两样东西真应该好一些。

伊西多拉悲伤地说，她的“神父”舅舅不是太慷慨的人。过了一会儿，“卖水蛭的女人”又邪恶地看了看姑娘的脸蛋和身段，说：

“可是，你很漂亮。不过，你以前可不是……你小时候，是那个样子……我还记得在那幢房子里看见你时的情景……那是什么房子呀！……简直是狮笼子……你光着大腿，穿条短裙，好像穿丧服的基督。那么瘦，脸色那么蜡黄！我一直说，你是在醋罐里长大的，每天都吃苍蝇……哎呀，哎呀，你是在曼查长胖的……这肉多结实！”她在姑娘身上掐了几把补充说；“你的脸蛋像天使。眼睛从来都不错。你那两排牙齿真漂亮！说不定和我的一样，结实不掉。这有镜子，你照一照。”

说着她张开嘴巴，把两排牙齿展示给伊西多拉。对她那种年龄的人来说，应该说保养得还不错。伊西多拉有些厌了，用悲伤的目光看了一眼大街，问道：

“马里亚诺在哪儿干活？我想去看看他！”

“如果女邻没有什么事可做，给我照看铺子的话，我们一块儿去那儿。并不是在街角；不过，我还能走一程……安库斯蒂娅

斯夫人！……”

她从门口往外喊了一声；但是女邻没有回答，她便急不可耐地跑了出去。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她返身回来，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瘦削的女人，个子很小，两只眼睛多泪，衣着可怕，不过头发梳理得十分仔细。她那种人很讲究眼眉以上的奢华、整洁和典雅；虽然破衣烂衫，衣不遮体，但决少不了油光锃亮的发髻，额头上垂下几绺整齐、散开的发丝，就如一束黑色羽毛用胶水贴在那儿。那个女人披着一件红地黑格破长衫，看上去好像在卡佩利亚内斯的某间舞厅曾用作地毯。

“帮我照看一会儿铺子，”“卖水蛭的女人”说，“我和我外甥女去办点事……您不认识我外甥女？您看，我外甥女多漂亮！……伊西多拉，这位夫人是我的好朋友……只一壁之隔，夫人的名字叫‘我们为你叹息’，因为她看上去确实很让人怜悯，她本人疾病缠身，丈夫是酒鬼，父亲双目失明，她家真让人伤心，连一个比塞塔都难见到……”

安库斯蒂娅斯叹了口气，又吐了两口痰；她用这些表明自己生活在悲苦之中。但是，“卖水蛭的女人”打断她的话头儿，立刻把大披巾搭在肩上，和外甥女走了出去。她们走上通向亚马孙大街的路，不大工夫就到了。

第　三　章

“孽　　种”

“那个无赖，小孽种”，“卖水蛭的女人”一边走进一座黑乎乎

的大门，一边说，“根本想不到姐姐来看他。他可能认不得你了。你走的时候，他还小呢。可是，怎么……你没看见？拉住我，我和猫头鹰一样，在黑暗地方也能看见。”

她们穿过一个黑洞。现在，来到一处罕见的地方，顶棚是那样低矮，随便一个中等身材的人都会毫不费力地伸手触及，阳光从左侧的庭院射进来。这座庭院十分狭窄，但地面很高，有一道道过廊，不时传来蜂房般的嘈杂声，表明那儿有许多供穷人居住的小房子，或者说蜂房式的房子。从那座与其说是庭院，毋宁说是井口射来的微弱阳光，到达她们所在的罕见地方时更加微弱了，以致必须适应一会儿眼睛才能分辨出物体来；即使看清了，也不可能对那里一览无余，充其量是离门口很近的一点地方，因为其余的一切仍然被庞大莫测的阴影吞没着。应该说那儿是一座巨大的洞穴，只能看清洞口处微微有点亮光的地方，越往深处走越黑暗、越寒冷。在如此罕见低矮地方的光线明亮之处，有一堆堆的尚未从秸秆上剥离的大麻，一卷卷洁白、闪亮的绳子，待做的和已经做完的工作，下脚料、绳头和由于梳辫大麻不当从它上面剪下的一截截绳子，粗糙的绒毛和各种各样的线头。它们在空中死去的虫子和蝴蝶幽灵般地飞舞一会儿之后，落在地上，一堆堆东西上，人们的衣服和鼻子上。

在那座从亮光处开始、渐渐被黑暗吞没的洞穴中央有根绳子拉得很紧，那根绳子洁白、干净。那里每天每时都这样工作着。一丝丝大麻随着呻吟声渐渐扭缠起来，变成螺旋形状。麻线一根根缠绕着。由于不断剧烈扭曲而发出抱怨声，同时像被铁锤敲击的东西在时时痛苦地颤抖着。看到这些，没有一个人不神经竖立起来，仿佛感觉器官的传导组织通过肌肉也在遭受着同样的扭曲和敲击。伊西多拉就是这样的人，因为她神经容

易紧张，看见什么东西变形颤动时就觉得自己也变了形，也在颤动。

伊西多拉观看着，但不知道那根绳子从什么地方获得可怕的扭曲力量。这间作坊的灵魂，也就是动力，莫非在那个卧式黑桶的尽头！果然，从那黑暗无光的尽头传来深沉的声音，持续不断，好像绿豆蝇扇动翅膀；我们的脑袋如果像巨大的金属拱门的话，轰鸣声一定也是那样的。

“有个轮子。”“卖水蛭的女人”看出外甥女表现出猎奇感，便这样说，她很想让后者了解那门重要手艺的秘密。

“轮子！那么，马里亚诺在什么地方？”

她四处张望，看不见一个人。但是，有个人突然从黑暗中显现出来，向后面走去，脚步很慢，像机器一样有规律，始终如一。他的腰间绕着一个巨大的木桄儿，上面缠着一根根麻丝，左手操作木桄儿，一绺绺麻丝从右手出来以后，立刻由一个视而不见的装置扭绕起来，变成绳子。那个向后面走去的人，活麻丝团、带脚的纺锤，是这个作坊的重要工人，他正在把麻丝绕起来，准备拧出另一根绳子。

“堂胡安在哪儿？”“卖水蛭的女人”问他；她看见主人不在那儿，觉得很奇怪。

活纺锤突然摇了摇头，说了个不字，好像不值得用别的方式回答那问话似的。

“可是，我弟弟在哪儿呀？”伊西多拉急切地问。

老太婆指着黑暗无光的地方，用简单得令人不寒而栗的语言说：

“在轮子那儿。”

伊西多拉把手伸给姨妈，向里面走去。由于地面不平，又伸

手不见五指，她们必须互相搀扶着。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走了好长一段路。噢，绳子这么长呀！洞穴好像没有尽头。在黑暗中，不但能看见洁白的绳子，孤单单的绳子拉得那样紧，不停地颤抖着，而且还能听见它发出的呻吟声。两个女人又走了一会儿，便看不见绳子了；但是听见轮子的嗡嗡声更强烈，并且伴着吱吱呀呀声，那是铁轴与润滑不足的滚珠之间磨擦声和活动的抖动声。滑轮上绕着一根根绳子，不停地转动。不过，什么也看不见。

“马里亚诺，弟弟！”伊西多拉喊着，她觉得有好几把刀子插在喉咙里。“你在哪儿？你在转动轮子？累坏了吧？”

没有听到答话声。但是，所有机械都减低了速度。滑轮传动装置和轮子都变得懒洋洋的了，好像在听什么。

“孽种，你还好吧？”“卖水蛭的女人”用嘲讽的语调说。

她向外甥女转过身去，补充说：

“他是个懒虫，应该让他的手上生出老茧，让他知道什么是劳动，知道吃的饭粒粒皆辛苦……你说，是吧？这是一项好手艺……我没有办法让这个懒虫上学念书。他整天在河沟和草丛中玩。起码别再让我花钱买鞋呀！真的，他比犹大①还坏。”

这番赞美的话一说出口，制绳装置便突然加快了速度，声响变得那样大，好像传递装置、滑轮和轮轴的速度成倍增长。

“马里亚诺！”伊西多拉一边喊着，一边向黑暗中伸出双臂。“停一会儿，停一会儿，过来！我要拥抱你，我是你姐姐，我是伊西多拉。你不认识我了？”

响声又减弱了，机械又像刚才那样转动慢了。

① 《圣经·新约》故事人物。即加略人犹大，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用三十枚银币的价格出卖了耶稣。

“不能停下工作。”恩卡纳西翁说。

但是，由于工作慢慢停下来，立刻听到活纺锤说话了。对，那是他的喊声。

“加油！把轮子加快些！”

果然，轮子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原来的速度。两个女人不说话了，伊西多拉茫然、迷惘，老太婆厌烦。由于从进入洞穴到那时已经过了好大工夫，她们两个人的眼睛开始模模糊糊辨认出那个偌大圆形木盘的轮廓来。当我们受到强光的刺激，闭上眼睛时，视网膜便发生奇妙的像差；她们眼前发生的就是类似的情况。

“轮子旁边有两颗火花闪亮，看见没有？……那是孽种的眼睛……”

伊西多拉果然看见两道木炭样的火花。弟弟在注视着她。

“快十二点了，”老太婆提示说，“我们等一会儿，他干完活，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吃饭去。”休息时间很快到了。那个工人放下大麻，轮子停止转动，转动轮子的人从黑洞尽头慢慢往外走，他随着离光线越来越近，不时地把眼睛眯缝起来。这个小伙子很英俊、很结实，像有十三岁的样子。伊西多拉亲切地拥抱他，吻他；看见弟弟长得那样高大匀称，双臂有力，很是高兴；但是，发现他一副倦态，烧得红红的脸上挂着汗珠，双手粗糙，呼吸急促，心头又一阵痛苦。

“已经是个壮小伙子了。”恩卡纳西翁一边说着，一边察看他的衣服；她是那样严肃，如同法官面对面地审讯罪犯一样……“他根本不把我看在眼里……等着瞧，你这个魔鬼，走着瞧！”

马里亚诺不认识姐姐，此刻对她的突然到来和如此亲昵，感到很茫然，因而没有张嘴说话，只是愣愣地看着。最后，他模仿

粗汉子的爽朗语调，瓮声瓮气地说：

“姑娘—娘……别这么吻我，我不是圣神。”

“回家去。”“卖水蛭的女人”一边从大麻上跳过去，一边说。

那天，恩卡纳西翁往她的锅里加了点特殊东西。他们在后店——确切地说是过道，它与一个院落相连——吃了饭。家宴还算丰盛。饭菜中加了辣椒，甜食增加了葡萄干。“卖水蛭的女人”一边不紧不慢地吃着，一边像议员那样高谈阔论。很难解释，她只有一张嘴，是怎样做到二者兼顾的。伊西多拉满面愁容，紧锁眉头，一句话不说，只是往嘴里送菜送饭。她不时地看弟弟一眼，后者狼吞虎咽地吃着，心里不免有几分高兴。

“你看，上帝给我家送来一只多么漂亮的老鹰。”恩卡纳西翁说，“我如果放纵，他都能把我的脚后跟吃掉。他吃饭，而我肚子撑得鼓鼓的，不，不是撑得，而是气得鼓鼓的。我不能为这位大人卖命干活了。不过，听我说，你这头狮子，能不能有一天说‘我吃不下去了’？”

“孽种”不停地吃着，胃口那样好，仿佛一头牲口干了一天重活来到料槽旁边一样。

“喂，我的漂亮的外甥女，怎么不吃呀？”老太婆补充说。“莫非你变成了阔家小姐、贵族之后，不吃我们的粗茶淡饭？好了，改一天我给你插上天使翅膀……谁知道，在托梅略索那儿很讲究温文尔雅。”

伊西多拉没有答话，好像在脑子里想着什么。吃完饭，“孽种”跑到外面玩一会儿，下午还要干活呢。伊西多拉没有离开座位，一边看着姨妈忙着撤下桌布，一边对她说：

“恩卡纳西翁姨妈，我有件事得和您谈一谈。”

“谈几件都行。”

伊西多拉像摘下一层面具一样，一反温存、忍让的表情，用坚定的语调这样说：

“我不想让弟弟再在那个制绳作坊干活了；他不能再干下去了。”

“那么，你给他生活费呀！”老太婆讥讽地反驳说，“再给他买辆马车！而我这把老骨头，可能连个枕头都不会有吧？”

“我没有心思开玩笑。我和弟弟也都是体面人呀……”

“这当然……”

“是这样，事情很清楚。”

“很混浊。”

“我们是体面人。”

“阿斯图里亚斯①的大公主、大公子！”

“那是牲口干的活，孩子哪能干得了呀！我想让弟弟上学去。”

“上学。”

“对，上学。”伊西多拉用拳头在摇摇欲坠的桌子上敲了一下，证明她的决心。“我只想让他去上学，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她太粗野了！那样不可一世，呼吸那样急促，那样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卖水蛭的女人”虽然忙着家务，但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她不无懊怒地说：

“学校，学校，你太自负了，太令人讨厌了，亲爱的外甥女，知道吗？好吧，你把钱包掏出来，放在这里吧。你以为只吃大麻籽就能活下去吗？你以为有两个铜板就能上学呀，那不是买一两张小饼？好大的口气！……把钱拿出来吧，有钱才能办事。”

① 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地区，多山地。七一八至九一〇年间曾为一个独立王国。

“我有钱，不用去乞讨。”

“‘神父’舅舅给你了？”

“足够马里亚诺上学用了，还能让他穿得体面些！”

“噢！神父……你不是吹大牛吧……我们把话讲清楚些。”

她坐在一个破缸上，把臂肘支在茶几上，用瘦削的手托着下巴，恭候外甥女的解释。

“姨妈……”伊西多拉喃喃地说，她觉得要说的事太严重了，很难启齿，“您知道，我和马里亚诺……可是，您不知道？”

“我只知道你们是一副衣架子。你们留在那边……留在灵薄狱①里，世界不会有所失。你们是托马斯·鲁菲特的后代，根子不正，长不出好苗来。”

“这正是我要说的，姨妈，这正是我要说的。是这样……像我一样，您应该知道……对，无论我还是我弟弟，都不是托马斯·鲁菲特的后代。”

“对，对，我的佛朗西斯卡，我的天使，你们是圣灵或魔鬼生出来的。”

“干吗还要兜圈子呀？我们既不是堂托马斯·鲁菲特的儿女，也不是堂娜佛朗西斯卡·纪廉的儿女。我爱，很爱那位先生和那位夫人，但他们不是我们的亲生父母。他们伪装是我们的父母，养育我们，当做亲生儿女，因为世界……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呀！”

“卖水蛭的女人”突然改变了态度和语调。她脸色没有变白，因为羊皮一样的皮肤是不可能有表情变化的；不过，她睁大眼睛，一把抓住外甥女的胳臂，把臂肘用力往桌子上撞，同时气

① 灵薄狱：天主教神学名词。指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处所。

鼓鼓地说：

“你是从哪儿听来这种谎言的？是谁把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你脑袋的？”

“是我的‘神父’舅舅。”

“我觉得你的‘神父’舅舅……”

“他什么都讲给我听了。”伊西多拉斩钉截铁地说。“您假装不知道，姨妈；您知道，但故意对我隐瞒……您别装傻了。某位贵夫人生了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因为家庭原因而不得不隐匿起来，送到穷人家里去抚养，天下这种事可不是一起、二起呀！孩子长大了，还不知道自己的贵族出身，在那一天，突如其来的一天，真正父母出现，假象才结束……这种事不是天天发生吗？”

“我活了六十八岁了，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呢……我看呀，那种叫做小说的书，你读得太多了。不识字，比什么都好。你看，我就是一面镜子，连个字母都不识……这没有什么。对于谎言，我听得多了，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来……可是，快把你的故事讲完。你是说，你们是大户人家的后代，是一位贵族小姐所生，她找到抚养人家以后，就失去了踪影。”

“这事您知道，您知道！”姑娘一边说一边笑起来。

“我只知道你成了傻姑娘，变成了新教徒。”

“我母亲，”伊西多拉一边说一边把手放在心窝上，看来她的感情太激动了，“我的母亲……是候爵夫人的女儿。”

“卖水蛭的女人”格格笑起来，犹如点燃的爆竹炸开一样；她前仰后合，露出两排残缺不全的牙齿。她笑得那样厉害，立刻咳嗽起来，有一刻钟的工夫说不出话来。伊西多拉不禁有些迷惑，想等到姨妈从那种状态恢复过来再继续讲话。最后，她辛辣而讥讽地说：

“您装得真像呀！”

“我的大公主，请原谅！”恩卡纳西翁操着世界上最滑稽的口吻反驳说；“我的大公主，请原谅！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呀。但是，我的大公主得想想办法，找几份证明来。”

“我有证明……那是怎样的证明呀！”

“大公主是不是想让我借给您两个雷阿尔呀！……因为您怎么也得给书记员一点油水呀。”

“我看没有必要，因为我的权利再清楚不过了。”

“大公主得到了遗产；没有遗产，一切都是空话，对吧，漂亮姑娘？”

“我母亲不在世了。我外祖母还活着。”

“啊，大公主的外祖母活着？那位大名鼎鼎的夫人是谁呀？”

“姨妈，您别这样嘲弄人。这可是件严肃的事呀！”伊西多拉声明说；她觉得自己的骄傲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您太凶残了……我本是想请您为我提供一些细节，征求您的看法。”

“我的孩子，那就把我的看法讲给你听吧。”“卖水蛭的女人”一边站起来一边说。“可怜的孩子……你不是还想让我讲讲细节吗……”

过道的角落里有根长杆，那是为了取拿挂在高处器物用的。恩卡纳西翁回过头去，寻找那杆子。

“唉，这两个小天使是一位侯爵小姐生的，对他们隐瞒这一点太卑鄙了。”

她操起杆子。

“一定有条龙想夺走他们的遗产，这条龙是谁呢？……我一定把这个大坏蛋的五脏六腑掏出来！……这样欺骗我的孩子，让他们成为什么鲁菲特的儿女，小心你的脑袋……滚开，坏蛋，

我的这个姑娘是侯爵小姐，我的这个男孩是子爵……挨千刀万剐的！”

忠诚和残忍是看清楚现状的重要鉴别力；严厉和凶恶地惩罚孩子们的过错，但并不因此而不疼爱他们，没完没了的唠叨，这构成了“卖水蛭的女人”恩卡纳西翁的性格特点。她那瘦削但有力的手牢牢握着长杆，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外甥女的脑袋打去，一下子断成两截儿。被打的姑娘尖叫起来：

“可是，姨妈！”

老太婆拾起折断的长杆，合在一起；这样打起来更方便，啪，啪！几杆子打下去，打得那样狠，那样准，那样匀，伊西多拉全身都挨遍了；她无法自卫，只是举着双臂，挥舞双手，呻吟着，倒在地上，爬动打滚，把脑袋藏起来，身体蜷缩一团。凶狠的老太婆越打越来劲，每打一杆子，愤怒的火焰便烧旺一分，嘴里还不住地说着：

“好啊，伯爵小姐，侯爵小姐，看我不打死你！……你满脑子虚荣……你像鱼儿生活在水中那样。被流言蜚语包围着，你永远是个粗俗的人……鲁菲特一家人坏透了，都这么神经不正常……唉，他妈的！我如果把你留在我身边，每天都得用脚踢几下，帮助你把身上的灰尘弄掉。看你那副虚荣相，想戴上贵族的头衔！”

她每说一句话打一下；每打一下，都在伊西多拉身上留下一道青色印迹（这是说，比较轻的），一块伤，疼痛难忍。伊西多拉无法让那个刽子手停下来，尽管她想“以牙还牙”，最后只好屈服，呻吟着说：

“看在上帝的面上，姨妈，别再打我了。”

伊西多拉二十岁，可她的力气还不如六十岁的老太婆恩卡

纳西翁大。她躺在地上，一点劲也没有，拉起裙子，把尘土甩掉，摸摸身体的各个部位，看看是否有血，骨头断了没有或有没有内伤。那时，“卖水蛭的女人”像风箱一样喘着粗气，把战无不胜的架子扔在一边，伸出慷慨的手，帮助受害者站起来。

“这回可算知道了，”最后，外甥女用轻蔑的口气说，“您并不是个正派的人！”

“比你还不正派，你这个满嘴脏话的侯爵小姐。”老太婆挥舞着双手说；伊西多拉看见她的十个指头要捅进自己的眼睛里。

“您不是我姨妈。您身上没有我的血统。”

“当然啰……过奖了……你有公爵封号，多光荣，多舒畅。记住，你再到这儿来，看我怎样对付你，这你知道吧？”

“什么？”伊西多拉问道；她现在觉得有力气了，老太婆再打她，能顶得住。

“你如果再到这儿来，我要拿起扫把，把你扫地出门。他妈的！像拍打灰尘，像抛扔果皮那样，把你赶到大街上去。”

伊西多拉没有说话，她已经恢复过来，于是向房门走去。她用颤抖的手打开下开门，急促促地向外走去。她要找到“大使”大街，从那儿便很容易地走到文明地区了。她担心老太婆骂骂咧咧地跟上来，果然是这样。“卖水蛭的女人”把头伸到门外，用一阵狂笑送别她，那笑声在大街上引起一串可怕的回声。不少猎奇的人探出头，有的女人额头上挂着鬈发，肩上披着五颜六色的纱巾，有的男人惊愕地露出两排大黄牙；三四个破衣烂衫的小孩跳着跟在伊西多拉后面，喊着，笑着。

姑娘没有停下来，她从内心深处说出这样充满痛苦和厌恶的话来：

“人是多么可恨，多么恶心，多么卑鄙呀！”

第　四　章

大名鼎鼎的米吉斯

一

伊西多拉除了轻微的神经性头痛外，身体状况还是很好的。她只是经常被讨厌的失眠症所缠绕，有时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说到原因，好像是精神饥渴造成的，每每想到未来，想到将要发生的、必然发生的、在以后生活中必然留下影子的事，这种症状非但不减轻，反而加重。那是镶嵌在她生理生命中的第二生命，并且不断发育着、成长着，在想象力的帮助下，不缺少一个部件，一个附件，一个小东西。

在这第二生命中，伊西多拉看到的一切都完整无缺，有事件，有人物，她插手那些事件，同人物交谈。生命的各种机能运转良好，交朋友，社交，出行，有母爱，这一切都建立在财产、富有和豪华的基础上。从这个现象的第二生命转到第一个真正生命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并非如此。同她住在一起的雷林皮奥姐妹必须一个劲儿地和她谈些普普通通的事。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她们只好让缝纫机响起来；或者心地善良的教父堂何塞·德·雷林皮奥给她讲点过去生活中的事。伊西多拉一旦一人独处，就不知不觉地、不能自控地——甚至都不想一下怎样避免——进入第二角色，在脑海里制造第二生命。

伊西多拉到达马德里的第五天，也就是和“卖水蛭的女

人”发生冲突的第四天，比惯常起得晚，几乎整个上午都睡过去了。她急急忙忙梳理了一下。那天，她穿了双新靴子。太漂亮了，太合适了！她一边穿着一边这样想着，看到自己那双匀称的小脚很得意，不由地骄傲地自言自语说道：“至少今天他不会看见我从托梅略索穿来的破靴子了。”她一看见放在角落里的那双旧靴子就感到羞怯，羞怯得无法形容；那双靴子也羞死了。她暗暗下了决心，有穷人从门口经过，就把旧靴子送给他。

她穿上黑色连衣裙，那是那些日子仓促缝制的；又把纱巾罩在头上、搭在肩上，像小鸟一样照了照镜子，便准备出去。她先打开阳台，望着大街说：

“已经来了。真准时，好一个绅士！”

她走出去，雷林皮奥姐妹问她去哪儿。

“去找我姨妈。”她说。

她一边下楼梯一边想：“我得撒个谎。等到我处在自己的地位上，处于真正的地位上，就再不撒谎了。我最讨厌不讲实话了！……但是，我如果告诉她们找米吉斯散步去，她们会怎样想呢？……今天是星期日，不上课，昨天晚上他说想领我看看马德里的漂亮东西，博物馆呀，雷蒂罗公园呀，卡斯蒂利亚林荫大道呀。

她又看了看脚上那双小靴子。这部小说的素材告诉我们，靴子是深绿色小牛皮，脚腕处饰着黑呢，针脚精细。

“花了三个杜罗，”伊西多拉走到最后几道台阶时，这样想。“加上连衣裙的七个杜罗，一共十个了。我还有钱给马里亚诺买几件衣服，并且给他支付学费。以后，舅舅还会给我寄来，以后……”

伊西多拉住在埃尔南·科尔德斯大街二十三号。米吉斯在欧尔塔莱萨大街的牛奶店和街角之间来回踱步，用斗篷的红色包头把脑袋蒙得严严实实，因为那天虽然晴空万里，但他觉得有点凉。

两个人打过招呼后，便向雷蒂罗公园走去。伊西多拉养成了习惯，想的和做的都在其他人前面。这时，刚刚走了几步，她便这样想起来："他现在一定说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自从来到这里就变了……"

但是，她像以往许多次一样，这次也错了，因为米吉斯谈起了另外一件截然不同的事。

"我觉得好像认识雷林皮奥姐妹。我在天穹见过她们。懂得我的意思吗？在皇家剧院的顶棚楼座。"

"对，她们有时去那里。这两个姑娘，一个叫埃米利娅，一个叫莱昂诺尔。很能干，用缝纫机做衣服，但挣得那样少……她们把一间小屋子让给我，有阳台朝街。听说以前一位神父先生住过。可怜的姐妹俩相依为命。是两个好姑娘。我教父堂何塞是世界上最大的名人。"

伊西多拉说着笑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把自己的最为光彩夺目的才华——即抓住三四个特征，把一个人描绘得淋漓尽致——发挥了出来，这样解释说：

"你不认识他？你哪怕看见过他一次，一辈子也忘不掉。是个老色鬼，总是红光满面；小胡子金光闪闪，好像天使的头发，随着嘴巴的运动而重叠起来……那双眼睛像抹了蜜一样；还有……像两颗熟透了的葡萄。他的帽子饰着金边，是那样精致，那样雕琢。听说他很浪荡。他会踩缝纫机，帮助女儿；但是，他的职业，人们称为复式簿记，在一个大本子上记录一切开支，知

道吗？……你应该认识认识他。”

“他家里需要大夫吗？”

“当然需要。堂娜拉乌拉总说痛……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痛。”

“那好，我和你一块去。去拜访拜访，就说是你的托梅略索的舅舅打发来的。”

“以后想个法子，你去那儿看看。”

他们又谈了些别的事。走得很慢，因为伊西多拉不时在橱窗前停下来，观看和欣赏里面的五花八门的东西。她时而停下来，还有一个藏在心中的想法，在玻璃里照一下自己的影子，这是女人的习惯；有的男人也这样，在橱窗里看上一眼，看看自己是否像想象或希望的那样。

在博物馆里，那个与众不同的姑娘的印象是那样不一般，以致她的想法一下子飞翔起来，到达那样高远的境界，要比趴在摆着小玩艺的橱窗观看时产生的想法高远得多。她以前没有从书本上获取有关真正艺术的任何知识。除了杂七杂八的东西外也没有见到过高档的艺术品，但她懂得面前的一切都是珍品。她默默地欣赏着，一幅画一幅画地观看，觉得每一幅，几乎每一幅都是那样完美，那样超凡，下决心经常到普拉多①大厦来，好好欣赏欣赏直到那时对她来说还是陌生的东西，得到更多的艺术享受。她问米吉斯，那个珍藏艺术瑰宝的地方是否让平民进入；她听到大学生米吉斯回答说可以进入时，感到很惊讶。

他们终于来到布恩·雷蒂罗②。有许多人想把它改称为淡

① 普拉多是马德里最著名的艺术宫。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博物馆。

② 在西班牙语中，“布恩·雷蒂罗”意为“好去处”、“僻静之地”。

而无味的“马德里公园”，但都没有叫起来。在那里，伊西多拉激情满怀，像个孩子似的，她想奔跑，想散开头发，想脱掉靴子在水沟里趟行，想爬到树上找鸟巢，想摘采花朵，想在树荫下睡上一会儿，想放声歌唱。美丽的大自然虽然有人为的雕琢，但在她那激动不已的心灵唤起那样的潜意识，即追求自由，天真的野性。但是，她很快意识到，那是马德里城中的小村，长着树林和树丛的城市。那里有街道，有广场，还有树墙。在那里散步的贵妇和绅士并不是牧人模样，衣着毫不邋遢，也不散开发辫和头发，而是和在大街上一样，戴着手套，戴着礼帽，拄着文明杖。她很快改变了精神状态，认为雷蒂罗——她只在儿时的模糊的记忆中知道这个地方——是自然与文化的绝妙结合；人们能够驯养野兽，也能够开化树林。由此，她的灵魂深处不由地溢出奔驰、跳跃的想法，同时又这样严肃地想着：“下次再来时，我也要戴手套、戴礼帽。”

他们欣赏过整洁的花坛之后，便到大池塘那边散步；其实，按照米吉斯的说法，这个大池塘是个微型海洋。随后，米吉斯把她带到僻静处和池塘与中国喷泉之间的小径、迷宫转游。米吉斯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因为他是雷蒂罗公园的常客，春季的鲜花绿草、枝叶间的嬉戏阳光、树叶轻轻摇动，那里的凉爽、温存的环境，让他感到心旷神怡。斗篷穿在身上有些热了，他干脆脱下，扔在地上，用它做了个枕头，躺在上面。伊西多拉坐在他面前。

“小鸟在啼鸣，听见没有？”米吉斯说。“是歌鸽。”

伊西多拉听人讲过这种歌鸽，觉得那是大自然诗歌的缩影；但是，没有听见过歌鸽啼鸣。这些艺术家从不在曼查演出。她全神贯注地听着，那是颂歌，那是情歌；看得出，她陶醉了，而且

又有些感伤。说实在的，那儿听到的只是数不尽的尖嘴巴在叽叽喳喳地交谈，那种森林—议会语言十分晦涩难懂，连最敏锐的音乐家也不可能听出文学作品中大肆渲染的那种爱情哀歌。米吉斯放声大笑起来，他想把他们置身的美丽环境剥去诗意，突然这样说道：

“伊西多拉，昨天下午两点到五点，我们一直和马丁·阿隆索博士在一起工作。我们三个学生帮助他在阶梯解剖室解剖一个因心脏病死去的老头儿。亲爱的，你如果看见的话！……”

伊西多拉用双手捂住脸，太可怕了。

“那是最美好的工作，”米吉斯补充说。“傻姑娘，为什么不能说说这个呢？那是科学，是实际存在的……如果不对死亡进行研究，人类的生活将是怎样的呀？姑娘，我喜欢外科学胜过一切。我要么去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要么什么也不做，这你会看到的。大夫不在时，我们抓起死者的一只胳臂，啪，啪！我们互相打起耳光来……”

伊西多拉惊叫了一声。

“你这个傻姑娘……你如果看见我拿着手术刀挑起一块肌肉，挑起一个内脏时是那样高兴……”

伊西多拉立刻站起来，跑开，用指头堵住耳朵。

“等等，歌鸽，我不讲那个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向另一个地方走去。现在，伊西多拉坐在树干旁，一边看着从枝叶空隙露出、在蔚蓝天空缓缓飘移的白云，一边沉思着。米吉斯拾起一截枯枝，悄悄地从姑娘身后靠过去，一边在她脸上摇着，一边用阴森森的语调说：

“那个死老头儿的手！”

伊西多拉尖叫一声，随后两个人格格笑起来。米吉斯不时

唱几句歌剧，还和伊西多拉跑上一会儿；他藏到茂密的女贞丛后面，让她寻找，她一下子就找到了；两个人拉起手，重新坐下来，聊天，天太好了，公园太美了，一切都好像是新生的，像是创世之初，像是上帝还在创造万物。

二

奥库斯托·米吉斯——我们是从他那里知道那些场景的详细情况——今天已经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大夫。那时，他是个十分用功的学生，尽管很调皮。他既迷恋外科学，又迷恋音乐，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呀！它们是南辕北辙，毫无空洞之处。不过，在人类头脑的浩瀚区域、庞杂的浩瀚区域里是连在一起的。在肢解了尸体的肌肉和骨骼中间，在阶梯解剖室静静的、洞穴般的地方他还记得回旋的哀伤乐曲、典雅的前奏和社会的进行曲。当着拉乌尔和瓦伦蒂娜的面，或在《威廉·退尔》①精美乐曲前，或在音乐厅里，他都要想到旋后肌的筋膜。他像母鸡孵蛋那样趴在书本上时，常常梦见某项表明人类在为理想奋斗中做出天才努力的伟大业绩，而这伟大业绩最终必然以这样的合影宣告结束：贝多芬同帕雷②拥抱！

他出生在一个在世界上与巴比伦或雅典齐名的村庄里，尽管村子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村名叫托博索。上天给了他超人智慧；对他那样年龄的人来说，这种智慧仍然是没有规律

① 《威廉·退尔》系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最后一部歌剧。共四部，其序曲一直是音乐会上的脍炙人口的曲目。

② 帕雷（1510—1590）：法国著名外科学家。

的天才潜意识。在用功学习上，与中等学生相比还逊色几分，可以说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反复无常。他刚刚啃上书本，开始学习困难问题，艰苦实践外科学，便把这一切抛到一边，去阅读钢琴乐谱，用两三个指头弹奏，不太注意音乐原理。但是，在这种兼顾工作与消遣的生活方式中，他逐渐学到了科学知识，每每掌握一样东西，脑海里立刻结出漂亮的果实来。

他对所有新理论，特别是与传统背道而驰的理论十分迷恋。自然科学中的种变论和政治中的联邦制完全征服了他。他善于遣词造句。他对书本上的思想和课堂老师讲授的思想、词句、风格，乃至铿锵有力的声音都不费吹灰之力变成自己的。他模仿系里每一位老师，讥讽他们。他有极强的记忆力，不管演唱怎样困难的音乐快板，还是发表有关医学或自然主义哲学的两三篇讲演，对他来说都是轻车熟路。

他性格总是那样欢快，但有时表现出一点邪恶来，想方设法刺痛别人，开很重的玩笑，这会儿搞个闹剧，那会儿又天南海北地聊一阵子，时而夸大其词，时而卖弄学问；但这不表明他真的是卖弄学问的人，而是为了开玩笑而开玩笑、甚至开科学的玩笑。他的声音装腔作势，双唇间说出的每一个词隆隆作响，包括科学句式的难懂用语，并且掺杂着他自己杜撰的惹人发笑的奇词怪语。

直到今天，他已是一个知识坚定的人，并没有丢掉那些邪恶做法，仍然用他的俏皮、滑稽语言逗得我们捧腹大笑。有时，他好像痛斥珍爱的东西，但实际上是在嘲讽那种卖弄学问的东西。对，他是这样的；他的嘲讽决不放过真理本身，决不放过所钟爱的科学。在他狮笼般的房子——那是充满争吵的洞穴——里，常常听到他那演说家的声音，讲下面这些或相似的东西：“……

因为，各位先生们，我们时时刻刻看到，饮食造成的各种疾病像绳索一样缠在身子上，使人的体质全面恶化，生出疱疹和结核；各位先生，请允许我这样说吧，它们蔓延开来，成为人类的蛀虫，使人类走向毁灭的蛀虫……”或者把这提高到理论水平，声嘶力竭地喊道：“先生们，我们承认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在现代医学领域引发的革命，就应该宣布，先生们，化学本身就组成了一个医学体系，因为与其说那是有机化学规律，毋宁说是生命规律。先生们，请你们回过头去看一看帕拉切尔苏斯①、海尔蒙特②和阿格里科拉③。将看到什么呢，先生们？……”

伊西多拉看见一只蜘蛛垂挂在一根线上，一只小鸟嘴上衔着稻草，一对白蝴蝶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很富有诗意；她对看到的这些和其他东西讲的话，引起米吉斯的阵阵大笑。奥库斯托讲呀讲呀，最后说出这样的话来：

“先生们，演变接着演变，生与死相连，死亡就是生命，死亡能使宇宙变得和谐和美好。”

宇宙！这个词在伊西多拉的脑海里产生了多么美妙的回声！为了知道宇宙的一切，她有什么不能献出来呀！……因为说句老实话，她希望，同时也需要学点文化知识。

“傻姑娘，你想知道那是什么吗？”米吉斯问她。“喂，我发现你太无知了，多少知识也填不满你这口无知的深井。”

“我只会读写几个字；我想再学点东西，因为我过些时日还像现在这样无知的话，对我来说就太可悲了。你教教我吧。让

① 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瑞士医师、化学家。

② 海尔蒙特（1580—1644）：比利时医师、化学家。

③ 阿格里科拉（1494—1555）：德国科学家，现代采矿业奠基人。

我来想想死是怎么回事。还有生……”

“生也有它的困难之处，”奥库斯托用特别强调的语气补充说，“因为，各位先生，我们首先应该声明，整个世界都是由同样的没有生成的物质组成的，由不能摧毁的物质组成的，整个世界都是由同样的永不消失的力量支撑着，按照同样的规律运动着，从看不见的原子到数不尽的巨大天体，总的说来是不变的……懂了吧？”

“只有魔鬼才懂……纯粹是一派胡言！”

“你的两只眼睛真漂亮！”

“傻瓜蛋……我们去看动物吧。”

“没意思。还能有什么动物比你凶呀？”

“狮子。”

“狮子！……老天在咬肌和球状肌之间为你创造了两个酒窝，看见这两个酒窝，我都神魂颠倒了……你别那么严肃，一严肃，酒窝就消失了。”

“我们离开这儿吧！”伊西多拉厌烦地说。

“我们现在置身于大自然实验室的最幽静的地方。先生们，我们被允许走进来，欣赏它的神奇东西。我们还是到大森林里去，看看新生命的第一次脉搏是怎样跳动的。先生们，请你们看看数不尽的小东西是怎样从太阳温暖着的数不尽的虫卵中爬出来，在枝叶间试着迈出第一步、发出第一声啼鸣。你们没有听见那些带翅膀的孩子——它们只有一天的生命，但只是这一天则会使这棵邻近的榆树不得安宁——发出的嗡嗡声？在植物的王国里，先生们，新的一代在向你们散发出令人陶醉的香味，而有的香味正是生命的精髓，用鼻子能够直接闻嗅到。繁殖的浪潮从一个地方滚动到另一个地方，因为大气是无形爱情的中介，第

三者或塞莱斯蒂娜①。你们应该感受到这种热恋之情，如同那是你们自身的最秘密的东西。请诸位看一看那些柔美的花蕾，看一看在那种神奇力量的作用下娇小的花朵是怎样绽放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争奇斗艳的，看一看那些雏菊在清澈如镜的溪水中映出多么俊俏的身姿，把自己打扮得多么秀美……”

“别说了……你眼里简直没有教授……”

“没有诗人教授，他们是课堂上的灾难。听我说，等我某一天去做医生时，我要设一个讲坛，解释……”

“解释什么？”

“解释大自然的和谐。”米吉斯看着伊西多拉的眼睛说，“解释你瞳孔中的金色半径是怎样变成彩虹的……让我凑近看看……”

“真讨厌！去……快领我去看动物。”

“好，亲爱的。我的爱妻，现在就去看动物。”奥库斯托操着忍耐的口吻说。“自从我和你结婚以来，什么都得听你的。你原来像只小雏鸡，是那样可爱，而结婚以后，变得严厉了，总是吵吵闹闹的……好吧，走，我在每个指头上放一只老虎……还要什么？要一头长颈鹿吧。伊西多拉！伊西多拉！”

两个人停下脚步，一边笑着一边对视着。

“你如果不拥抱我，我就钻进狮笼里……我就给狮子当午餐。要么得到你的爱，要么自杀身亡。”

“你像个疯子。”

“自杀就是完全掌握自我，因为一个男人投入虚无的爱情怀

① 塞莱斯蒂娜：西班牙同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为恋人拉皮条。现已成为“拉皮条”的同义词。

抱……可是，我们去看看那些哺乳动物先生吧。”

“什么是哺乳动物？”伊西多拉问，她仍然坚持多学点知识。

“哺乳动物是白菜。亲爱的，你别去做学者啦。女人的最大魅力是无知。你对我说，太阳是口充满火苗的大缸；对我说，世界是座大广场。这样，我将更爱你。你说一句胡话，就登高一级美貌的台阶。你如果坚持三加二等于八，那将胜过维纳斯。”

“我不想成为学者，是这样，但我要知道应该知道的东西，知道上层社会每个人都知道的东西，每种东西知道一点，每种思想知道一点……懂得我的意思吗？”

“你会针线活吗？”

“会。”

“会熨衣服吗？”

“还行。”

“你会织补吗？”

“会一点。”

“烹调呢，告诉我？”

“还可以。”

“姑娘，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亲爱的，这就足够了，我要告诉你，我正是需要这样的女人，没有必要再说了。”

“可你对我并不合适。”

“蜷缩起来的王蛇！”

“哪个是王蛇？”

“你就是王蛇。”

“可是，和医学有关系吗？”

“是一种蛇。”

“我们在这儿能看见吗？……进去吧，这是动物馆吧？”

“有熊，你想看吗？我就是。”

“你真是熊。”伊西多拉开心地笑起来。

他们进去了。米吉斯有些厌了，他一直给伊西多拉当向导，一个笼子一个笼子地指给她看麻木的野狼，总在跑动的、凶残的鬣狗，垂着脑袋的老鹰，杂色斑纹的野狗，杂技演员一样的猴子，那头偏执的狮子看上去有些厌倦，全身瘦削，布满了寄生虫，好像一个被废黜的、失去权势的王君。他们还看了奔跑如飞的羚羊；驼羊很没有礼貌，总是朝游客吐唾沫；长腿袋鼠把幼羔放在袋子里保护着。伊西多拉的猎奇感得到了满足，不过，动物太少了，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留在她脑中的不是赞赏，而是怜悯，不幸的动物被剥夺了自由。

“这种东西是给乡下人看的。”她傲慢地说。“快离开这儿吧！”

“我现在恋情浓浓，”他们出来时，米吉斯说，“同时又饥肠辘辘。天国的东西取代不了人间的东西。让我们好好相爱，好好吃顿午饭吧。”

三

伊西多拉也精疲力竭了。他们商量了一下，是否在那儿结束那次外出游玩，返回各自的家中。但是，最后米吉斯的想法占了上风：“天堂福地”附近有小饭铺，到那儿去吃午饭。小饭铺不典雅，也不舒适，这伊西多拉一下子就发现了，餐桌瘸腿，摇晃，椅子吱吱作响，桌布粗糙，出来招待他们的女人一副粗鄙样子，肮脏不堪，被烟熏得黑乎乎的。

桌子上摆上了一盘膨松的煎鸡蛋，闻到气味便知道里面的

葱头多于鸡蛋。米吉斯一分为二。跟着煎鸡蛋上来的是葡萄酒，像木炭一样黑，简直是黑胡椒和墨水混合成的。煎鸡蛋后面的所谓大菜，这个“大”①字一定是用来形容肉的硬度的；如果说伊西多拉不喜欢这个小饭铺、葡萄酒和女主人的话，就更不喜欢这盘大菜了。饭铺还不如马厩，它的墙壁、酒台，招揽生意的幌子，泥土地面，桌子，摆设，栽在绿色箱子、叶子挂满尘埃的卫矛，身穿斗篷、渐渐坐满附近座位的顾客，不断传来的噪音，盛满咸鱼的木桶流淌着盐水……这一切使她生厌、恶心。

“这地方太泛味了！”她抑制不住喊起来。“你这个人，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来……”

“咳，怎么！……你不想了解一般市民的情况吗？我喜欢接触平民百姓……侯爵小姐，下次我们到马德里的一家好餐馆去……今天就包函一下吧……我看见你都饿得走不动了。”

“这可不是我来的地方。”伊西多拉撒娇地说。

“你这么傲呀，你这女人这么了不起呀！”大学生叫起来；他一边笑着一边咀嚼着。“对什么都不满意，太苛刻了！为什么那样娇滴滴的？我们本身就是出生在平民之家，正直的平民之家；长着老茧的手摇动着我们的藤条摇篮；我们不是在溺爱中长大的，小时候赤着双脚；就我本人来说，我并不为曾贴着脏猪的肚子、睡在潮湿的垅沟里面感到羞愧。您，侯爵小姐，毫无疑问，一定出身高贵家庭，小时候在地毯上爬动，打碎过银质玩具；但您和我一样都是从傻里傻气的孩子过来的，现在是一样的人，坐在小饭铺里，身边是衣着简朴的憨厚平民。人类像水一样，总是寻找自己的水平面。最骄傲的河流也要流入大海，而这大海就是

① 在西班牙语中，“大”菜或“主”菜的形容词也有“坚硬”的意思。

人民；而雨又是从这浩瀚的大海，从这人民中产生的，同时雨又形成河流。侯爵小姐，从这一切可以推断出，我爱你如同爱自己的眼珠。”

“我们走吧！”伊西多拉厌烦地说。

“走吧，到波多黎各去。”米吉斯付完款后说，“到卡斯蒂利亚林荫大道去，走慢点，贵族小姐，吸人鲜血的水蛭，好好看看来往的马车……我如果说想割下你的脑袋……可是，那是为了吃到肚子里。”

这对亲如兄妹的年轻人天真烂漫，拉着手，在由阿拉贡大道通向帕哈利略斯的弯弯曲曲的小径上行走。忽而走下土沟，那儿种植着秸秆勾勾巴巴的庄稼，忽而登上排污坑，市政车辆把渣土倒在那儿，未来街道已成雏型；他们从拣拾破烂为生的人的棚屋旁走过，那是木板房，用破门或破席挡风遮雨，有的部位用汽油桶加固着；那儿，小孩和小鸡在乱草中翻弄、扒刨着。他们绕过一座座砖瓦厂，时不时停下来，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慢慢走上一程，不急，不累。

米吉斯对看到的街景时不时讥讽地夸上几句。

“喂，”他说，“那边是我们称为埃及金字塔的砖瓦厂；这边是乱砖破板搭建的东倒西歪的棚屋。这里的植物多么茂盛呀！你看这百年刺蓟，枝叶都把太阳遮住了。这些自古生长在这里的锦葵，稠密得难以穿行，一定有巨大的蜥蜴藏在里面。你再看那些建筑物：圣马科斯，威尼斯，圣索菲娅，埃斯科利亚尔……啊，伊西多拉，我是那样爱你呀，那样钟情于你呀！世界多么美好呀！这下午的时光多么令人陶醉呀！太阳多么温暖呀！你多么漂亮，我多么幸福呀！”

像他们一样的一对对恋人走过去；时而有小狗跑过；一个民

警伴着打扮得体的女仆；牧人赶着羊群；还有一群群蚂蚁爬过；鸟儿从他们头上掠过，投下的身影随其远去。他们不停地交谈着。米吉斯对她讲起了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他哥哥阿历杭德罗·米吉斯本来攻读法律，好久以前得了一种可怕的疾病而死去。奥库斯托很小便爱上了医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专业。父亲每个月给他寄三十五个杜罗，他很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他曾经有过十七个女保护人！现在，一个年长的老人——他出身贫寒，品德高尚，是米吉斯一家的朋友，还有点沾亲带故呢——每个月给他一点钱，另外负责对他的管教、规劝，这位勇敢的曼查老人名叫马蒂亚斯·阿隆索，是阿兰西斯侯爵府的门房。

听到这个名字，伊西多拉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她的性格憨直，本来想说点什么，但控制住了，担心说出不审慎的话来。之后，他们谈起恋人漫步时的共同话题，理想呀，未来呀，各自想成为怎样的人呀。米吉斯很认真，但脸上仍然挂着讥讽表情，对了，他那张脸如果说有表情的话，就是讥讽的。他希望成为一个有名的大夫，为病人娴熟地做手术。每一次手术都有新的创意，过上富裕日子，但决不忘记他的诚实、善良父亲，这个只有中等家产的农民为他能够学到一门专业做了那么大的牺牲。学业结束后，米吉斯希望在医院找到工作。

“在医院，”他说，“医学书上讲，能够学到东西。在那里，和病人、疾病接触，理论能和实践结合起来。医院是病症博物馆，病例图集，一切看得见、摸得着。这个病人身上缺少的，在另一个病人身上说不定就是多余的，把各种各样病情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学说的体系。在医院里，能够研究生命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威胁和各种各样的死亡原因。无数形式的呻吟，就是无数形式的病痛；而无数形式的病痛，就是折磨人类的无数疾病。科学，

至高无上的事业就是汲取所有病痛的营养而产生的，如同颜色美丽、香气扑鼻的鲜花吸收土壤和肥料中的令人恶心的物质而生长、开放一样。”

米吉斯想努力、勤奋地工作，决不轻蔑目睹的悲惨景象，不轻蔑令人恶心的病痛，不轻蔑处在弥留之际的病人，因为所有这些不幸和苦难将给予、丰富他的知识。之后，他出诊、治疗将会得到丰厚的报答。他将专攻一门医学。最后，他要购买剧院长期门票，每天都去看歌剧，由于和病人接触而疲倦的身心在天国艺术的清爽空气中得到恢复，从而使生活变得更为完美。

这时，该伊西多拉阐述她的理想了。但是，这对她来说是那样困难呀！……她的理想模糊不清，那特殊处境，那谨慎小心，使她无法畅谈。噢，她如果把可以讲的东西都讲出来，米吉斯将会怎样惊愕，甚至变成木桩呀！但是，她没有讲出来，没有讲清楚！也许在悲凄的现在和美好的未来之间还隔着令人烦恼的官司呢，那是家庭的事情、纠纷，把家丑抖搂出来，把直到那时还是秘密的事情公布出来，会使马德里的上层社会，请注意，使马德里上层社会大吃一惊。目前，只能说，那一切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她不是伊西多拉·鲁菲特，而是伊西多拉……到时候葡萄会熟的；到时候会知道姓氏、家庭、称谓……她要看到那一天的到来。这种事并不是天天有的，但有时……

一个卖柑橘的小贩走过来。

“是薄皮的吧？”米吉斯买了四个；“喂，把这个吃了，让你的血液不那样热。血液流通能使头脑清醒，使思维清晰……”

“是这样的，”伊西多拉继续说，她掩饰不住稚气；“你如果问我那些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也许不能回答。我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是怎样的？不知道是否能够得到想得到、同时又是属于

我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卑鄙的事、坑害人的事太多了！”

“确实是这样，”奥库斯托操着比平时更加讥讽的语调说，“这个世界是条臭水沟，充满恶习，充满痛苦和伪善。这个世界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它的一切是那样冷酷无情！相反，我们太善良，善良得像天使。一切过错都源自这个卑鄙的世界，源自这个下流世界！亲爱的，一切罪恶……宇宙的一切罪恶都是猫一样狡猾的人制造的！啊，可恨的世界，我抓住你该多好呀！……但是，亲爱的，听我说，你如果在社会阶梯上突然高升一级……告诉我，在上面，在奥林匹斯山上，还能记起可怜的米吉斯吗？”

“为什么不记起？你那时一定成了著名大夫。”

“那样有名的大夫！……我们谈谈正题吧。你至少要成为某个医生的妻子吧？”

“某个什么？……某个大人物？……噢，不，不！我对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不过，我觉得大夫应该和那种人结婚……”

“和王后，和皇后。”

“喂，特别是，”伊西多拉补充说，“我们现在互相了解了解，总是有好处的。对我来说……”

她望着米吉斯——他用眼睛几乎把她吞到肚子里——那双眼睛充满了柔情。

“对我来说……千万不要把我不喜欢的男人强加我头上，尽管他比中天之日还高。”

“你这张嘴呀！”奥库斯托抓住她的双手说，“啊，亲爱的，你的手这么凉呀！”

“而你的，这么热呀！”

伊西多拉又想起了，没有手套决不能外出上街。

“这个可怜的米吉斯爱你胜过……你永远爱他吧？自从我在列加内斯见到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在死去，不学习，不睡觉，你的天国形象，你的一切，总在我面前晃动。”

她又拿起一只橘子吃起来，他痴迷地看着她。他觉得她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漂亮。她的双唇浸着果汁，显得那样红润，诗人不知写了多少美妙的诗句，赞颂那是镶嵌的宝石。她的两排洁白牙齿，是那样整齐、亮晶，咬破甜蜜的果皮，多像夏娃吃苹果的样子呀！从那时到现在，人们吃水果的样子一直没有改变。伊西多拉津津有味地吃着橘子，脸上的两个酒窝不停地移动着，忽而变得很深，忽而失去踪影，好像在那里玩耍。鼻子笔直。她的眼睛明亮，深沉，按照米吉斯的说法，上帝创造那双眼睛时用了创造晚霞时一样的物质。

米吉斯想拥抱她。伊西多拉撕下一瓣橘子，想自己吃掉。看到男友的面孔离自己那样近，一下子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伸出手，把橘子塞到米吉斯的嘴里。他把能吃的都吃了下去，而把冷冰冰的指头留在双唇中间。

伊西多拉突然站起来，沿着小径向远处跑去。

他们两个跑呀，跑呀……

“抓住你了！”奥库斯托喊着说，他抓住她时，已经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大海的珍珠，还没有抓住你就让人窒息而死。”

“正经点，大夫先生，正经点。”伊西多拉变得十分严肃地说。

“让爱情正经点！爱情是生命，是热血，是青春，同时又是思想、玩耍。爱情不是对数表，不是法律，不是海关的小工。”

“理智些，米吉斯先生，理智些。”

“小姐，我很理智。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请你听好，我对我

最亲爱的父亲发誓，我要和你结婚。”

“哼，你这么迫不及待呀！……”

“我说到做到。”

“你这个人呀！”

“我是米吉斯家族的人，决不后退，决不后退；米吉斯的话是神圣的。”

“呸，呸！”

“我是托博索人，著名村庄中的著名村庄。托博索人不能成为叛徒。”

“但可能成为木头桩子。”

“别笑；这可是严肃的事。我们谈的事十分重要，十分特殊。”

确实非常重要。

“我们别停在这儿。”伊西多拉看见那位大学生想找地方坐下来时说；“有点凉。”

“往前走。到新的地方好好谈谈。”

“你想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我只想回家。”

“先到卡斯蒂利亚林荫大道去，让你看一样好东西。”

“好，好，到卡斯蒂利亚林荫大道去；我‘神父’舅舅说卡斯蒂利亚林荫大道是举世无双的。”

“我明天给你‘神父’舅舅写封信。”

“为什么？”

“向你求婚。抓住我胳臂，我们走快点……当我说要结婚……对，大学生，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我爸爸一定喊破嗓子；但是，他一看到你，看到你这个珍宝……你这个万能之主王冠上的珍宝……”

伊西多拉的笑声传到很远的地方。他们到达萨拉曼卡区以后，姿态放得文明多了，也不拉着手了。他们从埃塞大街走下土坡时，伊西多拉吓得一下子停下来，有声音从坡下传上来。

四

“这儿的声音为什么这样大？”她问米吉斯。

“对，挺大，是炫耀浮华。”

“噢！是马车！……”

“对，马车……讲阔气，讲排场……践踏荣耀。”

伊西多拉仍然一副惊愕表情。那时，正是马车出行的高峰时间，一辆辆排成一队。林荫大道上发生堵车现象，不耐烦的车夫只好让马匹歇上一会儿。米吉斯看到了所有人看到的东西；马车一排排的，有的漂亮典雅；有的车小马瘦，破落大户人家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看见了漂亮的夫人、绅士们懒洋洋地坐在软绵绵的马车上；年轻马夫赶着四轮敞篷马车，欢声笑语，五光十色。但是，对伊西多拉来说，那一场面除了是全新的以外，还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她不仅看到了大家看到的，而且看到的更多。那是一种预感的高度升华。那奢华，那宏大，她并不感到陌生。她看到过，梦见过，如同神秘人物死前看到天堂一样。这样，在她那双惊愕的眼睛前面，那一切形成了狂热和艺术所特有的规模和形式。一匹匹马儿是那样健美，迈着有力的脚步，摇动着脑袋，使她的眼睛变成了艺术家的眼睛，从而看到了希腊神话中的半鹰半马怪物。透过一排排的车夫身影和那么多的马头，可以看到夫人们的上部身体，各种各样的阳伞，跟随的仆从。这一切在她身上产生的效应，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目睹神明的

画像时的感触是同出一辙的，那上面还画着仙女、飞马、白云、天车和飘扬的旗帜。

那些幸福的人儿，都是什么人呀？坐在马车上散步，互相打招呼，谈笑风生，多么令人向往呀！在那由树木筑成的大厅里，或车轮上的舞厅，多么令人惬意、神往呀！两排马车和车上人反向行驶而相遇、碰头时，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呀！男女骑手突然飞驰而过，更使那幅图画生辉增色；但是，时而有辆可笑马车出现，很是煞风景。

“应该禁止，”伊西多拉动情地说，“那些可怕的廉价出租马车到这儿来。”

“随他们的吧……那些车上说不定坐着放债人，他们是想看看借债人，四轮敞篷马车上的人的烦闷面孔，让自己享受一下，今天的出租马车，就是明天的四轮马车……这好比水车一样：一个水斗空了，另一个水斗就满起来。”

这时，一辆十分豪华的马车出现了，仆人和车夫全身着红。

“是国王阿马德奥①。”米吉斯说，“是国王。你看，伊西多拉，你看呀……那些傻瓜蛋都脱帽了，我才不脱呢！”

“为什么不向他致敬呀……”伊西多拉遗憾地说；“他如果回来，我一定向他致敬。我的‘神父’舅舅说，这位老先生被开除教籍了。但是，国王毕竟是国王。”

伊西多拉从陶醉中摆脱出来以后，开始用女人的眼睛观察那个场面，注视衣着、礼帽、服饰这些细节来。

“这么多式样的礼帽呀！你看那一种，米吉斯，那一顶！……那身连衣裙，真漂亮！你怎么不学那个小伙子的样子，也骑

① 阿马德奥（1845—1890）：西班牙国王。

匹马呀？……”

“太俗气了。”

“你不也就是个兽医嘛……那种白头巾真漂亮！是新式样，我是说，是新挖掘出来的老式样……我认为是政治方面的东西。我的‘神父’舅舅说……”

“劳驾，别再提你的‘神父’舅舅，我是说，我亲爱的舅舅……那种白色头巾，是对非教国王的抗议、示威。”

“你真有意思！我如果有白色头巾，也要戴上的。”

“我要用它勒死你！”

“那么狠！”

“傻姑娘！”

“那些人，”伊西多拉固执地说，“知道怎么做，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上层人，是正派人，有教养，大家出身；他们有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知道做什么。”

“那是表面现象，无知，做作。”

“那你呢？……粗俗，野蛮，卖弄学识……”

“伊西多拉，你可是我的妻子呀！”

“兽医的妻子？”

“伊西多拉，看我捉住你……就是你的‘神父’舅舅来，也别想从我手里夺走。”

“好了，别开玩笑了。看你太放肆了！……我们的爱好太不相同了。”

“大小姐，您的爱好会改变，和我一致的。我的秘书，我的棍子会教给您的。”

“你教我！”她激动地喊起来，同时停下脚步，注视着他。

“别担心……我爱你像爱我的专业一样……你对我怎样处

置都行……”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结婚以后，我一定挣很多很多钱。要给你买三辆马车，十四顶帽子，成堆的连衣裙……”

“我如果不和你结婚呢！……”姑娘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话。

从语气里能够听出怜悯和不礼的话音，那意思是说：“我太大，你太小了！”

“你应该知道，你必须结婚，我强迫你结婚。你不了解我。我是独裁者，我是魔鬼，是冰岛的哈恩；我要把你的血吸得一干二净。”

“冰岛的哈恩？”她这样问；她什么都想知道。

“冰岛的哈恩，就是大坏蛋。您就别管这方面的东西了。缝衣服，熨衣服，煮饭。”

“我可不给你煮饭，你这个粗汉子。”

“侯爵小姐，头戴花头巾！”

“大夫，拔牙大夫！”

两个人笑起来。

“我不爱你。”伊西多拉喃喃地说。

“而我钟爱你。你越瞧不起我，我越爱你。每当想到我们分手的时刻到来时，不知道心中有一种什么滋味……甚至想把你抢走。”

“那么多人徒步而行！”她说，没有理睬奥库斯托的那些动情的话。

“在这儿，节日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看看各个阶层的人。好好观察，好好想想，好好看看他们之间的距离，好扑上去。问题是登上一个台阶。你会看到，那么多典雅家庭无食下肚。你会

看到周末出来娱乐的人，虽然是平常百姓，但想尽法子表现得像另外一种人。你还会看到无忧无虑的人穿着过时的服装。你甚至会看到打扮得像个人似的拉客女人和想表现得小姐一样的缝衣姑娘。人们互相撞击，人们互相忍耐，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已经不是对显赫称谓，而是对安逸舒适的嫉妒。由于每个人都发疯似的想获得高一级的地位，开始时便装得很像这种人的样子。逢场作戏，胃口大增。没有，就去索要。有了一个，千方百计地增加到两个。有了两个，想让人以为那是三个；有了三个，想让人以为那是四个；有了四个，便说：‘我有五个该多好呀，有六个，有七个……’”

“又有马车过来了，”伊西多拉说；她几乎没有听见男友讲的话。

天渐渐晚了。仿佛听到了什么命令，马车打散了排列顺序，你追我赶地向布拉多艺术宫奔去；齐刷刷的，所有马车一齐赶来，同时到达，伊西多拉看到马车奔驰，忽而这辆抢先，忽而那辆在前，大胆的马车从其他马车中间穿过去。她陶醉地听着车夫的啪啪鞭哨声，无数车轮在潮湿卵石上发出深沉的响声。她恨不得自己也跟着跑起来。她的心，她的精神，随着潮涌般的马车而去。远方，已经有瓦斯灯在布拉多的尘埃中闪烁。城市炊烟汇聚成迷雾，水蒸汽，连衣裙像帚笤似的扫着地面；灯光梦幻般地渐渐亮起来，仿佛大地也在放射光芒。伊西多拉看见马车慢慢消失在远方，加快了脚步。

“我们从这儿走！”米吉斯说着离开林荫大道，登上土坡向萨拉德罗走去，那是一条近路。

“我的天，你总带我走最可怕的路，太难走了。这儿也有小饭铺吧？”

“你是不是想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呀？我们找家小饭铺吧！”

“不，不，不；散散步就足够了。这样做不太好……人家会怎么说我呀！好了，别做那种荒唐事了。”

“我怎么生在这个倒霉的时候呀！”大学生挤弄着眼睛说；“你现在就想走，分手呀？……你回家去？”

“对，当然啰。他们不一定说什么呢！”

“噢，对了，雷林皮奥侯爵夫妇，能说什么呀！”

“他们不是侯爵，但是正派人。”

“你今天晚上想去皇家剧院吗？”

皇家剧院！这在“神父”外甥女的心上和脑海里又是一次魔幻般的打击。

“可是，就是你称为天堂的那家剧院？去的都是那种人？……”

“那种正派人？……马德里的最正派的人，马德里的精华。”

由于她一个人和米吉斯晚上出来不太好，两个人商量后也要邀请雷林皮奥的两个女儿。为此，奥库斯托应该经常去拉乌拉的家。他们还商定——片刻犹豫之后——需要编造一个小小的谎言。伊西多拉要说，她从舅舅家里回来的路上遇见这位小伙子，“神父”舅舅的朋友、亲戚；届时，他已经摇身一变，从大学生变成医生，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免费诊治；谁家有病人，完全可以指望他。

他们分别时，紧紧握手，而米吉斯觉得握得并不那么紧。伊西多拉十分疲倦地爬上楼。雷林皮奥姐妹告诉她，一位颇为潇洒的绅士来拜访她。姑娘走近自己房间，一件东西令她又惊又喜：柜子上放着一张名片，有一个角折起来。

第　五　章

一 张 名 片

名片上面写着：**萨尔德欧罗鳏夫侯爵，**字体十分漂亮。她的心好像要从胸膛跳出来。

她拿着名片，眼睛好像被吸住了似的；她很是茫然，好一阵子之后，才想到，里面一定有黑体字写的名字和小字写的地址：霍尔赫·胡安十三号。伊西多拉心情那样激动、那样复杂，脑子一动，想到的东西是无法讲述的。所有问题一下子解决，真让人高兴，那么多的感情像泉涌一样，油然而生：深情感谢来访的那位高贵绅士，盼望第二天快点，快快到来，越快越好。

她的心地善良的舅舅给马德里的两个大人物——他们是父子——写了信，请他们在恢复她的地位和继承遗产的棘手问题上给予关照和保护，多给她出些主意。这种事当然应该感谢了！其中一个被荐举的人，就是来访者萨尔德欧罗侯爵，另外一个人的儿子，他追求女人的劲头和业绩早就传到了托梅略索；他想到她是不会去拜访他的，便急促促地到如此简陋的住处来看她，再次表明自己对女性的尊敬……

很容易动情的姑娘看到了好事时露出一张笑脸，而且好事会接踵而至，便越走越远，面前是一条平坦大道，于是沿着这条以前好像布满荆棘的路走了下去。她认为，原来紧闭的大门会一扇扇自动打开，一切迎刃而解，一切顺利解决。这时，她又运用我们早已熟悉的特点，在脑海里想象起萨尔德欧罗侯爵来，人

们都说，这位侯爵是夫人们的宠儿；他就站在她的面前，听着她讲述感谢的话，她羞怯地向他提问；并且扇动想象的翅膀，把第二天必然变成现实的拜访从头到尾勾画了出来。

她脑海产生的一个现象是，即一方面把那个人想象得有许多迷人的优点，另一方面开始强烈地轻蔑可怜的米吉斯来，并为那天的所做所为感到羞愧。和那位大学生散步，在小饭铺吃饭，可怜的葱头鸡蛋饼，在旷野吃橘子，两人亲热嬉戏，拼命奔跑，这一幕幕情景又在脑海闪现出来，颇有些苦涩味，脸上顿时泛起羞辱的红晕。那些闹剧和她的人格、未来的地位是那样格格不入。真不该做那种事。

她沉思良久，这边是些不光彩的事，那边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事，她差一点忘记了吃饭。吃饭时，她记起要讲讲奥库斯托，为他的出现打下伏笔，便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是个穷学生，小伙子人很好，父母都是农民，他神经有点不正常，与其说是医生，毋宁说是音乐家，与其说是个典雅的人，毋宁说是医生。奥库斯托来了以后，伊西多拉则拒绝去看戏，因为偏头痛很厉害。埃米利娅和莱昂诺尔也不想去，善良的大学生变成了世界上处境最尴尬的人。但是，他很聪明，很能委曲求全，甚至控制最棘手的局面，很快以他的风趣言谈得到那户人家的欢心。堂娜拉乌拉提议玩会儿牌；堂何塞立刻从房间取出一副油渍渍的纸牌，在饭厅的暗淡油灯下围成一圈，那种欢乐劲儿，在马德里的小客栈是很少见的。

伊西多拉不愿意目睹那粗俗场面，转身回到自己房间，反锁起来。

“那个可怜的米吉斯，”她说，“是个好小伙子，不过，太俗了……不幸的人儿哟！真让人怜悯；可是，我能做什么呀？既然

上帝这样安排了，我能做什么呀？……他对埃米利娅或莱昂诺尔都不怎么合适。他如果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将为他高兴。他需要富人的保护，在依靠我的……”

她躺在床上，但不想睡，而是在烧得火红的想象火炉里想象着次日的拜访和拜访的后果。萨尔德欧罗侯爵走进来；她心情激动地迎接他，全身颤抖着对他讲话；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他就站在面前，看得多么清晰呀！她搜肠刮肚，想找到合适的语言，千万不能失言，让他看出自己刚刚从曼查农村来到马德里。他是世界上最讲究礼貌的绅士……她表现得十分典雅……他一定把礼帽放在扶手椅上……她必须注意，椅子是否牢靠，决不让拜访进行当中发生灾难性事件……他一定小心翼翼地对她投去多情的目光……她必须估计到他将讲什么话，想好怎样回答……神圣的苍天哟！还有漫长的一夜和漫长的大半天才能看到她胡思乱想的一切变为现实……

应该把房间收拾得好一些……那位绅士发现东西乱糟糟的，该怎样想呀！……伊西多拉看见裱糊的墙壁上挂着的三幅图画，不能不感到哀伤。这边是幅令人感伤的老画，画的是波尼安托夫斯基①公主听到夫君身亡的消息时的情景；那边是饥饿图；对面是一对恋人，他们身体瘦削、多病，脚很小，男的穿着宽袖制服，女的戴着双层礼帽，他们在河边海誓山盟……如果堂娜拉乌拉不感到不舒服的话，伊西多拉一定把这三幅令人作呕的画扔到大街上……还有那柜子，铺着污迹斑斑的油布，不是也该扔掉吗？还是把眼睛转移开，不看的好……可是，她一定早点起来，把柜子和三脚洗脸架刷干净些，把房间整理好……她还要上

① 波尼安托夫斯基（1763—1813）：波兰将军，效忠于法国。

街买条漂亮领带……请求堂娜拉乌拉，允许她从客厅搬来两把缎面布套的椅子……总之……她并不满足想了那么多第二天可能发生的事，还想了第三天、第四天，下一个月，明年、后年、大后年可能发生的事。

我们还是让她睡会儿吧，那时已经夜深了，房子里没有一点儿动静。她紧紧抱着自己，睡得很不好。那是幸福还是折磨？米吉斯说——也许他说得很有道理——：如果不像给小孩买玩具那样给人一点安慰，让他等候幸福的到来的话，那么，就等于幸福的影子也不存在了。

第　六　章

好 家 伙！

一

那个住在“卖水蛭的女人”隔壁的女子，有个富有的美洲商人丈夫。请各位搞清楚，“富有”是因为他姓“利克”①（他的名字叫莫德斯托·利克），而这里所说的“美洲”，并不是因为他们店子在大洋彼岸的美洲，而是在土地并不那么肥沃但十分遥远的、位于被称为里贝拉·德·古蒂多雷斯大街延伸的大地上，这块地穿过托莱多环城公路，消失在潘帕斯·德·阿甘苏埃拉的垃圾、瓦砾和煤渣中间；不远处，就是马德里把废弃物通过恶臭的下水道

① 在西班牙语中，“利克（Rico）”是“富有”的音译。

排到曼萨纳莱斯河的。

莫德斯托·利克的杂货店里有旧钉子，破马掌，皮带卡子，锈锁，鸟笼，又瘪又扁的铁纱罩和铜墨水瓶，另外，他还是锔匠，锔锅锔碗，技术娴熟。他赚钱不多，而这一点点钱他也都花在喝巴旦杏仁浆上了。

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令人鄙夷和怜悯的畜生，像他这样的人世界上没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他每个星期总有一两次，主要是星期六和星期一，要在妻子的两肋上“算算账”，有时用桦木棍子，有时用手，但手比花岗岩还硬。

他们结合以后生了一个孩子；在那个街区，这孩子是最漂亮、最迷人、身材最匀称、最能骗人、最风趣的一个。这一年已经长到十岁，但看上去像十二三岁的样子，个头大，举止不拘泥。他面部清秀；皮肤红润；脑袋大小适中；眼睛明亮；长着一张顽皮的天使嘴巴；双颊犹如两朵玫瑰，挂着湿乎乎的露珠；前额闪亮、宽广，点缀着漂亮的鬈发，谁看见了都想吻几下。由于他有这些美妙之处，四肢舒展，身体高大、英武，母亲对他感到那样骄傲，好像生了个比公子还好的儿子。他讲的语言和他那种年龄的孩子一样，有趣的病句一个接一个，吃掉一半语言，剔掉另一半的主词。如果天堂里讲某种语言或方言的话，那么听到天使如何肢解这种语言或方言，上帝将感到莫大快慰和愉快。

安库斯蒂娅斯——人们也称她为“有眼睛的木棍”①——想方设法给儿子的柔嫩肉体穿上与其漂亮脸蛋、漂亮身材相称的衣服。她是那样穷困，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上帝告诉她，她用跳蚤市场的破衣烂衫和亲手拼凑的衣服，给儿子打扮得还

① 西班牙语“Palo-con-oios”意为“有眼睛的木棍”。

算得体，感到心满意足；那是她的生命，她的爱，听到女邻对儿子的夸奖，心里乐开了花。星期天，他穿上一条与其说蓝色短裤，毋宁说东拼西凑的超短裤，一双手——说得确切些，应该是两脚——靴子，和一件母亲星期六熨烫的衬衣。但是，最为漂亮的是那件红色长毛绒外套，虽然皱皱巴巴，但还算合体。安库斯蒂娅斯又为儿子在外面系上一条腰带，那是用两三条彩带巧妙地缝制的。由此小伙子不只像个公子，更像太阳了，这说明他有超凡的美、超凡的洒脱，如同穿着绅士服饰的圣婴。自从他第一次出现在莫拉丁内斯大街上，人们便给他起了外号：“小小美男子”，并且这样叫了一辈子；而他的真正名字是拉斐尔。邻里们说，那些服饰是死孩子的，上帝知道，是不是从坟墓里扒出来的。我们没有必要澄清这一点；不管人们议论的是否有道理，问题是“小小美男子”穿上那些玩艺儿确实很英俊。

我们下面讲述的事发生在一个星期天。“小小美男子”一跳一蹦地离开家，去外边走动走动。“有眼睛的木棍”看见儿子出去，心里兴冲冲的。不过，那心情很难从面部看出来，因为她用头巾把脸包了起来，那天牙疼得很厉害，而且肿了起来。尽管如此，她仍然在前额用胶粘了几绺鬈发、发花，并且在头发上饰缀了发卡。那是人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最粗俗的面具，因为从侧面看，她的脑袋酷似南瓜，她必须用手托着比较重的一侧。

“小小美男子”轻轻一跳，钻进“卖水蛭的女人”的店铺。这个女人很溺爱他，有时给他点松子，有时抽打几下。

“喂，蝎虎子，你在这儿吗？……别在店里淘气，今天你来收款。”

“孽种呢？”

“在厂子里……让上帝把他留在那儿吧……”

那天是休息日，但那个制绳工必须干到十二点钟。马里亚诺本来不想去；但严厉的姨妈拉住他的耳朵。你这个懒虫……

“孽种呢？”“小小美男子”又问了一句。

“干活去了，我不是说了吗……你别骑在坛子上；如果给我打破，看我怎样收拾你。喂，喂，别登高；不然，赶快给我滚出去。”

“孽种在什么地方？”

学者和孩子，都是好追根问底的。“卖水蛭的女人”面对那同一个问题，心里烦透了，伸手拧住他的腮帮子，左一下，右一下地撕裂起来，“小小美男子”的嘴巴被拧得像颗酸樱桃。她一边吻着那张嘴巴，一边说：

“你这么烦人呀……我的漂亮宝宝！”

“放开我，老太婆！”拉斐尔一边喊着，一边擦着脸。

“傻小子，擦擦吧……你让我馋得流口水。”

“孽种呢？”

“孽种，我要收拾你这个孽种！”

她在他的屁股蛋上拧了一把。“小小美男子”像只小鸟似的跳起来，一下子跳到过道里；再一跳，跑到内院；又一跳，便钻进恩卡纳西翁住的房间里。如果说那里很特殊的话，并不是因为宽敞，也不是因为明亮。如果不习惯在迷宫一样的地方行走的话，很难确认那里有什么东西。然而，“小小美男子”像老鼠了解其隐匿的房屋进口在哪儿，出口在哪儿一样，首先登上似木床的高处，再下到似打开的大箱子的黑沉沉的深渊；然后一阶一阶地爬上一个旧架子，又在满是尘土的地上爬动；后来，又把手伸进堆在墙脚的不同物品的弯弯曲曲裂缝里。肯定他在找点什么。

他身体柔软，很容易轻轻地从这个缝隙钻进那个缝隙，最后用手扶着一个箱子，双腿在空中蹬了几下，翻了个筋斗儿，像游泳者一下子钻进水里，捞取珍珠一样。

那是一处黑暗角落，全是尘土，摆满了东西，什么纸盒呀，皮件呀，铁器呀，背囊呀，尖刀呀，子弹盒呀，军用马具呀，玩具店清仓破烂呀；这些东西与其说可以用眼睛欣赏，毋宁说必须用触觉摸出个样子。“小小美男子”看呀看呀，一点儿声响也不弄出。他那老鼠一样的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那堆东西。那是海底世界的一幅图画，潜水员在搜寻，海洋动物在紫绿色的水中发出光芒。蜘蛛在物品上爬动，但是拉斐尔一点儿也不害怕。小爬虫听到声音，吓得从缝隙中钻进逃出；“小小美男子”也不害怕它们。

他默默地呆了一会儿，犹豫不决，东看看，西望望。拿什么东西呢，这可难住了他。最后，他下了决心，拉了一下闪光的把柄，抽出一把砍刀。随后，他又在那堆东西中扒弄一阵子，突然看见一件闪着军阶样光彩的迷人东西。他那小偷的心跳了一下，立刻拿起来。原来是顶碗形帽子，硬壳军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形状，并且绽裂，不过，三条金纸作为饰带，粘在帽子周围。“小小美男子”没怎么见过世面，但知道那三条金纸代表上将军阶，是军队的最高级别。你可弄不清楚那些魔鬼一样的孩子从哪儿学到的这些东西！

他把军帽戴在头上，发现还不错；又把大刀握在手里，其实那是木棍削的，一头安了个金属把柄，而原来可能是铜炭盆的把手。这件兵器制作十分粗糙，但还算精巧，仿佛工匠的手艺娴熟，只是缺乏工具罢了。可以想到，那些器具的工匠和主人是大名鼎鼎的“孽种”，他特别热爱武器，很小的时候就像大人那样摆

弄机械。虽然可以想象得到他经常去“美洲大地”，但不知道是怎样弄到破玩具、罐头盒、木板、铁块的，又是怎样用个旧钉子、绳子、破刀子，甚至用卵石当锤子和磨石，制造出这样奇妙东西的。

至于那顶军帽，应该说明的是并不是抢劫之物，而是在街上拾到的。当时他从一座阳台底下经过，几个孩子从楼上扔下这顶帽子。帽子本来破烂不堪，到了他手里以后一下子变了样！帽舌是后安的，他先在一只便鞋底上量好尺寸，修整出形状，把沥青桶圆形铁片弄下来、磨亮，点缀在上面；最后，从杏仁盒上精心剥下几条金纸，粘在帽子周围。妙极了！东西不就是这样做的吗！这顶军帽上本来有金银丝绣，那是少校军衔的标志。“孽种”一下子让它连升几级，达到最高级别，《政府公报》也望尘莫及……好家伙！

这时，“小小美男子”戴好军帽，右手握着砍刀，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假如摩洛哥苏丹看见他，也会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圣战的。尘土和蜘蛛网粘在外套的长毛绒上，他用左手使劲儿才掸掉，然后三跳两蹦地来到大街上，用尽全身力气喊起来：“我是普里莫①！”

做普里莫那样的人！这是平民孩子灵魂深处有荣耀潜意识冒出嫩芽时，哪怕笨嘴拙舌，也要把自己的最初幻想、雄心壮志表达出来。这种幻想在当时的孩子中间是屡见不鲜的，而且虽然那位大英雄刚刚不幸死去，随着他的形象的渐渐消失，那幻想也慢慢熄灭。但是，直到今天，这个美好的幻想仍然有些市场，一些四五岁的笨头笨脑的孩子还是肩上扛根棍子，头上戴顶纸

① 普里莫（1814—1870）：西班牙将军，政治家。一八七〇年被暗杀身亡。

帽，想做普里莫或奥唐奈①那样的人。最大的遗憾是，这种现象即将成为过去，拿重要人物做游戏的孩子只能把斗牛士的啰啰嗦嗦的外号挂在嘴边上。

“看你干的好事。”恩卡纳西翁一边看着“小小美男子”，一边说，“把东西都给拿走了，等那小子回来，可有你受的。”

“小小美男子”沿着莫拉丁内斯大街大摇大摆地往下走去。那天有风，天气干冷，马德里倒霉春天的倒霉日子。“小小美男子”军帽上的羽毛——那是火鸡羽毛——被大风刮得歪歪扭扭。街上母鸡的尾巴也被卷起来，在泥水里艰难地行走着。墙壁上挂着的东西，衣服呀，布头呀，绳子呀，都成了水平状态；理发店门前挂着的胡碴钵摇曳得很厉害；女人的裙子裹在大腿上；橱窗的玻璃碎了；男人一边行走一边用手捂住头上的帽子；神父几乎无法迈动双脚；所有飘动的东西都横了起来。大风席卷一切，然而“小小美男子”昂首挺胸，好像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在完成重要使命。

走到埃西利亚大街时，已经有六个孩子尾随着他；在拉布拉多尔大街，又有十七个人参加进来，有男有女，女孩的出现可是奇事！她们比谁都吵嚷得厉害。制铁厂工头的三个儿子，用罐头盒敲着进行曲跑出来，很快加入了进去；小店主人的两个儿子也参加了这个甜蜜的乐队，他们用油桶敲着圣诞小夜曲。这些人类的敌人年龄很小，是伙伴。很难辨别他们穿着怎样的靴子，因为无法确切地说出哪是大腿的皮肤，哪是靴子的皮革。他们从头到脚都是泥浆。如果垃圾是勋章的话，他们名字一定列入国家名人录中。

① 奥唐奈（1809—1867）：西班牙自由派将军，政治家。

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开进街区中心的佩纽埃拉斯广场时，又有一大群孩子加入，他们是“胖大娘”的两个孙子，油煎饼铺老板朋塞的四个孩子，拔牙大夫的女儿和其他人的儿子。这些天真、顽皮的孩子形象和面容是那样千奇百怪，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他们当中有的人面孔青紫，有的表情邪恶，有的欢快。许多孩子先天发育不良，面色蜡黄，后脑勺扁平，面颊满是疙瘩，头发稀疏，这和孩童惯有的给人以快感的面容形成鲜明对照。不知怎的，这群孩子一下子操起扫把、竹竿和木棍，这种西班牙人特有的速度是自我武装的潜意识的一次绝妙的体现。同样不知怎的冒出来那么大尖简纸帽——飘动的饰边不时被风掠走——和五花八门的军阶标志，真是各有各的杰作。那是首都被遗忘角落的值得歌颂的当代历史的光辉一页。倘若那群孩子是成年人，大街是省区的话，那一页历史更应该歌颂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支童子军是怎样渐渐地排得整整齐齐的，是怎样在无声命令下组成纵队的，是怎样使女孩慢慢落伍的——尽管有的女孩很有男孩气概，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级别。

人数越来越多，嘈杂声越来越大。那么多人，是从哪儿跑来的？他们是明天的不和的种子，是未来西班牙的希望，如果麻疹、天花、高烧和营养不良不夺走他们的生命，不出几年就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是那个街区的快乐和障碍：是父母的尊严和困难；是学校的学生，更是逃学鬼；他们当中会出现有出息的人，也会有人流浪街头，成为罪犯。至于他们的年龄，就没有那么多可说的了。他们都是孩子，有一张相同的娃娃脸。也就是说，他们像小鸟一样，谁能说出出生了多少年了呀！他们的个头高低不一，这与其说表明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度过了多少岁月，毋宁说谁强壮谁虚弱。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生活水

平低下。有的孩子嘴上像抽香烟那样叼着长长的糖棒，犹如红色玻璃棒，忽而吸进，忽而吐出，反反复复，动作是那样迅速，妙不可言。

他们的行军曲除了罐头盒的隆隆声之外，还有巨大的欢笑声，与过早出现在孩子们身上的嘶哑声混杂在一起的啾啾声，粗俗的叫骂声——它使我们记起某只大马蜂从晚香玉中飞出来发出的嗡嗡声。队伍里有两脚蝌蚪，双腿弯曲，脸上挂着鼻涕，像车夫骂个不停；有的处在换牙期，从犬牙中间吐出口水来；有的把烟头塞在耳朵里，把火柴不是放在兜子而是衣服的孔洞里；有的赤裸裸的雪白大腿从不时掉下布块的裤子开的天窗探到外面来；有的双腿漆黑，腰间束着脏绳子或宽窄不一的布条；有的身穿祖父的外套，短裤是衣袖改做的；长衫还能使人记起坎肩的样子；平顶帽呢，噢，那不是漂亮贵夫人的手笼吗！但是，那幅画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一双双闪光的眼睛和开心的欢笑声。童子军用无声的语言述说着："我们已经是男子汉了！"多少双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和能动精神！多少人的脸上刻印着顽强的表情！那边是羡慕，这边是慷慨；不远地方是首长，再过去一点是惟命是从；自我主义的胚胎随处可见！在窃窃私语中突然有尖厉声音喊道："我们是一群孩子；我们还算不上人类，但是我们是人类的雏形，西班牙，我们是你的雏鸡，我们玩斗牛玩腻了，要玩玩打内战。"

二

他们来到穿过街区的环城铁路，没有受到阻拦，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贫穷总是伴随着危难，如同亲戚一样。火车头拉响汽

笛，那些该死的孩子竟然不顾轰隆轰隆开过来的火车，在铁轨上跳起舞来。他们向火车挑衅，不断地发出羞辱声，直到火车头从弯路上露出头来。他们一看见火车头，便像麻雀一样向四面八方散去。那是一列货车，很长，重载，震得大地颤抖。他们站在铁道两侧起哄，用拳头和棍棒威胁，嘴里不停地说着“你，火车”，发出嘲笑声，并且厚颜无耻地学着火车头的嗡嗡叫声和车厢挂钩相撞声。最后，他们把司闸员气得脸色像芹菜叶那样难看。如果说火车把他们当做一回事的话，也只能视为一群蚊虫。火车冒着烟，隆隆地开过去了，消失了。

部队又恢复了原来的队形，在“小小美男子”的率领下继续前进。啊！他仍然是统率。好呀，好好享受享受你的高官厚禄吧！不过，那样的时刻终究会到来的，即权势受辱，高塔倒塌。他们沿着圣婴医院和荒丘之间的平地向前推进。那一带还没有房屋，就是说，没有贫困景象。你们说说，谁出来欢迎他们？一只以垃圾山为家的火鸡。每天上午，火鸡都孤零零地在那片平地上走来走去，像某些人那样一副严肃表情。火鸡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回敬了一眼，并且立刻停下脚步。公鸡围着他们转了一圈，格格叫起来，就是说，打了两三个喷嚏表示惊叹以后，像狗一样对他们吠叫——也可以说那是大笑——起来。孩子们同时笑起来，火鸡又转了一圈，格格叫几声，那是说：“我亲爱的同胞们……”脖子红得像朱砂，鼻前赘肉变得僵硬，冠子像注满了血，那样子活像脸上长满疱疹的演说家。他们越是大喊，火鸡越格格叫个不停。他们每喊一声，火鸡便格格叫一声、笑一声，仿佛在对祖国欢呼，你喊“万岁”，我呼“乌拉”。过了一会儿，火鸡转过身去，在他们前面走了起来。这个昔日漫画中的军人，被人们称为鼓手长。风把它的羽毛吹得乱糟糟的，拖着翅膀，不时叫几

声，一副自负的样子。只是它身上没有佩戴十字勋章，不会讲话，年龄不大，不然我知道它是何许人也。

现在，童子军应该做点什么，以说明自己存在的必要。做什么呀？搞个简单的军事活动，或者分成两部分，名副其实地打一仗？一阵骚动、混乱，这表明那个军团正在考虑那个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分歧出现了，队伍散开来，你推我拉，大喊大叫，没有一个人不想当普里莫，就连“弯腿蝌蚪”也不例外。莫非“小小美男子”的军纪不严明？连那只以叫声充笑声的火鸡也都喊了起来，“打……倒倒倒……‘小小美男子’！”

“看看这个家伙呀，”炭店老板的一个孩子一边说着一边用臂肘捅总司令，如同小鸡用翅膀发动攻击一样；“他让我站到后面去……你如果不给我闭上鸟嘴，我非打你一记耳光不可。”

“打呀，打呀！”拉斐尔一边尖叫着，一边做出接受耳光的架势，气鼓鼓的，不可一世，紧握拳头，把臂肘和小臂当做盾牌伸出去。“来呀，有种的……”

“别这样，小伙子，别这样！”铁匠的儿子用调和的口吻说着，站在他们中间。

“站到后面去，臭大粪！”“小小美男子”喊着说；“臭大粪！你如果不站到后面去，看着吧……”

“我不愿意，他妈的……”

“打打他的气焰，打打他的气焰！”几个小伙子喊起来，他们想看着“小小美男子”和炭店老板儿子打起来。

“别这样，小伙子！”那个男孩又说道，嘴上一直叼着那根糖棒。

“揍他，揍他！”好几个小伙子说着冲上来。

“小小美男子”和炭店老板儿子“烟头儿”互相抓住对方的肩

膀，打了一拳。

“好样的！”

“加油！”

没打几下，那顶军帽就掉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弯腿蝌蚪”加斯帕尔立刻拾起来，戴在头上，向下边的石膏店跑去。这时，有两个小伙子正好从河里爬上来，一把抓住他，夺过那个人人羡慕的宝物，其中一个小伙子戴在头上。他对着一个绿水坑看了看，扑哧笑起来。这当口儿，那场战斗已经结束。“小小美男子”——他的脸被拳头打肿了，眼睛通红，怒火中烧，——跑到河沟旁的一座小丘上，喊着说，如果不把军帽还给他，他非打死那两个人不可。

从小河爬上来的那两个小伙子十二三岁的样子，光着脚丫，黑乎乎的，穿得很破。其中一个提着双耳筐。他们拿出几把在那片草地上生长的草。那是百合科植物，有些人把它叫做“蒜芥”，还有的人叫它“野风信子”或“蜥蜴葱”。这种植物的茎含有汁液，可以吸吮，甜丝丝的！

“蒜芥！”好几个男孩同时叫起来，扔下武器，迎上去；那两个人名叫“萨拉皮科斯”和“贡萨莱特”，是流浪共和国里的有名人物。

“多少钱？”有个声音问。

“五个。”

“去你的吧！……四个。”

“五个！不给五个，别想吃我的东西。”

“他妈的……四个！”

开始讨价还价起来，很激烈，争来争去，生意一下子做不成。可是，在那里，卖的是什么，买的又是什么？那是蒜芥，在春日的

下午给活跃的儿童市场提供一点商品，用它来换钱？没有钞票，怎能做生意呀！不过，二级交换方式不能说不是硬通货，因为蒜芥可以换到别针。

“萨拉皮科斯”和“贡萨莱特”是商人。无论在那堆满垃圾的地方，还是在马德里大街上，不挣点什么是决不罢休的。他们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双手维持生活。他们的家就是西班牙首都，宽敞，通风；床则是某户人家的门口或角落；衣服呢，是用一条条破布拼起来的，全是洞；帽子，是天空和太阳；鞋子，大街的沥青和石板。他们不是兄弟，而是朋友。他们是从不同的路线和不同的人家来到马德里的。“萨拉皮科斯”来自北方，“贡萨莱特”来自南方。他们都有父母，但是早不记得他们了。他们一路上要饭来到这里。后来，他们发现马德里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于是，他们除了要饭外，还搞些“实业”。

“萨拉皮科斯”给瞎子当了一些时候的领路人；“贡萨莱特”呢，在教堂门口乞讨时，一个女人把他当做儿子收养起来，后来给她当了仆人。他们两个人对那种雇佣生活厌了，因为很少有人身自由，便离开主人自己谋生。他们结识以后成了好朋友。他们都想给《通讯报》或《公正报》当卖报人；可是，哎呀呀！有些位子看上去尽管很卑微，但并不是谁都能得到的。那时他们还很小，太嫩，太穷，没有钱担保，从而不能直接批发报纸销售。后来，他们当中一个人得到个机会，星期一卖《铃铛报》；另一个在剧院门口倒卖返场券。他们是潜在的百万富翁。“萨拉皮科斯”对“贡萨莱特”说：“喂！我们可不是随便什么东西！”

他们必须经过卑微的学徒期和痛苦的见习期，才能爬上商界的高位。拾烟头儿！请看，这种职业收益相当可观，不过这种买卖必须付出一些劳动，在大街上走动，站在咖啡馆门口，还得

把这种生意当做一回事。他们还是孩子呀，需要玩耍呀，犹如鱼儿需要水一样。这样，每天下午便到河里去弄蒜芥。在那里，常常有好玩的东西出现在他们面前，比如某头小羊拴在草丛里，他们便把绳子砍断，有时能做桩好生意。还常常在南方公路上拾到马蹄铁，在工厂旁边可以收集一些铁块、铁钉和别的小玩艺儿，凑多了拿到跳蚤市场去卖！无论“萨拉皮科斯”还是“贡萨莱特”用这些小东西就可以摸摸所谓的裤子了，让里面的硬币碰撞，发出叮叮声。他们很有钱，但决不在吃上花一分。每天两次，宫廷守卫把士兵吃剩的东西送给他们，而交换条件是，把所有的盘碗刷干净。小孩们把那种水一样的菜汤称为“皮里”，把许多不大不小的孩子吸引到守卫团的周围，打破脑袋争着勺上一碗。

肚子灌满以后，我们的两个朋友向小河走去。如果想干活，便帮助洗衣妇把衣服端上来，不然就到石膏店那边去。那天，他们打了那么多蒜芥，几乎都拿不动。由于蒜芥很多，“萨拉皮科斯”把每十二根的价钱定为五个别针。有时可以定到十或十一个，这个定价维持一个星期不变。

“萨拉皮科斯”和“贡萨莱特”的所谓外套的翻领上别满了别针，他们很用心，只让别针露出一点头来。粗糙布料的边缘，如同家具镶嵌着铆钉……很快成交了。这方面给蒜芥，那方面一边吸吮一边付款。好多孩子有别针；也有的孩子跑回家，看见妈妈在门口阳光下梳头，便硬要几个铜板，或者干脆偷几个。

这时，“小小美男子”还站在破砖头组成的高坡上训斥下面的童子军，说如果不归还他的军帽，就把每一个人踢得血肉横飞。真不要脸！“萨拉皮科斯”把那顶帽子戴在头上，很高兴得到那玩艺儿，并且威胁“小小美男子”说，再不住嘴，他就上去，把

他的肠子掏出来。风在呼啸，火鸡又格格叫个不停，几乎听不见尖厉的挑衅声音。“小小美男子”看自己那么喊叫毫无结果，便向那两个商人扔了块石头。“贡萨莱特”肩上被石头打着了，立刻转过身去，像风向标——但那是怒火，而不是风的力量——一样，把富有柔性的胳臂变成投石器，喊道：

“该死的！你这个狗娘养的！”

这时，“萨拉皮科斯”向“小小美男子”投去一块石头；石头在空中呼啸，没有击中。“小小美男子”立刻扔过来第二块。顷刻间，便打了起来，没有命令，没有进行商议。很多人不宣而战，跑到了“小小美男子”那边；另外一些人仍然留在下边，勇敢的战士们一齐扔起石头来，不少人跑到第一排，不顾投来的石块。弯身，找石头，拿起来，抡起胳臂，投出去，他们的动作是那样快，一般人很难想象得到。

为了不让街区的大人看见，也不引起公安警察注意，他们很快跑到“大使”林荫大道的沟边，那儿比较隐蔽。没有人下命令，行动很快，如同战斗一样，是一种高级潜意识起了作用。“小小美男子”和他的人占据制高点。“萨拉皮科斯”和他的朋党站在平地上。石头飞去飞来，鼻子瘪了，腮帮肿了，头部的疙瘩像拳头那样大。伤势越严重，越勇猛。“加油！使劲！快！”战斗的吼声此起彼伏。在石块横飞的空间，连苍蝇都不敢接近。有块石头击中一个女人，她先是停在马路中间，然后捂着眼睛慢慢走开。好多孩子也哭着离开了，因为疼痛使他们的热情一落千丈，胆子也吓破了。

“大使”林荫大道的深沟从沙里特列开始下降，有一段今天已经变成漂亮的大街。那条街穿过环城路，最后成了深谷，四周全是小破房，看上去像是用灰土堆起来的。再过去就是一堆堆

的垃圾；其实，垃圾是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东西，一部分会变成房屋，另一部分则永远成为废弃物。茅草屋，棚子，这些建筑物有的像鸽房，有的像猪圈，地基都建在土坡上。在那里可以看到，有的墙壁是用某家店铺的木牌或数学课堂的黑板拼凑起来的；顶篷是铁皮铆在一起；房门是公共汽车的车门和古老阳台没有玻璃的玻璃门。在那里，一切都是破旧的，虫蛀的；一切都随时有可能断裂和倒塌。那是一座活动城市，是废墟。这个街区的尽头即是古老的阿甘苏埃拉剩下的部分，是一块不规整的平地，与马德里城区接壤的一侧是洗衣池塘，而和农村接壤的一侧则是真正的河流；河水白花花的，在瓦砾堆一样的土山和垃圾倾倒场中间流淌。

环城铁路穿过这个偏僻地区。有的地段颇具战略意义，有深坑，有高岗，有藏身处，有安全岛，为孩童玩耍和成年人犯罪提供了场所。这里虽然四面都是开放的，但很隐蔽。从那儿可以看到附近工厂的高烟囱和大肚子汽油罐；但几乎望不到马德里。也还有一点绿色，那是两三个菜园，把佩纽埃拉斯广场和阿甘苏埃拉连接起来。行人来到这段弯路，都以为身处远离人类房屋的地方。那儿只有一间茅屋，有狗看门，里面住个人，像吉普赛人那样生活着，他照看菜园。

好，这个地方名叫“白宫”，勇敢无畏的小伙子们从佩纽埃拉斯撤到阿甘苏埃拉；这个地方，就是专门构筑，也不能构筑出这样理想的地方呀，可以好好打一仗了。

“嗖，嗖！”大石头从“小小美男子”阵地飞向“萨拉皮科斯”阵地，又从这个阵地飞向那个阵地。“小小美男子”如同一个娴熟的首长，占据着弯弯曲曲的高地，对方的那几个坏家伙分散在平地上，从池塘边上扔石头。火鸡一直跟着他们，它站在安全地

方，可以观察战场全景的地方，鼓励他们英勇战斗、不懈攻击。但是，伤员撤出战场越多，他们越怒不可遏，攻势也越加疯狂。他们简直红了眼。胳臂看上去好像脱了臼，如同胶带一样富有弹性，伸展自如，动作迅速。“萨拉皮科斯”把蒜芥忘在了一边，“贡萨莱特”把别针忘在了脑后。在战斗中死去是他们的理想。他们醉了，勇士们嘲笑那些泄气孩子的哭相……

突然，两支军队的士兵中间，有些人惊愕地拥动起来。有声音喊起来，一声，两声，二十声，他们在喊“孽种！”无数双眼睛转向深沟。从那里跳着走下来一个小伙子，健壮，矮粗，和其他小伙子一样衣衫褴褛；他每走一步高喊一声，并且在空中挥舞拳头。他是街区的一只公鸡，不可一世，麻雀的首领，孩子王国的旗手，令人敬畏的大天使；他力气像大人一样大，无法无天，熟知兵法和玩耍。于是，人群中不止一个人颤抖起来；“孽种”喊道：

“住手！……看我收拾你们不！……”

三

战士们手里握着石块，停了下来，用眼睛注视着他。“孽种”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建立在实力上，实力就是公理，就是说，孩子们打架斗殴，他有时拳打脚踢，把他们驱散，有时以理相劝；不过，事实证明，他使用最多的还是第一手。

“你们为什么打架呀？”他问，紧皱眉头，一副怒冲冲的表情。

“小小美男子”迎上去。对他来说，“孽种”不仅仅是一位朋友，还是保护人，可敬的师长。他一看见他，在高处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一下子变成了眼泪，唰唰地掉下来，这在孩子身上是很自然的事，愤怒变成泪水，本来一张漂亮的脸蛋成了哭相：他

喊道：

“那个小畜生……我的帽子……我是普里莫。”

不知羞耻的“萨拉皮科斯”非但没有哭，反而像个讽刺专家似的放声大笑起来。“孽种”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注视着那个魔鬼头上的他亲爱的军帽，双臂叉腰，这样说道：

“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你不把军帽摘下来，我要把你踢个稀巴烂。”

“强盗！”“小小美男子”尖声尖气地说；由于马里亚诺的出现，他又觉得勇气大增了。

“萨拉皮科斯”听见用那样侮辱的词儿叫他，这个虽贫穷但忠诚的小伙子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一把抓住厚颜无耻的“小小美男子”的脖领，把他摔在地上，说：

“你这个泥塑人！……没用的东西！打断你的脊梁骨！”

不过，“小小美男子”很快恢复过来，蹬了两下腿，站起来；他用双手举起一块铺路方石那样大的石头。

“放下，”“孽种”用谨慎的声音和表情急切地说。

“小小美男子”扔下石头，嘟哝着，发誓杀死他。“孽种”向那两个无礼的商贩转过身去，露出气恼和骄傲的表情，恶狠狠地说：

“给我！”

“不给！”

“给我……我再说一遍……把帽子扔给我。”

“听着，听着……你想不想闭上嘴？这帽子是我的。”

“孽种”听到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截然相反的话，再也控制不住了。慷慨之情从心中逃走了，举止谨慎也摆脱了灵魂，用力向“萨拉皮科斯”冲击，后者向后退了几步，如果他也不是身强力

壮的话，早摔倒在地上了。噢，两人凶残地打了起来。耳光接着耳光，拳击接着拳击。每击打一次，腮帮子都肿起一个大包。两双手和两双臂交叉在一起成了羁绊，两个人倒在地上滚动起来。“萨拉皮科斯”在下，“孽种”在上。“孽种”胜利了，他一拳接一拳向败者狠狠打去。怒不可遏的孩子比大人还凶呀！你们看见过两只小鸟相斗吧？站在它们旁边的老虎，变成了面团一样的动物。

“萨拉皮科斯”几乎被打得粉身碎骨了；这时，他用牙齿咬住“孽种”的一个指头。噢！味道不错，他咬紧上颌和下颌。马里亚诺尖叫一声，像受伤的公鸡那样跳了起来。“萨拉皮科斯”站起来。他的脸上又是泥又是泪，表情痛苦，羞怯不堪。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孽种”眼睛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他用手摸了摸系在腰间短裤上的绳子。他们又互相骂了起来，你妈怎样，他妈怎样。当非人的骂话都骂尽的时候，便向不久前还为他们摇动摇篮的人大口大口地吐去侮辱性的口水。

“你妈妈一会儿跟人去这儿，一会儿跟人去那儿。”

“你妈妈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跟那个。”

“孽种”没有说话，也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他从腰间抽出一把刀子，折刀或折刀一类的东西，就算当做玩具的钢片吧，立刻向“萨拉皮科斯”捅去。这一捅，那个不幸的小伙子一下子倒在地上。

好家伙！

可怕的寂静。小伙子们都吓得呆呆地站在那里。开始，他们不知道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当他们明白过来时，有的带着怜悯和恐惧跑开了，有的放声哭起来，喊呀，叫呀，直觉告诉他们那是巨大的不幸。

那不是一般的恶作剧，事情要严重得多。“萨拉皮科斯”身体染着的东西不是赭石红吗，有时玩耍时都用这种颜色涂抹面孔呀！那是鲜血，鲜血！“萨拉皮科斯”不是在玩死人游戏，没有做出让同伴发笑的表情，没有用痛苦的声音说“他妈的！”不是在演喜剧。他真的在死去……“孽种”全身颤抖，面色苍白，表情痛苦，眼睛里干干的，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事。这时，他把曾用来做玩具的武器扔在一边，潜意识地逃走了。

一时间，佩纽埃拉斯街区慌乱起来。所有女人都跑到大街上，有的头发才梳到一半，喊呀叫呀。男人也跑了出来。在拉布拉多尔大街设有哨位的民警立刻行动起来；连经过街区为一所小学选址的市政府成员和慈善团体代表，也向出事地点跑去。可怕，可怖，一片混乱！

女人们哀嚎着，向天空举着双手；男人们嘟哝着什么；“卖水蛭的女人”也大步从店子跑出来，她吓得半死，羞辱难抑，从四面八方传到耳朵的只是“孽种”，“孽种”！

阿甘苏埃拉人山人海。有的人跑去找法官；有的人说，等法官来了，受害者早死去了；更多的人要求把他送到急救站；所有人都在说：“孽种！”

药房主人带着山金车花酊和绷带赶了来，他也在说，“孽种”。那位市政府成员由慈善团体的代表——他很胖，跟不上前者——陪着，跟在人群后面，一边跑一边认真地评论那事，说发生的事尽管非同小可，但在马德里的案件史上并不是罕见的。

“十年中，这种事已经发生七起了。”慈善团体的代表说。他那样肥胖，又要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大人杀人就够可怕的；可是，一个孩子也杀人，应该怎样形容他呀？……听说他才十三岁。”

“这是什么国家呀！”

“可是，是什么国家呀！”

“在马拉加，这种事屡见不鲜。”

“在马德里也一样。”

“我们是管学校的！倒是应该多办些劳役场！”

“忏悔学校，或者监狱学校……这是我的工作内容。”

这两位先生，现代社会中功绩卓著、令人敬仰的代表人物赶到惨案发生地点时，你对着我我对着你感叹地说：

“这太可怕了！”

“我心如刀割！”

“学校，拉马戈沙先生！”

“劳役场，堂哈辛托先生！”

“我是说花园，佛洛埃贝尔。”

“我是说铁腕老师，不能用教鞭，而要用雷明顿式枪。①”

“可是，怎么，还不抬走呀？”

“没死，不过，看上去很严重。”

“捅在要害地方了！”一个市民喃喃地说。“那小伙子别说有多好了。”

“真狠呀，他妈的，怎生出这么个狠心的！”被称为支持上面看法的女人说。

“杀人犯，杀人犯，在哪儿？”那个市政府成员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一边喊着说，一边在人群中用凶恶的眼睛搜寻着。“民警，快找凶手……这是什么国家呀！……可是，民警……管公安的，哪去了？”

① 雷明顿（1793—1861）：美国武器制造商，发明家。

但是，民警已经开始搜寻；在这种事情上，小孩子一般都比大人灵敏得多，纷纷指出“孽种”逃跑的方向。大家议论纷纷。一些人说他一定藏到金达·德·拉·埃斯佩兰沙去了，另一些人说他顺着铁路往前跑了。有个挑着橘子、花生和糖棒兜售的小贩早就凑到打架地点，他说亲眼看见凶手从一座大院子院墙跳了过去，那院子离围着小河的白菜、恭菜园很近。这个小贩的说法有根有据。不少男人和女人向那座院子跑去，有的踮着脚尖，有的蹬着大石头，从土坯墙上往里面看，发现那个可怕的孩子正往角落里躲藏呢。“孽种”疑惑而惊恐地发现墙头上有一排人头，真是活见鬼，他虽然没有吓破胆，但觉得会很快被抓住。那一排嘴巴同时发出威胁声、辱骂声，五十多只胳臂从墙头伸进去。不过，“孽种”的灵魂是骄傲和反抗筑成的。他的凶残只是幼童勇敢的一种特殊形式，他那样耀武扬威只是想成为第一号人物。他傲慢无礼，野性十足，最后走到这种地步。这样，一个受潜意识支配的孩子要品尝罪恶的苦酒，弄得满嘴苦涩味。对于“孽种”来说，用柔情更容易征服。他是那样粗鄙，就是“小小美男子”用一点点甜言蜜语，用一点点许多孩子惯用的诱惑，也能让他顺着自己了。但是，如果用武力，永远征服不了他。

这时，他看见那排愤怒的面孔，那么多双手威胁他，那么多张嘴巴咒骂他，女人煽风点火，民警训斥、劝说，那么多盛怒的人追捕他，还隐约看见被他侮辱了的社会形象，顿时觉得心中一下子生出成千上万条蛇，他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个大人，甚至为自己犯了罪而感到高兴。那些可怕的直到当时还是陌生的东西：报仇，抗议，反抗，坚持不承认有罪，一下子涌进他的心头。有那么一瞬间，恐惧占据了他的心灵，火一般的热泪烧烫着双颊。但是，自卫的潜意识很快征服了他。他恍恍惚惚地觉得应该成为

个荣耀盖身的人，把那些人好好嘲弄一番，赶快逃走，做出更严重的伤人事件来。

这是“孽种”当时的心境。这当口儿，慈善团体的代表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又踮起双脚，把脑袋和双肩从墙上探进去，那种急切的表情怎样称赞都不过分；他用权威的，同时又颇为慈父般的口吻对罪犯说：

“你惹了大祸，快出来，不然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

那个罪犯恨不得自己的每一只眼睛都变成一支利箭！他恨不得从眼睛射出一个个死神来。他立刻操起一块砖头，瞄准头衔众多、令人尊敬的慈善团体使者的脑袋投了过去，很不幸，打得那样准呀，善良的胖先生喊道：“遭殃！”他差一点昏厥过去，倒在地上。可敬的目击者说，他确实倒下了。

尊敬的受害者，唉！

我们敢这样说吗？即残酷的，几乎是亵渎神明般的袭击代表先生，在那些人中间引起丝丝笑声、甚至大笑声；有的人喃喃地说那孩子做出了世界上最丑恶的事……对，我们这样说，意思是他是马德里下层市民的永恒耻辱。

“萨拉皮科斯”的伤势很严重，被送进急救站；第二个受害者前额和眼睛疼痛难忍，不停踢动双脚，气得发疯，噢，那只救助穷人的慈善之手满是鲜血呀！

“民警，快打那个可恶的家伙！……一个名副其实的魔鬼！……灾难呀！唉，唉！拉马戈沙先生，这个小坏蛋打死我了……这是什么国家呀！这是什么国家呀！”

这些令人痛心的话得到附近一个人的响应，他讲的话更为慷慨激昂，更加义愤填膺。这个人是火鸡，它走上前去，转了一圈，拖着翅膀，站在受伤的代表先生的身边。而这时，“孽种”行

动像思维那样迅速，爬到棚子上面，从五六米高处，顺着坎坷不平的土地滑到小河里。民警和众人转到另一侧，想抓住他。但是，他没有踩稳地面，沿着河边滑动，双脚掉进水里，在下水道的黑洞里找到藏身之处；那股乳白色、脏兮兮的水就是在那儿流进下水道的。

“快把他捞起来呀！”街区的一个女人喊道；代表先生受害以后，噢，该诅咒的！她倒对罪犯同情起来。

“民警快来呀！”那位政府成员怒冲冲地喊道。

民警和公安警察想沿河而上；但是，那时河水涨得很大。油光光的靴子很危险。

“谁把那个该死的家伙捞上来呀？”

“有铁网，他钻不进去。他一定在下水道口外面，看看四五巴拉①的地方有没有！”

大家往那边看去，没有看见他。一个民警把靴子豁出去了，向下水道口走去。他手里端着枪。

“在那儿。”民警喊了声。“看见他眼睛了。”

黑暗中，两颗明星在闪烁。“孽种”从那儿向外张望着，很平静，真是一副挑衅的表情。

“小无赖！”民警喊道，“快出来，不然我开枪啦！”

“开枪，开枪！”代表在远处喊着说，街区的几个女人在给他缠绷带。

“孽种”钻进来，本想找个安全地方，哪怕要走到大地的腹部。但是，那里是那样黑暗，那样可怕，他有点心惊胆战了。他还是个孩子呀，哪能不害怕呀！他停了下来；他处在两种死亡中

① 西班牙长度单位，一巴拉约合〇点八三五米。

间，犹豫了……令他安慰的是，民警不可能钻进去抓他。而如果开枪呢？……他胆怯了，于是又变成了孩子，恐惧了。他脑海里闪过一些孩童的模糊想法；但是，那些想法是那样不清、那样遥远，找不到或很难找到慰藉。说到上帝，脑海里只留下一个空名字，犹如一只空荡荡的箱子上写着的标签，箱子里的宝物被一件件取走了。他什么也不知道；姨妈很少对他讲上帝的事，学校老师虽然讲过这个话题，但空洞无物，他什么都没有听清楚。姨妈的启蒙和老师的话，由于制绳作坊的艰辛劳动和那种玩耍、偷摸和贫穷的流浪生活已忘在了脑后。

不知为什么这一连串的想法倒使他认识到自己有罪。他的体内有点什么在这样对他说。他是罪犯，追捕他的人做得对，就是把他捆在木柱上打死或勒死也是应该的。想到这里，他恐惧得颤抖起来，颤抖得很厉害，而以前他不止一次看见枪毙人的情景，都没有害怕过！……不过，他虽然认为追捕他是对的，但傲慢的心理还在，劝告他不要投降……怕什么！对他来说很不幸，这种可怕想法随着体力的耗尽而退却了。他累了；那天，他只吃了几块硬面包，那是他去干活时姨妈给的。而在黑洞一样的制绳作坊里，他转动轮子转了那么多圈呀！……后来，从亚马孙大街到他家又走了那么长的路！……他饿得厉害，也渴了！……特别是他太渴了，我的老天。除了饥渴难以忍受之外，又有了刺骨的寒冷……他的双脚泡在水中，从砖砌的圆洞里袭来一股股凉气，把他向外推。怎么办？

这时，我们发现他正在观望，一个人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常常发生这种情况。他困惑，他慌乱，又想起了引发这种形势的事件。他预感到大难临头，更加恐惧了；那天上午是那样平静，而下午令他如此不安。那一天过得好艰难呀！……哪想到会惹

出那样大的祸呀！那天是星期日，他没有兴致去干活，从来没有兴致，因为转动轮子的是他，而拿到工钱的却是姨妈。但是，有兴致也好，没有兴致也好，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去了，心想下午到运河或阿甘苏埃拉好好玩玩。他一上午都在盼望下班的时间快快到来。他一边转动那个可恨的轮子，一边一秒一秒地数着，那轮子就是神秘时钟的马达。好不容易呀，时间终于到了，已经成为他双手一部分的曲柄孤零零地留在作坊里，不动，不响。

他没有对师傅说再见，因为师傅从来不和他打招呼。“孽种”走出作坊，顺着里贝拉·德·古蒂多雷斯大街跳跳蹦蹦地往下走去。

他仍然觉得看见跳蚤市场的货摊，一双双手取拿器皿。那天有斗牛，那几个街区很热闹。那一切他记得一清二楚，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出现在漆黑如墨的藏身之地。他还记得，他走到环城公路时，一辆懒洋洋的五骡带篷大马车挡住了他的去路，那条路上总有这种马车驶来驶去，络绎不绝。小伙子性急胆大，从一匹黑白花纹的骡子大肚子下面钻了过去。后来看见一支送葬队伍。再后碰见同一街区的两个姑娘，她们送给他一颗花生，而他……他在每个姑娘的屁股蛋上拧了两把，她们太漂亮了……他记得后来到了家，姨妈没等他吃饭，就告诉他军帽被盗的事。听到这可怕的消息，他抑制不住，扔下刀叉，立刻跑到环城公路上，顺着深沟往下走，去寻找那伙人。余下的事，刚刚发生的倒霉的事，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萨拉皮科斯”的血淋淋的身体怎么也不能从眼前抹掉……他的骄傲心理，不良的潜意识，让他去寻找自我主义的所有似是而非的理由，以便做出某种反应。但是，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如果占领一席之地的话，又立刻丢得分寸不留。那些理由不管怎样拼命捣毁悔罪

这朵美丽的鲜花，却始终不能如愿，剥去的绿叶越多，长出的越茂盛。

“快，快，臭小子！”民警喊道，“不然，我就把你撩倒了。”

“孽种”看了民警一眼。不，不能投降。宁死也不投降。叫他臭小子，怎能容忍……他隐约看见苦役场的影子，如同孩提的梦中多次看见天空一样……可是，如果饥饿、口渴吞噬他，除了投降还有别的出路吗？而那个民警，正是马里亚诺十分崇拜的人，他是那样英武，那样亲切。他名字叫马德奥·贡萨莱斯，在拉布拉多尔大街的哨位上值勤。“孽种”模仿他走路的姿势。他的梦想，他的理想，从来没有想到去当将军，去当主教，去当银行家，去当大商人，而是当马德奥·贡萨雷斯那样的民警。

这个人很狡猾，突然想出一个好主意。“孽种”发现他不见了，有那么一会儿高兴得全身颤抖。但是，民警没有让他高兴起来，因为他从前面的小河那边露出头来。他没有端着枪，而是右手拿着两个橘子。

“喂，马里亚诺！”他一边喊道一边俯下身子，想看清楚些，并且把手上的东西拿给马里亚诺看；“出来，别犯傻了。我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看见没有？你如果出来，把这两个橘子给你。”

“孽种”往外一跳，扑到民警的怀里。

“噢，无赖！……”他高兴地说，一边抱住孩子的脖子，一边让他夺去手中的橘子。

四

在这场悲剧的最后一段文字里，让我们提一提——这是一件重要的、令人同情的事——慈善团体的代表先生，他写了那

么多美好的文件呀。如果让他干的话，他一个人用不了几年，就会在国家档案中把我们幸福之所在的巨大文件丰碑筑得高不可攀。看见他被打得那样惨，用手捂着额头、手帕包着伤口，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不悲痛呢！他被出租马车快速送到“大使”林荫大道的急救站，可怜的“萨拉皮科斯”那天夜里就随着天使升天了。

《通讯报》在值班法庭搞到一份那天事件的材料，印成活页分送给它的读者。当陪伴拉马戈沙先生在家里的朋友读到材料，拉马戈沙先生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细节时，他们对这个国家的道德和精神状况发出了强烈的感叹声，同时记起了以前发生在马德里、巴伦西亚和马拉加的类似事件，最后一致声称必须做点什么，对，应该做点什么，花点时间、花些钱治愈社会机体。由于后来几天新闻界大张旗鼓地炒作这件事，相继成立协商会，任命委员会，委员会又生出各种各样的二级委员会，发表掌声不断的演讲……演说家可大出了风头；另外一些渴望出名的人，一夜间名声大振，令人眼花缭乱。

那么多的活动，那么多的讲话，那么多的规划——建学校，开宗教法庭，创理论体系、实践体系、混合体系、简单体系、复杂体系，立隔离制度、审查制度、教育制度、改造制度——都渐渐地丢在了脑后，如同小孩的玩具。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在那些日子里，新玩具是一项最为务实的城市规划，骨子里是为了赢利的。协商会和委员会负责实施，它们对工作十分卖力、投入，没多长时间就建起一座宏伟、漂亮、壮观、完全红色的斗牛场让人望而生畏。

第　七　章

占 有 马 德 里

伊西多拉听到弟弟恶作剧的消息，如同当头挨了一棒，而当时她正处在所有年轻人都渴望的兴奋、快活状态。她的每一个想法都染上了朝霞的光彩；她觉得在她想过的东西后面有一道宜人的亮光；它的亮度太大了，根本无法收拢在心灵里，而是从感官溢出体外，给所有物体涂上一层奇异的色调。她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漂亮的，富有魅力，从任何角度看又是令人振奋的，甚至走出家门碰上一辆灵车，都觉得不是送葬的，而是在作豪华之旅。

为了买些小东西，伊西多拉很早就出来了，或者这样说吧，为了出来而出来。看看喧嚣不堪，车水马龙的马德里，到处是欢乐的场面，大街上明晃晃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无所事事的人走来走去，好像永远在散步。如果是四五月的话，星期日早晨的马德里更是魅力无穷：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笑吟吟的；嘈杂，但并不让人生厌；人来人往，但并不使人感到晕眩。很多人去望弥撒，行人每走一步都会碰上一群群小姑娘，她们脸蛋漂亮，腰间收束，额上蒙着纱巾，她们从教堂出来，手上拿着祈祷书，满面春风，挑逗妖媚。

教堂钟声响了，伊西多拉若有所思地走进圣路易斯教堂望弥撒。台阶狭窄，人们拥挤。里面，弥撒一场接一场，信徒分成一组组的。这些人走了，那些人又跪下。那边一组人在画十字，

这边已经站起身来；铃声宣告弥撒的各个礼仪程序，一直响个不停。

“上帝哟，多么慈善呀！”伊西多拉面对圣饼思索起来；“为我拓平了道路，向我表达他的保护，自从我为了得到自己的真正位置而迈出第一步，他就这样对待我！……不可能是另外的情况，因为公正的，就是合理的，而上帝不可能喜欢不合理的东西。我在世界面前如果不成为应该成为的那种人，更确切地说，我在我面前不是我的话，那是不公的，那是可怕的……”

过了一会儿，神父分送圣饼时，她又想起来：

“上帝哟，托你的福，你让萨尔德欧罗侯爵帮助我，那样的绅士天下再没有第二个，谁也不像他那样典雅，会关照人……那双眼睛多么漂亮呀。他多么潇洒呀，穿戴多么得体呀！那才叫穿戴呢；别的只能称做遮丑……他讲话多么动听呀，多么关心我呀！他说：‘噢，您放心好了，这事如果不像我希望的那样顺利解决，那就……还有法院呢！事情十拿九稳了！’噢，对，法院；法院，多么美好呀……这一切也就是几个月的问题。以后……”

伊西多拉的脑海里闪现着一个光彩夺目的形象，这形象有时单独有时伴着神父、侍童和信徒出现，那是一位幸福无比的姑娘，她微笑着。

“这种事一点也不新鲜，”她说；“书本上讲的相似情况多得很。我那么多次阅读自身的历史！……还有比下面这种情况更美好的事情吗？一个穷姑娘，很穷很穷的姑娘，住一间小阁楼，每天干活养活自己；那个姑娘像天使一样漂亮，当然啰，她正直，比天使还正直；她哭得很厉害，心中很痛苦，因为好几个无赖想玷污她的名声。后来，有一天，一辆大马车停在门口，一位非常漂亮的侯爵夫人走下来，凑到姑娘面前，两个人讲话、解释，放声

痛哭，原来那姑娘是这位侯爵夫人的女儿，是和一个作风不正的伯爵所生。所以，姑娘一下子改变了地位，住上了宫殿，与一个小伙子结婚，在困难时期，那小伙子一直追求她，她很爱他……可是，弥撒结束了。这双脚，要你们是干什么的？”

她漫不经心地很快在前额、脸前和胸部画了个十字，离开圣坛时随便念叨了句祷词，好像说：“再见，上帝。”

教堂门口，卖花女挡住了人们的去路；她们把手伸得长长的，送上来一束束玫瑰和别的小花，同时高声吆喝着：“买束香喷喷的鲜花吧……”“一束玫瑰四个夸尔多。”伊西多拉买了束玫瑰，想让香气伴随自己将要走的路程。她立刻欣赏起商店橱窗来，她被那么多美好、漂亮、华丽东西吸引住了，她每每上街时，这是她的最大乐趣，心中油然生出许多强烈的欲望；她高兴，同时也非常痛苦。她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欣赏着各种各样的华丽物品和服饰，一边从玻璃上照看自己的面膛，看看是怎样的。

这么多奇异、新颖东西呀！这么多实实在在、美不胜收的东西呀！这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呀！这里，手感绝好的布匹，种类如此繁多、织工如此精细，就是大自然也难奉献出更为繁多的种类、更为精细的织工来；那里，各种各样的首饰闪着光彩，多么精美呀，装在黑色盒子里……再远一些，漂亮的裘皮大衣，没有尽头的布匹，领带，小玩艺儿奇形怪状；工艺绝伦、制作精美的物品有金银首饰、镀镍饰品，俄国皮革，赛璐璐、玉石、煤玉，琥珀，铜器，橡胶，珊瑚，铁制品，绸缎，玻璃，滑石粉，珍珠贝，皮子，瓷器，还有牛角…之后，是食品，露出犬牙的野猪，甲鱼，火鸡还披着艳丽的羽毛呢，另外还有令人大开胃口的东西，伊西多拉和大部分行人不知何物……再往前，新颖别致的家具，凸绣壁毯，乌檀镶嵌着象牙，帝王式样的雕刻栎木，镂空花饰的核桃木，华

贵的双人床。最后是青铜制品，陶器，钟表，双耳瓶，烛台和许许多多妙不可言的东西，它们是那样罕见、美好，好像在梦中见到的一样。

这些光彩夺目的商店使伊西多拉的心陶醉了。对她来说，那些远不只是崭新的东西，更像是长期流亡之后失而复得。她心里热乎乎的，充满了希望，看着那一切好像是她自己的，起码是为她制造的；她说：

“穿上那些裘衣，坐上自己的马车；在我的家里，摆上这些家具，铺上这些地毯；照看我孩子的保姆也要戴上那些珊瑚；我的丈夫……因为我必须有丈夫……要用那种烟盒、手杖、文件箱、打火机、领带饰针；如果家中谁有病了，要吃那种好药，包装盒多么漂亮，小瓶多么精致。”

她什么都看，不时停下脚步，连牙科大夫用来表现自己技艺的齿龈模型都不放过，还有挂在咖啡馆玻璃窗上、报纸刊登的政治漫画；书籍，彩图，牙签，净膛家禽，假发，纪念章，各种照片，点心；流动货郎的东西都卖一个雷阿尔。

她必须买点什么，少买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她从社会流亡中摆脱出来，再一家商店一家商店地逛该多有意思呀！什么都看看，精心挑选，要这个，不要那个，付款，打发人把买的东西送到家里，第二天再去！……她走进一家伞具商店，买把阳伞。她觉得那样便宜！……所有东西都很便宜。后来，她又买了一副手套。外出上街哪能不戴手套呀？所有人都戴的呀！只有乞丐才戴不起羊皮手套，不得不委屈双手。伊西多拉想总戴着手套，这样，再加上不做粗活，就会保持双手细腻，甚至和丝绸相媲美。

后来，她又买了一把扇子。此刻，又抑制不住，想买一枚饰

针。对了，她很需要！……她根本没有注意并不很多的钱正在不断减少。现在又在美国钻石店看上了一对耳坠儿，如果戴上，一定像从耳朵上生出来的一样。她刚刚买下来，又对一个钱包爱不释手。怎能没有这种东西呢？太有用了，太必要了，特别是有钱的时候。在她看来，世界上没有比把零钱装在兜里更糟糕的事了，很容易丢失呀，在人多的地方，一定落到小偷的长爪子里。她把自己珍爱的钱放在钱包里，又继续看下去，不时地从钱包里拿出比塞塔和杜罗，不是买些脂粉，就是买几枚发卡，她太需要发卡了！还买了一把普通压发梳和信纸，让店主在信纸印上了她姓名的缩写词，字体很漂亮。真的，没有信纸怎能过日子呀！信纸上没有自己的名字，那又有什么用！……

“我还有些钱，”她踏上回家的路时说，“可以让马里亚诺去上学，给他买几件衣服……”

她在脑海里计算着账目；但是，减去的数字是那样不听她的话，根本记不清了，偶尔记起，也算不出总数来。像所有挥金如土的人——他们对数学有一种自己的思维组织能力，从而在人类之中成为一组单独的人群——一样，她总是看见现金款数在增大，亏空少得可怜，微不足道。这种挥霍无度的人，如果不是有吝啬人群——他们是平衡法则的产物——做为平衡砝码的话，将把人类推向巨大的灾难。

伊西多拉把零散的小硬币塞到衣兜里，仿佛不值得在钱包的绸缎小隔里占有一席之地。她在街上走着，每碰见一个乞丐——街上的乞丐真不少——都给一些钱。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比她还心肠软的人，看见别人可怜和不幸，便很容易动情，表示恻隐之心。从生理上讲，她的手也许有个毛病，我们说是毛病，那是因为如果说我们身体的这一重要部分好像是为了抓东西的，

或者说是由于抓东西而形成的——专家们对于这一点有很大分歧——的话，那么她的手好像为了完成相反的动作，而且如果不存在献出一说的话，就不应该那样了。

她走进家门时已经很晚了。她手上拿着很多东西，因为除了上面列出的那些东西以外，还有两顶带护耳的尖顶帽和饼干，那是送给堂何塞·雷林皮奥的。她大包小包的提在手上，玫瑰花被弄掉了好多花瓣。她把花放在一只杯子里，倒入清水。吃过午饭，写了两封信，因为笔迹笨拙，竟用了几张信纸，如果不是当时听到弟弟出事的消息，可能还要写几张呢。她放下一切，急促促地跑出去，到法庭打听消息，看望狱中的马里亚诺，看看怎么办。她觉得应该破费些钱；她心里很踏实，认为手上还有不少钱，在钱包的几个红色小隔里翻看了下，数了又数，一会放在这儿，一会儿放在那儿。但是，不管她如何翻弄，结果总是一样的，也就是二十几个比塞塔。别的钱呢？是不是被人偷了？

有那么一刻，伊西多拉觉得自己是在马德里涌动的无数扒手的受害者。但是，她看看买的东西，数学有着不可战胜的力量，比她的最大敌人——现在剩下的钱数——更为可怖。她发现没有结算清楚，这不是成了自己的扒手吗？她那永远活跃的想象力仍然看见刚刚还在手上有过的一枚枚钱币，半块金盎司，少量硬币，三个有点旧的杜罗，正因为钱很多呀！可钱都跑到哪儿去了？她一点一点记起来了，盎司是在那个店铺花掉的，夸尔多是在另一个店铺花掉的，磨损的比塞塔和亮晶晶的杜罗也找到了去处。当一个人大手大脚地花钱时，总觉得一枚枚钱币在耳边作响，好像没有花似的，脑海仍然保留着金币、银币、铜币的影子，只是到了不得不结算账目时才发现自己错了。于是，具有逻辑性的不祥的数字出现了，事情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伊西多拉记不清那天下午干了什么事，只是记得花了马车和电车车费。堂何塞·雷林皮奥陪着她时，说想抽烟；她对这种需求像其他需求一样都十分敏感，便花了半个雷阿尔，给他买了盒香烟。两个人回到家，她无精打彩，满脸愁容；他嘴上叼着烟，一副傲然表情。堂娜拉乌拉对丈夫恶狠狠地说：

“给我滚开；不学好……我们的壁炉和烟囱都点着火呢。你真会气我呀！你也照照镜子，抽起烟来了，你们认为家里什么也不缺了。你怎么不好好干点活呢……

第　八　章

堂何塞及其一家

一

我的这部真人真事、剖析深刻的小说有许多重要人物，现在，其中一位来到我身边，要求得到他应有的位置。请诸位马上认识一下他，伊西多拉简单几笔就惟妙惟肖地勾画了一幅恰如其分的肖像。他的小胡子很像天使的头发！浅黄色，潮湿；眼睛犹如两颗葡萄珠，温柔多情；面膛红润，皮肤细腻，总挂着笑容，双颊染着行将凋谢玫瑰的红色；目光喜悦，态度喜悦，他这个人全是用喜悦的面团（即仁慈泥巴，现在造物主也不多用了）捏成的；这一切就是无用和甜蜜的写照，就是在人们中间展示何塞·雷林皮奥-萨斯特雷招牌的蜜饯盒。对这个阿利坎特省“多蜜”村人，我们最后再写上两笔。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是世界

上最无用的人。

他六十岁，出生在一个诚实、正派家庭。他青年时当过兵；但是，他不想为军队效力一辈子，便丢弃了沉重、震耳欲聋的武器。他在税务局当过职员；但表现不好，总是休假，最后被赶出办公室。他在一家剧院做过会计，剧院破产关闭。后来，他帮助一个人征收食品入城税，可是他过于温顺，大部分食品都征不上税来。他是堂娜拉乌拉的丈夫，把她的一点点家产都葬送在了各种各样的殷勤中了。

堂娜拉乌拉性情暴躁，上了年纪后动不动就发怒，同时对那种想入非非但毫无结果的生活也厌了，常常恶狠狠地对丈夫说：

“没用的东西，整个一个呆子……我和你结婚那天，上帝应该把我从这个世界拖走。你有什么用，只会吃饭！”

“我是会计员，”堂何塞回答说。他认为，有一个道理比所有道理都重要，这是他感到满意的一件事；我一直在想，堂何塞可以称为高师的那种艺术或科学离普通人的头脑太遥远了，或者因为他在办公室呆的时间很长，或者因为一心一意地从事那种事，他对复式簿记熟悉得如同牛顿熟悉数学、哥伦布熟悉航海学一样。人类的精神和各种各样的知识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出于性格上的原因，他看上去不喜爱虚构的、惬意的东西，但在枯燥乏味的会计学里找到最大的乐趣。他掌握这门学问以后，便利用一年中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写作这方面的论文；如果他不是半途而废的话，那一定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巨著。他对会计工作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写有实实在在的论文，很有新意，精细地解释了“银行代理”，“反汇票”，“财运”，“担保”，“储蓄与商品”。当集中精力研究“我的账目，他的账目和公共账目”这个题目时，他中止了工作，太遗憾了，那是一个多么有趣的题目呀，怎

能中止呀。

奇怪的是，堂何塞掌握着会计学的最大秘密，却没有任何东西可计算的。他钱财的出入和家务管理不值得多费一点笔墨。但是，堂何塞在摆弄数字方面，却总是走得很远，他的房间里摆着“分类总账”、“日记账”、“日记临时账目”、“商品分类账目”、“出纳”、“活期储蓄”、“待收账目”、“发票”以及其他大本大本的账目，每一页都写着密密麻麻的数字，比大海的沙粒还多，他的家人不知道他从这些东西里能捞到什么好处。

但是，最让堂娜拉乌拉恼怒的是，他虽然年老体衰，可总是照镜子。确实如此，他除了在自己房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自我欣赏之外，就是到别的挂着镜子的房间时，也或偷偷地，或大模大样地往镜子里瞟一眼，看看自己的模样，然后捋捋胡子，或者用手理一理那几根屈指可数的头发：又细又软，贴在头皮上，从后脑勺拉到前面，盖在光秃秃的头顶上。

“对了，真得好好照照，”堂娜拉乌拉对他说，“别把你的漂亮脸蛋忘了。真遗憾，画家不来给你那落水麻雀的样子画出来。”

堂何塞只是笑笑。他是那样好！……如果说蜂蜜在人的天性中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元素的话，与其说他是人，毋宁说是会走路的蜜饯。他笑着对可敬可爱的妻子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保养得这样好，像我认识你时一样漂亮、水灵。”

“住嘴，你就是太放荡了。”

“走着瞧。还不到时候，还不到……看吧，总有人会滑倒的。”

“去，去，”夫人一边喊着一边做出厌恶表情。“你把我当做那种女人？……”

堂何塞曾是天字一号的多情郎。她没有办法改变他：他生来就是那种人。是个双重身份的人，会计和爱向女人献殷勤的小伙子。后来结婚了，年纪渐渐大了，但在大街上看见漂亮女人时，总是跟在后面，甚至说一两句出格的话。在朋友中间，他谈话的题目从日常琐事到爱情、冒险无所不包；什么都那样津津有味，姑娘的小脚呀，女人上车露出了漂亮的腿肚呀，目光呀，表情呀。一般地说，他的冒险举动也就到此为止，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很腼腆，这副脚镣阻挡他去做越轨的事。

不过，就是在那年老、体力每况日下的日子里，他用皱巴巴斗篷裹好身体到外面晒太阳时，也总是到漂亮姑娘最多的地方。如果碰见某个姑娘只身一人行走，他便冒一下险，迈着蹒跚脚步跟上一程，不过，没有什么恶意，那只是“职业的习惯”——他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只有在地方狭窄、人群拥挤的时候，比如阅兵和宗教游行，如果和某个美女肩并肩贴在一起，他的心便跳到嗓子眼儿，好像粘满了糖浆，咋咋呼呼地说：

“您太让我喜欢了，夫人！……您真是漂亮绝伦的姑娘！……拥有您多么幸福呀！”

这个柏拉图式的放荡男人是伊西多拉的姨父，因为他和托马斯·鲁菲特是姨表兄弟；另外，他又是伊西多拉的教父，看着她生下和长大，而且从那个时候起，他便以熟知人类命运的预言家的肯定口吻说，这姑娘一定出息成一个漂亮女人，说不定变成典雅、有名的贵夫人，现在看见她长大了，哪有不高兴的呀！他也很同情姑娘的不幸，对她表示十分关心，愿意在需要的事情上为其效劳。

雷林皮奥一家生活很贫困，因为堂何塞虽然是数字大师，但从中没有获得过任何实惠。堂娜拉乌拉在多洛雷斯有房子和葡

萄园，每年可以收入一百雷阿尔。两个女儿为衬衫厂工作。家里有机器，夜以继日地干针线活，有时整夜不眠，眼睛都熬瞎了，每天能挣得五六个雷阿尔。直到那时，儿子梅乔尔一分钱也没有带回家里，谁让他是个没有理想、没有谋略的人呢！不过，全家对他抱有很大希望。梅乔尔刚刚从大学这个娘肚子里出来，虽然没有学识，但却傲气十足，他一定很快成为一个人物，一个名扬四海的人物。好多人不是都这样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家庭的共同理想，哪个家庭没有一个理想呀！

为了有更多的钱支付房租，家里必须把一间屋子出租给某个正派绅士、神父或没有儿女的寡妇。三年间，房客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了缓解。那间屋子空了两个月，直到伊西多拉来才有了房客，每天收四个雷阿尔，另外收几个雷阿尔的饭钱。没有这项收入，雷林皮奥的收支状况早失去了平衡。

但是，事情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愿望和想法发生和发展的。上帝偏偏让伊西多拉手上留不住钱，让她心血来潮胡乱地买东西。这我们在上面交待过。上帝可能知道其中的缘由。堂娜拉乌拉喜欢解析安排万物的上帝的意图，上帝把伊西多拉打发来，就如同埃及的瘟灾①，想考验考验他们的耐心。

总之，鲁菲特的女儿已经身无分文，“神父”舅舅很关心她，有时给她寄钱来。唉！内地的人以为一个盎司是一百万呢。手头拮据的姑娘太可怜了，为弟弟白白跑了一个月，他仍然没有从

① 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埃及法老曾遭十大灾难，这里指第二大灾难，即青蛙之灾。摩西按照主的旨意，让埃及到处都是青蛙，甚至法老王宫、寝宫也是青蛙成灾。

监狱释放出来，而她一无所有、看着那么多好东西而不能买！……租期满了，伊西多拉非但不能支付房租和八个雷阿尔的饭钱，反而要向堂娜拉乌拉借些钱。可以想象出来，堂娜拉乌拉是怎样不情愿地借给她呀！不过，大家希望“神父”再寄来一些钱，想到这里心里多少有了点安慰。“懒惰”是位心地善良的先生，又过了一个月，焦急盼望的汇款通知单还是没有来。脾气粗暴、疑心重重的堂娜拉乌拉摆出一大堆理由，请伊西多拉干点活。她没有手吗？不会做针钱活吗？难道两个堂堂的小姐，埃米利娅和莱昂诺尔不是也在像黑奴一样地干活吗？

伊西多拉手很灵巧，会做针线活，便不会操作机器。而埃米利娅是这方面的技艺高超的师傅，她在两姐妹中最聪明、最能干。她爱机器，就像爱宠物一样；对这个奇妙工具的秘密了如指掌，把它变成了自己的驯服奴隶。每个星期，她都精心地给机器加些润滑油，像关心亲人那样进行检修，看看某个部件或胳臂大腿有没有毛病，是否需要修理，她每天都用机器做活，很麻利。休息的时候，总要盖好，保护好，不让灰尘落在上面。这两个缝衣姑娘——一个是铁的，一个是肉的——的针脚大小一致，该长的长，该短的短。除此之外，埃米利娅无疑想学习埃利亚斯·豪①的高尚精神，掌握另外一些辅助装置，卷边呀，穿带子呀，折边呀，串边呀。

那是一台加拿大雷蒙德牌的缝纫机。堂何塞了解它的一般性能，会穿针引线。但是，尽管女儿和妻子时时刻刻拉他去缝衣服，帮她们一手，可他从来没有屈尊服从，也许因为觉得那不是

① 埃利亚斯·豪（1819—1867）：美国发明家，曾在轧棉机械厂工作，以五年业余时间研制成缝纫机，一八四六年获缝纫机发明专利。

男人干的活，也许因为——这一点可能性最大——他认为掌握好账目对家庭的帮助远远大于世界上所有缝纫活计。谁也别想让他不摆弄数字，不阅读《通讯报》，不自己卷烟，不聊天。其他的都是侮辱性的东西。不过，一个夏天的夜晚，全家按往常的习惯聚集在饭厅里时，堂何塞踩起缝纫机来。

“爸爸，”埃米利娅对他说，“您不帮助我们，还不教伊西多拉踩机器呀。”

堂何塞那样喜欢干女儿，总想呆在她身边，这一次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女儿的要求。他最初的解释没有得到很大效果。伊西多拉怎么也不懂得线是如何穿来穿去的，为什么必须把线从一个个小孔穿过去，最后才到达安在双孔机头部位的缝纫针那里，而在面板下面，线在里面快速运动着。那玩艺儿很像击剑，一击一刺十分凶狠；两条线交叉、相连、打结、拉紧，过多少分之一秒后再次击刺。

很遗憾，那天晚上伊西多拉没有那份心思，不想学习教父热心教授的东西。她的心情很烦闷。都过去三个月了，她的处境并没有多大改变。“神父”给她寄来了钱，但少得那样可怜，弥补了必需的开销外，已经所剩无几，手头十分吃紧。马里亚诺还关在监狱里，审判继续进行着。公众和报纸对那个严重事件表现出了那么大的兴趣，这表明满意解决的一切希望已不复存在。鲁菲特女儿心情很痛苦，另外，她生活中的那件她极为关心的大事这么多天毫无进展，还有一大堆别的伤心事。她把这些伤心事当做秘密深深埋在心里，我们不便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句什么。她心不在焉，思想早溜号了。她犯了老毛病：在脑海里重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场景、事件、不同人物的形象和谈话。所以，她对教父的授课是在关注的话，也只是用眼睛和值得尊敬的沉

默，而雷林皮奥却认为那是注意听讲的最好方式了。

已经开始进入夏天。饭厅朝西，像火炉一样炽热。埃米利娅和莱昂诺尔在已经撤去罩布的桌子旁绷线，这会儿默默无语，那会儿对她们做的令人发笑的东西小声议论着。堂娜拉乌拉打开窗户，外面是黑乎乎的院子，院子尽头有间十分考究的马厩，此刻不时有臭气从那儿袭来。她身体肥胖，舒舒服服地坐在专用的扶手椅里，很快睡着了。在那张桌子上，雷林皮奥坐在姐妹俩的对面摆弄着机器，旁边是他的女学生。那是富有爱情和亲情的劳作圈子，头上的吊灯泄下昏暗、凄凉的光线，那几个借助这盏灯干活的人不时责怪它，说光线不足是因为油不多了，灯捻不多了，或者使女没有弄好。拧拧吧，把灯捻升高些；这一下冒起大烟来；或者拧低些，于是所有人变成了一个颜色。不过，尽管屋里光线很弱，又充满了灯油味，但那两个可怜的姑娘仍然继续干着，那是生存法则呀，不得不用明天的眼睛购买今天的面包。

“我现在教你往梭心上缠线。”堂何塞说；“看见没有，这个钢做的小轱辘，是我从梭子上取下来的？必须缠满线，先把它放在这儿，用机器的摆转让它转起来……”

伊西多拉用眼睛盯着他如何操作；但是，她的思想不知已经飞到哪里去了！“生活多么凄惨呀！马里亚诺给我干了丢人的事，现在怎能要求得到我们的权利呀！……看来上帝不再关照我了……”她在心里说；“有个人对我表现出兴趣。怎么还不来看我呀？出事了？他对我怎样想呢？”

“我们在梭心上缠满线，现在该把它安在梭子上了。喂，喂，好好看着怎样安，这有窍门。好了，齐了。现在，该做最细心的活了，它决定缝得好还是缝得坏。孩子，一定要全神贯注，把线头儿从这儿个小孔穿过去，看见没有？”

“我得给他写封信。我‘舅舅’不是把我介绍给他和他父亲了吗？……那就给他写封信吧。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这个地方的夏天可真苦呀！典雅的人都走了，只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下来，没有朋友，没有人关心……”

“线头儿从梭心左边抽出来，拿在手上，仔细地从第一个小孔穿过去，好，过去了。喂……现在，我的线头儿先生必须从第二个小孔穿过去，好，太好了，那边是第三个小孔。接着……千万别忘记这一点……线从底下过去，过去了。现在，把梭心放在自己的位置上，用上面的线勾住下面的线，只转一下就可以了，还有……接着干吧。姑娘，把布放上去。”

“快有二十天了，还不来看我。去度夏了，怎么不向我告辞？……莫非以为我冒充呀？……有这种想法，可要把我气死了……”

“现在，放下压布器，转一下这个钮，把针眼调小……看好……把上线弄松一点，开始。机器，机器，快快转，转回家……”

“我想到哪里去了？去他家……不能，不能那样做……还是找个引子给他写封信吧……也许不需要写了……我的心告诉我，他明天会来的……噢，上帝哟，他来该多好呀……”

二

堂娜拉乌拉打着盹，不时地猛然往下垂一下头。这会儿，她半睡半醒地怒冲冲地喊起来：

“你总照镜子。”

“我说呀，”堂何塞一边干活一边笑着说。“我可没照镜子

呀，还忙着干活呢……”

两个女儿笑起来。堂娜拉乌拉被刺了一下，完全醒过来，说：

“我可没睡着呀。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饭厅里挂着钟，那是钟的老祖宗。它走起来，里面的装置好像骨骼互相碰撞，或者说像骷髅在舞动。露在外面的钟摆的惟一功能，好像是驱赶苍蝇，因为不时有苍蝇落在上面。针摆上画着梨和苹果。突然，正当全家人不注意的时候，响起令人警觉的声音。钟里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吧。但是，粗糙的齿轮叮当乱响，只是报时。小铃响了十一下。

堂娜拉乌拉起身。两个女儿放下手中的活儿。使女把第二天买东西的钱收起来。伊西多拉一下子失去踪影。埃米利娅忙着收拾缝纫机。堂何塞有个习惯，比妻子和女儿晚睡一个小时，利用这个小时阅读《通讯报》，这是他的乐趣，非此生活中好像缺少点什么似的；然后拿来那架大名鼎鼎的机器制作几支香烟。那是一个木制圆筒，上面有许多小孔，把卷起来的纸放在里面，再塞满烟丝。此刻，他把报纸放在身上，聚精会神地读起来；他首先关注政界人物的会议，最后才看看讣告栏和广告栏。之后，他一边往机器里塞烟丝，一边思索着当天发生的事情和一般政治形势。在治理国家问题上，他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他反对所有政党，主张全体西班牙人为了祖国利益应该团结一致，结束纷争和革命。他怀有极大的热情，一切为了祖国的荣誉。有三种东西令他气愤：第一，英国人不把直布罗陀归还我们；第二，大臣们的失业津贴高达三万雷阿尔；第三，没有为门德斯·努涅斯①

① 门德斯·努涅斯（1824—1869）：西班牙航海家。

竖立纪念碑。那个时期，他思想的清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十分坚定的想法，在各种场合都不忘记阐明。

“没什么，没什么，”他说，“这个堂阿马德奥是一位正派人。”

时钟敲了十二下，堂何塞把《通讯报》放在桌子上，离开那里；梅乔尔总是凌晨两点左右回来，回来以后要看一会儿报。雷林皮奥走到床边，发现亲爱的妻子还醒着，十分吃惊。

“亲爱的，还没睡？”他一边摘下帽子一边说。“我刚读完报……竟然发生这种怪事！那个可怜的先生被搞得头晕目眩！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堂阿马德奥是一位正派人。”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你烦人不烦人！我睡不着，一直想着那个……我们头上落了这么一只讨厌的苍蝇。”

“别那么想，别那么想！亲爱的，她是个孤儿。”

“我家可不是孤儿院呀！她要使我们倾家荡产的……我的看法不对，请上帝原谅我，但我认为你的养女得不到好结果。她不愿意干活，整天打扮、写信、逛街、洗理。我说呀，她一个人一天用的水，比我们全家三个月用的还多。”

“别那么说，别那么说！洗洗，用点水，那有什么关系。她不是也干活吗。今天晚上，她学习缝纫课可是认真、上心的，用不了多久，她用机器做活一定比我好。”

“你这个傻瓜蛋。雷林皮奥，她不会有好结果。我的上帝，看她那副样子，多自负，多野心勃勃！我们白白养活她，还不给我们好脸看！应该说说她，和她谈谈。”

“她是个孤儿。你是不是说‘神父’不照管她了？不会，我认为不会。”

“那你就相信‘神父’吧，什么也不用管了。最有意思的是……我真哭笑不得，她现在满脸怒容，只因为不能随意买东西

了……唉，她如果有钱呀，一定像亚洲人那样大把大把地花钱，连仆人都会穿上红袍子，像那个国王……”

“国王呀，你等着瞧吧，可他是个最正派的人。”

“哎哟哟，伊西多拉呀，伊西多拉呀！你可真是一块好料，说不定哪一天把您赶到大街上去。”

“拉乌拉！”堂何塞已经躺下，怯生生地喊了一声。

“去，去。讨厌的人，都给我滚开。总会有人帮助我们付房租的。我可不愿意在家里找麻烦。”

“麻烦？……决不可能！”

“麻烦，对；那么，萨尔德欧罗侯爵总来这儿，是什么意思？你知道那个举止轻浮的人是谁吗？”

“是个很正派的人呀，绅士呀，年轻人……”雷林皮奥喃喃地说，他已经昏昏欲睡了。

“不管他是什么人，反正我讨厌他来这儿。堂娜伊西多拉小姐，我家可不是干那种事的地方。雷林皮奥，你的心像上帝那样好，根本注意不到；我呀，可看得一清二楚。那个小侯爵，或者说随便什么东西吧，有一天来这儿，和她谈了一刻钟。第二个星期又来了，两个人关在房间里，比上次更长了。这事你知道吗？后来，每隔三四天来一次。噢，那个不要脸的姑娘，在等候他时，他来晚时，不来时，从她那张脸就能看出来！你没有脑子，什么也看不见。我躲在门后听他们说话，那个亲热劲儿呀，太亲热了；但是，听不清他们讲什么。他们还笑呢，是这样，笑得很厉害，但是，笑什么？……这里面一定有点什么，雷林皮奥，一定有点什么。”

堂何塞如果说还没有完全睡着的话，也快睡着了。他说出几个甜蜜的词儿，声音很低，但十分清晰，那些词儿从双唇说出

来时，还裹着一丝微笑呢：

“太漂亮了！……”

“去你的，去！胡说什么呀。你是想气我呀！……”

“不，亲爱的；我是说堂阿马德奥是一位……”

“去，去！……”

“去，去！……”

三

伊西多拉和她教父女儿的关系，如果说共同生活的开始阶段还算亲密的话，后来便慢慢冷淡了下来。伊西多拉掩饰不住埃米利娅和莱昂诺尔在社会地位、审美和作态方面比她矮一等的想法。她认为在这些方面比表姐妹高出一大截儿，她会穿戴，会挑选花色；鲁菲特的女儿对雷林皮奥的女儿总是露出傲慢和怜悯表情：“这两个俗气的姑娘，”她对自己说，“千方百计地模仿我，可是总不能如愿。”

这有些道理。伊西多拉在这方面有两只举世无双的手，她会打扮，但那不是学来的。恰如有了诗人才有灵感一样，有了她才有那一切：眼睛具有发现最漂亮东西、捕捉最和谐东西的功能，善于好中挑好；一双灵巧的手能为自己佩戴饰物。她喜欢质朴，一般地说这是社会中间阶层所缺少的，但那是原始文明或高雅文化的特殊美德。堂何塞的女儿承认她的长处，不时向她请教，向她咨询如何穿戴，她们家境不好，没有条件讲究；但是，除了壮工之外，既然社会各个阶级要同样穿戴是一个法则，又由于孩子发疯似的模仿大人的打扮——在这里，走在大街上，一个年薪一万两千雷阿尔的职员的女儿和达官贵人的女儿没有什么区

别——，那么雷林皮奥的女儿用布头、破衣和翻新的旧东西把自己打扮得那样好就不足为怪了，而且不止一次把很精通马德里美容和服饰的人骗得好苦。

她姐妹俩都很招人喜欢，埃米利娅长得相当漂亮，属于典雅、精灵、匀称的那种女性，像她这样的姑娘马德里随处可见。多少个月来，姐妹俩共用一件式样和质地颇佳的连衣裙，矮勒皮靴和冬用白色皮大衣也是共用的，每天只能有一个人和堂娜拉乌拉外出上街。但是，她们不得不每天干活、熬夜，经济又拮据，还是做到了衣饰和鞋袜一个式样，甚至还能戴上时髦礼帽，那是姐妹俩在伊西多拉帮助下用从一家商店——她们为这家商店干活——免费弄到的帽子下脚料和存料整修出来的。这都是什么时代了，女人哪能没有礼帽呢？只有沿街乞讨的女人才被剥夺了那种饰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女人会有一天戴上的。随着工业进步和成衣价格低廉，人类会穿得漂漂亮亮或完全俗不可耐。

堂何塞的两个女儿那样会掩饰贫困，如果有人建议她们和技术熟练的工人、富裕店主或农村地主结婚的话，她们一定惊恐万状的。堂娜拉乌拉本已经习惯了过苦日子——她总要镀上一层金，修饰一番，不让别人看出来——根本没去想有损家风的联姻。她抱有这样的幻想，埃米利娅在聪明的小伙子中找个医生做丈夫，出于这种原因她对米吉斯的来访并不感到厌恶。至于莱昂诺尔，母亲认为她天资非凡，总参谋部军官、工程师或类似职业的小伙子最合适。

她们每星期要看一两次戏，因而在皇家剧院的顶楼里，那两个典雅姑娘周围总有一群小伙子献殷勤，学生呀，职员呀，都是社会最底层人，只有用显微镜才能捕捉到他们的存在。她们露

出不可一世的表情，特别是莱昂诺尔，那副样子就是在梦中也不可能装出来。由于她们有一张招人喜爱的脸蛋儿，又能说会道，不少天真的小伙子上了钩，把她们看成社会的显贵人物。把阶级混淆起来，那是平等的假币。

我们现在说说梅乔尔。他是全家的光荣和亮点，是母亲的骄傲和所有人的希望，他们就是怀疑四部福音书，也不会怀疑小雷林皮奥很快高升，光宗耀祖。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堂娜拉乌拉认为，梅乔尔是世界上第一美男子，第一天才，第一交际家。如果说模样和身段可以让人爬到荣耀和财富的顶峰的话，确实如此，梅乔尔应该比任何一个人都爬得高，因为他仪表堂堂，是男人求之不得的。他是堂何塞和堂娜拉乌拉婚姻的第一颗果子，有些恶语伤人的家伙至今还说他是三月胎儿，此事无关紧要，我们不必寻根问底。他还不满二十六岁，黑胡须，黑眼睛，黑头发，智力也是黑的；但是，说到相貌特征，很难说哪一点是最主要的，因为他脸上的发饰经常变化：如果这个月满脸胡须的话，下个月只留着鬓须，第二年呢，又只留着唇胡。再后则是唇胡和山羊胡，应该说剃刀在他脸上留下的是他思维反复无常的印记。

他是长子，又是男孩，所以成了全家的宝贝、宠儿，做出怎样牺牲好像都不够；他很任性，为所欲为，父母也让他三分。堂何塞和堂娜拉乌拉把他看成一个超人、圣人，他之所以从那个贫贱女人肚子里生下来，那是巧合或上帝的神秘旨意。和两个妹妹发生矛盾时，他总有理。两个女孩可以缺少最需要的东西，而他连无用的东西也要占有。堂娜拉乌拉吃得很坏或者干脆不吃饭，也要让儿子抽好烟。堂何塞在饭桌上撤了葡萄酒，那是为了让梅乔尔喝上咖啡，在朋友中间不显得寒酸。穷人家里，一般地说，儿女穿用父母淘汰下来的衣服。但是，他们家却相反，堂何

塞的外套是用梅乔尔的大衣改制的；梅乔尔的领带用过后，才去点缀父亲的脖子。

堂何塞的衣兜总是干干净净的，因为他是那样爱花钱，就是有一个夸尔多，也抑制不住那个坏毛病，非要买几颗栗子，坐到雷蒂罗公园的长凳上吃掉。但是，梅乔尔的坎肩里总有点什么在发出响声，那很可能是堂娜拉乌拉天知道怎样千辛万苦、女儿夜以继日劳动，克勤克俭积攒下来的几个比塞塔呀。

梅乔尔是学法律的。他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人，上帝赐予他莫大的天资和聪明，不可能屈尊去从事技工那类下贱工作。让他从事不能出人头地的专业，那是违背他的崇高理想的。堂娜拉乌拉有个弟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马德里的有名的矫形医生，他在小小诊所里发了大财。此人是勤勉的实业家，是梅乔尔的教父，在后者长到十五岁时，曾想把他接过去，教给他那门诚实的手艺；可是，无论堂娜拉乌拉还是堂何塞都认为那是一大侮辱。梅乔尔去做矫形医生！给人家矫整罗锅儿，修复疝气，制造拐杖那种丑恶的东西……好了，好了，那太可怕了。堂娜拉乌拉听到弟弟的建议时，既气愤又厌恶。梅乔尔本人呢，在大学时就已崭露头角，并且在文学方面镀了点金，十分讥笑舅父干矫形那一行。只要一想到那间可恶的诊所，和舅舅一起工作，他就一肚子气。他和舅父怎能沟通呢？他那样有知识，那样聪明，前途无量，而舅舅粗鄙、俗气，只会制作吊带和巧取豪夺，是个十足的野人，把“药丸”称为“条款”，当第一辆有轨电车开始行驶时，他把“颤动”说成“驾驶”①。

梅乔尔从大学出来时，按照米吉斯的说法，是口“无知深

① 在西班牙语中，“药丸”和“条款”、“颤动”和“驾驶”的拼写有些相似。

井”。在他学习的几门科学中，没有一门可以抱怨的，因为它并没有少得到偏爱。就是说，对任何一门科学，都一无所知。

这时，家里想把他“抛出去”。他已是一条很漂亮的船了，造好了，漆好了，现在只需要把他推到浩瀚无垠的理想海洋。莫诺瓦尔选区众议员给他在专卖税务局找到一个职位，而梅乔尔把这看做唱诵使徒书一样的工作。就这样，对，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走进了办公室。不幸的是，几年当中，他干的不是被人瞧不起的工作，就是不幸的失业。这个年青人看到他的实际地位和有钱人家子弟通过关系谋取的地位之间有天壤之别，他开始绝望了，他要穿好吃好呀，全家又对他寄予永恒的厚望呀！

他不喜欢学习，因为他总是听别人说学习用处不大，不过，在与聪明年青人接触时，还学到不少习语和现成的思想，由此在咖啡馆聊大天时，他并不是最沉默无语的人。他在政治上有些见地，不时地在小报上写点什么。可以发现，他字里行间流露着气愤，对政府不满。他的小文章很受编辑们的欢迎，同时给他带来一点收入。

他又找到了工作，有那么一段很短的时间还搞过招魂术。经常看见他出现在这个邪教的夜间聚会上，那是灵薄狱的前厅。他的那些坚定信念只在新教徒中存在着。夜里他呆在自己房间里，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和桌子腿进行阴森森的对话，或者用颤抖的手写下据他说是这个或那个灵魂对他讲的话。堂娜拉乌拉是个十足的天主教徒，虽然看不惯儿子的这些愚蠢言行，但并不说一句话，也不想把那可笑的学说从他脑袋里排除出来。

不过，随着日月的流逝，梅乔尔的招魂术也不见了，让位给更为现实的想法。他发现过去那么多年了，自己的钱并没有增多，和本人的欲望、和妈妈预言的光辉前途背道而驰。他没有

钱，但必须装出有钱的样子。就是说，穿戴得像富人，和富人打交道。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在财富上有多有少，而在穿戴上却要相同。燕尾服的发明者给人类播下了绝望的种子。

梅乔尔对这一点太痛心疾首了，每天都感到有新的耻辱压在头上，看到别人奢侈无度，脸上好像被鞭子抽打一样。散步，为什么他显得疲惫不堪，而别人马车来马车去？为什么他心里充满爱，而被爱的女人却属于别人？看戏，为什么他喜欢歌剧，而包厢却属于别人？这些问题不时地从脑海里冒出来，一个接一个如同锻炉里的火星。糟糕的是，他经常听人讲述一夜间发大财的故事。在咖啡馆，在各种各样场合，不时有人讲起美妙、魔幻般的故事：这会儿，一个大胆的穷汉子几个月便捞到巨额财富。那会儿，一个好想法使生意骤然兴隆起来，一年前还沿街乞讨的人一下子成了大财阀。马德里有数以千计的代理商成了光彩夺目的名星，他们利用国库放高利贷、利用职务和手法得到那样多的益处，实为十九世纪的第一奇迹。

自从这些想法向梅乔尔不断袭来，他每星期都杜撰一个新计划或办法。他在脑子里酝酿着，简明扼要地讲给妈妈听；堂娜拉乌拉觉得妙极了，于是他实践；困难重重，结果旧的计划死亡，新的计划诞生。

第一个计划很简单：“妈妈，十拿九稳。”他说。具体地说，把广告同商店对顾客的馈赠结合起来。计划十分庞大。只要马德里各个商店老板接受他的想法，所有实业家提供广告，一定会得到数以百万计的钱财。他说服了一个印刷厂老板，此人将为他印刷一批名片。

接下来便是第二、第三个。首先是空中电车网。资金呢？他认为银行家了解了这个计划，肯定会提供。但是，银行家们怎

么也看不到这桩生意能够产生数以百万的效益，于是，空中电车真的留在了空中。后来，又有……计划……从政府那里获得零售火柴的特权，创办职业介绍所，等等，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

在这些计划和想法中，雷林皮奥根本没有想到最简单的一种，即学门艺术、专业或手艺，以此挣些钱，从一个比塞塔开始，慢慢积累。但是，他迷恋听到的那种一夜间发大财的故事，想一下子令人惊异地拥有自己的巨额财产，不是一点点地挣得、获取，而是得到，犹如变戏法似的发现金矿或埋在地下的金刚石。在我们这部小说所描写的那些日子里，梅乔尔有些灰心丧气，精神上十分困惑。他的脑海里，不现实的东西一直在同可能的东西作着残酷的斗争。从这场斗争中能够产生什么伟大想法，人们做梦都从未想到的计划？在他身上，现实处境这个怪物一直在同别人的舒适生活搏斗着，他的欲望越大越膨胀，越难以得到满足。

他每天都凌晨一两点钟回到家中，筋疲力尽，哭丧着脸，若有所思。脱掉斗篷，把臂肘支在饭桌上，双手托着下巴，这样沉思个把小时。他如果抽着烟回家——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一定继续熏烤、熏黑或熏暗海泡石烟嘴，好像要给它永远罩上一层丧葬的黑纱。他每天无论什么时候都忙着干这件事。他对这项工作格外经心，有耐心，在咖啡馆里不止一个人夸奖他精雕细刻。他有许多值得骄傲的东西。他那建立在烟嘴上的骄傲是可以饶恕的，因为那支烟嘴越来越像雪松雕品，精美、闪亮；这位艺术家除了向它均匀地喷吐一口口浓烟，还用手帕擦拭。并且不时在那块煤玉镜子上照自己的模样……他抽完烟，把烟嘴放在盒子里，随即上床睡觉，直到第二天下午一点起来。

伊西多拉对雷林皮奥一家的这个宠儿并没有好感。在她看来，堂娜拉乌拉赞不绝口的那种英俊，其实很一般，而且他的举止和穿饰都十分做作、俗气。至于全家人说的上帝赐予的高尚品质和天资，伊西多拉不知从何谈起。她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大的蛮汉子、自私鬼和二流子。

第　九　章

贝　多　芬

一

阿兰西斯侯爵府坐落在圣彼得教区，从外表上看，和建于十七世纪的所有庄严建筑物一样很普通，就是说，这些建筑物给人的印象是，马德里是一座即兴修建起来的王宫。豪门大户认为国王迟早移都他处，修建的便不是房屋，而是大型亭阁或帐篷，而用的材料不是布和木板，而是砖和石膏。从艺术性上讲，这些粗糙大房等于零；坚固性呢，只能说过得去；至于内部是不是舒适，充其量改造以后还能居住，因为古代贵族好像觉得没有阳光，不抵御寒冷的房子也很舒服，什么光秃秃的洞穴呀，黑暗无光的土窝呀，其乐无穷。

阿兰西斯侯爵府是上个世纪改建过的。除了大门——圣诞节时，巨大圣像架可以顺利通过——用凸面琢石加固外，外表上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内部保存着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挂毯呀，家具呀，绘画呀，但没有一件是稀世之宝。从大门到房顶，处处

可以看出主人对这幢房子并不经心维修、管理，东西虽然井井有条，保护得也很好，但那里有一种孤寂味和变成废墟的预感。不管认为非现代的都是好的人说什么，阿兰西斯侯爵府的几间大厅的艺术水准充其量属于中等。

从一八六三年开始，那里一直四门紧闭，只是打扫卫生的日子才打开。整幢房子的惟一居住者是寂静，它无处不在，卧室呀，按照梦境制作的长长吊帘呀；黑暗在宽大的客厅里我行我素。光线从一些缝隙伸进玫瑰色指头，在壁毯上抓挠着。入夜，那里没有声音，没有灯光，没有活灵魂。

一八七二年秋季的一天，侯爵府突然欢腾起来；门窗打开了，空气和阳光一泄而入，五六个仆人挥舞掸子把舒舒服服睡在家具上的尘埃赶跑了。过一会儿，便响起了移动椅子声，擦洗玻璃声，准备照明用具声。在这些杂乱声中，可以听到单个钢琴音符声，那是调音师在折磨这架乐器。第二天，又响起了仆人卸箱子声，马车在大街和光秃秃门廊隆隆滚动声。一位夫人头发斑白，身材匀称，穿着裘皮大衣，连因寒冷而抖动的嘴巴也捂得严严实实。她用胳臂扶着一位已经上了年纪的先生，走上楼梯，然后从这间屋子走进那间屋子，最后坐下来休息，恢复一路上的疲劳。除了那位上年纪的先生外，还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家伙陪着她；小家伙身后用链子牵着一条大黑狗；后面跟着两个年轻仆人，相貌英俊，不像是西班牙人。

阿兰西斯侯爵夫人从一八五四年起便孀居，每年都在巴黎或伦敦居住好长时间，夏天在布列塔尼①的一个港口住些日子，有时冬天到西班牙，住在哥尔多瓦，那儿有房子、地产，气候

① 法国西部地名。

又好；她身体不佳，可以在那儿调养。在马德里，只是回哥尔多瓦或格拉纳达时顺便呆上四五天。那一年，她是九月末回国的，不知为什么不像前几次那样高兴，走进家门时说：“我这次只呆三天。”那天是星期一。

她休息到两点；那时，陪同她的小家伙坐在钢琴前，艰难地弹起了练习曲，一直弹到吃晚饭的时候。之后，夫人接待了许多客人，同那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小钢琴家、圣萨洛莫侯爵夫人、房产代管人和另外两位客人一道用餐。祈祷后回房间。

第二天，她几乎一整天都用来回访，四点钟时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不想再见任何人，只想一个人独处。那幢房子使她感到不快，有团悲凄的阴影压在心上，同时呼唤她，拦住她充满深情的回忆。夜幕降临时，侯爵夫人决心打开死去女儿的房间，这个房间自女儿九年前死后一直门窗紧闭。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妈妈一直不让任何人打开那间阴森森的屋子，她自己也不想打开，因为她把它看做坟墓，坟墓哪有打开的道理。但是那次，她下决心打破自己定下的规矩。在巴黎时，她就打定了主意，去做那件令人痛心的事。她的这个愿望源于对女儿的怜悯，源于恐惧本身，这种恐惧感有时鼓励我们，刺激猎奇心大增。“我今天晚上要打开，”她想，同时叹了口气。吃完晚饭，她转移到一间小会客室，那是整幢房子最漂亮、最豪华的房间。靠近一面墙壁摆放着埃拉特钢琴，同夫人一块来的小家伙上午和下午一直在弹奏；另一面墙上，壁炉大镜子神奇、模糊地照出陈设有序的深洞般的房间。镜子对面，两幅对开布帘收拢起来，重重地垂在地上，从中间露出的空隙可以看见一扇白色、光洁的房门，那上面使人感到缺少一篇墓志铭。

墙壁上挂着几幅现代画，很难说是名画；还有几幅昔日绅士

画像，属于那种现在镶嵌在石凿框架内的画像，举着胳臂，手上握着一根圆棍，那是指挥官的权威象征物。家具并不是最现代的，属于金银织物和描金木器时代之作；青铜器具仿希腊结构的，看来是波拿巴①宣布解散五百人方队、发表参议院法令的时代的制品。天气虽然不冷，但久不居住的房屋很潮湿，还是应该把壁炉生起来。

那个小家伙——确切地说，他还是个孩子——一边逗着他称为“萨乌尔”的小狗一边走进来。

“孩子，别闹！”夫人听到声音，不耐烦地说；“别缠着‘萨乌尔’。”

过了一会儿，那只小动物便毫不客气地躺在大厅中央，像一头乌檀狮子一样。它躺在花白地毯上，那颗漂亮、高傲、机灵，同时亲切而凶猛的脑袋特别引人注目，它的那双眼睛给壁炉的火苗增添了不少亮晶晶的火星。

侯爵夫人想打开门，但她的手对不准，钥匙在锁上划来划去，找不到锁孔。过了好一会儿，才捅了进去，金属舌响了下。她推了推，长满铁锈的房门呻吟着打开来，里面漆黑如洞，一股长期积蓄的潮湿味——由于里面不见阳光，沉寂，没有人住，而更加浓重——涌出来。

侯爵夫人停在门槛那儿，面对室内（已经九年没有打开过了）感到恐惧和敬慕；她往后退了一会儿，从小客厅里的两盏灯中拿起一盏，怀着虔诚和坚定的心情走进室内，房门已经敞开。

“我心中的女儿哟，我们原谅你了。”她往里面走了几步，便像祈祷似的喃喃地说。

① 指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

房间中央有张桌子，夫人把灯放在上面，坐在旁边的扶手椅里，把双手交叉起来，边哭边祈祷，同时用眼睛环顾四周的物品，家具呀，窗帘呀，注视着其中的几件，脸上的怒容是痛苦心灵的自谴。她想看见又怕看见，恐惧和渴望交融起来，心中分不清什么是痛苦的折磨什么是快乐和安慰。这时，传来了和谐而甜蜜的中音钢琴曲，缓慢、简单，在音乐上没有多大重要性，但那仿佛是一种提示，是美妙故事的开头词“有一次”。

侯爵夫人已经听过好多次那段音乐了，此刻她根本没有理会它。她外孙是个早熟的钢琴家，一个小魔鬼，敏捷，富有美感。他当过学生，而现在却是法国第一流钢琴家的对手。侯爵夫人很为外孙的技艺感到骄傲，强迫他每天都要学习十个小时。然而那天晚上她却没有注意，甚至没有发现孩子在弹奏什么，因为有比音乐更为强烈、更为现实的思想和激情占据了这位贵族夫人的脑海。她继续注视着一切。自从女儿咽气那天，她一直没有看见过那些东西。女儿的死在所有东西上留下了悲伤的印记。那里灯光不足，家具上的布罩染上了颓废的色彩。灰尘使漆器失去光泽。所有东西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雾，只要碰一碰，神经末梢都竖起来。壁炉上花瓶里面的天然花朵，九年前还是那样鲜美呢！而现在已经变成了难以描绘的紫色破布一样的东西，稍稍碰一下，干枝的碎片哗哗落下来，好像上百年的树叶。在做工精细、花纹奇特的家具上，金色已经变得暗黑。一个装有三镜的大衣柜，柜门微开，可以看出那是雪松家具，露出乱糟糟的衣物、丝绸、羽纱、缎子和罗缎，全被揉得皱皱巴巴，褪了色，那样严重地遭受死亡的攻击，只要随便触摸一下，就会像多年前的花朵那样，一小块一小块地掉在地上。霉变味、凋谢花草味、长久不用的脂粉腐变味，从那些残存的物品中释放出来。衣柜旁

边的地板上，扔着一双双没有穿用过的皮鞋和靴子，一件胸衣的系带散开来，掉在地上，显现出一条条红色线条。

侯爵夫人看着这些东西，记起了那个悲哀日子的最悲哀的时刻。女儿死前几个小时，由于出现了意味着死亡最大讽刺者的那种奇怪的幻觉而自己感觉很好，便突发奇想，上上下下地打扮了一番。在那一刻，她不知哪来的力气，急切地穿戴完毕，说没病了，那天晚上要去看戏。过了一会儿，突然觉得心脏被刺了一下，随即倒在地上。身上的华丽衣服被脱掉了，脚上的鞋子被拉下来，亵渎死神的一件件漂亮饰物被弄下来，不大工夫就咽了气。

侯爵夫人每每记起这一情景，就不寒而栗。此刻，她注视着挂在壁炉上方的那幅漂亮图画。那是女人的肖像，她那张典雅的脸蛋儿上，红润的双唇挂着的微笑同两道世界上最漂亮的眼眉下面的悲伤目光形成鲜明对比。那是热恋和嘲弄的双重表情，从中可以看出难以被虚伪、轻浮和调皮性格掩饰的深沉、强烈感情。

侯爵夫人看不够那幅画，那样相似，像马特拉索①亲手画制的一样，那样精美，和高尚、优雅、华贵的原型那样一致！浓蜜的头发把那张与其说鸭蛋脸儿毋宁说是给人以快感的圆脸点缀得多么令人羡慕呀！那苍白的脸色多么富有魅力呀！病态和难以形容的诱惑力多么协调呀！那只雪白的手拉着黑色的披巾，给她的形象增添了多少美感和色彩呀！……母亲抑制不住心中的痛苦，不由地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可怜的女儿呀！可怜的有罪的女儿呀！”

她刚说完这话，旁边钢琴便有清晰的低音曲升起来，并且很

① 马特拉索（1814—1894）：西班牙画家。

快变成悲调，那是在表达心中的愤怒和悲苦。那是人类痛苦的哀歌；这种哀歌，有时由于风格的神秘变换而使用讽刺语言。不一会儿，诙谐的情调开始转变为绝望之声可以发出的最忧伤的音符。在数不清的派生思想的旋涡里，只有一个既简单又撕心裂肺的思想，它消失在幻想曲的最奇怪的变奏中，接着又以新的形式再现。如果说那个裹在阴影里的思想刚才是小调的话，现在则沐浴着耀眼的光线，出现在大调里。黑夜过去是白昼，在那架乐器表达感情——这种感情越强烈，感情越模糊不清——时出现的阴影过去以后，便是光明。

从这个调变到那个调，那个惟一的思想不断变化着，但始终是同一个思想，犹如滑稽演员换换装而已。它的主体存在着，只是外表在变化。有时，它的声调带有顽强的色彩；有时则在震音中充满着犹豫和疑惑。这会儿是低八度音，如同感情被迫躲藏到心灵深处；那会儿是高八度音，高昂、雄壮，不屈不挠，战无不胜。随后，这思想被琶音、半音阶和模仿音所包围，能听出大步往下行走，逃跑，肢体脱节，大解八块……正当以为一切都要结束时，然而，一股反力穿过钢琴的整个音阶，四面八方的碎块重新聚合起来，最后审判的同一具骷髅的骨骼互相认识，当然要聚合在一起，而那个思想，如同一件东西复活、再生一样，又重新胜利地出现。毫无疑问，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在一架古琴的和谐的喧闹声中呐喊：“我是痛苦，疑惑，斗争，罪恶，耻辱；但我也是悔恨，弥补，报偿，光明和天堂。”

二

侯爵夫人看着女儿的面容，眼泪夺眶而出。这时，她又祈祷

起来，一边叨念着专门献给亡灵的祷词，一边想：“但愿上帝已经原谅你，我可爱的不幸女儿，恰如我原谅了你那样。”

往事如潮，一件件浮现在脑海里，有的悲凉，炽热的亲情被刺伤了；有的剜心割肉，太可怕了，那是被谴责的痛苦形象。她记起了，如果女儿的过错从社会角度来看是不可饶恕的话，那么母亲对她则过分残酷了。侯爵夫人想起这件令人遗憾的事，感到有点什么在缠绕着她，这点什么可以称为内疚，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对女儿太残酷了？她发现女儿那样轻浮，引起满城风雨，险些气愤、羞辱地死去。她还记得一清二楚，每次回忆起来都气上加气，全身血液都沸腾了。于是，她把女儿关起来，严加管教。她把女儿锁在那间屋子里，女儿从来没有离开那里，和外界也没有任何联系。她在四面墙壁中间生活了六个月。她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不大清楚。她是关在房间里憋死的。再三受到盘问，声誉被玷污。

过分严厉了！侯爵夫人是另一个时代的人，是宗教那双硬手，用社会尊严的锤子在加尔德隆①式的枷锁中铸造出来的。她认为宽容是犯罪，是文明的苦果。在女儿被囚期间，她允许她打扮，但决不能走出房间。侯爵夫人只对她说不得不说的话，但从来没有使用亲切语言，关怀的词语。那位夫人像记起烫伤一样记起女儿病倒前一天说的火一样的话：“妈妈，您用刀子砍死我吧，别用那种目光置我于死地。”

突然，慢慢加重的疾病在六天里急剧变化，一下子爆发了。从第一天就知道结果是悲惨的。母亲的严厉措施立刻变得软弱

① 加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其作品中描写的父辈，性格都十分严厉。

无力了，如同冰块融化一样。过去九年了，她还记得那样清楚：医生的表情，使用的药物，处于精神迷乱状态的病人提出的奇怪要求！女儿一会儿要鲜花，一会儿要吃冰淇淋，哪能吃那种东西呀！突然，又要歌剧剧本，越多越好。结果又把罗密欧音乐商店的大部分东西运到家里。“小鸟，小鸟……”圣安娜广场周围商店的东西也大多运来了。“噢，我有那么多信要回呀！……”她不停地写起来。她那时高烧不止，而这些疯狂的、急切的要求——如同死神的拉拽，把她从人间彻底拉走——大有火上浇油之势。

“你像不幸的殉教者那样死去了，”侯爵夫人一边想着，又一边祈祷起来。“你死去了，念着祷词，吻着我们救世主的圣像，与上帝和解了。”

又传来了乐器声，曲调像圣歌一样悲哀。那句歌词有两部分。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一颗被痛苦折磨着的灵魂从坟墓裂口询问它的归宿，一个天国的声音从云端用和平与希望的语调回答。轻柔的谐音伴着主旋律。那些轻柔的谐音仿佛有一种弹性。能舒舒服服地掂量出那句意喻清晰诗词的分量。随后是相仿的诗句，有的苍白无力，有的奔放热烈，这些不同的影子把思想放大，并投射到四面八方。具有迷宫般独特形式的准则是在极为简单的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正是这简单形式使思想繁衍起来。并从同一种东西的众多样品中形成一个美妙的混合体，其效果因为更多地触动感情而不是理性而特别奇妙。这个混合体把纯神秘论的魅力同庞杂神学的冗长论述结合在一起。突然，一个变调像被斧子砍下来那样响起来，富有音调，旋律，富有音乐语言和意义。接下来是饱含田园纯真感情的诗句，再后是欢快的回旋曲，其难度不亚于游唱诗人的怪诞声调和体操运

动员的高难动作。现在戴上了面具，摇着小铃，带着可笑的表情，登上音阶的最高音，如同猴子爬竿一样；接着一下子降到低沉音调的深谷，模仿老人的嘟哝声和神父的粗野骂人声。声音痛苦，犹如受伤男孩在呻吟，之后又突然升高，让人想唱、想跳，使人陶醉，忘却痛苦和折磨。

侯爵夫人打开一个乌木写字台的抽屉，翻弄里面的纸张、书信和其他小东西。她的眼睛想看见又怕看见东西。此刻，她把目光停在一扎书信上，惊恐地扫视了几行字迹，立刻移开，仿佛那是一幅令人羞辱的图画。“把这些东西统统烧掉，”她说着把那扎可憎的书信放在一边。随后，她发现一张折起来的纸，那是一封刚刚开了个头的信。重病在身的女儿发疯似的写信。但是，有好几封只是开个头，便扔在一边。有的信，因为笔颤抖，字体都走了形；而另外的信，字迹清晰，口气坚定，亲切的字眼堆砌在一起没有完整的意思。在一张纸上，她把一个字写了许多遍，表达郁闷心情，开始把字母写得很大，后来渐渐缩小，变成了小点点。“统统烧掉。”侯爵夫人又说了一遍，同时把要烧的东西堆起来。

她继续翻弄着，发现一张照片。夫人一看见它，脸色立刻变得十分难看。太可怕了；但正因为这样，她又看了看那张令人厌恶的照片，因为仇恨也有它的迷人之处。把照片扔到火里还不够，必须先把那个罪犯大解八块。侯爵夫人把照片撕得粉碎。

那时，贝多芬该笑得多么开心呀！他是那样高兴，像伪装成学生的梅菲斯特①那样高兴。后来，他哼唱起优雅的小夜曲，那是鳄鱼的眼泪，那是鸽子的咕咕声。但是，侯爵夫人没有去

① 梅菲斯特是德国诗人歌德作品《浮士德》中的人物。

听，而是继续寻找。“这是什么？”她拿起一个系着玫瑰色带子的小包想。

她打开小包，看见一条珍珠项链，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送给我的女儿。我恳切地希望她永远是个好人，为我祈祷。”

侯爵夫人又哭起来。她的手即刻又摸到一个还要小的小包。她打开来，里面是一枚小戒指，纸上写着：“送给我的儿子。他今天满五岁。一八六三年四月十二日。我希望他成为好人，不要忘记我。”

侯爵夫人已经声泪俱下了。小黑狗跑过来，把漂亮的脑袋枕在夫人的膝盖上，用那双黑亮、温柔的眼睛盯着她；小狗的目光是那样甜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媲美。一直持续的钢琴声不响了，贝多芬带着他的感情世界和圣洁世界消失了，一片寂静，犹如一道明晃晃的光线被黑暗一下子吞没了。儿童音乐家走来，看见那位老夫人如此悲伤吃了一惊，问她为什么那样痛苦。侯爵夫人在孩子的额头上吻了下，然后拉起他的手，摸着一个手指……

“这枚戒指是给我的？”孩子问。

“给你的。可能太小了……不过，可以戴在小指上。好，别丢了。”

“你送给我的礼物？”

“对。”

过了一会儿，那间凄凉的房间又关上了，人与光没有了，一切陷入寂静和孤独。第二天，壁炉里生起了火，各种各样的纸张，纪念品，花朵，几绺头发，还有照片燃烧着，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仿佛抗议那无情的销毁。那条小黑狗威严地坐在四条腿上，全神注视那个场面，把无情吞噬匿名戏剧一页页稿纸的颤动

火苗摄入黑亮的眼睛。当火苗快要熄灭时，“萨乌尔”吻舔着最后的灰烬，并且极为厌恶地打着呵欠。

再没有什么了。钢琴几乎响了一整天。第二天，侯爵夫人由心情极坏的绅士、小音乐家、两个外国女仆和“萨乌尔”陪同离开那里去哥尔多瓦；阿兰西斯那幢大房子再次陷入孤寂、寒冷、黑暗之中，犹如一只装满悲伤的大箱子，被洗劫一空之后，留下的仍然是说不尽的悲伤。

第　十　章

贝 多 芬（续）

不过，那幢大房子也有它的欢快音符。恰如墓穴某个裂缝有蟋蟀声音一样，管家阿隆索的声音不时响起来，那是他在门廊旁边的自己房间和院子里哼唱佩特内拉①。他快老了，性情温和，忠厚，通情达理。他同多病的妻子住在那里，没有儿女，每天一大半时间用来做木工活，这是他的爱好，不是做相框——他有这方面的特殊技艺——就是修理古旧家具，卖给收藏家。他年青时在那户人家里都从事什么工作，不得而知。我们觉得他是狩猎官，因为他总陪着阿兰西斯侯爵去打猎。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即一次打猎时，不幸失去一条腿，于是安排他做不大走动的工作。他虽然生活很富裕——除了酬金和积蓄之外，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遗产——，但从来不愿意放弃那个卑微的管家

① 佩特内拉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歌谣。

工作。他是托博索人，并且和米吉斯一家有点亲戚关系。他手上掌握着几个曼查人的小额资金。他们想把钱放出去。你们看，他还是个银行家呢，每天用好几个小时擦拭钱币，抹去尘埃，让它们从这户人家转到那户人家；他还是总管的助手，收管房屋租赁回执，阿兰西斯侯爵府在马德里有许多房子。

一天早上，这个善良的男人正在院子里，大门打开了，有三个人出现在他面前，其中一个十分亲切地向阿隆索打招呼，后者这样说：

“奥库斯托，你这个没脑子的，我这双老眼睛不会看错吧！……昨天我收到你爸爸的信。他说你很少给他写信，你不关心他。”

“可怜的老头子……我每个星期都写的呀……拉斐拉怎么样？吃了药丸好些吧？”

“还不坏。今天天气好，我对她说：‘亲爱的，到外面走走，呼吸新鲜空气有好处。’她结果出去了。你知道，她的一个弟弟搬到马德里来了。他一定发财了，这些卡塔卢尼亚人会挣钱。你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叫胡安·保乌，印刷工人。老婆死了，家里需要个人收拾收拾……拉斐拉去那儿了……是胡安内罗大街。我本来也应该去，结果……”

“结果，”米吉斯说，他把朋友的口头语重复了一遍，“我们来了……我是说，上个星期和您谈过那事。这是我的两个朋友，这位小姐和这位先生想看看阿兰西斯侯爵府。听说很漂亮……”

阿隆索这个人很殷勤，他走进房间，拿出一串钥匙，指着楼梯，彬彬有礼地说：

“请，先生们。你们看看吧。”

米吉斯把陪同他的人介绍给阿隆索。他控制不住开邪恶玩

笑的本能，装出文雅的表情，这样说道：

“堂何塞·德·雷林皮奥-萨斯特雷先生，国务大臣。”

堂何塞困惑地弯了下身子，不敢回答。

“这位是他的外甥女，鲁菲特小姐，刚从巴黎来。”

伊西多拉看了米吉斯一眼，眼睛里燃烧着怒火。那位大学生不敢说什么了。管家看了看堂何塞那件并不那么崭新的燕尾服和伊西多拉的饰物不多的连衣裙，好像衣饰和介绍的人物不完全般配。也许他明白过来了，那是米吉斯开玩笑，也就不再打量。他们一起上了楼。

“这是路易十五①式的。”他一边把他们引进第一个大厅一边以西塞罗②的傲然口吻说，“是老侯爵先生装修的。这里的一切都是古色古香。”

由于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这个社会忽而自负得把鼻子翘到天上，忽而又对自己不满意得怨天忧人——，所以应该说什么都是古的好；米吉斯装出大艺术家的样子，表达热情旅行家那样的惊讶，发出阵阵感叹，甚至把脖子向后扭做九十度，欣赏天花板，有好一阵子把嘴张得老大。

“太好啦，”他说。“这靠墙桌的小腿多么精致……这弧形花纹多么典雅！这窗帘还绣着爱神和花环呢！……可是，天花板多高呀！……圣母马利亚哟！那些牧羊姑娘在蹦跳，小孩骑在天鹅上，一辈子也看不够呀！堂何塞先生，您应该同意我的看法，今天只能搞些毫无价值的小东西。您在卡斯蒂利亚林荫大道建造的宅第，应该以这间大厅做样子。说老实话，您的宅第还

① 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

② 西塞罗（前106—前13）：古罗马帝国政治家、思想家、演说家。

没有这样宽敞的大厅呢；不过，还来得及，叫人把隔墙打通。”

堂何塞偷偷用臂肘捅他，不让他再说出那种嘲弄的话。另外，雷林皮奥也认为夸奖一下他们正在参观的房子，便装模作样地表达赞叹、感慨之情，注意欣赏阿隆索指给他们看的每一件东西，镜子呀，图画呀，屏风呀；屏风由五扇组成，上面画着许多牧童牧女，西班牙牧主公会也无法与之媲美。

“你，伊西多拉，你觉得这些奇迹怎么样？”他们转到另一间大厅里，奥库斯托说。“很可能不会引起你多大注意，因为你来自典雅、华丽中心，来自巴黎……快，你看这些十六、十七世纪的绅士、贵妇画像呀……他们仪表太漂亮了！那个手执小棍的男人，好像部队的军官，应该是著名将军。那几个小孩多活泼呀！那位夫人头发上落满了尘土，长得真美，穿着连衫裙，更是锦上添花！那个修女？”

“那是修女特欧多拉·德·阿兰西斯的像。”阿隆索说，脸上露出崇敬的表情。“是圣萨洛莫修道院院长，十年前圣洁地死去，死时人已经很老。”

“真是个漂亮修女！堂何塞，怎么样？”

堂何塞咬着米吉斯的耳朵说：

“如果会眨眼睛的话！……”

他们从这个大厅走到那个大厅，越来越感叹：米吉斯话更多，赞不绝口；堂何塞附和着，重复着他朋友的赞颂；伊西多拉默然不语，陶醉入迷，心中有一种异于艺术享受的感情；她欣赏着那一切，脸上露出急切和崇敬表情，犹如圣洁遗物唤起她的虔诚迷恋。

他们来到小客厅，那里摆着钢琴。堂何塞让阿隆索和伊西多拉走在前面，凑到米吉斯跟前，低声说：

“请您听听我的想法，堂奥库斯托朋友：这个世界呀！……一些人拥有那样多，另一些人拥有那样少！……一方面是这么豪华的宫殿式的房子，另一面那么多人露宿街头，这是对人类的一大侮辱……我是说，我要对您说，必须搞一场大革命，有饭吃。”

“我也这么说，堂何塞先生。为什么这一切不是我们的？喂，这有道理吗？您和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不能住在这里？”

“太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应该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那场革命必须到来，必须到来。我们是一样的人，您说是不是？”

“是这样。”米吉斯像米拉波①那样强调说。

“我讲不清楚……”

堂何塞的脑海像一片茫然的大海，看的东西——华丽的，舒适的——越多，那片大海变得更深。他继续对那场已经临近的革命发表富有哲理的观点。那时，米吉斯看见了钢琴，立刻跑过去，打开，翻弄乐谱，用一只粗手弹了一支中八度的和弦曲。

贝多芬就在那本大书里，正因为大、乱、黑，有点像大海：他那激荡的情绪掩藏在一条条线、一个个点、符号、勾划之间，好像在跳动，跃起，和波涛汹涌的海浪混杂在一起。在小夜曲的海浪冲天的表面上，只有老练的音乐家才能航行。船也在那里，那是埃拉特②的杰作。只缺少驾驶员了，也就是音乐家，十分娴熟的演奏家，用勇敢的精神和稳健的双手投身到深渊中去。米吉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演说家和捍卫者。

② 埃拉特（1752—1831）：西班牙造船家。

斯脑海里有了灵感，但他的指头只会做外科手术，只能笨拙地弹几个键，就是说，还不能离开岸边。

不过，他弹了起来。他几乎读不懂《普罗米修斯》①作者的天书般字迹。声音大部分走了调，弄得耳朵很不舒服。音调十分困难，一串糟糕透顶的半音挂在两个谱号旁，那是告诉人们音调高低起伏，像稻草人驱赶无知的人一样。尽管如此，米吉斯仍然弹着，他意志坚定，愿望强烈，心情激愤。但是，那是多么嘶哑的声音，谐音长短不齐，乐句四分五裂，速度缓慢，试着探摸。好像一幅可怜的漫画，又似高雅的诗歌变成了儿童歌谣。

这时，阿隆索打开卧室房门，站在门槛上，把声音压得很低，用敬慕的口气提起一个人，此人九年前死在那里；他还说房门一直锁着，什么照片呀，烧掉不少信呀，侯爵夫人很怜悯呀……

“结果，”阿隆索补充说，同时用食指尖摸了摸鼻子尖；“听说，我认为也会这样，明年这儿将建座小教堂……小姐漂亮极了！不是吗？”

那三个人默默地看了看照片，阿隆索一副惋惜表情；雷林皮奥一副世俗的猎奇感，以为自己对女性的东西有专门研究；伊西多拉心中一阵酸痛，紧缩，不忍心看下去，移开眼睛，躲到一边，不让别人看见她的表情。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了解她生活的秘密。她不愿意向堂何塞先生倾述，因为他头脑过分简单；她也不愿意讲给米吉斯听，他过于狡猾。上个星期，她一肚子不高兴，原来她从萨尔德欧罗那里得知阿兰西斯侯爵夫人来过马德里，呆了三天，而她不知道，

① 贝多芬作的两幕芭蕾舞剧。

因而未能与高贵夫人见上一面。她心中多么痛苦、多么后悔呀！过了几天，她由于越来越强烈地希望看看阿兰西斯侯爵府，一直想满足那个奇想，于是求助米吉斯帮忙，她知道米吉斯同侯爵府的管家有些交情。那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呀！她在那里看到那样多的东西，心情激动不已。但是，那张像，怜悯的天国呀！让她又惊又喜。

“如果会眨眼睛的话！”那个头脑简单，恶习难改的堂何塞·雷林皮奥自言自语地说，“我在什么地方见过那张脸蛋儿，那模样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阿隆索继续谨慎地介绍情况，指着一些珍品。伊西多拉的教父彬彬有礼地听着看着，但是前者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她的脸色像蜡一样苍白，冷得全身颤抖。有那么一刻，她觉得快失去知觉了。她困惑，她恐惧，而恐惧更使她困惑，甚至达到可笑程度。她坐下来，竭力控制自己。奥库斯托的魔鬼般可怕、孩童学语似的音乐把她的脑袋都撕裂了。那不是悦耳的乐曲，那不是文艺女神的感人哭泣，而是刚刚被痛打的溺爱孩子的嚎叫。

“德国乐曲，是吧？”雷林皮奥说着露出得意的表情。“米吉斯先生，好像笨蛋的独奏……”

“我那不幸的贝多芬哟！”大学生说，他不再弹奏了，脸上挂着失望的表情。“你离我那样遥远，怎么不到我指间来呀！”

“我觉得我们应该走了，”会计师边说边递给阿隆索一支烟，后者回答说：

“我不抽。”

“奥库斯托，我们走吧？”

“快点吧。我忘记了，你们还要到英国大使馆吃饭呢。”

他们转过身，从看过的房间一间间退出来，把刚刚仔细欣赏过的东西又顺便看了一遍。伊西多拉落在后面。那是多么急切的目光呀！毫无疑问，她想把侯爵府的珍宝和光彩尽收眼帘，深深地留在脑海里……当来到最后一间大厅时，被疯狂的渴望扩展的心脏有一种压迫感，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她那梦呓般的欲望发出的深沉、激荡的声音喊道：

“这一切都是我的呀！”

第 十 一 章

第五十多次失眠

我的上帝，侯爵府多么漂亮呀！那么多好东西得花多少钱置起来呀！从天理人情上讲，从法律上讲，那都是我的呀，可我却不能拥有！……这简直使我发疯。上帝不想保佑我，或者说想折磨我，让我以后珍爱赐予我的财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上帝就应该让我知道侯爵夫人在马德里。我的心不可能欺骗我，我的心对我说，当我出现在她面前，当她看见我……对，对，我不想打官司；我要和和平平地，而不是打打闹闹地走进我的新的、我的真正的家，得到外祖母的亲吻，感到脸上被她的泪水湿润了。我外祖母是那样好！……那个瘸子阿隆索，看上去是那样忠诚、憨厚！……他将永远，永远在我家里呆下去，用他的木头腿在楼梯上跳来跳去……我把证明都备齐了，应该坐火车到哥尔多瓦去。钱呢，我的圣母哟？我舅舅，他那个样子……许的愿多，而做的实事很少。噢，“神父”先生哟，一个有名的吝啬鬼！

我害怕带着这寒酸样子去见她。我的靴子已经穿不出去，连衣裙也很旧，“卖水蛭的女人”一直这样说。我真为自己感到羞愧，我多么想世界上的镜子都绝迹了……我觉得那个漂亮的懒蛋梅乔尔回来了，已经一点钟了，我该睡觉了。如果上帝想给我一点困意，该多好呀！……我转过身去。

已经有点困意了。眼皮发沉了……如果不是想得这么多，时时刻刻看见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来吧，亲爱的困意，来吧……可是，我怎能睡觉呀？我想起了关在牢房中的弟弟，脑袋一下子清醒了，有点疼。我看见他了。非得过了两点才能睡。可怜、不幸的弟弟呀！这对我对他是多么大的侮辱呀！对，这件事不解决，马里亚诺不从狱中出来，我一句话不能说，不往前走一步，不去看我外祖母……唉，不幸的伊西多拉，不幸的女人，这么不幸呀！脑海里有那么多条蛇在爬动，能睡得着吗？在这个骨壳下面，一条大母蛇缠绕着，不断生出小蛇……侯爵府，我的外祖母，我的罪犯弟弟，我没有靴子，背了一身债，后来那个，那个，那个……搞得我心神不定……我妈妈那双眼睛多么漂亮、多么善良呀！我看见她的画像，就好像见到真人一样，她看着我，笑吟吟的，说的都是儿女情长情意绵绵的话。亲爱的妈妈，亲我一下，让我静静地睡一会儿。我想睡觉，但是不忘掉那些事怎能睡着呀，我无法把那一大堆事从脑袋里赶出去。我使劲儿闭上眼睛，是不是能睡着，使劲儿按太阳穴，是不是能忘掉那些事！……我转过身去。如果一会儿就累了，还翻什么身呀？我还是睁开眼睛吧，集中精力祈祷。给自己讲故事。耶稣哟，我房间这么黑呀！如果睡不着，还是点上灯，起来，打开阳台，把脑袋探到外面！……可是，不行，一定很冷，非着凉、发炎，得丹毒不可。唉，太可怕了！一定变得很丑……太遗憾了，因为我是那样

漂亮，简直像……天仙！在这里，一个女孩子孤寂无伴，苦苦地思索着，生活在世界之外，可以自言自语地讲些事情，但这些事情永远不能讲给最好的女友，也不能讲给忏悔神父听。我长得多么漂亮呀！我一天比一天漂亮。我很有女人味，所有人都这样说，这是真的……上帝哟，两点钟了！这个声音，是梅乔尔往小盒装烟斗的声音。那头漂亮的驴子躺下了……两点了，我还没有一点睡意！……

家里多么寂静呀！我把脸朝向那边……噢，这么热呀，还是往那边躺一躺吧，那边凉快些……喂，我是不是在笑自己，都两点了，还睡不着？圣母哟，睡吧，睡吧，忘掉一切……这是怎么回事呀；心脏跳得这样厉害？前两天夜里也是这样。我一定有点什么，我病了。心跳得很厉害，这不是正常的，好像它跳出来……耶稣，我的妈妈呀！这是什么？屋子里有脚步声！有人进来！……啊，没什么，没什么：好像做了恶梦……出了这么多汗，是冷汗！我睡上一会儿也好呀！可是，我的心为什么还跳得这么厉害呀？……我们安静些。心呀，安静些。你别跳来跳去，疼得很厉害……小心些，你都要碎了，都要碎了！……我都想了些什么事呀！当我清醒，整夜想事时，都觉得变聪明了……我们来看看，我为什么不能变聪明呀？我是有灵感的。这种事只有自己知道，比别人先知道。噢，我的妈妈，你没有给世界生下笨蛋。我……你都看见了；马里亚诺呢？你让他从那座倒霉的监狱出来吧，让他变得文明些，别那么粗俗，有点文化……上帝保佑我吧！三点钟了！

可是，小时变成分钟了！夜在飞奔，而我睡不着。再翻个身，使劲儿闭上眼睛，用手按住，疼些也没关系……我为什么不能多安静一会儿呀？我的体内是什么在跳动？噢，是神经，是不

听话的神经，当心脏触动它们的时候，便一根接一根地跳起来。这么折磨我呀！我都要被失眠折磨死了！……在那些大厅里跳舞，圣洁的天空，将是多么美好的事呀！我的脖子哟，缠上一条蛇形钻石项链；你，我的身体，拖着一条绸缎尾巴！我特别喜欢淡一些的颜色，干玫瑰，淡黄，斑鸠色，珍珠色。但是埃米利娅和莱昂诺尔，那两个俗气的姑娘却喜欢鲜艳的颜色……闪闪发光的天鹅绒和长毛绒，我真爱不释手呀！一件黑色衣服点缀着火一样的饰物，或淡色衣服上点缀着秋叶花纹，漂亮极了……审美能力，只有这样的人才有……

好了，感谢上帝，我有点困了。困意渐渐征服我。我终于能休息一会儿了；我太需要休息了……客人来了，我外祖母叫我接待他们。今天晚上，我太漂亮了……进来了……他们满面春风，他们光彩照人，衣服式样那样多呀，这么多人呀……太好啦！微风吹拂，太舒服了！耳边有嗡嗡响声，镜子里人头攒动，令我头晕目眩。但是，这一切太美了，如果一个人早晚要死去，这是无法挽救的，那么就死在这儿吧。耶稣哟，这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呀！我的衣饰引来众多的羡慕目光，这我看得一清二楚。华金刚到，向我走来……这是什么钟声？四点钟了！我还醒着，一点儿也没睡，躺在这间简陋的房子里……上帝不让我今天夜里休息。把脸转到那一边……

那个死去妻子的萨尔德欧罗侯爵为了我都快变疯了；但我不会那样傻，决不让他看出我喜欢他……我确实喜欢他呀！……总之，先那样恋着，等一等吧。应该有人格。难道我是那种俗气女人，随便来个男人，你都会爱上？我可不是那种女人，我的心决不能轻易投降。一定坚定，听见没有，如果米吉斯对你来说无所谓，而那个侯爵、小鳏夫很令你迷醉，但不能表现

出谁是你意中人……男人呀！唉……让他们忍受煎熬吧。人们说男人都很坏，我认为你说的对……不过，那个小侯爵确实让我喜欢得不得了……那正是我朝思暮盼的能做我丈夫的男人呀；他会发誓成为那种人的……耶稣哟，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呀！他长得那样帅，举止那样得体，穿戴那样有性格……可是，有件事我要自问：他是否知道我一定很有女人味，由此对我说很爱我呀？……小心，知道吗？你决不能轻信，决不能轻信……眼下，我要感谢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钱，非让我收下不可……我说什么也不能接受呀……想玷污我呀！……我宁愿死去……圣母哟，都五点钟了，还睁着一双大眼睛呢！

我不想华金，也不想我的外祖母，不想我的弟弟，不想我的破靴子，看看这样能不能忘掉一切，睡上一会儿。把脑袋放在枕头下面。啊，这样还真能休息……都两个星期没有见到华金了，好像那是一千年前的事。那天，我太强硬了！……我装出不舒服的样子！真的，他太放肆了，太放肆了……他是那样冲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都魂不附体了。看他那双眼睛，两只手真是力大无穷！可是，我，我太严肃了！……那么冷漠地把他赶走了……而现在我想死他了，希望他回来……耶稣，刚刚敲过五点，又敲六点了！不可能吧。这架钟喝醉了……让我们平静下来。我太困了。这么疲倦，会睡上一会儿的。我如果不想那么多……驴子可真幸福！一定要坚定，记住：这个华金越是动情，你越应该冷静，坚定……我已经听见堂娜拉乌拉在房子里翻弄了。太阳光射进我房间了。天亮了，我还没有一点睡意！上帝哟，我把脑袋里所有的才智都献出去，让我睡一会儿吧。上帝哟，给我一点困意，让我变傻一些吧……

大街上已经有声音了……欧尔塔莱萨大街已有车滚动；就

要传来小贩的叫卖声。明天，明天我说些什么呢？今天是星期三，十七号。能不能收到舅舅的信，收到他的汇款单？他不是我舅舅，但我这样称呼他。他是个大好人，不过，太吝啬了！……堂娜拉乌拉在和女仆争吵。这个堂娜拉乌拉呀！我有钱支付那个凶恶女人的一天，就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七点钟了！我想睡一会儿，哪怕永远不醒过来呢。这张床好像刑椅，把我折磨死了。如果还睡不着，干脆起来吧。我不能这样呆下去。我脑袋里一定有点什么不正常，可能病了。人这样死去，因为睡不着死去？……那样的话，就是醒着死去，太可怕了！老实说，我很羡慕牡蛎。太阳射进我房子，一定老高了！讨厌的，都照到我的靴子了，那双靴子根本没法穿了。也照在了我那件破连衣裙上，光线照在上面，比实际更难看。我的上帝哟，我太穷困了！这再不能继续下去了，不能继续下去了！我要给我舅舅写封信，给侯爵夫人写信，给堂马努埃尔·佩斯写信，给华金写信……我的上帝，几点钟了！起来吧，明天晚上再睡。

第 十 二 章

佩斯家族（说教）

一

“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

“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

（《创世记》第一章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节）

我亲爱的兄弟们：祝愿太阳落山的那最后一块土地永远福星高照。那里就是西班牙，它生育、哺养了堂马努埃尔·何塞·拉蒙·德·佩斯，他是行政当局杰出人物，办公室的楷模，政界的二等星，文件之父，自己事业的儿子，两个教友会的兄弟，堂胡安·德·皮帕翁先生的女婿，委员会不可缺少的一分子，董事会必然成员，世界上事务的轻重缓急由他决定，制订贷款计划的能手，有一个最灵敏的鼻子，能嗅出生意好坏，本人和他人的效忠者，政治笑话的大百科，我们光荣的民族冷漠、麻木之大厦建立其上，令人仰慕的习规的不疲倦倡导者，制造法律、修改规章、训斥听差、制订注意事项的机器，炮制预算的永久性大首长。一句话，你们和我了解他就像自己的指头那样，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而是一个时代，一个阶层，一个部落，大半个马德里，大半个西班牙。

堂马努埃尔·何塞·拉蒙·德·佩斯在我们这部歌功颂德的小说涉及的年代里大约六七十岁的样子。他从幼年起便在西班牙的母亲般的行政当局效劳。小时候得到佩斯家族的大人和皮帕翁家族的成员——从母系那一支讲，他们也是佩斯家族的人——的关照。后来，他一切自理，几乎总是担任职高、薪丰的工作，只是有时失业，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那样稳定、完美无缺的。他声誉好，为人忠厚，即讲道神父津津乐道的那种品格。不过，我们都十分清楚，所谓的忠厚已经是一个纯粹相对的概念了。关于他的政治原则，我们就不想唠叨了，因为没有任何

意义。换句话说，关系不大，因为那些原则——如果说有这些原则的话——的第一属性是适应，恰如液体适应盛装它的杯子的形状和颜色一样。就是说，那是液态原则，在缺乏内聚力方面，应该说还不是最坏的，因为还有气态原则呢。如果一种特征能从一个东西、一种物质里生出来，那么我们就把其他东西、其他物质当做点缀统统摒弃。堂马努埃尔的性格就是由一种单一的品格组成的，即为所有人效劳，而且由于社会规律，宁愿永远为权贵们出力。

佩斯是个有名的人物，在人的管辖权之下，通过他没有办不成的事，由此他那些日子正处在鼎盛时期，不少人荐举他，恰如显灵的圣神时时受贡一样。对我们来说，荐举就是第二个上帝；其他不那么文牍的民族则称为命运、运气。有了上帝或者命运，就能攀登高峰；有了上帝或命运，就能打开通向力量和智慧的大路。我们认为这种被称为手段的行政上的忍耐方式是神秘主义，被称为荐举的官方贿赂方式是任人唯亲主义。

堂马努埃尔还有祖传的品格，即坚决、无条件，几乎是疯狂地保护人口众多，无限繁衍、永不绝种的佩斯一家，这并不是他殷勤性格的第二种表现，而是那种性格的延伸。我亲爱的兄弟们，在那些日子里，他担任着财政部一个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并且有人说有可能升任财政大臣一职。你们将看到，也是在那些日子里，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四面八方活跃着一大批冠以佩斯姓氏的官员，他们是堂马努埃尔的侄子，堂表、姑表、姨表或舅表兄弟，或远房亲戚。在军队里，有四五个姓佩斯的将军，每位都率领一大群士兵。姓佩斯的审判官、法官和检察官数以百计，分布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这个博学而走运的家族成员们在各

个层面上工作，甚至还有一位“鱼形”①主教，十二位神父和受俸神父为教会和信徒操劳。还有的佩斯在公共工程中当助手、工头，拉赞助；卫生职员，海关检查员，消费品税务官，促进会官员，省政府大大小小办事员，数目之多难以计数。让我们引用《圣经》上的一句话：“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

曼查是那个家庭的中心和幸福之巢，对于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在那里有的佩斯干着最低级的工作。我们不说村长呀、镇秘书呀——他们同堂马努埃尔有着明显的亲戚关系，尽管十分遥远——，还有数以千计的“小鱼”摇动着尾巴，他们只和互助会首领有些联系，也许是同姓罢了；他们或是养路工、徒步邮递员，或是学校老师、教堂司事，挣口剩饭吃。一言以蔽之，具体说到堂马努埃尔的永恒地盘，只说是一个鱼缸就足够了。亲爱的哥哥、弟弟们，我们还是回忆一下曼查人、大学生奥库斯托·米吉斯对他们的看法吧。他对鱼类学有深刻研究，得出如下的分类：软鱼目；凶猛鲃鱼科；大型鲃鱼属。

二

我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如果从曼查——什么地方都属于西班牙——转到以堂马努埃尔为头头的家庭，就会发现一种也很重要的情形。他与堂胡安·德·皮帕翁的一个女儿结婚后生有七个孩子。大儿子华金·佩斯，说到他的时候，我们会详细介绍的；两个女儿已经到了婚嫁年龄；把这三个孩子排除在外，还有四

① 在西班牙语中，“佩斯”的意译为“鱼”。

个。路易斯，二十六岁，在部里的秘书处，年薪三万雷阿尔；安东尼奥；二十二岁，在边防站，挣到两万四千；费德里科，十九岁，在爸爸身边工作，报酬为一万四千雷阿尔；阿道夫，十五岁，在抄写员中已经得到八千，而这只小猫……对，这只小猫还没有得到委任状；不过，他会得到的，因为他积极追捕啃咬办公室纸张的小老鼠，完全应该奖赏一下。

我们很尊重德·佩斯先生，对算术领域做一次小小浏览之后再往前走下去。有一种现象或问题，即公众在某些反命题——由于多次重复，这些反命题已经家喻户晓——前遇到的现象或问题。在堂马努埃尔占据领导职务时，他家很讲究阔气，仿佛一户能收入一万五千或两万杜罗租子的人家。他没有任何形式的不动产，没有列入重要人物名册，也可能没有积蓄。他的工资加上“小鱼”们的工资，扣除所得税，还不到六千杜罗。这里便出现一个问题：那笔钱不知通过怎样的神秘炼金术能够成倍增加，支付下列费用：房子一万八千雷阿尔，可口饭菜摆上餐桌，家庭每个成员时时展示新装，女儿的华丽舞衣，四轮大马车，皇家剧院首轮演出的包厢，夏季旅行，其他临时开支？……即使堂马努埃尔从几家铁路公司得到的现金增加一倍，也将有一半的开销没有着落。在过去，这些头痛事很能引起游手好闲的人、喜欢刺探他人生活的人的关注，而现在变成了屡见不鲜的事，从而看上去就显得自然、平常了。社会已经习惯自身的麻风病，所以都不挠一下，因为它已不感到灼痛。

现在，我们到佩斯家里看看，在那个幸福的鱼缸——那对幸福的夫妇和幸福的儿女闪耀着银色和金色鱼鳞——游上一会儿。那时是兴旺年月，他还在上面。根深叶茂的权力大树投下清凉的绿荫，保护着这个家庭。只要伸伸手，就能摘到它的肉

厚、味美的果子，树的花香令人陶醉。家庭境况如此美好，全家人便产生了强烈的享受欲，发疯似的想引起别人注目，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漂亮得多。佩斯夫人已经不是那样简单地盼望两个女儿与富翁和正派男人结婚，不能那样，她的女婿应该是百万富翁，还应该是伯爵，起码应该是伯爵；而两个女儿（她们的纯洁心灵已被虚荣和浮华所侵蚀）早已把妈妈的那个美好想法变成了自己的想法，而且走得更远，梦想与王子结婚，为什么不能和国王结婚呢？

她们是两个很好的姑娘；漂亮，文弱，属于那种温室花朵之美，青春靓丽，而婚后一年便衰败凋谢；她们有一头金发，体瘦，像瓷瓶一样脆弱。两只眼睛明亮，镶嵌在那张漂亮、瘦削的蜡样脸蛋上显得格外大。她们被妈妈带来带去，从这个舞厅到那个舞厅，从这个剧院到那个剧院，从这个聚会到那个聚会，看上去有一副倦态，但对充满浮华的消遣和享乐仍不甚满足。她们生活在妄自尊大的环境中，即使脸上镀了一层金，显得教养有素，但几乎无法掩饰对比她低下或仿佛低下的人和物的轻蔑。她们嘴上不爱说出“俗气”这个词来，但对不是生活在佩斯这个幸福海洋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冠以俗气的头衔。然而，这两个傻姑娘这样讲话的时候，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俗气的深渊之底，因为俗气做作已是各个阶级所特有的社会方式，原因是每一个阶层都想同上一个阶层进行竞争。那两个幸福的姑娘只从浮华的一侧见识过世界；不知道社会、社会机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她们受的教育充其量是一点教义，一点历史，一点怎样的历史哟！一点法文，一点数学。但是，这门基础科学的一点粗浅知识对那两个欢快姑娘——一个叫何塞法，一个叫罗莎——有什么用呢？她们根本没有想到任何一位公爵的女儿的知识都是十分丰富的，

而她们头脑里空空如也。她们的头脑纯真得很，既没有邪念也没有判断力，而是装满了玫瑰花叶，用来驱赶各种概念和想法，仿佛这些概念和想法是蟑螂；她们的头脑都不知道某某伯爵的一千万年金和财政部司长的五万雷阿尔的年薪哪个多哪个少，哪怕这个司长是佩斯、大佩斯（巨鲸目）。

我们还是让她们安静安静吧。她们是幸福的。为什么要用数字打扰她们，搅得她们从来不得安宁呢？让她们好好享受生活、享受绿色的年华吧。现在来看看阿道夫，一位早熟的官员，他只是心血来潮时才去办公室一下；他委托伦敦购得一辆脚踏车，并亲自下令给伊龙海关关长，要求免税放行。看他这个脾气！“你走得太远了，小伙子。”海关关长说。确实，他那个脾气真有高官气魄。孩子脾气，那是西班牙国家首脑人物在渐渐从胚胎中成长起来的呀！

我们也来看看费德里科和安东尼奥，我亲爱的兄弟们，他们很快成为律师，而现在一个是哲学家（今天的许多哲学家才十七八岁），另一个是经济学家。啊，政治经济学是年轻人的幻想，而到了二十岁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费德里科在这门新兴知识领域是个出众的人物，在这个领域，有数以百计的小天使玩弄演说那种东西。费德里科是个小小演说家。不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在演说方面领先于我的先知……”这位喜欢首先发表意见的人不戴儿童防护帽，因为现在很时髦的是，吃奶的孩子都戴礼帽。小小哲学家和小小经济学家的争论总是言词激烈、有个性，这与文雅性格格格不入。费德里科写的不知关于什么的备忘录，已经从讲坛转到报刊，出现在刊物上。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参加了一个颇为著名的团体，听到他的声音了，掌声雷鸣。他是先讲话，然后喊叫，过道里都震耳欲聋。他讲话滔滔不绝，洋

洋得意，完全可以同莫雷特①和加夫列尔·罗得里格斯相媲美。他一定高兴得发疯，因为许多人说他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呢。一派胡言！他吃的奶来自国家预算。

哲学家安东尼奥利用办公时间为一家戏剧报编写音乐专刊。哲学和音乐已经有了一颗十九岁的灵魂，它们之间存在着亲合力，似乎有着同样的血统。它们是这把愚蠢竖琴的两根琴弦。安东尼奥在自己脑袋里把塔帕勒里神父同奥古斯特·孔德②糅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哲学面团样的东西；他还是一个激进的瓦格纳③分子，尽管他从来，对，从来没有听过瓦格纳的作品。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把所有歌手都称为女神，把所有作品都称为斯巴达式的东西。如果不给他坐扶手座位，便对艺术家说三道四。

最后，我们来看看路易斯·佩斯，他不是哲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音乐家，而是一个骑手。他本来从事军事专业，但因为缺乏那方面的才华，而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兴趣在马匹上，关注自己的马，关注别人的马，令人悲痛的是一八七二年时我们还没有跑马场。和他的两个姐姐一样，头脑里没有数学的影子，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只有一匹，而他的朋友、某某伯爵的儿子却轮流骑五匹，另有二十匹在圣达马索大街的厩棚里饲养着。而对这个经济上的矛盾，那个费德里科·佩斯，即还处于幼虫期的巴师夏④说不定要讲点什么。我们这位半人半马模样，爱向女人献殷勤的小伙子想方设法少去办公室，他参加一个起草海

① 莫雷特（1838—1913）：西班牙自由党首领。

②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

③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④ 巴师夏（1801—1850）：法国经济学家。

关条例的职员委员会。这个有身分的官员为什么要参与那项工作，而他并不知道什么是贸易，不知道什么是港口，除了比亚里兹①没有船舶的海面外没有见过真正的大海，也不知道什么是轮船、如何装卸货物，不知道什么是关税、评估、名册、税率、酒精含量和其他有关运输和发展贸易的事？他在办公室总是打呵欠，领取工资，等候下班时间到大街去闲逛。我亲爱的兄弟们，我们现在应该同天使一起说："万福马利亚哟！"

三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堂马努埃尔·何塞·拉蒙·佩斯（或者德·佩斯）吧；他刚刚放下胡乱写下的东西，走进办公室，想打听几件与他职务毫无关系的事情，尽管有些事情与他有种只有他知道的神秘关系。他穿着御寒的长衣，鼻梁上架着眼镜——应该说是夹鼻眼镜——，堇菜色的胡须饯着茬刮得一千二净，麻灰色的鬓须梳剪过，并且喷了香水。他在办公桌上翻弄着信件，查看记录，阅读备忘录，在脑海中梳理着杂乱无章的东西，计算数字，盘算计划，制订方案。词句和数字在脑袋里交织起来，额头不时刻出一道细细的皱纹，仿佛用绘画直线笔描画的。他一副沉思表情。之后，哼唱着小曲，粗粗地看一眼晨报，给秘书吩咐点事，看看戏剧和消遣娱乐栏目。

不时有个孩子跳跳蹦蹦地钻进他的办公室，高高兴兴地向他央求、乞讨。"爸爸，给佛朗西斯科一点钱，买几张歌剧院的包厢票……爸爸，别忘了，今天更换皇家剧院的包票……爸爸，给

① 法国一个避暑胜地。

我钱交学费……爸爸，做衣服钱……爸爸，女时装师的钱……爸爸，卖花姑娘的钱……爸爸，欠人家的钱还没还呢……爸爸，我们的扇子……爸爸，马……爸爸，爸爸，爸爸……”像小鸟似的叫声，一刻不停。还好，堂马努埃尔·何塞·拉蒙是活的上帝，慷慨地拿出钱来，分发给孩子们，没有怒言，不训斥，而是十分高兴满足他们的要求。他爱家，和家人在一起，乐融融。他是幸福的，因为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好事的话，那就是在献出点什么时，有只手在接拿，有颗心在跳动。

而那时，他家客厅里挤满了心术不正、存心不良的人，什么都问，什么都想知道，想和男主人谈谈，见一下男主人，对男主人说两句话。门铃时不时响一下，又有人进来。他们都是被命运之神遗忘的人，心中充满了幻想，是不同时期的失业者，有佩斯时代的，有佩斯先辈时代的。有的张着饥饿的大嘴要面包吃；有的要求纠正冤案；有的无米下锅，要求解决燃眉之急；这些人说下个月无钱付房租；那些人说饿得全身无力，要求给找个工作。除了这些卡拉欧拉人外，还有别处的求助者、人物或先生，他们来了以后直奔他的办公室。仆人无法阻拦这些焦急的、绝望的、有时愤怒的人群，他们一个个表现出冲击的架势。一次，一个衣着褴褛的女人把仆人推到一边，顺着过道往前跑，啪的一下子推开门，钻进办公室，站在堂马努埃尔面前，像演戏似的声泪俱下地说：“先生，我的男人姓佩斯，他死得好苦呀。”

堂马努埃尔又是许诺又是施舍，有时委任个小差事；他对每个人都给予安慰，说两句关心的话，给个把杜罗。他心地善良，教养有素。他在脑海里时刻想着有权得到预算，同时也想着对失业者、一无所有的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结束我们的赞歌时，讲一件这位圣神生活的具体事情。

一天早晨，堂马努埃尔吩咐不让任何人进来。他累了，想早点去办公室，同福卡尔侯爵和大臣见面，商谈借笔钱，拯救国库的事。

“噢，我都忘记了……”他一边瞟了眼一封信，一边喃喃地说；“佛朗西斯科……叫华金上来。”

华金·佩斯，那几条小鱼中的长者，已经三十四岁。他原来与萨尔德欧罗侯爵夫人的独生女恋爱结婚，吵吵闹闹八年，妻子死去了；夫妻间不和，现在倒惊异地发现一个人挺舒服。他在两个方面都很出众，一是仪表，二是人品。他心好，对人热情。他长相潇洒，你想象多么英俊就多么英俊。那英俊，那气质，二美合一美；另外他性情爽直，无忧无虑，说得清楚些，他精神上的消沉倒使一些人感到亲切；讲话虽然浮华，但不乏诱人之词。最后，他的举止十分得体，又有幽默感，穿戴整齐，而且有个性。一句话，他是十九世纪的典型多情郎，那是一个多情郎的世界呀！

我亲爱的兄弟们：我们现在来谈谈华金·佩斯的缺点。他的缺点很大，很严重，受到哲学、教会、教皇，甚至一般人谴责的缺点。这个缺点是软弱，不甚注意防范外害，精神不振，没有魄力。我们了解了佩斯的身体的和社会的特点以后，便很容易理解，他心灵的这个毛病的症状表现，是在爱情上的放荡不羁。

我们还是原谅他一下吧！他是那样英俊，很有风度，比最具有诱惑力的男子还有风度；像戏剧描绘的那样，他多次不可挽回地被引诱。女人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时间和全部金钱。他得到妻子的遗产，钱很多，但婚后八年花掉了不少。当我们认识华金时，他正处在鼎盛时期，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时都带着箭囊和利箭；就是说，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猎物，不管这个猎物在府第，还是在茅屋或偏僻小村。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已经听你们说过，这些狩猎活动，远不

能给人带来健康，而是使其变得弱不禁风，变得粗鄙不堪。这一点清楚得像白水一样。但是，我们的身体健壮的佩斯，在我们认识他的时候还没有达到丧失尊严的程度，去疯狂地求爱。他的恶习还只是心中的恶习，是异想天开。他满脑子年轻人的幻想，谨慎加热情，愁闷、激动、急躁。他的身体先于心灵衰老，因为后者因幻觉的上帝启示——这二者能够生出一种近似温柔的感情，尽管是人为的——延缓了它的衰败。

这个年轻人独自住在房子的底层，主层是父母的活动空间。每天，他起得很晚，同家人一块吃午饭；一点钟以后，父母便很少能见到他，直到第二天那个时候再露面。

“可是，我说，看见没有？”老佩斯用讥讽的语调对要谈的那件事先下结论说；“‘神父’又来信了，还是那一套……把那个伊西多拉和她弟弟推荐给我们，让我们给他们出点主意，给他们写信……完全是胡说八道！都是他杜撰出来的……他说这两个孩子是阿兰西斯侯爵夫人的外孙女、外孙；还说什么要在法院出具证据。你相信吗？”

“我……我，说真的……”华金说，口气冷漠；他的身心充满了这种冷漠之情，“既不肯定，也不否认。”

“词句之争，我说，”堂马努埃尔边说边把朋友‘神父’的信轻蔑地推到一边。“神父”是曼查很大一片地区的佩斯之姓的首长、传令官。“这纯粹是小说……阿兰西斯侯爵夫人的外孙女和外孙！……那个可怜的维吉尼娅真的……你认识那个伊西多拉吗？”

“认识。”

“她坚持……”

“好像福音书一样，千真万确。”

“词句之争，在今天不可能有这种事，要饭的孩子到处寻找公爵或公子父亲；我说得清楚些，不可能有这种事。如果是小说讲的，我们还相信；但在现实生活中……总之，不管怎样，应该重视‘神父’的信，他对我们很好。这事交给你了。他叫我们给那姑娘一些钱。我现在不让她高兴高兴，就怕她把事情捅给阿兰西斯侯爵夫人呀。这事很棘手。我们还是那样做吧，然后把事情告诉她的代理人，奥内希莫侯爵……词句之争，我说……”

“这事由我办吧。”华金很坚定。“我见过那个贵族女儿。她人很热情，举止庄重，人很好，她应该，对，毫无疑问，应该得到比现在多的东西。”

伊西多拉到马德里时，堂马努埃尔收到“神父”一封信，把外甥女推荐给他，并且含含糊糊地提到一件事，让这位首长先生委实大笑了一阵子。华金受后者之托，看望了伊西多拉。第一天发现她很漂亮，第二天特别漂亮，第三天很有女人味，由此把她选为自己的意中人。他筹划了一下，立刻发动第一次进攻，遇到了抵抗；又发动第二次进攻，抵抗得更坚决，太固执了，也可以说太勇敢了。于是，他巧妙地退却了，这正如我们在前面说的，倒使伊西多拉迷惑不解；她是这样一个姑娘，决不被正面进攻所征服，但如果不被攻击，无聊地呆着则失去锐气。看来无所事事要比火与血更能瓦解、征服最英勇善战的军队！

华金的军事才能要比正规军的将军还高出一筹，他像一个游击队员，声东击西易如反掌。而这是时代，玷污史诗时代特点的产物，因而爱情也不能置于这个庸俗世纪的一般规律之外……那个勇敢的小分队首领自从与他父亲谈过话后，便策划了一个令世界上所有游击队员茫然不知所措的圈套。他不去组织围攻，而是派一名能言善辩的人去敌营，把敌人从阵地上引出

来。如果敌人上钩，如果失去警惕，置于他的炮火之内……

噢，亲爱的教民，你们在下一章将看到发生了什么事。

第 十 三 章

好一个俗气的姑娘！

伊西多拉大约四点钟时由教父陪同来到华金·佩斯家的门廊。她是那样焦急，因为她收到一封漂亮的短信，萨尔德欧罗小鳏夫在信中声称无法外出上街，因而请鲁菲特小姐到他家来，向她转告“神父”的一个通知——后者给她寄钱来了——和一件异常重要的喜事。从埃尔南·科尔德斯大街到霍尔赫·胡安大街的路上，伊西多拉讲了那么多话，就是本书增加一倍篇幅也记录不下来。她对就要进行的会见想象得那样多呀！在到达门廊、对堂何塞说“您在外转一圈，过半个小时回到这里”时，已在脑海里对那将发生的事想了一百遍，做了不同的估计。她走进去时，佩斯家的两个姑娘正同她们的妈妈出来，登上停在街上的马车。多么高雅呀！伊西多拉仔细地打量了她们一番，但是她，她认为自己太逊色了，那模样太粗鄙了，真想大地开裂，钻进地下，不让她们看见。因为鲁菲特女儿贫穷，穿饰不整，认为自己和她们不是同类。她渴望变得高尚，而这并不简单的只是一种愿望，应该说是一种要求。她觉得自己的贫穷并不是不幸，而是不公；其他人的奢华，在她看来是属于她的东西，但被剥夺了，迟早会回到她手中的。

佩斯的两个女儿几乎没有注意她进来。不过，她却把她们

仔仔细细地察看了一番，立刻评头品足起来，把她们挖苦得入骨三分，好像剥掉了她们的衣服、摘掉了她们的礼帽，简直像蜘蛛一样，最后这样想到，如果佩斯女儿中最漂亮的那个穿上她的粗布衣衫，而她穿上她的衣服该是怎样的情况呀！

她走进华金的家，仆人把她引进小客厅，关上门，给华金送信去。这家具太漂亮、太典雅了！这大沙发太舒服了！这镜子是多么明亮呀！这地毯多么柔软，这青铜铸像多么优美，时钟上的铜像多么端庄，表情严肃的仙女用胳臂举着时钟，特别是那些美女的绘画多么壮丽呀！伊西多拉知识贫乏，不可能知道那些夫人是神话故事中的人物还是什么地方的人；但是，有的美女穿着轻飘飘的衣服，她不由地认为那是女神或类似的人物。这个栎木雕花柜子真漂亮。整整齐齐地摆满镀着金边的书籍，鲜红的、油黑的皮革封面是那样干净，说明从来没有翻阅过！“可是，那两位骨瘦如柴的先生，在角落里干什么呢？噢，这对人物那么惹人注意呀！米吉斯说过，他们是梅菲斯特和堂吉诃德。我才不犯那个傻劲，把他们摆在家里呢？好吧，我真得指教指教这些人。”伊西多拉看呀看呀，一下子发现委拉斯开兹①的名画《基督》；她沉思起来，想弄明白我们的救世主在那么多女神中间要做什么呢？这时，华金走了进来。

“恭喜，恭喜！”他说着拉起她的双手，用力，用力握着。“爸爸收到‘神父’的一封信……爸爸想和阿兰西斯侯爵夫人谈谈。什么都会解决的……会顺利解决的。我不是说过了吗？”

伊西多拉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弄得茫然不知所措，甚至不知道说什么。她痴迷地注视着华金。喜讯在她心中唤起的激情

①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

平静下来之后，不禁觉得有些羞愧，那样追求她的华金一定嫌她衣着褴褛。要知道，她为了掩饰寒酸样子，整整打扮两个钟头呀！她衣饰简朴，但干净利落，还算有魅力，有诱力；不过，干净利落、简朴雅致都不能掩饰褪色衣服的丑陋，更不能——而这是最可怕的！——盖住脚上那双破旧、穿用多年的靴子，而且不单单旧了些，可恨的是都破了呀！那时，伊西多拉心中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她小心翼翼地把小脚和脚上的破靴子藏在裙子下面，不让华金看见。

可是，他早就看到了，但并不因此而失去心中油然产生的爱或者随便称做什么吧，相反，他心情更加激荡。华金开始越轨了，从爱转到了邪念；他更喜欢她穿饰粗俗衣装，而她如果像大街上的讨饭姑娘败下阵，眼下的理想便可以在她身上实现了。

“您父亲什么时候找侯爵夫人谈呀？”伊西多拉平静了许多，于是这样问道；“侯爵夫人在科尔多瓦……”

“在科尔多瓦？……好。”华金喃喃地说；侯爵夫人在哪儿和他毫无关系。“那没关系。侯爵夫人会来的……啊！我都忘记把另一个更好的消息告诉您了。我们接到‘神父’的指示，给您一笔钱，您很需要，说个数吧！”

“一笔钱，我需要！”伊西多拉重复了一遍；她有些神魂颠倒，脑海里已经响起了钱币的叮当声。

有钱了！太让人兴奋了！她的心如同突然照亮的欢快森林一样，数以千计的迷人小鸟啼鸣、跳跃。这样，她的一切需求都将得到满足，她的追求将实现，她的债务将付清，一枚枚金币将给她带来许许多多好处。

华金知道如何拨动人的心灵某些琴弦，他会演戏，也知道

怎样突然触动人，特别是女人的感官，于是走到壁炉前，拿起一个小盒，打开来，送到伊西多拉那双充满羡慕之情的眼睛前。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钱，有金币，有银币，还有两三沓银行钞票呢。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佩斯一边说一边用指头翻弄着，又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经常有数以百万计的钱经过他的手似的。“一千，两千，四千，八千……您说个数吧。”

他这一招也真见效。鲁菲特的女儿很茫然，很困惑，用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只漂亮盒子里的钱币；尽管数额不十分巨大，因为都是些小票子，但是可怜的姑娘有虚夸不实的毛病，以为华金·佩斯的指间流过的是金色的巴托洛河①。

“您说吧，”他又说了一遍，同时翻了翻一沓沓钞票，仿佛那是一本本的卷烟纸似的。“依我看呀，您是位高贵人，将来一定有重要的社会地位，不应该继续住在那幢房子里了。您应该为自己和弟弟找一幢独居的房子，过另外一种生活，舒服一些，总之……我给您找幢房子，买几件家具，挑选时装师……好吗？”

华金看了她一眼。真漂亮！伊西多拉听他讲话，仿佛那是在描绘天堂，华金真的在那里呆过似的。过了一会儿，华金凑过来看她，距离是那样近，她都能数清他的金色胡须和黑色眸子的金黄辐线了，觉得那是天使拿着天堂大门的钥匙迎接她的到来……有那么一刻，伊西多拉的眼睛从盒子跳到华金脸上，从华金脸上跳到盒子上，她对那个年轻小伙子太羡慕了，最后这种羡慕变成了真切的爱。他的眼睛太诱人了！……他和其他男人有

① 小亚细亚的一条河流，以沙金丰富而著称。

一点很不同的地方……伊西多拉这样想着，觉得心中没有被傲慢占据的那部分被万箭刺穿一样。

“您说吧，”华金又说了一遍，同时把盒子放在一边，拉起伊西多拉的双手。

伊西多拉全身颤抖起来，感到恐惧，因为她看见华金更加英俊，更富有魅力，更具有绅士风度，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您那天把我赶到大街上，并且说不可能爱我，这是对我的侮辱，难道我那样做不对吗？”他的声音温柔；“那样做不对吗？”

伊西多拉想笑，又很恐惧；她笑了，脸色苍白。然后，觉得全身冷飕飕的。

“我很清楚，当您走到您的道路尽头时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他继续说道，“那时您非但不爱我，您是这样发过誓的，而且把我踩在脚下。您那时要高我一等！……”

他这些话的险恶用心是那样的明显，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

伊西多拉除了笑以外，除了恐惧以外，除了感到寒冷以外，觉得自己好像坐在秋千上，在空中飘忽不定。小佩斯那张极为漂亮的脸蛋儿在她眼睛前面晃来晃去，天国的光彩时隐时现。为什么不这样呢？她突然听到那番在梦中都没有听过的热乎乎的话呀！华金用你称呼她，说话出格了。伊西多拉很快意识到大祸临头，于是想到人格、声誉，她那天性中尚未损伤的灵感。她有弱点，她求助于骄傲的感情——这也是她所有灾难的原因——做保护，做盾牌。她得救应归功于她的缺点，正如其他人得救归功于优点一样。很难说清楚她那一瞬间想到了什么，脑海闪过了哪些事情，是什么东西震撼了她阿兰西斯的人格，从而大

梦初醒，奋起保护这人格。她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华金没有拦住；她像小鸟那样敏捷地跑到房门口，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几乎喘不过气来。她说：

“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要。”

很明显，她指的是盒子里的钱。华金跟在她后面跑过去，说：

“要有礼貌，要有礼貌。”

但是，鲁菲特的女儿勇敢而坚定，决意打开房门。房门锁着。她像麻雀那样从这儿跑到那儿，那个人怎么也追不上她。那是房子的底层，窗户只离大街两巴拉远；她打开，靠在窗台上，大声喊着说：

“您如果不给我打开房门，放我出去，我就从这儿向外大喊救命。”

佩斯停下脚步，思索了一会儿。突然，他的爱变成了气愤，气愤变成了恼怒。

“您想演戏？……在大街胡喊乱叫？太可笑了！您一定要我们当众出丑呀。”

他气得嘴唇都哆嗦了。他怒冲冲地看了伊西多拉一眼，后者觉得受到了侮辱，露出十分傲慢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华金打开房门，让伊西多拉出去，愤怒得颤抖的双唇说出这样一个字来：

“俗气女人！”

三四分钟之后，伊西多拉在街角找到堂何塞，向家里走去，虽然心中有些困惑，她高兴自己胜利了，也为贫穷感到悲伤；她心中既满足又茫然，自言自语地说：“他欺侮我，只因为我是孤儿；他辱骂我，是因为我穷；尽管如此……”

第 十 四 章

圣　诞　节

一

第二天，伊西多拉收到华金的一封信，信中塞了几张钞票，并请她原谅前一天发生的事。他说，他让她走时如果说了粗话，难听的话，权当是开玩笑或者没有说吧。最后，请她允许他去雷林皮奥家里看她一次。她从心底感谢华金的道歉，愉快地看到可爱的面包，或者说钞票，那天的痛苦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忘掉了受到的侮辱。不过，如果说她那样容易地原谅华金对她声誉有意的伤害，称她是个“俗气女人”的话，她确实做了真诚的努力。那是人格呀，有时伤害自尊心要比在匕首下失去贞操还令人痛心。两天后，那个鳏夫侯爵来看她，这次他没有像那天那样放肆，而是彬彬有礼，这使她更加着了迷，或者说得更清楚些，他的彬彬有礼不仅使她觉得昔日的妄为是可以谅解的，而甚至是可爱的。人的心就是那么神秘，常常处在矛盾之中。他常常来，每次又都谈得很久，伊西多拉渐渐地喜欢上了华金，这个鳏夫也更喜欢她，但他仍然一本正经的样子，为此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了。他们之间的事顺利地发展着。这当口儿，堂马努埃尔·佩斯和奥内希莫侯爵给阿兰西斯侯爵夫人写了信，尽管后者还没有回信，但她会很快回信，并且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马里亚诺的案件也正在解决，华金渴望法官释放他，哪怕保释呢，因为他年

龄小，不负法律责任。伊西多拉每星期探望两次弟弟，送衣物和吃的。有时看见“卖水蛭的女人”也在，她同样是送衣服和吃的；两个人也说几句话，老太婆的话很难听，像匕首一样刺在心上，对外甥女一点儿也不尊重。

圣诞节到了，那些日子雾霭飘游，到处充满欢乐气氛，马德里像一座没有围墙的疯人院。男人十分狂热，他们大吃大喝，抢购彩票，给小孩押岁钱。精神的、道德的和美好的东西，心灵的东西消失了，或者说隐去了。那是基督教世界的最大节日，人们把各种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艺术也失去了往日的尊严。戏院上演丑剧，“大迷宫”的漫画亵渎神明。滑稽演员发财的机会到了；以肮脏手段谋生的人，包括女人，简直失去了廉耻；醉鬼越来越多。酒馆、妓院和赌场人满为患。这些天讲的下流话、粗鄙话足可以毒化整整一代人。人们只有一个想法，即纵酒狂欢。街上简直无法行走，达官贵人来去匆匆，比往日多几倍。男人们手上大包小包地拿着，说不定什么时候撞在你身上，也可能阉鸡或火鸡的脑袋和你的脑袋碰在一起。

糕点店和食品店橱窗里陈设的样品应有尽有，让人大饱眼福，看上几眼就觉得肚子满登登的。除了店铺之外，在街头巷尾还堆起了杏仁糖和花生糖，像小山一样，阿利坎特人的斧子永远砍不完。鱼店里摆满了上帝在北海和南海创造的各种鱼类。在席子上，巴伦西亚的橘子、柑子和包着宝石的红色石榴争奇斗艳。在穷人区，店铺里的商品同样丰盛；但是价格很便宜，说明质量相形见绌。有的人把一种白色糖果当做杏仁糖卖，黑色的橄榄果浸泡在墨水一样的液体里。从马约尔广场往南，花生糖渐渐被粗制滥造的食品所取代。从佩加斯塔莫、布拉斯特和马洪内萨大街到石膏厂大街，一路上可以看到食品档次的递减现象，有大店的精

致美食，有小店的烂橡子、烂无花果，这里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玻璃食橱，那里放在木板拼凑的货架上。圣诞鱼应有尽有，俄式鱼子酱，金枪鱼，鲱鱼……鱼鳞如金似火地闪着光彩。

一家人宁愿一下子死去，也不能不欢庆圣诞之夜，哪怕没有美味佳肴。为了买一只火鸡，不少人家从十一月就开始攒钱，一个夸尔多一个夸尔多地珍藏在钱罐里。雷林皮奥一家人怎能丢弃这个传统习俗呢？他们虽然很穷，入不敷出，但由于堂娜拉乌拉一分钱分成两瓣花，总能买只火鸡的，另外还有两三条重达两磅半的海鲷，用香喷喷的蒜瓣和柠檬汁烹调后摆在餐桌上。从二十二日开始，堂何塞便成了全马德里最幸福的男人。他忙着浏览卡门广场的每一家铺子，把鳕鱼、鲷鱼的准确价格带给他的妻子。这是购买圣诞食品所要参考的，堂何塞拉长脸说："所有东西都涨到天上去了。看看明天怎么样吧。"二十三日，堂何塞和堂娜拉乌拉吵了一架，因为他们的彩票没有中奖，这种怪现象年年都重演一次。堂娜拉乌拉认为政府把所有奖项装在了自己的腰包里，彩票完全是骗人的东西。但是，堂何塞比较理智，他坚持说他们的彩票号码很好，只差两个数（你不怕烫手呀！）就中奖了。最后，他们两个人耐心地感叹说："说不定明年会中的。"

但是，二十四日那天早晨，堂何塞——我们每次想到他的时候，他总是裹在斗篷里，右臂挎只大篮子——露出一张幸福的笑脸。堂何塞挎着篮子，堂娜拉乌拉拿着钱，每家店铺都进去一会儿，什么都看一看，询问价格，直到确认物美价廉时才冒险买下来。雷林皮奥早已打听清楚，什么地方的花生糖是阿利坎特和希洪的正宗产品，什么地方的杏仁糖最便宜，石榴最甜，橄榄果肉最厚。他们每样东西都买些，尽管数量不多。

他对买的每样东西都赞不绝口。过一会儿，他们——她的

钱包空空如也，他挎着重重的篮子都挺不直腰了——走进家门时，看见他喜滋滋地把东西拿出来给女儿看，谁不激动呀？他把花生糖一块块整齐地摆在桌子上，说明每一块属于哪一类，如有人把蛋黄的同雪花的混淆起来，他一定要数落几句。最令堂娜拉乌拉不能忍受的是，他为了确认哪一种好吃，每一块都要尝一尝，由此避免不了吵一架。但是，他肯定都说好吃，都是正宗货。于是，堂娜拉乌拉把买的东西收藏起来，再加上几把锁，问题也就解决了。之后，堂何塞也下厨房，帮帮手，出出主意，他真还懂得一点炖闷煎炒的技艺呢。那天，两个女孩不再做针线，一心想着晚饭，她们要打扮一下和米吉斯去马丁剧院，也要帮妈妈干点别的活，一下午还挺忙乎的。

堂何塞觉得一个小时有一个世纪那样长，一心想着把那天的巨大开支记在日记账和分类总账上。下午，他忙着在大厅里摆桌子，因为餐厅太小了，那可是一次盛宴呀。接着，他一遍又一遍地照镜子，不停地修饰；他是那样高兴，把孩子们敲打的、把房子震得山响的手鼓抢过去，一边在过道里行走，一边发疯似的敲着；孩子们笑呀，叫呀，跟在他身后助兴。

大儿子梅乔尔从不回家吃这顿气氛热烈的丰盛晚宴，而是同朋友一起吃饭，他这样做已经多年了。堂娜拉乌拉决不责备儿子一句，反而认为百里挑一的儿子不坐在父母的粗鄙餐桌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在别的地方倒好些。梅乔尔总是和文人、议员、艺术家和有一定身份的职员凑在一起，那年的圣诞节，他很可能去某位侯爵家里吃晚饭。

相反，堂娜拉乌拉的弟弟、矫形医生和后者的儿子胡安·何塞陪伴着他们。啊，矫形医生是晚宴的风趣大王。他本是个非常正派的人，两杯酒下肚便变成了世界上最诙谐的人；嘴里不停

地说出可以想象的最荒诞的俏皮话。雷林皮奥一年没沾葡萄酒了，这次也多喝了点，因而打开了话匣子。矮形医生和雷林皮奥成了节日的主角，喝呀，喊呀，拥抱呀，笑呀，好像疯了一样，最后竟放声哭了起来，在座的人大呼小叫地把他们背到床上。除了家人之外，惟一被邀的客人是米吉斯和他引见的诗人桑切斯·贝兰德，这位诗人一会儿像猴子一样做个怪相，一会儿念几句诗，不知道埃米利娅和莱昂诺尔对他……

噢，大厅里的桌子已经摆好了；餐厅太小了，挤不下那么多人。堂何塞为了操持圣诞晚宴专门打扮了一番，现在十分骄傲地欣赏着他的杰作，地板磁砖和玻璃柜橱亮晶晶的，蜡烛五光十色，桌子上摆着丰盛佳肴，他有说不出的高兴。接着，他用祝贺的目光看着宽敞的大厅，看着棱纹布套取代平纹布套的椅子，看着一盒盒糖果、一盘盘水果和其他食品……一切完美无缺。甚至男主人的那幅挂在正面墙上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油画像，甜蜜的面容上又增加几分满意表情。“我正在讲话，”他每每观看这幅画像时都这样说。男主人画像的对面是堂娜拉乌拉的画像。她像是总能找到点什么责备丈夫。雷林皮奥是个放荡的男人，和情妇搞得火热……墙壁上还挂着三四幅死去孩子的照片。堂娜拉乌拉年轻时有几个孩子没有养活。在盛宴的烛光下，看得出那几个可怜的孩子为早早地离开人间、不能大吃一顿感到十分伤心。

二

伊西多拉无法掩饰心中的喜悦。那天，二十四日，马里亚诺将被放出来。她亲自把他从可怕的狱中接回家里。噢！如果她

手中的钱不是很少的话，那天将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两个月前萨尔德欧罗侯爵把“神父”的钱交给她，可是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呢？真的，她都没有印象了。支付堂娜拉乌拉的房钱，买了衣服……可是，余下的呢，跑到哪儿去了？伊西多拉思索起来。

在香脂方面，她买了那么多，足够用三年的。而青铜烛台，还有瓷瓶，俄式皮书包，有什么用呀？这些东西呀，她只是为了买而买的。太漂亮呀！还有那只仿撒克森杯子又有什么用？……还有那几只瓶子，能放风信花吗？

无疑，最为需要的是那本备忘记录簿了，还有马德里地图，五本小说；鸟笼，还没有小鸟。她最为关心的是，没有一间好的洗浴室；可是，房子这样窄小，怎能满足这个愿望呀？再说，可恨的堂娜拉乌拉为伊西多拉用水多而大发雷霆。如果伊西多拉不能享用漂亮的大理石浴缸的话，但是她已经有了名片，加盖自己印章的信纸，精致的草编小篮子，象牙书签，那副俄式假钻石耳环，那套罗马东西和别的什么都很漂亮，都很奇异。她很需要，太需要一只大衣箱了，衣服都没地方放了；可是，以后还会买呢。她的白颜色衣服不多，应该做一套漂亮的。

伊西多拉高兴极了，快打扮完了，马上就可以去接弟弟了。法官释放弟弟的命令很可能早送到监狱办公室。走出门外，光彩照人，异常兴奋。不过，她不想走奥尔塔莱萨那条街，虽然是近路，因为她欠一家商店的钱，不好意思从店前走过。说实在的，并不是欠很多钱。

天都黑了下来伊西多拉才带着弟弟回来，后者羞怯、拘谨，在人面前总是垂下眼睛。堂何塞·雷林皮奥对他有点严肃，拍着他的肩膀说：

“小伙子，现在要看看你表现得怎么样了？”

可是，堂娜拉乌拉是那样的凶狠，不留情面，说马里亚诺不能坐到她的桌子上吃饭，就是基督从天上下来命令她，她也不让步。伊西多拉听到这话，肺都气炸了。但是，她抑制住自己，把那种侮辱咽到肚子里，把嘴闭得严严的，不让从心底跳到嗓子眼的话说出来。她把弟弟和自己关在房间里，给他洗干净，换衣服，为此她准备了许多水和几件新衣服。弟弟看见伊西多拉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与其说那是感情之泪，毋宁说是愤怒泪珠，于是这样说：

“你为什么哭？因为那个巫婆说了那种话？”

“那人太粗鄙了！……”伊西多拉低声说。

“你为什么不回她几句？”马里亚诺粗声粗气地说。

“我不和她一般见识。”

“他妈的！”

马里亚诺狠狠地在膝盖上敲了一拳。伊西多拉说了他一通，不该总把难听的话挂在嘴边上；小伙子为自己辩解，绅士也讲那种话呀。她很坚决，毫不退让，说讲难听的话和做坏事一样，都应该受到惩罚。

“现在，我的小少爷，”她严肃地说，“您必须回到正路上来。过去我们很不幸，很穷，发生了一些事……我真不想记起这些事。让我们压上一块大石头，永远忘掉吧。但是，事情变了。你太粗野，又开始放肆了。你不能再犯傻了：你要知道，你是个正派人，这样才能有人格。你要记住，你权当我们的姨妈恩卡纳西翁不复存在了，你再不会见到她，你是另外一个人了。”

小伙子聚精会神地听着这番叮嘱，暗暗下决心，一定走正路，走亲爱的姐姐给他指出的绅士之路、端庄之路。这时，伊西

多拉想起那天晚上她和马里亚诺要单独吃饭；既然弟弟不能和雷林皮奥一家人同桌共餐，她也不会坐到那里去。她立刻决定出去买点东西做晚饭。太好了，这个想法太好了！她和马里亚诺两个人在自己房间美餐一顿，不和那些粗鄙的人来往。

但是，准备这样丰盛的晚宴，出现了最棘手的问题。伊西多拉没有钱。钱币具有多种特性，但她主要发现一种，那在最需要的时候失去踪影。钱包里只剩下两三个比塞塔和几个夸尔多了。伊西多拉把每个口袋都翻了个遍，抽屉呀，小孔洞呀也找了，她记得一次情况和现在相似，突然在五屉柜一个抽屉最里面发现一枚遗忘的金币。可是，这次不但没有金币，连银币也没有。她没有办法了，只能简单吃几块小点心，与其说是过圣诞之夜，毋宁说是斋月。堂娜拉乌拉那样鄙夷他们，而她并不欠这位夫人一文钱，宁死也不会向她借钱的。但她不敢去找华金·佩斯。

伊西多拉出去了。马里亚诺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椅子不多，他只好坐在一只矮箱子上。他发现身边的角落里有一包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的旧纸。那是杂记本和有关记录，托马斯·鲁菲特生病期间胡乱写下的，保存在雷林皮奥家里，等儿女们取走，看看那堆东西里有没有感兴趣的东西。伊西多拉从顶楼上拿到自己房间，想找一天好好看一看。马里亚诺不无困难地阅读标签：忧伤……公共财政……侵吞财富……死亡……诈骗……还有别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他觉得那些标签没有什么意思，便翻弄起姐姐放在柜子上的东西来，接着又把最上面的那个抽屉翻了个底朝天，他什么都看，从里到外。接着又翻阅那几本小说；把花儿从瓶子里抽出来，看长根了没有；打开美国钻石耳坠盒；翻了翻信封和印章信纸。他在摆弄信纸时发现墨水瓶和钢笔，便拿

起笔在纸上写起来，伸长脖子，架起臂肘，费了很大劲儿才写出这样几个字：马里亚诺·鲁菲特，外号“孽种”。他高兴地欣赏自己的杰作，随后敏捷地画上标记，看上去像把匕首。他把纸放在桌子上，傻子一样笑起来。接着，他把注意力转到姐姐的化妆盒上，把里面的小瓶一个个看了个遍，并且用鼻子闻一闻，说：“真好！”或“真香！”他擦点粉，洒点香水，把手洗干净，他看着香皂在指间轻轻地滑动，高兴地笑起来。

“哎呀呀！看你把东西弄得乱糟糟的。”伊西多拉从街上回来时说。“耶稣哟，这么乱！你听着，看我打你不。”

马里亚诺笑着。

“你这是写的什么呀？马里亚诺·鲁菲特，外号‘孽种’……‘孽种’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给自己起那种外号呀？……”

“和斗牛士一样。”马里亚诺傻乎乎地说，仍然笑着。

“喂……你是不想做正派人呀？……可是，你这个坏蛋，干的什么事呀？拿我衣服擦手呀？给我滚开，讨厌鬼。毛巾不是在那儿吗？我说你这个人呀，根本不想走正路。你这个野人……看得出，你只和没开化的人打交道。”

她说着，从捏着四角的头巾里陆续取出好几块花生糖和几包小东西，栗子呀，核桃呀，榛子呀，橡子呀。当她把最后一包杂样食品放在柜子上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就拿回这东西呀？”马里亚诺问。“火鸡呢？我想吃火鸡。”

“有什么你就吃什么吧，”她驳斥说，气得把吃晚饭的事忘在了一边。“没什么你要什么，太没有教养了。”

“去年，”马里亚诺粗鲁地说，表情很傲慢，“‘卖水蛭的姨妈’买了鲷鱼，个大肉厚的辣椒，还有干果花生糖和卷心菜，另外有个这么大的石榴。我吃了个精光。比什么都好吃！……”

伊西多拉皱着眉头，想得很多；她摆好桌子，马里亚诺坐在一张高椅子上，她坐在矮椅子上。

“明天会好起来的，”她说。“圣诞之夜趁火打劫，那是粗鄙之人干的事情。我要教给你如何做个正人君子……你看，这块花生糖真好吃。快来尝尝……”

“孽种”根本不用请，他早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大厅里已经热闹非常，不过还没有开始用餐，大家在等米吉斯。鲁菲特姐弟俩退出以后，米吉斯就走了进去，因为喧哗声顿时大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伊西多拉看见房门轻轻打开，来人是那位大学生，他一副讥讽表情。

“我很高兴来这里问候大公爵夫人，”大学生说，他用手摘下帽子，彬彬有礼。“看样子我们完全过上贵族生活了。今天晚上您留在家里，我是说，您在家里接待朋友……”

“来，”伊西多拉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个橡子。“这是我能献给你的最好东西。”

“谢谢，侯爵夫人，”米吉斯边说边坐下来。“这个礼物很珍贵。给我说说，严肃地谈谈，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一块吃晚饭？”

“我们呀，”伊西多拉说，她又痛苦又气愤，几乎说不出话来，“不配呀。走吧，快走吧。都等着你呢。杏仁汤已经端上桌子了。”

“啊，姑娘哟！我太喜欢你的橡子了！……可是，别哭呀，我多么想陪伴你呀……可是，社会如此不公呀……”

“走吧，走吧……我和弟弟单独吃。你都看见了……我们很高兴。还是这样好。各在各的家。”

奥库斯托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他很惊讶，她一天比一天漂亮，一天比一天有魅力。

“有句话放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侯爵夫人，我很想拜在你的脚下。”他说着站起来。

随后，他转过去，用眼睛环顾四周，补充说：

“侯爵夫人，你的家安顿得十全十美呀。小客厅多漂亮呀。还有栎木大箱子；那边是三开门的大衣柜。福图尼①的画，戈布兰②壁毯，塞夫勒③和贝尔纳·帕利西④的瓷器……挺不错的吗。还有青铜器，水粉画……”

马里亚诺看着他，心里有点恐惧。伊西多拉微笑着，但掩饰不住深深的痛苦。当米吉斯把她的简陋房间变成贵族客厅，用夸奖的语气说出下面的话时，她觉得内心深处受到了刺伤：

“在这个漂亮的房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萨尔德欧罗鳏夫侯爵的审美观来。再见，侯爵夫人。我在雷林皮奥的大厅里吃晚饭。”

三

奥库斯托走后，伊西多拉用眼睛盯着裙子，沉思起来。

“那个家伙是谁？”马里亚诺问。

“那个家伙呀，说不出正经话来。”她说，看也没看弟弟一眼，很明显她仍然处在不能自拔的、富有魅力的想法之中。

“再给我块花生糖，侯爵夫人，”小伙子喊了声。

“为什么这样叫我？”伊西多拉从精神睡梦中醒来，突然

① 福图尼（1838—1874）：西班牙学院派画家。

② 戈布兰，十五世纪巴黎的著名壁毯工厂。

③ 塞夫勒，法国瓷器著名产地。

④ 贝尔纳·帕利西（1510—1589）：法国陶瓷发明家。

问道。

“是外号吧？他妈的！……那个臭流氓为什么给你起外号？”

“马里亚诺，注意别那样讲话。”

“嘲弄你！”“孽种”喊起来，他那孩子般的虚张声势的恼怒很像大人身上燃烧的怒火。

“我向你保证，他不会再那样嘲弄人。”她的眼睛湿润了。

马里亚诺看着她说：

“姐姐，不值得掉泪……女人为随便一件事哭泣。让他来和我开玩笑吧；我要他看看我将怎样把他的五脏六腑掏出来……”

“马里亚诺，你疯了，别那样鲁莽，别撒野。”她喊着说；她再次从“沉睡”中醒来，一副痛苦、愤怒表情。“我如果再听见你那样讲话……”

“我什么也没有说呀，什么也没有说呀……给我块花生糖。”

大厅里喧哗声越来越大；从那里传到鲁菲特姐弟所在的房间的只言片语、道贺之词和欢呼声，以及笼罩整幢房子的饭菜烹调香味，可以知道节日之宴达到了怎样的高潮。完全可以猜到什么时候端上鲷鱼，什么时候端上火鸡，每道菜都受到掌声和狂呼声的欢迎。堂何塞·雷林皮奥高兴得唱起了《皇家进行曲》。随后传来争吵声，怎样把兔和鸡切成小块呀。欢笑接着欢笑，赞叹接着赞叹。同时可以听出瓦尔德佩尼亚斯①和卡里涅纳②葡萄酒产生了效力，矫形医生的舌头笨拙了，说话像剥豆子似的，而堂何塞·雷林皮奥口若悬河，但没有一句正经话、有意义的话。

女仆走进伊西多拉的房间，送来一盘菜，有几片火鸡胸脯肉

①②　西班牙著名葡萄酒产地。

和碎肉。马里亚诺的眼睛像点燃千百只灯光一样，一下子亮了起来，他的每一道目光都如同一只长长的叉子。但是，伊西多拉自尊心是那样强，感谢的话、谅解的话都不想说，用鄙夷的目光看着那份迟到的礼物。她虽然意识到那份礼物是心地善良的埃米利娅提出送来的，但还是视它为怜悯之物。她拒绝那份好意，说：

“谢谢，我们什么都不要。”

“姐姐，姐姐，你太傻了。”马里亚诺嘟哝着说；他是个粗人，那时真的发火了。

“给我住嘴，不然，看我打你不。”

“我要吃晚饭，”他坚持说，把脑袋移到一边，撞在桌子上。

“好呀，好呀，撞破脑袋吧！”

“坏姐姐，坏姐姐，不让弟弟吃饭！你看，还不如在监狱里呢……”

“你又说……”

“我说！……他妈的！”

“再说一遍……”

“他妈的！”那个无赖说着举起手来。

“你举手！……打吧！……打你姐姐吧！”

“我去找我姨妈。”

“你再说一遍……”

“坏姐姐……侯爵夫人！”

“孽种”对姐姐是那样无礼，后者不得不打他两个耳光，不能让他太放肆了。我们如果没有搞错的话，那一定是耳光，因为在大厅里都听见了。伊西多拉是那样一种女人，决不能容忍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嘲弄自己，尽管这个孩子拳头很硬，又有那种不

良前科。鲁菲特小少爷看见姐姐那副表情，同时又觉得她对自己还是很亲切的，便抑制住了。他趴在桌子上，用胳臂摆成弓形，支着下巴，默默地看着伊西多拉，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冷酷严肃、全神贯注的表情不禁使人想起那样一条家犬，除了主人之外谁都敢咬。

大厅里的喧闹声达到了疯狂程度。堂何塞对妻子表示爱抚，在开心的食客热烈掌声中对她献殷勤。堂娜拉乌拉说她丈夫太放荡。矮形医生一边用刀把敲着桌子，一边唱着村夫谣。只有埃米利娅和莱昂诺尔默不作声，表情亲切：前者招待米吉斯，后者关照桑切斯·贝兰德。这位年轻诗人、米吉斯和矮形医生的儿子也是欢声笑语，第一个人一篇演说接着一篇演说，第二个人不停地唱着探戈曲和马拉加曲。之后，大家庄重地停下来，因为贝兰德应在座所有人的要求准备朗诵几首诗。他认为自己生来属于永恒；他有一本厚厚的诗集，将很快印刷出版，里面像百货商店的橱窗一样应有尽有：哀歌，颂歌，小诗，长诗，讽刺诗，哲理诗，德式长短诗，十一音节诗，十一音节八行诗。大厅像议会的讲坛一样，几乎被祝贺朗诵成功的掌声震得塌陷下来。

“是诗。”马里亚诺说着抬起脑袋，一副聚精会神的表情。

“你喜欢诗？”伊西多拉问，她发现弟弟有学好的症候很高兴。

“当然。”弟弟说。“我都能背诵裁缝佛朗西斯吉略的诗，开头是这样的：

钢铁亮晶晶

我是它的儿子……”

“好了，蠢蛋；那是大白话。”

“我还会勇敢的波特拉的诗呢，是这样说的：

我的先生们，请听
我给你们讲讲胡安·波特拉
他在莫列纳大山
是个有名的大盗。”

“够了，我说；别说了，看在上帝的面上。你那可怕的民谣把我折磨死了。任何一个有头脑、正派的小伙子都不会学那种东西。那是平民百姓，下层人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下层人吗？”

“我姨妈‘卖水蛭的女人’。”小伙子回答说，他的声音那样幽默、自然，伊西多拉忍不住笑起来。

“你会学到许许多多不知道的东西。现在告诉我，你有什么理想，想做什么人？……”

“我什么人也不想做。”他厌恶地说。

“你应该念书，应该找个工作。不能再到制绳作坊干活。要去上学，学什么专业？”

马里亚诺想了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

“能赚钱的专业。”

“赚钱干什么？”

“那还用问……我的好姐姐……当大富翁呗。”

“但你应该是点什么。”

“富翁……”

“把钱花在什么上？”

“吃里脊、石榴、花生糖，喝葡萄酒。还要买匹马，穿绫罗绸缎。”

“不喜欢当军人，当将军？”

“喜欢，喜欢，”“孽种”说，他的眼睛射出兴奋、欢快的目光。“率领军队，挥舞棍子……这样……啪，啪！”

“不，不能那样，不能打人。你不要以为当将军就能打人……还有更美好的专业呢，像总参谋部呀，工程兵呀，炮兵呀。”

“炮手，炮手！”“孽种”说着在桌子上敲了一下。“你会看见我，这一炮，那一炮……轰隆，轰隆！”

“只有需要的时候才能打炮……”

“不，不，总打炮……谁欺侮我，就给他一炮。”

他们说到这里时，女仆又回来了，盘子上放着几块花生糖，那是埃米利娅和米吉斯打发她送来的。伊西多拉看见那些小东西，气仍然没有消下去。但是马里亚诺一下子扑到盘子前面，抓起花生糖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姐姐没有来得及拦阻。

“没有教养的……馋鬼！”女仆走后姐姐对弟弟说。“你还没吃够呀？”

马里亚诺摇摇头，嘴塞得满满的，说不出话。

“我把你放在学校里，当住宿生。”

马里亚诺用指头比画了一下，意思是说“我逃出来”。

“你别想逃出来。是不是想和傻小子们打架呀？老师可厉害了！”

“我给他一记耳光，”马里亚诺说，他已经能够拼出几个字来，“把他打到房顶上去。”

“吹牛大王！”

大厅里，晚宴好像接近尾声。各种各样的花生糖、石榴和加糖橘瓣都品尝过了。雷林皮奥喝完最后一杯卡里涅纳葡萄酒，一头倒在地上。“去听圣诞子夜弥撒！快去听弥撒！”那个著名的爱向女人献殷勤的男人一边在桌子底下滚动，一边用笨拙的

舌头说。大家笑得死去活来，有的拉胳臂，有的扯大腿，把他拖到床上；他一直用唱诗班的声音唱着“主啊，怜悯我们吧！”别的人笑呀喊呀，人们可以想象得到那是一幅怎样怪诞的图画，一场怎样难听的音乐会！

“太荒诞了！这些人太俗气了！”伊西多拉感叹地说。

过了一会儿，埃米利娅来到伊西多拉的房间，为在这样欢快的夜晚一人独处而向她道歉。可是，伊西多拉并不软下来，说呆在自己房间里很好。给她送来一张折叠床，让马里亚诺睡；伊西多拉叫弟弟快点躺下，因为那时已经下半夜了；但是那个可恨的小伙子站在她面前，突然说道：

“给我钱。”

“要钱干什么，小无赖？快睡觉去。”

“过一会儿睡；可是，我要钱。不给我钱，我就不爱你了……”

“你要钱干什么？”

“明天去看斗牛。”

“现在没有斗牛，笨蛋。”

“但有斗小牛，有滑稽剧。”

“你怎么知道的？”

“好多孩子都说……不给我钱，我就不爱你。”

“明天给你几个夸尔多……”

“几个夸尔多？你有钱。”他说着用眼睛邪恶地查看伊西多拉的东西。“你有钱，看你买了多少好东西，而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是个穷光蛋。”

他说着脱光衣服，躺下了。

“我也很穷，”伊西多拉说；“但是到时候，也许不用很久我们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什么都有，应有尽有。”

“小姐买这个买那个，吃香喝辣，而她的小弟弟都快饿死了。”他躺在床上嘟哝着说。

“别犯傻。别说了，睡吧！”

“你明天不给我钱，我就到大街上讨饭去。我知道怎样乞讨。有个小孩教过我。”

“你在说什么呀，野小子？”

“我可以去讨饭。你等着瞧吧。”

“你别气我了……要去上学，上学。”

“我已经睡着了……明天见。”

“你不祈祷，异教徒？”

马里亚诺不知嘟哝了点什么便睡过去了，很平静。姐姐端详他一会儿，她的感情中既有亲情又有恐惧。她想吻他一下，但快要碰到他的双唇时，走开，说：

“别弄醒他，我没有钱，怎能给他呀！”

第十五章

马里亚诺许下了诺言

第二早晨，马里亚诺没有再提出圣诞之夜的要求。他心绪很好，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跳跳蹦蹦，一刻不安宁，十分顺从。伊西多拉看见他没有耍前一天晚上的孩子气很高兴，对他十分亲热，给他穿衣服，精心打扮，戴上那条几天前为他买的领带；给他梳头发，从中间分开。当她觉得已经相当干净、整洁时，便把他拉到镜子前面，让他看看自己；她这样说：

“你现在确实是个正派人了。”

他笑着照镜子，并且一遍一遍地说：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这不是我吧。”

过了一会儿，姐弟二人一块儿到街上散步。每走一步，马里亚诺都要姐姐给他买东西；真的，她口袋里如果有点钱的话，恨不得把他的嘴堵上几次。但是，她没有钱，两个人愁眉苦脸地回到家里。他一直琢磨着，如果他们两个人连一分钱都没有，头发抹那么多香脂、戴那样华丽的领带、穿那样雪白的衬衣有什么用呀！下午，姐姐不在房间时，马里亚诺一个人走了出去，很晚才回来，全身又脏又破，衬衣烂了，领带撕成条条。伊西多拉看见他那副模样，气得无法用语言形容。马里亚诺的直爽是应该称赞的，他说了实话，在萨莱萨斯广场和别的小孩玩斗牛了。姐姐更气了，抽打了他一下，说实在的，那并不很痛。最为奇怪的是，马里亚诺那样粗野不驯，但并没有进行自卫，也没有表示反抗，几乎没有哼一声……到了晚上，姐弟便和解了；他允诺做个好人，文雅人，正派人。他提出要求，姐姐带他去看戏；后者答应了，但由于读者知道的原因，她第二天未能兑现。小伙子怒火中烧，朝她要钱，她没有给。姐弟二人谈了好久，争吵结束时弟弟这样威胁说：

“钱！没有钱，我知道怎样弄到。别的孩子教过我。”

伊西多拉没有理会。愚人节那天，他出去了会儿，回来后把柜子最上面的抽屉翻了个底朝天。

“你干什么呢？”姐姐问他；她预料可能发生不测。

“你猜我这儿有什么？”马里亚诺一边说一边把紧握的拳头给她看。

伊西多拉想扳开他的拳头；但是，他把指头握得那样紧，伊

西多拉的手指又软弱无力，那拳头纹丝不动，根本无法扳开。马里亚诺有一身男子汉的力气，那拳头如同一个铁铸的盒子。

“把手松开，松开。”

“我不松开。”

“什么东西？……你拿了什么？”

马里亚诺一下子跳到门口，拳头仍然握得很紧。他像个无耻之徒笑着，对姐姐说：

“再见，姑娘。”

伊西多拉立刻想起了她的钻石，虽然是假的，但也值四个杜罗呢。那天，她不知流多少眼泪！马里亚诺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在雷林皮奥家露面。

一天晚上，谁也没有想到他终于出现了，羞辱，沮丧，衣服撕成布条，一副回头浪子的样子。伊西多拉看见他，本来想对他露出一张严厉的面孔，但欲想而不能，而且原谅了他。马里亚诺的恶习是在无人关怀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千坏万坏，但也有好的东西，最大的优点是直爽，把自己的过错和盘托出，一点也不隐瞒，也不胡编乱造、对过错轻描淡写。他把那个星期做的一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他做了许多勇敢而顽皮的事情，没有一件像下面这些话在鲁菲特小姐的心中产生那样大的痛苦：

“我去了我姨妈恩卡纳西翁家，你知道吗？……我姨妈恩卡纳西翁和‘有眼棍大娘’一块儿吃饭呢。我姨妈恩卡纳西翁说：‘去吧，小无赖，去找你姐姐吧，她给你吃的，给你打扮成小少爷，她能做到这些。’于是，我姨妈恩卡纳西翁和‘有眼棍大娘’谈起了你，我姨妈恩卡纳西翁说你有个侯爵未婚夫，他给你不少钱。”

伊西多拉一下子僵在那里；但是，如果对那一侮辱表现出气恼，一定会使已经相当怀疑她的弟弟更加疑神疑鬼，便把那事当

做玩笑听听而已——尽管她的心都碎了——，于是笑了起来。不过，她根本无法装出好心情的样子，因为这时马里亚诺是那样不恭不礼，一下子从天真无邪转到厚颜无耻，对她说：

“好了，好了，你们女人都是……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你们为了总有钱要做那种事。伙伴们对我讲过。”

这几句话之后是笑声、抽打和眼泪；但是，姐弟还是和解了。萨尔德欧罗侯爵又对她进行一次柏拉图式的拜访，给她的钱看来还是“神父”寄来的。伊西多拉从拮据、困难的黑暗处境中摆脱出来，还了账，买了本卡斯蒂利亚语词典，还带弟弟去看了戏；后者是那样高兴，一连几天像变成另外一个人，看到的场面唤起他极大的想象力，好像要干一番英雄业绩。伊西多拉很高兴，不由地意识到生活环境，与之接触的人，穿的衣服，乃至欣赏、享受的艺术会对性格的形成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呀！

伊西多拉看见弟弟并不缺少良好而坚定的基础，从而能够把他塑造成一个正派人，兴奋极了，决心一天不耽搁地把他送去上学。耶稣降临日一过，伊西多拉便把弟弟交给一位老师，此人在瓦尔维德大街的一所学校管教一大群孩子。鲁菲特的儿子一下子被束缚起来，太难受了，因为在他的所有正面和反面的潜意识之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在大街和马路上游荡、奔跑，干点冒险的事。他看到别的孩子年龄都比他小，从而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同时对学校和可恨的老师产生了恐惧感，并且与日俱增。他几乎是个大人了，各种课程都是最后一名。他是个永恒不变的驴子，是别的孩子的嘲弄、讥讽对象。在课堂上，他成了大名鼎鼎的未开化学生，作业错误百出，惹得所有同学笑声此起彼伏，跺脚声四起，就连老师也对他蔑视、鄙夷，在批评任何一个学生时都这样说：“这种事都不出在鲁菲特的身上呀，你怎么比鲁菲

特还蠢笨。”

他本来对学习就没有多大兴趣，现在又受到这样的蔑视，尚存的一点学习愿望也就被扼杀了。学校对他不重视，最终引起他对学校的不重视，从而养成了逃学的习惯，严重的时候一个月不上学，而他姐姐竟然一无所知。在那些冒险、流浪、玩耍的日子里，如果谁有兴趣跟踪这个不幸的孩子的话，保证会看见他站在斗牛场大门口，观看里面的表演，或者在附近砖瓦厂玩闹，或者到河边和洗衣姑娘打趣。本来上学时很端庄的孩子，由于和他接触多了，渐渐走下坡路，水平降到最低点，最后同流合污，成了最野蛮，最耍赖的群氓。这些不学好的小家伙组成自己的帮伙，他们渴望成为斗牛场上的斗牛士，成为各种各样不要脸的淘气鬼。马里亚诺身上常常有点钱，很快成了这些孩子中受欢迎、有影响的人物，他总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大街上，在马路上，用闹剧给道德、社会和基督教抹黑，而道德、社会和基督教对这些未来的放荡囚徒毫无办法。

第 十 六 章

亮 明 身 份

和撒那！①和撒那！二月初的一天下午，华金探访伊西多拉，告诉她阿兰西斯侯爵夫人已经从科尔多瓦来到马德里，很想见她。伊西多拉听到这个消息是那样兴奋，有好一阵子都呆了，

① 和撒那：一译“贺三纳”，这是赞美上帝的话。

茫然不知所措。她只是望着送信人，端详他的堂堂仪表。如果说她以前没有把那颗伟大心中的爱都倾注在他身上的话，这件事足以使她爱他胜过一切。但是，华金还有话要说。阿兰西斯侯爵夫人亲自确定第二天，即二月十一日下午四点接见鲁菲特小姐。鲁菲特小姐只是想到能够接近侯爵夫人就顿时涨红了脸。那是多么令人惊喜和不安的时刻呀！接着，鳏夫侯爵讲了些当天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但是，就是魔鬼把所有政客都送进地狱又和伊西多拉有什么关系，她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当她一人独处时，想得那样多，说得那样多呀！晚上，她一直想象着将要发生的事。她在脑海里，用全部想象力和热情勾画侯爵夫人的模样，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夫人呀。她想呀想呀，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她们两个人互相拥抱，一块儿痛哭流涕，那么多高尚的感情无法倾述！她觉得一下子站在了那样的高度，过去只从贵族投到平民百姓身上的遥远光彩，回声和香气有所了解的那种高度。她觉得变成了阿兰西斯贵族府邸的主人，人们祝贺她，宠爱她。她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终于纠正了社会对她的不公；她祈祷，全身充满精神力量，灵魂——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沐浴在贞操和美德的微波之中，呼吸着尊严、宽宏和高尚的香气。接着，她勾勒出千百张蓝图，宏伟的、人道的蓝图，救贫帮穷，解苦排难。她又从这种乐施好善一下子转到奢华的梦想，大胆的想法拖拉凯旋之车，她坐在上面，在香气扑鼻的云端遨游，直到疲倦地、无力地、半死地坠入甜蜜之梦的玫瑰深渊之中。

她醒来时，有那么一刻竟然以为身处外祖母的怀抱里。噢！那一天的阳光，那个星期四，那个二月十一日的阳光，对她来说染上了玫瑰色，具有神奇感，充满诗意和希望，仿佛一整天都笼

罩在朝霞之中。她的第一个判断是，得到光荣的高贵身份的时刻多么不易盼到呀！这个时刻将带来地球上最伟大的公正事件之一。那天，在时间的轨道上有一个可怕的折痕：下午四点钟。

伊西多拉从很早就开始打扮了。怎么去呢？不宜在外祖母前表现得太富裕了。她那么穷，打扮得花枝招展就太俗气、太没有审美观了。也不应该邋邋遢遢的，那样等于告诉人家过分受到那样不公正生活过的底层社会的影响。肮脏、不注意修饰会留下很坏的印象。必须表现得有礼貌，谦恭，正直，端庄，在从贫寒状况转到光彩夺目状况时应保持自己的尊严。这样，表现出在贫困生活中并没有给自己的真正出身抹黑，才与新的地位般配。她一个上午都在这样想来想去。她还想到，带马里亚诺去合适不合适，她倾向不带，弟弟撒起野来会使她难堪的。以后会有时间带他去的，将把他送进一所法国学校，肯定会成为与其高贵血统相称的绅士。

当时间快到的时候，鲁菲特的女儿穿上那件黑色美利奴羊毛衫，很体面，又合身，既不俗气又不做作。她一遍遍地照镜子，很欣赏自己的美貌，侯爵夫人一定夸奖的；她还把发式修饰了一番。她的最大魅力之一是那头浓密栗色头发散落在额前、耳后和脖颈上，看上去十分典雅。那个阴影般的环饰为她的脸蛋涂上了朝霞般的光彩，如诗似画，仿佛傍晚的凄楚和宁静化做彩墨绘制出的面孔。她的那双褐色眼睛目光亲切，有时流露出午睡后的倦态，有时是失眠后的热潮；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一切，惊慨呀，热情呀，高尚感情呀。她的和蔼、诚恳的目光中很少看到骄傲的影子。米吉斯常说，那双眼睛里有着坚定的爱，有着众多幻想。他还说那是一片深沉、闪光的大海，在清澈的海底像仙女一样游动着梦幻的想象、冷漠、对正面评估的无知和对现实的

不识。

她又照了一会儿镜子才披上头巾。好，很好！她的尊严，她的美貌，她的正直从她的黑色衣饰，得体、洁净的衣饰射出一道道光彩。接着，她看了看自己的双脚。好，很好！那双靴子——人们衣饰的重要部分，也许社会阶级就是依据靴子来划分的——虽然不华贵，但很漂亮，对她的仪表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点钟了。她从抽屉取出证明来，那是两份洗礼证明，几封信和一份十分重要的证件。这些东西都是她舅父给的，她一直仔细地保存着。她虽然都能背诵，但还是看了一遍，然后收起来。毫无疑问，不需要这些证明，因为事情再明显不过了……但是，她还要带上，万一用得上呢，或者为了谨慎起见。临走时，她用怜悯的目光——这目光里也有一点感激之情——看了一眼简陋的房间。她觉得太简陋了，屈尊住了那么长时间，确实给它增添了光彩，为此她感到惊奇。看见她离开，波尼安托夫斯基的公主一定很悲伤，《饥饿图》上的人物会更消瘦、憔悴。可怜的房间哟……它是那样简陋，但拥有那么多的纪念物，梦想和激情！她多么想把它们统统带走，镶嵌在阿兰西斯侯爵府的漂亮墙壁上。

她走出房门时，在心中默默地向雷林皮奥的两个女儿和妻子告别，把一腔鄙夷之情统统倾泻在她们身上。她想象着，一只手拿着在大街上多次看到的那种洒水龙头，对准堂娜拉乌拉，把像卫兵营库房一样大的心所能盛下的蔑视，洪水般地冲到她身上。她只把善良的堂何塞排除在这场倾盆大雨之外，在心中为他安排一个会计的职位。像往常一样，堂何塞那天下午一直陪着她。

大约三点半时，他们从太阳门走过。伊西多拉随着走向圣彼得附近的街区，越来越感到心中的困惑在增长，甚至都没有力气往前行走了。她不时看看商店和酒馆的时钟，有的已经指到

四点，有的指到三点五十分。她更加困惑不解。时间也变得茫然了吧。她不知道是加快脚步，还是停下一会儿。她不想提前也不想推后到达那里。终于，她看见一条小巷尽头露出了雪白的墙头，一个阳台，一长串阳台中的第一个。于是停下脚步看起来。那儿就是：她开始恐惧了，感到寒冷，想哭……

她向堂何塞告别，后者不明白教女为什么让他回去。

“可是，怎么？你留在这里？……不回家了？……”

“您什么也不要问，教父。您很快就什么都知道了。再见。”

“你一定发生了点什么。脸色那样苍白！……可是，等一会儿呀……”

“再见，再见。”

她把他抛在大街上，向侯爵府大门口走去。她每走一步，心脏都扑通跳一下。噢，毫无疑问，亲爱的外祖母也在焦急地等候她。她甚至这样想，从阳台向外张望，看她来了没有。她向阳台看了一眼，一个人也没有。侯爵府寂静无声，门窗紧闭，好像一处神秘的隐居地；寂静把自己关在里面，尽情享受着。大门虚掩着，伊西多拉敲了下，她觉得突然有了胆量。她触摸到了自己的家产，从而能够自控了。那是她的权利呀，谁也不能否认！

她用清晰的声音问门房侯爵夫人在不在。瘸腿门房好像在等着她似的，请她进来，上楼去。楼梯的最高处还有个仆人，不等她发问便恭恭敬敬地打开一扇屏风。这一切使伊西多拉胆子大起来。屏风那一侧有一种感情在微笑，另一种感情在哭泣。她机械地迈着双腿；她的心已经不是心，而是一把锤子，不停地敲打着。第三个仆人迎面走来，对她说：“请进！”然后带着她穿过一间大厅又一间大厅，最后来到一间小会客室。仆人对她说：“夫人一会儿就来。”

伊西多拉坐下。那一刻，是她有生以来惟一体验到那种感情的时刻，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天使抬起一只脚，张开双翅，就要起飞，但他不知道是飞向地面还是无垠的天穹。那是神圣的时刻。而那一刻又好像一把匕首，牢牢地卡在喉咙里，像一把剑悬在一根头发上；那一刻又好像有点什么在诞生或者在死去，帝国在沉沦；像尚未认知的时刻，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刻……啊！小会客室的门打开了……伊西多拉看见一位贵夫人走进来，她头发几乎全白，表情庄重，丰韵犹存，一副尊严和高贵的样子，像王后，像王母。伊西多拉是那样茫然，不知道怎样回答夫人对她的亲切问候。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她站起来，又坐下。她无法确认自己说了点什么没有。她觉得在死去。侯爵夫人的面孔没有任何表情……侯爵夫人没有拥抱她……侯爵夫人根本没有注意观察她的容貌！……她们两个人互相打量了一下。

这时，伊西多拉看见侯爵夫人取出一副金丝眼镜，戴在眼睛上，仔细地看她，观察她，一句话不说，表情冷淡，仿佛在注视一个奇怪的物体，但是还没有奇怪得唤起惊叹的程度。伊西多拉觉得侯爵夫人注视她足足一百年，一年不多，一年不少。

终于，那个戴眼镜的守口如瓶的漂亮女人吐出一个字来：

“德·佩斯先生说您想和我谈谈。德·佩斯先生把写给我的信寄到科尔多瓦，说您……好像是……”

真是怪事！侯爵夫人好像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不过，最令伊西多拉惊讶和困惑的是在那位庄重的夫人身上没有看见心肠慈软的迹象。

“我好像记得，”侯爵夫人说，“您这个姑娘名字叫伊西多拉，什么鲁菲特的女儿……”

“不，夫人，”伊西多拉说；她一下子鼓起了勇气，语言既坚定

又彬彬有礼。“我过去和现在都叫这个名字，但那不是我的名字。堂托马斯·鲁菲特直到去世一直宣称是我父亲，我也把他当做父亲，并且很爱他。但是，我叫伊西多拉·德·阿兰西斯。”

侯爵夫人打断她的话，一副怒容。她又仔细地打量伊西多拉一番，脸色变得煞白。

“听说，”侯爵夫人说，“您想认我不幸的女儿维吉尼娅为母亲。您真的认为她是您的母亲？”

“噢，当然啰！”伊西多拉喊着说，随即放声哭起来。“如果不那样认为的话，我都不活下去……”

“看来，”侯爵夫人说，“您的那个想法很真诚；我觉得您确信那一点，坚信不疑……您不可能想象到，”她补充说，口气亲切了，“您的想法使我想到了些什么。当给我写信讲述有个姑娘和我外孙女叫同样的名字时，我一连好几天都在想这件事……我很想见到您……而现在看见您以后，我不能否认我对此事还是有点兴趣的。如果外表，如果容貌能够表明一个人的道德高尚与卑劣的话，我当然可以说，当您声称是我外孙女时并不是出于任何罪恶目的。您很直率、很诚恳，您坚信……”

“夫人，”伊西多拉一边说一边跪在贵夫人脚下，“血液之声很久以来一直呼唤我；而现在血液之声又叫我跪在我母亲的母亲的脚下。”

伊西多拉彬彬有礼地吻了几下她的双手。她用可以想象的神圣、真诚的感情吻过之后，都有些魂不附体了。但是，她用那种非凡方式表达内心激情，远没有使侯爵夫人软下心肠，却使她热情大减，冷冷地说：

“可是，这是干什么呀？……起来吧，孩子……我不能容忍……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伊西多拉站起来。她以为侯爵夫人首先要冷静地对事情解释清楚，然后再表达心中的感情。

“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侯爵夫人看见伊西多拉坐下以后不停地擦拭眼泪，便反驳说，“我只是说从您表达感情的方式，从您面容……（您很漂亮……）看到的诚恳和善良的印记，一开始就觉得您值得关注和重视。毫无疑问，您不是来这里演戏的。您声称是我不幸女儿的女儿，那是因为您确实是那样想的，至于什么缘由，什么情况，我不得而知；不过，从这一点到承认您有道理，孩子，这中间还有很大距离，所以，小姐，应该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我不能不向您说明，您百分之百地错了。”

如果说尼亚加拉大瀑布曾经一下子倾泻在伊西多拉的心上的话，她也从来没有感到那样冰冷和痛苦。她变成了一座雕像，眼泪干枯，从体内升到眼睛那里的一股热浪把泪水蒸发干了。“百分之百地错了！”对她说这种话等于说：“你并不存在，你是一个影子，甚至还不如影子，而是一个怪物！”这种想法深深地扎根在她的脑海里。

“我不知道，”侯爵夫人继续冷冷地说，“您是怎样产生那种荒诞想法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由于怎样的一系列情况，一连串的误会和假象，竟然认为是我不幸女儿所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心存不良的人想从这些事情中捞到好处而出了坏主意或做了狡猾的谋划，从而使您做出这种错事来。我可以向您肯定的是——我之所以能够肯定，那是因为我知道——，您被可怕地欺骗了，亲爱的孩子，我希望我这样说过以后，您别再坚持错误。”

要求伊西多拉别再坚持错误，等于不让太阳发光。她对那事坚信不疑，相信自己出身高贵，这个想法如同基督徒的信念放

出光彩，照在她身上，使她的智力射出火花，意志坚韧不拔，信念坚不可摧。熄灭她心灵的那只火炬，就是熄灭身上的一切神圣东西，而这神圣的东西就是骄傲。伊西多拉听侯爵夫人讲话，好像听到人类不公的最为可怕的词语。她痛苦万分，开始就感到困惑和恐惧，此时此刻双倍困惑和恐惧。但是，她那受到伤害的骄傲一下子变成了狂妄。她的愤怒进发出来，犹如一把脱鞘的宝剑，用简洁有力的语言说：

“面对听我们讲话的上帝，我发誓我是我，我和弟弟是堂娜维吉尼娅·德·阿兰西斯所生。人们可以夺去属于我们的东西，可以不承认我们拥有的遗产，甚至可以否认我们的名分；但是，上帝知道我们拥有的权利，会保护我们的。”

“看到您如此顽固，”侯爵夫人说道，她尽量不使问题复杂起来，不那么激昂，“我很后悔那样公正地对待您，认为您真诚无邪。现在我要对您讲明白，我不幸的女儿是生了两个孩子，但女儿已经死了，儿子活着，生活在我身边。您如果还坚持到我家演出有意杜撰的闹剧或朗诵几章小说一样的东西，我将不得不认为，您不是骗子便是疯了……”

“我有证明，”伊西多拉一边说一边拿出证明来。

“我不想看那些东西。我能猜得出是一些怎样的证明。我有足够的证明证明我说的话是正确的。”

“而我……我也能够证明！”伊西多拉的心碎了，结结巴巴地说；“噢，夫人，我是这么不幸呀！我恨不得死去。”

她是那样痛苦，不禁放声哭起来。善良的侯爵夫人很怜悯她。

“我说的话是太刻薄了。”她说；“不过，亲爱的孩子，这是您的错。您是上当受骗，也许本身并不是骗子。您本来会好心好

意地讲话的；可是，有人利用了您的天真和轻信……您看上去是个好人……您把心中的苦楚都讲出来吧，我知道，您有许多苦楚。是谁把那些故事装进您的脑袋里？把所有东西都讲给我听吧。然后，您需要什么的话，有什么困难的话……”

“直到今天我一直被抛在自家的门外，远离我的地位，被剥夺了我的真正名分。如果不归还我生下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我什么也不想要。我要求公正，而不是施舍。”

侯爵夫人认为没有必要把那种谈话再拖延下去了。伊西多拉的最后几句话很无耻。她站起身，看了看可怜的姑娘，那目光与其说燃烧着愤怒，毋宁说充满怜悯；她说：

“您如果那样坚信，那就请去求助法院吧。”

“我是要去法院的。”伊西多拉坚定地说。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儿争论了。您可以走了。”

侯爵夫人想拉门铃。伊西多拉突然动作起来，拦阻她，扑倒在她面前，高尚的感情骤然爆发出来：

“夫人，您这是要赶我走呀，而我一直希望您张开双臂欢迎我呢……您很讨厌我，因为您不承认我的权利，但我敬仰您，因为我坚信我有权利。我的心不恨，不可能恨我母亲的母亲……请允许我吻一下您的手吧。”

侯爵夫人看来很讨厌那种场面。她回过脸去，把伊西多拉推开。伊西多拉站起来，产生了比先前更为大胆的想法。她典雅、傲慢地摘下头巾，把面容和胸部更加鲜明地展现在侯爵夫人面前，她的脸蛋被信念又涂了层油彩。她眼睛射出多么美好的光芒呀！她说出下面这些话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多么洪亮：

“法律有什么用？我就是自己的见证人，我的脸蛋宣布我拥

有权利。我是我母亲的活肖像。”

侯爵夫人又看了她一眼，面色顿时变得惨白。这位贵夫人的脑海是否闪过一丝疑虑之光？……她的坚定想法是否动摇？谁能够知道这一点？她眼睛里滚动着泪珠。

“您不要以为我流泪就是让步了，”她对伊西多拉说；“我哭是因为想起了我亲爱的女儿。说到相像……”

她又把伊西多拉仔细地打量一番，后者感到侯爵夫人的深沉目光十分亲切，从而激动不已，重新燃起希望之光。姑娘的容颜，她那无可否认的与众不同，她的简朴而得体的衣着，都给贵夫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到相像，”贵夫人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如果说有什么地方相像的话，那也纯属偶然……请您离开这里。”

她拉了下门铃，便平静地走开了，既不急促也不发火，犹如我们踩死一只小虫以后走开一样。

伊西多拉一个人呆在小会客室里。一个仆人从房门探进头来。那是让她出来，到临街大门去呀！她站起来，走出去。她十分傲然和可怕的镇定——有些人走向断头台常常表现出的镇定——，一步一步地走着。侯爵府的大厅一间间地抛在后面，犹如我们死去时世界变得昏暗无光一样。

她下楼时，有个仆人正好往上走，后者认为她是无数个仪表端庄人物中的一个，是来向侯爵夫人要求施舍的，于是对她说：

“您真漂亮，宝贝！”

我们可以知道，连这种侮辱性做法都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她那时的精神状态该是怎样的了。在门廊里，她看见阿隆索和另一个大胖子男人在说话。她走过时，后者下流地看了一眼。这两个男人冷冷地和她打了个招呼。她走了出去，什么也没有

注意。她在大街上走了几步，突然面对面地碰上堂何塞·雷林皮奥，犹如撞在一根电线杆上似的。伊西多拉即刻醒过来，说：

“可是，您在这儿？”

“对，好孩子，”这位爱向女人献殷勤的老者激动地说；“我的心一直在对我说，你会很快出来，必须等侯你……我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你，就觉得心如刀绞……你还有什么事吗？……我很容易对人产生感情……我在这里一直傻乎乎地看着阳台，并且不停地说：‘她会出来，会出来的。’”

第 十 七 章

平等。——伊西多拉的自杀

伊西多拉根本没有注意听堂何塞那番热情洋溢的话。她的脑海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恰如可以想象的从高处坠入谷底之巨大落差在空中留下的印记。她现在观察世界和天下的万物——甚至可以说，天空本身——的方式多么古怪呀！那是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世界变成了另一种样子；大自然本身，空气，阳光也都和以前截然不同；人和房屋更失去了原来的影子。而如果说这种变化无所不包的话，那就是她几乎判若两人。

“可是，孩子，我们去什么地方？”雷林皮奥这样问；他发现他们两个人在大街上走过去走过来，一会儿走进狭窄胡同，一会儿又往回走，同一个地方不知走过多少遍。

伊西多拉没有回答他的话，继续往前走，让他像老仆人似的跟着。她看着地面；他看着天空。他们不知不觉地来到维斯蒂

利亚斯，那时已接近黄昏。堂何塞叫教女看看五光十色的晚霞，从那块开阔地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她抬起眼睛，扫了一眼，向一览无余的无垠景色深深地叹了口气，好像把悲伤送到每一个角落。伊西多拉总是力图在情绪和大自然之间找到共同点。此刻，白昼的美丽黄昏和阳光即将熄灭，和她心灵中的“日落西山”没有什么两样。如同熔化成液体的黄金放出的光彩渐渐变得惨淡无光，或者说慢慢沉坠下去，只留下一道苍白、浅绿痕迹。右侧，形状不一、轮廓模糊的蓝色山峦离他们越来越远，消失在天穹之底，最终像一个幽灵那样永远留在那里。弯弯曲曲的河流从淡淡的条状雾气望过去清晰可见，而松散的条状雾气又慢慢汇聚起来，像一面点缀着白点的纱巾，或晾衣场的一件衣服。

“这多么丑陋呀！”伊西多拉恼怒地喃喃说道，她对大自然那样反感呀！

那时，老家长堂何塞正欣赏着美丽的天空，洁净，蔚蓝，深沉，比任何时候都绝妙地表达出了人类思维的高远。新月宛如一把银质镰刀，从西方金星方向射出光芒。在天穹余下的广漠空域刚刚有一两颗星星在闪烁，恰似脑海中有个想法在时隐时现。堂何塞放眼瞭望头上圆形天空，像天文学家一样自豪地指着一颗渐渐亮起来的星星，说出一个字来：

“木星！①”

伊西多拉也看了下，露出嘲弄和骄傲的表情。

“这月亮太可怕了！”她嘟哝了句。

她那是把月亮看成剪下的指甲了。她向陶醉在黄昏美景之中的教父——他说星星如何巨大，星际距离如何遥远——转过

① 在西班牙文中，“木星”和“主神”是同一个字；“主神”又称宙斯、朱庇特。

身去，没精打采地说：

“朱庇特和我有什么关系？朱庇特能给我什么？”

他们来到塞哥维亚大街，她在前，他随后。

“你一定出了什么事……怎么啦？”会计师对她说。

“和您有什么关系？您如果不愿意陪我，留下我一个人好了。”

“不必客气！……我要陪你到天涯海角……”

这时，一个黑影投射在大街上，他们抬起头，看见正在建设的巨大渡槽，脚手架支撑着庞杂的钢筋。

“这座桥建成了，”雷林皮奥一本正经地说，“只能为一些失去希望的人提供跳下去的方便。”

伊西多拉轻蔑地看了看桥，反驳说：

“哪可能呢！太低了！”

他们沿着大街往上走。一家酒馆笼罩在烟雾和酒气之中，五六个男人在大呼小叫；一个声音喊着说：“我们大家已是一样的人了！”这句话那样刺在伊西多拉的耳朵上，又通过耳朵刺在心上，她不由地往后退了几步，朝酒馆里望了望。

“今天早晨议论的事证实了，”堂何塞说，表情十分沮丧。“国王要离开王宫，辞去王位，而我认为国王是世界上最端庄的人，谁也不能把这个想法从我脑海铲除掉……”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了。”伊西多拉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

那句话一下子变成无数句话，向四面八方飞去，因为每走一步都能听见：“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国王要回家去了。”三五成群的男人，甚至女人也围在一起说着这句话。

这边，堂何塞用腼腆的声音谨慎而理智地讲着对当天事件

的看法；那边，伊西多拉在心里想着，都是一样的人，国王回家，这不是那种在人民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非凡事件吗，特别是想到将发生大动乱，可敬的东西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社会遭受地震，原来的大人物被赶下台，她更是从心底高兴。不过，伊西多拉的这种想法是和她的精神消沉一致的，因而对她并不是什么安慰。她那高兴心情只是昙花一现，接着是极大的忧伤。有那么一刻她感到那样痛苦，都觉得不该再活下去。但是，她的绝望也没有持续很久。她觉得所有摆脱生命的法子都太痛苦、厌恶和平庸。她的自尊心，她的尊严受到伤害，她的幻想破灭，但仍然有点什么把她同生命连在一起，尽管只是渴望享受、满足，她还没有品尝过这一切呀……不，不能死去，现在不能死。

随着越来越走近马德里市内，感受到它中心区域的热浪，生活下去的想法，品尝幸福、看到幸福和品味人生的想法在她身上越来越坚定。她窒息了一个生命，促使另一个生命诞生；而当这个生命死去时，那个生命应该复苏。

他们从马约尔大街转到东方广场，因为伊西多拉太累了，想坐一会儿。她不仅仅需要休息，而且需要思考，因为像恶梦初醒一样，那天晚上要回到堂娜拉乌拉家中的想法也使她痛苦不堪。不，不能回那里，她十分坚定，哪怕不得不睡在那条坚硬、冰凉的木凳上。那时，堂何塞看着王宫，猜测里面在发生什么事；然而，那座巨大的石块建筑像哑巴一样，什么都不透露。没有一处阳台闪现灯光，门窗紧闭，黑暗阴森，犹如处在重大决策之前的宁静之中。

“不幸的先生！”雷林皮奥感慨地说；他用叹息表示对那个奇怪王朝的怀念。“他头脑晕眩……厌烦。我如果处在他的位置上……”

伊西多拉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急促促地想过一大串事情后，对善良的教父说道：

“您应该走了……我还不想回家。”

“我走！留下你一个人！……你这是疯了呀。”他反驳说，不知道怎样做；对他来说，呆在教女身边是件难以形容的快事。

“我现在还不能回家去……您走吧，不然，堂娜拉乌拉会说您的。”

“别提她……你到什么地方，我都陪伴你。你哪能那样呢……深更半夜的，一个人呆在大街上！马德里可有不少冒险家呀。我坦诚地对你讲话，那是因为我决不是一个隐居修行的人。我们这些西班牙行为不端的人，是那样喜欢漂亮女人呀……孩子，你不能，决不能一个人深夜在外。你一天比一天漂亮，你走到哪里都会引起注意的。”

“引起注意！”她一边想着，一边坚定地站起来。

“孩子，我们去哪里？”

“我还不知道。”

他们来到喧闹的大街——生活气息和热闹场面吸引人们去尽情享乐，去做愉快的冒险——，伊西多拉觉得深沉的悲伤缓解了些，恰如剧烈的疼痛在镇静剂的强大麻醉作用下渐渐退去。同社会接触，心中顿时充满了喜悦，脑海里好像觉得有人在和她打招呼，欢迎她，有声音亲切地呼唤她到另外一个世界、另一个陌生的地域去。由于一个人性情高傲，最终会导致轻蔑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于是她在内心世界做出表示，鄙视昔日的已成为泡影、死亡了的幻想。她也鄙视王冠。她也是即将退出王宫的王后呀。

继续往前走。太阳门犹如一颗永远欢跳的心脏，使她感受

到快捷的生活脚步，对生活的渴望。在那里，焦虑交织起来，社会血流流进流出，带着感触，带着脉搏。夜晚八点半，马德里更为迷人，开放，它是个大商店，向人们展示无与伦比的快感和喜悦。剧院用瓦斯广告唤你进入，商店用会说话的橱窗吸引你，咖啡馆传出轻轻对话声，使你沐浴着甜蜜的气氛。这个时候漫步街头，你体会到散步的全部魅力，冒险之旅的所有诱惑。人们的快乐，就在于生活在人们中间。

伊西多拉发现她有点什么复活了，有点什么完全控制了她，那就是渴望逛商店，购物欲，品尝各种各样美味，认识数不尽的生理上的要求，满足能使充满活力的肉体和富有想象力的灵魂感到震撼的欲望。她对着玻璃照自己的身影，在商店前一站就是好长时间，仿佛在选购什么。她全然没有听见人群中的窃窃私语声："国王厌倦，国王回家。"

蒙特拉大街的入口处，如同以往一样热闹非凡。那里是人流的入"海"口，不断上涨的人潮卡住不动。不知为什么，伊西多拉那个夜晚喜欢人群擦肩接踵，臂肘相撞。她的神经被这一切，被看到的和喜爱的东西刺伤了，在不停地跳动。地面潮湿，好像涂着一层黑色肥皂样的东西，特别光滑。但是，她能走得很稳；遇到"险情"时，便拉过教父的胳臂保护自己。吵闹声令人难以忍受。运送鲜肉的马车络绎不绝，草制活动帘子不时滴下血来；每辆车都是那样沉重，地面都震得抖动起来。车夫抽打骡子，不时有豪华马车驶过，车夫大呼小叫，避免发生塞车，碰撞事件。然而还有车卡在这里那里。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你推我搡，犹如那是恐怖的日子。百年老店"施罗普"使不少行人驻足购物。狂欢节快到了，到处摆着面具，面罩和假面，窗户上呀，门上呀，有一面墙甚至完全被怪相面具占据着。对面的"马拉比尼"商店，

橱窗里摆满了五光十色的钻石，多么诱人呀。

“我们别看这个了，孩子，”堂何塞对教女说，后者看着各种首饰都陶醉了。

“这不是卖给我们的。”

突然，鲁菲特女儿向太阳门走去。

“又去哪儿？”

“我想去议会。”她声明说。

“好……想看看有没有动静？……孩子，我们可别往火堆里跳，魔鬼无处不在……”

人群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缩小，而且表情平和。他们不是衣衫褴褛的游民，而是看热闹的人。“共和国，共和国”的声音此起彼伏，但听不到喊声，威胁声。他们冷静地谈论那个可怕的重大事件，没有激昂陈词，也没有革命的狂热，没有威胁动武。共和国将要取代王权，仿佛为了执行遗嘱似的。共和国的诞生没有野蛮举动，但也没胜利庆典伴随。可以说它来自医生的药方，来自药店。人们把它当做药水喝进肚子里，不知道什么味道，不求康复，也不求死亡。

卡雷拉大街这么多人呀！那是一个开放的消息大市场。国会里，正在锻铸雷电；赌场里，汇聚着无所事事的闲人；伊比利亚咖啡馆这个政治家的小小讲坛，在动乱的日日夜夜里，给这条街送来了不同寻常的景象。伊西多拉和教父跟着人群往前走。这么多男人、女人呀！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那种神秘的欲望像磁力，像电流通过肩膀和胳臂的摩擦从一个人身体传导到另一个人身体，从而伊西多拉的身体也有了磁、电，她不由地抖动着。

“您走吧。”她对教父说。“我还有事要做。堂娜拉乌拉会说您的。”

“别提堂娜拉乌拉，让她见鬼去吧。”雷林皮奥大声说；他一想到不陪伴教女就怒不可遏。“这儿有这么多举止不慎的人！……你看，都在向你投来勾引的目光，想对你说几句恭维话。这太有失风化了，所以我如果和他们斗一场，也毫不奇怪。”

唉！伊西多拉！你内心深处发出轻轻的笑声，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意识到，不放弃自己的想法也有可能得到安慰？噢，不是的！她宁愿死去也不抛弃她的神圣权利。“法律！”她想，“法律是干什么的？”她一想到这一点便有些高兴。对，她要打打外祖母的傲气；她要用法律的宝剑，用自己的力量登上属于她的高位。如果外祖母不情愿接受她，她，该怎么办？……她将把外祖母赶下宝座。这样的日子不是已经到来了吗。我们大家不都是一样的人了吗？人民把抛在王宫角落的王冠拾起来，戴在自己粗糙的太阳穴上。好，太好了，太好了！她为自己鼓起掌来，她的心为了支持那样做而用一双无形的手鼓掌。打官司！这个表明她已经有了重大想法的词，从那一刻开始便牢牢地印在脑海里，犹如火漆一样。她看见一大群书记员和法官，金字塔一样的文件堆的顶端，她的真正身份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在闪烁、照耀。

在佛罗里达布兰卡大街，人群更加稠密，但大部分是看热闹的，他们没有任何举动，甚至都不喊叫一声，很有礼貌，不喊万岁，也不喊打倒。人们都在议论从天而降的共和国，仿佛在议论刚刚降下的雷阵雨一样。宫廷里到底发生着什么事，一点没有透露出来。

尽管伊西多拉不是一人独行，但她太漂亮，堂何塞太卑微了，因而姑娘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听到来自大街的献殷勤的难听话，那是没有教养、对女人不尊敬的人讲出来的。

“我们回家吧！”雷林皮奥说，他有些发怒了。“我不能忍受了。我都变成火药桶了。你不了解我的脾气。好呀，你这是在把我牵连进去！”

“您走吧，我要留下来。”她冷冷地说。

“可是，你疯了？”

“我没疯。只是……”

“可是，你在找人吧？在等人吧？”

伊西多拉始终不把眼睛从那扇小门移开，西班牙政治家从那里进进出出。

“好了，你怎么这样呀……都快十点了。”

伊西多拉没有理睬他。她突然向索尔多大街走去，同时不无掩饰地看着三个人，他们刚刚从国会出来，其中一个身穿浅色大衣。

“我们现在该走了吧？”堂何塞高兴地问。

“教父，您别生气。”伊西多拉用眼睛盯着教父说。“我很爱您。”

他们沿着图尔科大街往前走，雷林皮奥没有注意那三位先生，他们在前面三十几步远的地方。到了大街尽头时，堂何塞由于想起一些历史事件，不由地兴奋起来，于是停下脚步，用阴郁的声音说：

“堂胡安·普里莫就是在这儿被打死的。墙壁上还留着子弹的痕迹呢。”

伊西多拉没有看子弹痕迹。她一直注视着那三个先生，他们停在上面一点的地方，就在卡萨—里耶拉公园附近，好像在互相告别。果然，其中两个向议长官邸走去，而身穿浅色大衣的人则向下沿着阿尔卡拉大街走去。

那是多么可怕的时刻呀，堂何塞就是活一千年也不会忘记！当穿浅色大衣的先生从悲惨的街角走过时，伊西多拉跑起来，赶到他身边，吊在他胳臂上。他们又惊又喜，禁不住喊叫起来……随后，两个人肩并肩走起来，消失在黑暗中。

“唉！”堂何塞喃喃地说，心情极为痛苦。“是萨尔德欧罗鳏夫侯爵……忘恩负义的女人！太漂亮了！”

这位可怜的先生把身子靠在街角上；他得不到安慰，多么痛苦呀。他想，将永远见不到她了。他转过身去，面对墙壁，站了一会儿；而那一刻，他做了怎样的事？……哭了？谁知道！……说不定有颗泪珠滴在墙壁上，当代历史最为耻辱的一页就书写在那里呀！

第 十 八 章

我“神父”舅舅的最后劝告

太遗憾了，怎么不是史诗诗人，从而用适于此情此景的雄辩语言表述堂娜拉乌拉的恼怒，如果这种恼怒还没有达到诸神之怒的那种程度的话，也离得不远了！一切都因为伊西多拉小姐行为不端的缘故。堂何塞为不能挺身而出保护亲爱的教女而感到极度痛苦、悲伤。哪怕他从嘴里说出个怯生的字，堂娜拉乌拉也会把他活活吃进肚子里。对伊西多拉提出的主要罪名是，十一日那天夜里一直在外不归。“好，不多说了。”堂娜拉乌拉怒火中烧，对丈夫命令说，“那个娘们儿……那个放荡的女人别再把脚踏进我的家门。你如果能见到她，告诉她快打发人，把她的破

烂和她父亲的乱纸拿走。”

果然，十二日的傍晚，伊西多拉叫人来取父亲的东西。人们呀，请你们颤抖吧！……她要另起炉灶！堂娜拉乌拉更加愤怒了；脑海里，话语和想法相碰撞，想法和话语相碰撞，犹如狂怒大海的巨浪在翻滚。雷林皮奥无法掩饰扎根内心深处的极度痛苦，一下子垮了下来。梅乔尔对父亲的养女翻过来调过去骂个不停，两个女孩出于廉耻没有讲什么。

而你，噢，读者哟！你想说什么？我请你不要跟着这户人家沿着危险的道路走下去，他们的那些话都是妄评。各位应该知道，鲁菲特女儿另起炉灶的原由还没有弄清楚；你们应该知道，必须把前前后后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你们听。原来十二日的上午，我们漂亮的女主人公收到两封信，都是从托梅略索寄来的。在其中一封信里，“神父”舅舅向她辞别，说将不久于人世，同时对她提出许多重要的忠告，除此之外，还留下一小笔钱，让两个孤儿继续为得到贵族之称和遗产而奔走，如果他们现在还没有得到的话。另外一封信通知她圣洁男子之死。

现在该讲讲这位圣洁男子的情况了。他决不是什么神父，也不是可以称做神父那样的人，而是一个俗人，没有婚娶，已经上了年纪，性格古怪，由于他酷爱悠闲、舒适和淫荡生活，很久以前便给他起了那个绰号。堂圣地亚哥·吉哈诺—吉哈达和托马斯·鲁菲特是亲表兄弟，年轻时在一户望族之家当仆人，后来在多户大家庭当管家。当他不得不在别人帮助的情况下生活时，返回家乡，独居三十多年——身边只有表姐妹和侄儿们——打猎呀，烹调呀，读书呀。他有些良好习惯，在邻居当中属于能说会写的那种人物。与其说他是乡下人，毋宁说是宫廷里文雅、审慎人士。他非常吝啬，极为怪诞。对于他的骑士举动和吝啬，他

的才华和不可思议的怪癖，整个曼查地区有着互相矛盾的传说；我们暂且不去提及这些，单看看他在写给伊西多拉的信中是怎样表演的。我们把这封信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

“亲爱的外甥女（就这么称呼吧）：当你收到这几行字时，你曾经称呼过舅舅、甚于舅舅而待你如父的有罪之人可能已经到了永恒世界，向上帝陈报他的许许多多的过错。那种病痛，无论村子里的医生还是阿加马西利亚的医生都搞不明白，弄得我整个胸腔没有一块好地方，几乎喘不过气来，每时每刻都觉得灵魂飞出躯壳。我想利用这位灵魂夫人留在我肉体的短短时间，给你写封信，并且向你辞别；很遗憾，我无法用手写出永别之情。我一动不动，脸朝天躺着，村政府秘书罗德里格斯·阿拉尼亚先生写下我的口述，我十分想念你和你弟弟，我想你们已经通过和平方式得到了侯爵称谓。

“通过你最近一封信，我看到你在等候阿兰西斯侯爵夫人的通知。那位善良的夫人可能已经承认你们是她的外孙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愿我像肯定得到永恒荣耀那样，肯定你们，你和马里亚诺是那位漂亮的、不幸的维吉尼娅女人所生，你的模样和脸蛋是那样相似，看见你犹如看见她复活一样！但是，如果仇人从中作梗或者侯爵夫人——对这种神化人物必然有一种恐惧感——顽固不化，从而给你关上阿兰西斯家族的大门的话，我劝你，指派你，命令你去求助司法、法院，哪怕你是忍痛这样做的，因为你的权利一清二楚地写在纸上，你手上有这样的证明，另外我为此一直保存着别的证明，现在给你寄去。我相信你一定能轻而易举地打赢这场官司，从法律那里得到他们不情愿给你的东西。我十分相信血统的力量，我都觉得看见侯

爵夫人张开双臂，搂住你的脖颈，一遍遍地亲吻。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话，那你就利用相貌相似这一事实让侯爵夫人承认你。你必须仔细、认真地检查全身，看看有没有胎记或痕迹，因为说不定侯爵夫人要从这方面确认你是她女儿的女儿。我读过类似的故事，讲述一块小小的胎记，一根细细的汗毛或类似的东西就足以使不共戴天的仇敌相认为父子，并且互相拥抱。历史上这种事多得很。

“我给你们留下一笔钱，数额不算大，你们如果已经坐在侯爵称谓的宝座上，就尽情地享受吧，而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就继续打官司。我把你们交给我的朋友，堂马努埃尔·佩斯先生，他做你们的监护人；他是我们这里的议员，你已经认识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当你得到阿兰西斯的东西——那可是一大笔财产呀——时，千万不要乱花钱，因为挥金如土对富人来说是危险的，如同口袋有出无进一样。你要找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而如果和一个比你身份低下的人结婚，就会在配偶的重压下向下沉坠，不能很好地浮在上面。假如找不到合适的人，那也可以找个比你身份高的人结合，这边也有王子、公爵一样的人呀。

“你不能贪图虚荣，但也不要卑躬屈节。你要乐施好善，穷人和饿肚肠的人把富人当做至高无上的天神，天神通过中间天神同贫困连在一起。你们是财产最高分配者的代表一样的人，你们要把自己的一部分东西送给一无所有的人。

“你要永远不让人们知道你过去很穷，如果你在绫罗绸缎中露出最初年代的粗布衣衫，会有蠢蛋笑话你的。你现在一定要把贫困日子里无法学到的东西学到手。你很聪明，会取得很大进步的。你不要忘记经常练习钢琴，依我看来，弹奏琴键并不是

什么难事，只要有点耐心就能学会。

“为了不暴露自己，开始时必须谨慎小心，不要多嘴多舌；这样，人家会把你看做一个谦恭的人，谦恭是一种美德；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尊重这种美德。在举止谨慎的最初阶段，要注意观察其他人的所做所为，把他们做的事情学到手，熟练以后还要动手去做。要注意观察人们如何打招呼致意，如何扇扇子，如何把手伸给男人，如何在餐桌入座，如何穿大衣。就是为穷人施舍，你也要进行特别的学习。所有这些东西，你都必须好好学习，才能成为一个熟练的老师。

“人们说社会在大步走向平等、走向阶级消亡；人们说把人类隔在小格子里的隔墙将被锤子砸倒。我不相信这些说法。阶级会永远存在下去。无论人们如何确认在语言和衣着上已经开始看到这种平等了，就是说，所有人都以一种方式讲话，都穿一样的衣服，可我接受不了。一般教育能使所有人举止言谈一模一样吗？一派胡言。贵族的客厅向所有人开放、向卑微的记者和作家开放？还是把那块骨头抛给别的狗吧。人们说，大户人家的夫人们唱弗拉门戈舞曲、兽医发表哲学演说。这骗不了任何人。我就是亲眼看见，也不会轻易相信。如果社会动乱的某个特定时刻出现这种事，最终会恢复正常的。

“你要做出一切努力，在所有人中间成长为一个出众的人物，但不要凌辱任何人，这是有道理的。你永远表现得和蔼可亲，就是想伤害人，说话也要文雅、温柔。如果打人耳光，那就使用香粉棉花的手打，这样痛得更厉害。

“丰盛的餐桌很能突出富人的地位，就是说，为其显赫打上印记。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烹调技艺、菜肴的色香味和摆放规格那样看出高贵人物的审美观、风度和庄重。精美的食品，

需要有高尚的人来品尝，亲爱的孩子，菜肴的香料呀，就是散发香气的鲜花。必须注意请什么人就餐，千万不叫寄生虫坐到你的桌边，因为这些人白吃白喝以后还要对你说三道四。每天都要挑选几个食客，他们庄重而不做作，聪明而不无礼，热情而不俗气，吃而不狼吞虎咽，喝而不醉，为你家添光增彩，为你餐桌带来欢笑。

“如果病痛还能给我一些时日的话，很想对你多说几句烹调技艺的话，我现在只是说，眼下最为时髦的是法国烹调，它味道鲜、外形美，远远超过我们国家的烹调。你不要被爱国主义压得喘不过气来，尽力恢复处在劣势的烹调习俗。现在要吃法国菜，请个好厨师，把遥远国家的好的、特殊的东西带到这里来。但是，你应该知道，决不能把我们的美味佳肴说得一无是处，某一天给你的客人端上一盘曼查美味鲜汤，放好胡椒，或者又稠又香的当地肉汤，比什么都有趣味。这些法国东西只有做得恰到好处，展示一下，非但不会受到贬斥，反而会盛赞一番。

“你要注意穿饰，既要避免俗气，穿用所有女人穿用的东西，又要避免过分特殊，穿用任何人没有想到穿用的东西。要做到适度、典雅，这一点很难，一个人就应该做到真正雅致，漂亮。有许多人过于注意避免落入俗套，从而坠入怪诞之中。在衣饰方面，你尽量做到有自己的特点，个人的东西，特殊的东西，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同时又不缺少普通的、一般的，这样你便达到了目的。

“你要永远做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首要的是拯救灵魂。要忠实履行教会法规，做这种事不会累着身子。但是，你不要过分执着地去做每一件事；要尊重神父，让他们吃饱，使他

们高兴。时不时地赞助九日祭和其他宗教仪式，但决不能越过这些，把家门向身着黑色教服的先生开放；如果放他们进来，很快占据你的心，占据你的家。你要记住，你如果去做假虔诚的教徒，那样人们会说你以此掩饰自己的过错，认为世界上再没有圣徒，没有任何东西可称为神圣的。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现在也想对你讲一讲，那就是夫妻生活，据我所听到的，现在两性关系十分混乱。我衷心希望你的夫妻生活是众人学习的楷模，任何人在任何一点上都不能怀疑你的贞操，怀疑你对丈夫的忠贞。你的丈夫很可能被时下的潮流和恶习拉下水，厌烦你，到别的女人身上寻找快乐和刺激。那是多么不光彩的事呀，会把你气死，很可能把你的尊严和美德置于从来没有过的危险之中！……但是，你如果不能战胜气愤和嫉妒，如果为丈夫使你置于孤独之中而感到过分焦虑，你可能犯下和他一样的罪过。要注意，亲爱的孩子，千万注意，你要以圣洁回答他的淫乱，以戒律回答他的淫乱。要沉住气，要坚持，不能使自己堕落下去，把心交给某个好事之徒，他出于虚荣而接受，在蠢蛋和无所事事的人中间大肆吹嘘如何征服了你。你要保持自己的尊严，端庄，永远做个不可征服的贵夫人；你的丈夫将最终被恶习所毁灭，于是你就可以再挑选一个丈夫，一个更尊敬你、更关心你的丈夫。

“还有许多事情想跟你谈谈；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都谈到了。我不再说了，因为我体力不支。请记住我们在漫长的冬夜里谈的这些事情，一定记住。我脑子糊涂了，我担心不就此止住的话，都没有力气签字了。用不了多久，我将闭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但愿上帝打开我的眼睛，看到永恒的荣耀。我已经接受了圣礼，但愿洗净了身上的过错。我问心无

愧，不害怕死亡，不害怕身上的病痛。我原谅我的仇敌，我向朋友辞别，记住你亲爱的舅舅（就这么称呼吧）最后的叮嘱和叹息。

圣地亚哥·吉哈诺—吉哈达

一八七三年二月九日于托梅略索”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大　事　记

共和国，地方割据，一月三日的政变，复辟，这些政治事件一桩桩接连发生，是那样迅速犹如厌倦地翻阅历史手册的书页一般。那期间，我们没有听到托马斯·鲁菲特的两个孩子的任何直接、间接消息。但是，上帝让一件不幸事情转变成为一件对本书编写极为有利的事，即把碎断的线头连接起来，从而作者能够继续写下去。事情是这样的：作者由于严重神经痛，从而需要奥库斯托·米吉斯的诊治，他那时已经是个崭露头角的医生，在其职业的开始几步显示出巨大能力和光辉前程。病人和大夫谈了很多事情。一天，病人病情缓解、开始康复时，他们之间的谈话集中在本书第一部描绘的事件上；对米吉斯来说，这个话题最能激起他的兴趣了，于是利用很长时间谈到了伊西多拉，其中道出下面的一些情况：

“那个女人，现在呀……我说了吧……漂亮极了，非常迷人。好像长高了些，长胖了些，在妩媚、姿色和言谈上大有长进。我觉得她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还住在两年前落户的那幢房子里，在欧尔塔莱萨大街的尽头。生了个孩子。”

“有孩子了！您不能详细说说？”

“您都听说过了。孩子两岁了，样子挺可怕，我们医生称为巨头人，就是说，他脑袋特别大，而且畸形。那是生理遗传的秘密！他妈妈问我，那个巨大脑壳里是否装满了智慧。我说她疯狂的野心和思维恶习将使她生下一大堆巨头、弱体的后代……我们转到另外一件事上吧，我是说，鳏夫侯爵比西班牙国家还破产得厉害，借债越来越多，犹如老鹰飞过一个又一个高峰；而他的花销却有增无减。所以可以说，没有钱就是死亡，而他们宁愿丢尽人也不悬梁自杀，放弃奢华和讲究排场、挥霍无度。我们的社会太不幸了，总是有蠢蛋借给他们钱，有天真的人赊欠他们东西，有坏蛋帮助他们。您看，他们永远不会死在医院的。他们的乞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们仍然在乞讨，有时硬拿。我常常这样问：难道不会有一天制订法律，对付这种高级乞丐？难道下几代人不搞些漂亮收容院，用绸缎装饰起来，把蓝色蛊惑关在里面，给它饭吃？我也这样问自己：既然对生存权谈得那么多了，是不是也存在豪华权？如果平民百姓向我们要工厂车间的话，那么高级乞丐也一定向我们要由国家支付的赌场。我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合乎逻辑的。对于宣传共产主义的人，我要说：‘你们在弹奏大提琴，因为共产主义像宗教一样深深扎根于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第二信仰。要把共产主义说清楚，描述得好一些，写在法律里，如同在我们习俗上所做的那样。那好，各位先生：你们如果不喜欢这些，那我们着手革新社会，进行一场革命，这样做最实际了……”

所有认识米吉斯的人，一定看到了，我们把他的这些怪话转录在这里，既没有夸张，也没有添油加醋。

伊西多拉确实住在欧尔塔莱萨大街的尽头，门牌号码在一百以上。她的房子是新的，很漂亮，很舒服，但不很大。它像马

德里所有房屋一样——尽管都是新的，但式样却是古老的——，有一间稍大一点的客厅，带壁炉的小会客室，过道既没有光线又不笔直，餐厅在内部，朝向天井，形状各异的内房里光线也十分暗淡。小会客室通过石膏柱间与卧室相连，柱间上布满了剧院入口处常常雕刻的那种花纹。整幢房子装修得还算不错，虽然布置得不谐调，杂乱，缺乏对称感。家具和房间没有比例，说明那个家庭是仓促组成的。到处堆放着东西，则说明还没有像真正家庭那样仔细、认真考虑如何陈放，而真正家庭需要一两代人耐心地，怀着感情整理的。在这幢房子里，有的房间家具多得几乎挡住了通道，有的房间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有的高档家具同粗糙家具并排摆放。有不少东西是廉价买来的，原来是大户人家所有，使用得也很经心。但是其余的东西几乎全部是甩卖的破烂，不值钱，贴面家具呀，假冒、粗制滥造、寿命短暂的家具呀，等等。

客厅里的坐椅，黄色罩面是仿缎，椅腿是仿愈疮木的；两面镜子黑乎乎的，地毯是低级粗麻制品；两个花盆架是从地摊买来的；名片盒是仿青铜的，缀着吊环和其他脆而轻的饰物，必须同盒子一块儿移动，不然稍稍一碰就掉在地上。靠壁桌上摆着一架小型时钟，你怎么摆弄指针也不动一下。这张桌子的大理石板上杂乱地放着五花八门的糖果盒，彩纸的，丝的，麻纸的，都是容易破碎材料做的，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其实是样子货……伊西多拉不喜欢这间大厅，她说式样太俗气。那是华金在一次大拍卖会上整体买下的，原主人是一位女艺人，此人只享用几个月。伊西多拉打算一有机会就把那些可怕的靠背硬邦邦的椅子改造一下，仿缎中间充填物那样多足以做五六件十字褡，可能还要余下点布料给圣像做件长袍呢。

靠近大厅的小会客室，是这部小说女主人公经常驻足的地方。壁炉左侧放着带有穿衣镜的立柜，是一件粗糙家具，初使用时可能很像样子，但很快失去光泽，而且不能立稳，现了原形，表明它是破烂车间生产的、给钱就卖的东西。右侧，阳台附近是梳妆台，那可是件珍贵之物，不过用的时间很长。它原来属于一户望族人家，因为家境破落而拍卖。一个带抽屉和某种秘密机关的写字台摆在房门的一侧，而另一侧是五屉柜，柜上胡乱地放着一堆东西，有帽盒子，纸盒子，破书，烂衣服，相册，卡斯蒂利亚语词典，还有一匹硬纸制作的小马。

壁炉上，可笑的乌檀和栎木脊骨上挂着好几幅肖像画，其中有一幅是伊西多拉的，从摄影技巧和主人公的美貌来看应是一件完美无缺的杰作。她好像一位公爵夫人，她常常独自一人欣赏自己的高尚风度、忧伤姿容、宁静的目光、庄重而自然的形态。墙壁上没有一幅宗教画。所有的画都是不敬神明的，比如一对对放荡的神父——这种画在画店里几乎泛滥成灾——；好吃懒做的教士会忏悔神父；品尝葡萄酒的隐居教士；偷吃牡蛎的法国牧师；在树叶上摆弄虫子玩的神职人员；还有世俗的酒鬼和当时开始走红的马德里下层姑娘和小伙。这些都是华金弄来的，他看着神父在姑娘面前那副丑态或修士喝得醉醺醺的样子，禁不住格格笑起来。但是，伊西多拉对那些神父、修士、牧师画没有丝毫兴趣。她认为过于粗鄙，俗气，没有美感，这种画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搜罗一大堆。她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周围全是漂亮的油画，全是有名的画家！

从一八七三年三月初，伊西多拉就住在那幢房子里。她在那幢简朴、漂亮的房子里感到幸福还是不幸，她本人会讲给我们听的。在她离开我们的那漫长的三十四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

事还真有点历史价值，为此我们引证堂何塞·雷林皮奥的口述大事记。他十分热情地提供消息，永远不会枯竭的消息。

一八七三年。

三月一日。伊西多拉搬到欧尔塔莱萨大街的那幢房子里，不知道是她自己出钱还是萨尔德欧罗鳏夫侯爵出钱租下的。一场风波。堂娜拉乌拉道出她的名言："我早就看到了，会发生这种事。"巴塞罗那发生骚乱。军队纪律涣散。"卖水蛭的女人"拜访雷林皮奥一家，对外甥女的表现讲了那样一些话，就是最虚伪的笔触也无法掩饰。

四月。民兵解除民兵的武装。两支胆小如鼠的武装发生面对面的遭遇战，冲突留下一页历史。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伊西多拉和华金为如何使用"神父"遗留的金钱第一次发生矛盾。伊西多拉为准备打官司白白花掉一大笔钱。她讲排场，租了辆双座四轮马车，但第二个月不得不割爱，放弃那种奢侈品。时装师眼睛盯着那份遗产剩下的部分。家里饱一顿饥一顿，常常无米下锅，甚至日常用品都断了档。面包房主人和木炭主人太没有教养了，竟然抱怨他们不按时付款。皮①发表著名的演说。

六月。立宪大会召开会议。战争升级。在纳瓦拉可以看到、接触到可怕的埃拉乌尔战役的悲惨后果。华金·佩斯去比亚里兹。伊西多拉必须留在马德里，她要寻找弟弟的下落，后者从所有的学校失踪了。恐慌。新内阁组成。利亚戈斯特拉上校被害。战争，政治，人们感到困惑不解。堂何塞·雷林皮奥说得有道理，西班牙大臣们领取三万雷阿尔的失业救济金，是动荡的

① 这里指皮－马加尔（1824—1901），一八七三年出任西班牙第一共和国总统。

原因。

七月。阿尔科伊，塞维利亚，蒙蒂利亚。血与火，罪行，政治愤怒大爆发。堂娜拉乌拉病得很重。内战蔓延。每天，这个该谴责的想法都生出一个新脑袋、一个新尾巴。伊西多拉无望找到弟弟，乘火车去桑坦德，在那里她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引起街谈巷论。萨尔梅隆①组阁。

九月。卡塔赫纳，巡航舰出游。噢！堂何塞说，如果地方割据主义者利用巡航舰去直布罗陀，把那块被凶恶的英国夺去的国土收复过来，他会原谅他们干的蠢事的。如果门德斯·努涅斯活着，决不是这种情况。圣克鲁斯神父太可怕了！堂娜拉乌拉像祖国统一和光荣的一个象征，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死去。死前，她得到一点安慰，看见了出任三等省份省长的儿子。堂马努埃尔·佩斯对突发事件骂得狗血喷头。佩斯家庭聚谈会的著名人物在痛苦的抱怨声中，表达出目睹祖国处在崩溃边缘的悲伤之情。所有人都希望拯救祖国。堂马努埃尔记起了他的命运是那样悲伤和愤怒，比以赛亚②有过之而无不及。全西班牙姓佩斯的人，现在生在世界上和将要生在世界上的统统没了饭吃。有的人坚定地认为世界到了末日。雷林皮奥一家人妻离子散。伊西多拉返回马德里，样子有些变了，但据她自己讲，那事十二月该结束了。卡斯特拉尔，任部长。心地善良的雷林皮奥对教女的高尚的亲切感并没有冷却下来，和她住在一起，尽力为她效劳，当她独处、心烦时陪伴在身边。这位高尚的老人想念妻子，

① 萨尔梅隆（1837—1908）：西班牙第一共和国总统。

② 以赛亚是希伯来人的先知。《圣经·旧约》中四大先知之一，据说《以赛亚书》就是他写的。

记起她的优秀品质，悲伤得不时叹气。

十二月。卡斯特拉尔改组军队。祖国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人们都说，祖国像小猪一样福大造化大。革命浪潮开始退去。看得出全国团结的基石比想象的牢固得多。二十四日，圣诞之夜，伊西多拉生下一个孩子，取名华金。已经在议论伊库斯吉沙陷阱和萨马涅戈的恐怖。

一八七四年。

一月。三日，帕维亚①一枪没放，战胜共和国。将议会大厅的人赶走，火炮架在大街上，但并不开火。“卖水蛭的女人”忠于旧体制，认为只有伊莎贝尔二世是王后，她高呼王子阿隆索万岁。堂马努埃尔·马利亚·佩斯有一句名言，秩序和自由相辅相成，自由和秩序相辅相成。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又占据了领导职位，佩斯们——他们繁殖得很快，在全国游动着——都支持他这样做。儿子辈的佩斯也恢复了原位，从而国家行政大权有了坚不可摧的基础。一切正常，内战还在发展。在财富的废墟上，承包商的财产像大山一样矗立着。国库发生奇迹一样。梅尔乔当省长的那个省份则没有受到财富的冲击。梅尔乔又变得一无所有，脑海里在杜撰着新的计划。现在，事情明摆着。就是要买进烂豆子和碎米，然后冒充上等品出售给国家。为了实现这些奇迹，这位魔术师要依靠身处要职的朋友，并且装出支持新政府的样子，像条鱼似的摇头摆尾。

三月。圣佩德罗·阿万托。战争的发展和对毕尔巴鄂的围攻在全西班牙唤起浓厚兴趣。萨尔德欧罗鳏夫侯爵十分悲痛。

① 帕维亚（1827—1895）：西班牙将军。

最近几桩生意虽然很得手，但还是笑不起来。已经增长三倍的财富并不能足以还清债务。他想拿国库做样板，百分之三百地收钱。由于感情上吃醋和经济上的问题，华金和伊西多拉又发生了新的争吵。鲁菲特女儿为社会处境、经济拮据和无望解脱而思想上感到十分痛苦。已经开始办理诉讼，她想按照穷人身份得到法律援助；但她家表面上很阔气，她本人穿饰华贵，请求没有得到批准。鳏夫萨尔德欧罗为了达到让她典当首饰的目的，又对她亲热起来，故技重演，搬出重复过几百遍的许诺，即一定和她结婚。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三天的流血战斗引起公众广泛注意。许多自由党成员，由于是政府的仇敌，而对卡洛斯分子的节节胜利拍手称快。堂何塞·德·雷林皮奥满腔爱国热情，对卡洛斯分子仇恨至极，买了一幅比斯开地图，钉上图钉，继续热忱地关注和研究军队调动情况。

五月。毕尔巴鄂解放。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杜埃罗作为伟大的军人形象在国人面前与日俱增。马里亚诺·鲁菲特回到姐姐身边，看样子要学好了。他学到了那些东西；在举止言谈方面的进步不很明显。识不少字，但阅读的东西并不是精选的。姐姐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理想除外——，看到他彻底改邪归正。埃米利娅·雷林皮奥同表哥胡安·何塞，即矮形医生的儿子结婚；莱昂诺尔与法国一个低级军曹私奔，远远离开马德里。堂何塞想起堂娜拉乌拉关于给两个女儿找著名大夫或总参谋部军官做夫婿的伟大婚嫁想法，便心痛如刀绞，甚至流下一滴眼泪，掉在那张内战地图上。他经常同伊西多拉住在一起，后者十分敬重他。伊西多拉的孩子渐渐长大。孩子很漂亮，很聪明，但是脑袋那样大。堂何塞带孩子玩，溺爱他，照管他，给他穿衣，给他唱歌。“卖水蛭的女人”有时来看望外甥女，

很喜欢大头娃：抱他，摇晃他，对他喊叫，叫他“里科”①、“里金”！……于是，这个名字便贴在了孩子的身上，从那以后所有人都叫他“里金”。

六月。孔齐亚将军死去。恐慌。送葬。撤退。祖国认为被拯救的日子快到了，在呻吟。奥库斯托·米吉斯总是别出心裁，这时道出一个怪诞的想法。他说，消灭卡洛斯分子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获胜，把堂卡洛斯接到马德里，放在王位上。在西班牙，让一件事败落，第一步就是让它走上胜利之路。好战的卡洛斯主义还存在，刚刚树立起来的卡洛斯主义不可能存在一个月。从将他的想法搬到现实生活中去那一刻起，就由于其自身的力量而沉坠下去，变成尘埃，失去踪影。

十二月。战争在继续。王朝复辟在用萨贡托②的大门环敲击祖国的大门。恐慌。王朝复辟了，没有放一枪一炮，如同共和国降临时一样。天意和命运在西班牙这块土地上玩棋，西班牙向来是一块棋盘，鲜血和白银的军营。“卖水蛭的女人”的热情一落千丈，不再相信蛊惑人心的宣传。贵族永远是贵族，蠢驴永远是蠢驴。她准备迎接新国王，甚至在考虑发表一篇演说。

一八七五年。伊西多拉去看埃米利娅，看到矫形诊所一片幸福、和睦景象很是羡慕。胡安·何塞的父亲已经从诊所退下来，在平托买了处菜园，每天耕耘。胡安·何塞经营诊所，他心灵手巧，仍然保持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伊西多拉想有一种器

① “里科”和“里金”在西班牙语中都有“漂亮”、“宝宝”之意。

② 一八七四年，西班牙将军马丁内斯·坎博斯（1831—1900）在萨贡托城发动兵变，恢复波旁王朝，阿方索十二世（1857—1885）登上王位。

械，不让里金的脑袋长得过大。胡安·何塞对医学多少了解一些，笑了笑，给那个孩子开了些补药，同时送给孩子母亲一本基督教义手册。一片混乱。老佩斯和小佩斯都被赶出他们职位和办公室的清澈水面。他们本来也很想对新国王高呼万岁；但是党的纪律，唉！给他们造成了对其切身利益十分有害的结果。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大胆想法急刹车。另外，为生存而奋斗，法则中的法则，把大人物安排在政府里，他们在那里找不到那么多栖落的树枝。好几个身材较小、贪心太重的佩斯留在黑暗无光的办公室里。他们是“飞鱼”，处在两种不同鱼类的过渡期，优胜的一类把他们带鳞的小鸟安排在以前的位置上。马里亚诺又成了流浪儿。他特别喜欢斗牛。在赫塔菲，他去观看斗小牛，他的宝贵生命面临很大的危险。萨尔德欧罗看来想修复他的灾难。伊西多拉的可怕嫉妒，发现情夫迷恋摩门教。争吵，闹得满城风雨，经济严重拮据。所有的佩斯都坚持原来的想法，即在西班牙，仇恨是一种政治思潮，他们欢呼卡洛斯分子的胜利。伊西多拉仍然积极地打官司，她还想依穷人身份上诉，以得到法律援助，但没有如愿以偿。法院调解失败，她递交诉讼。米吉斯经过考试得到马德里一家大医院的主任医师位子。他的未婚妻是忠厚公证员穆尼奥斯－诺内斯的女儿。通过权威渠道得知，莱昂诺尔在科鲁尼亚开了家客店。报纸一直报道说，这家客店经营不轨，梅乔尔·德·雷林皮奥这个不轨分子在里面起了作用。人们都在这样问，是不是把他送到劳役场去。果然，《政府公报》任命他……为驻古巴海关首席官员。他坚决去那里平息叛乱，他不准备带部队去古巴，而是要把古巴带回西班牙。这是确凿无疑的。他肯定带回古巴的四分之三地盘，或带回整个安第斯群岛，给墨西哥湾留下一片空白。

第　二　章

变　　卖

一

伊西多拉·鲁菲特，你知道感情的平衡，平静生活的轻缓节奏，处理好日常生活、工作和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吗？你知道这种生活节奏就是健康人的脉搏吗？你不知道；你的精神总是处在发烧状态，激荡的心情必然以可怕的沮丧结束，疯狂的欢乐以苦涩的悲哀结束。你还坚持认为自己身上有阿兰西斯的血统吗？还在坚持，你宁愿失去生命，也不想放弃贵族权利的信念。好，随便怎样吧。但是，让时间和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吧。你不要折磨自己，不要在你的精神世界建立第二生命，幻想的，幽灵般的生命。你要有耐心，不要抢在实际情况的前面；你不要在内心世界过于操劳，不要用虚假的敏感去品尝你感官失去的快慰。米吉斯对你说过，这你知道，那是一种恶习，百分之百的恶习，像其他许许多多令人厌恶的习惯一样，像酗酒和赌博一样。这种恶习会导致生病。思维变得混乱，像牙齿和肺部那样，唉，你是多么不幸呀，你终会坠入病态，除了现实之外不能再享受你现在想在梦中享受的东西，与时间法则和常识相违悖的东西。

你认为，那个恶习，那个迷乱或像米吉斯随便称呼的什么，对你来说是一孔安慰之泉。好，好了，已经了解了你的思维体系。白天苦恼、烦闷、嫉妒、争吵；夜晚来临时，为了得到一点安

慰……便跳上一会儿舞。多么可笑呀！你满足自己的自尊心、欲望，脑海里沸腾着各种各样想法，想入非非，得到精神享受。你会给谎言穿上漂亮外衣，最终你都认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你扮演什么角色，你自己知道。你教授你的神话制造虚假感受，让神经自行其事，不是作为印象的接受器，而是印象的发生器。多么美妙的游戏呀！强奸大自然的规律！你看，亲爱的伊西多拉，你的社会生活杂乱无章，精神生活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杂乱无章的最主要表现是对华金·佩斯的疯狂之爱。你对他忠贞不贰，始终如一，你爱他的仪表胜于他身上的道德品质。你说得很好，爱情不单单是个瞎子，而且还是个白痴。你说得很对。现在已经知道，他同坏诗人有过长期接触。你为什么不做出一点点努力，把自己从对佩斯的爱中解脱出来？你要从这一点上开始改变现状。你崇拜他，但不尊敬他；他爱你，但并不看重你。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你和一个玷污你前程、损害你生活的男人保持着关系，将对你的伟大计划造成多么重大的负面影响呀！伊西多拉·德·阿兰西斯……你说，除了得到这个称谓，你就没有别的法子了……伊西多拉·德·阿兰西斯，好好照一照那面公众舆论的镜子，再好好想一想，你这副样子是否可以去要求得到一个显赫家庭的姓氏和家产？傻姑娘，华金许诺和你结婚，你是不是有时太相信他的话了？你应该明白，他每当口袋里没有钱，需要你帮助他摆脱困境时，都这样说……和他结婚与否，你都要设法恢复原来的样子。你说，世界很健忘。你不要轻信，不要轻信，因为人可以卑鄙到那种程度，世界的宽容好像都用尽使光了。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亲爱的伊西多拉，你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杂乱无章，它使你更加不幸，使你走得更远，更远。我指的是你的进项不规整，有时很多，有时又身无分文。你收到钱，但不知

道从哪儿来的，你大把大把地花钱，但不知道花在什么地方。你从来没有想到拿支铅笔（两个夸尔多就能买一支），在纸上记下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欠人家多少钱，人家欠你多少钱。而你那么多账只拿脑袋记，用脑袋算，可你脑袋不适宜这个！……孩子，算术在你那幻想领域没有位置，你对数字充满遐想，而且把手头的现金想象得特别多，把亏空想象得很少很少。表面上看，你想经常算算手中的钱。可是，你首先关注是满足自己的奢华，根本不善于计划用钱，不善于结账。于是，你就胡乱地花钱，丝毫不考虑神圣的债务。你慷慨解囊，从而为自己赢得不少声誉，因为那表明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过，你也有难言之苦。你被好几个人骗过，他们了解你的弱点，了解你的大手大脚的性格，把自己打扮成一贫如洗的样子。现在，请你告诉我，堂圣地亚哥·吉哈诺给你和你弟弟留下两千个杜罗，那么多钱，你都干什么了？你打官司，买衣服，给马里亚诺交学费，还有……你说出来吧，如果对所有人来说那是秘密的话，那么对此时此刻和你讲话的人来说却不是……你不要隐瞒了，隐瞒不了。那笔钱中的一大半都被华金·佩斯从你手里套走了。

这是伊西多拉良心的声音或者作者的大胆质问，写在这里是有用的。

二

一八七五年十二月的一天上午，伊西多拉表情悲伤，忐忑不安，在房子里走过来走过去，表面上看不出她那样做有什么缘由，但说明要发生什么大事。她坐下，读一封信，哭了会儿，把信收起来，揉成一团塞在口袋里，去餐厅，回到小会客室，又读信，

又流泪，又把信揉起来……夫人，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从小会客室可以看到卧室的尽头，那张金黄色的大床像灵台一样，把它的没有帐子的铜架子支到离天花板很近的地方。卧室同另一间屋子相通，从那儿传出两个不同的声音，音调天真欢快。一个声音甜蜜、轻柔，像天使一样，另一个声音破碎、尖厉。真是难得的一对呀！里金和堂何塞·德·雷林皮奥在地板上爬着玩，一个当马儿，一个当骑手，高兴得发疯似的，互相吻着，骑手一会儿从马上掉下来，一会儿又爬上去。

突然间，大厅的门打开来，进来……没有想到，是“卖水蛭的女人”。

“姨妈，感谢上帝，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伊西多拉说，有些责备的口气。“您坐，我们得仔细谈谈。”

“仔细谈谈！”老太婆双手叉腰，大声说，“你不必说了，我知道你的‘仔细’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又是借钱的事。一定是这种事，你的堂何塞到我家去，看见他那张半死不活的山羊脸，我说：‘真是活见鬼……’听我说，孩子，还是去敲别人家的门吧。”

伊多西拉是那样痛苦，不能跟姨妈走那条路，她哪有心思开玩笑呀。她简单地谈了自己的巨大困难，然后说那是生死攸关的大事，那天上午必须弄到一笔钱，她本来指望得到姨妈的慷慨帮助；她向姨妈借过好几次钱，还的时候付了很高利息。

“我确实是帮助过你的，你也都如数还了我。可是，没有钱呀。你知道，再没有赊欠一说了……是这样；好光景呀……可是，告诉我，幻想家，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在想什么呀，他不给你？……”

“您看吧，”伊西多拉说着把信递过去，那表情、那声调好像在演戏。

“噢！不看，不看；你知道，我一看见黑乎乎的东西就心烦。”

“他是说……一句话，我们吵了一架。他情况不好。可能带职去哈瓦那，这事您觉得怎么样？”

“清汤一碗。他去哈瓦那，还是去天堂或者下地狱，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终于吵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不去说它了。我今天有一件大事。”

“又来了，又来了，青果子！……遇到酸涩的青果子了！”恩卡纳西翁说，她怒火中烧。“现在怎么办？你真没救了，你完了。你走上那条路时，我就担心这一点，并且对你讲过。我的见识比你多。”她补充说，挤弄右眼暗示着什么；“这里面一定有鬼。很清楚，一定走到这一步。现在，你开始了，现在。让我给你钱呀！……好了，好了，干栗子，我看你缺的是别的东西。可是钱呀……不行，你别指望你姨妈；干脆把这枚忠厚的珍珠忘掉吧！”

伊西多拉听了姨妈恩卡纳西翁的那番粗鄙的话气愤极了。她想快些结束那次谈话，便简要地介绍了自己所处的可怕境况，随后激动地把自己的想法表白一番。她是想做一个忠诚的人。姨妈的暗示刺痛了她的心。

“可别用谎话骗我呀。”小杂货店老板娘说。“你可能有很好的想法，但是你已经迈出脚步，收不回来了。迈出了脚步，孩子！可恨的！这都是那个家伙，那个家伙的错……他太无耻了。很遗憾，他不在这里，不然我要把他臭骂一顿，骂得狗血喷头……我把事情讲清楚，孩子，我一个雷阿尔也没有；如果有，一定分一半给你。”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您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去而不救，不帮忙呀！”

“我？……我从哪儿弄来钱呀？”

“钱箱子里。”

“我可不像你有钱箱子。”

“姨妈！”

“你如果比政府欠债还多，你如果真的揭不开锅！……你想想看，可以想想看，这一点，那一点，也顶多凑一千雷阿尔……”

“一千太少了。”

“你还想要多少呀？你以为我给你金币呀？”老太婆说着笑了起来。“你怎么那样呀？……”

“我至少需要两千。”伊西多拉恐怖地说。

“我的……天！两千，你想得倒好。我还想得到两千呢！对，还是那句话……你如果答应很快还给我的话，我可以给你凑一千……我一直对你说：‘保存、利用、发挥那个家伙的能力，明天把他放到山上去……但是，你这个傻婆娘，只知道花钱，花钱……在这里，好像你花多少钱，猫能生出多少钱似的。”

“姨妈，两千！”

“两千把匕首……”

“答应我吧，您……”

“不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呀。”

“您不给我，我就一直缠着您……”

“你白费劲儿……死了那个心吧。”

“那么，一千就一千吧；不过，得快点，我现在就要。”

伊西多拉立刻想出另一个主意，不再坚持要两千了。

“十二点给你送来。唉，这什么时候到头呀？……”

“如果可能的话，十二点以前。您快去快回……租辆马车吧。”

“给我钱。”

“接着。”

“再给点钱，买纸写收据……你别想拿钱而不写收据。”

“还要一个比塞塔？……接着。快去吧。唉！这鬼天气！”伊西多拉一边说一边悲伤地往阳台看了一服；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铅弹一样的劈劈啪啪声。

“如果是五个杜罗的硬币……我亲一下里金。”

“过会儿吧，过会儿吧。”

“我的……天！这么急呀！……再见，再见。”

老太婆刚刚走出去，伊西多拉便从五屉柜里取出一个小盒子，又从小盒子取出一本书。那是一本小说，里面夹着好几张纸或证明，很整齐，分门别类。大概不会是钞票，因为伊西多拉每翻一张便叹一口气，脸色变得很难看。她看完自己的负值宝贝，喊了声：“堂何塞！”而堂何塞由于和小华金玩，弄出响声，没有听到教女的叫声，后者便站起来，从卧室门口喊起来。

“您过来一下，我的上帝！……”

“孩子，我没听见你喊呀！”

这时，你们看见伟大的堂何塞露了面，因为四条腿爬了那么长时间而一副倦态，脸色微红；但是他仍然和平时一样像个蜜罐似的，满面笑容，神情和善。他怀里抱着里金，这孩子很胖，很逗趣，嘴里说个不停。他虽然是个畸形儿，但很招人喜欢，看见他仰起脑袋挺好笑，那股子勇敢劲儿，犹如阿特拉斯①的一个儿子，生下来就是要超过父亲，托住重物。

“您把孩子放下……里金，我的孩子，和拉蒙娜呆会儿

①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巨神，在世界极西处用头和手顶托苍天。

去……拉蒙娜！”

鲁菲特家族的继承人（或者阿兰西斯家族的继承人，这一点有待证实）做出厌烦怪相和准备哭的样子，好像从堂何塞的怀里转到保姆的怀里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但是，他那套手腕没有奏效。女仆把孩子带走以后，那里只剩下堂何塞和他的教女，面前摆着那堆当票。

“必须想想办法，什么都得利用起来。”

“这么多当票呀！”那个圣神一样的男人感叹地说，把双手交叉起来，做出怜悯的样子。

伊西多拉一张张地数着，看着，计算着。唉，她一接触到算术，脸色便阴郁起来，一副茫然表情，仿佛犯了什么病似的。对她来说，算术是一种传染病。这样，她吸入被称为数字的剧毒瘴气，脸色便十分苍白，脉搏也加快了。唉，没有数字，就没有钱！人把什么都小型化了。灵魂本来是无穷无尽的姐妹，然而它太不幸了，不得不和地球上的称为数量、账目、危机的贫困结下不解之缘。真的，除了那些可恨的当票之外，还有什么更与无穷无尽、美好理想相对立、背道而驰的呢？

“这张是当铺的。”伊西多拉小声说，心头好像压了一块石头。“这张……看看？……是我粗项链当票。”

“粗项链在石竹花大街。”雷林皮奥镇静地说，他好像交易所经纪人，对全年现金交易记得一清二楚。

“真的……钻石呢？”

“也当了，孩子。你不记得了？我上个月拿去的。可能有五张当票。”

“对，是五张……另外还有八张……”

“你的手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了三十杜罗。可

是，你今天怎么了？所有东西都拿出去？”

“拿出去？”伊西多拉说；那句讥讽的话犹如一根大棒打在她的心上。

“你算的结果是多少？”

伊西多拉扳着指头算起来。她那光润、细腻的指头好像从那以后只是用来做算术的。

“我知道，孩子。”雷林皮奥又叹了口气说。

“多少？”伊西多拉问，同时把那些凭证拿给他看，太可怕了。

“我不好说。我拿到罗德里格斯那去吧，在加的斯大街。是我的好朋友……好人。你知道，当票的事不能太乐观了。”

伊西多拉用手摸了摸耳朵。

“耳环？……等等，别伤了耳朵。我来摘。”

他小心地动起手来，他很高兴用指头碰一碰教女的耳垂，哪怕只那么一会儿。

“摘下来了。”

“放在首饰盒里。”

“这是里金生下时他送给你的。可以当……当……”

他用指头摸了摸嘴唇，摇了摇头，把下巴扎在胸前，低下眼睛。

“好吧……我和罗德里格斯谈谈……他是我的朋友……一个好人。”

“两个五百！”姑娘低声说，同时在心里算计着，犹如高烧病人头痛不堪，在说胡话似的。

“看看吧……也许能当到……”

“现在，”伊西多拉一边坚定地说，一边把手伸进那位大好人的怀里，“该拿出手表……”

“我的手表？……还有表链？”

“都得当了。”

老人看到被剥夺使用那件珍爱之物的权利不禁有些茫然，虽然那东西不值多少钱，那是伊西多拉去年三月十九日送给他的。不过，教女的意志对他来说就是命令，所以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让我戴着吧，反正也得我送去……可能当十八或二十。你还记得那次……”

“现在是银餐具。”

“餐具？……”

“对。”她说着站起来，一副胜利者的表情。“我看今天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下个星期……”

“上帝知道。”

“下个星期，”伊西多拉说，“把大厅卖掉。”

“卖掉大厅？”

“对。一会儿您去旧货商店看看，叫老板娘来看看。看看给多少。”

接着她用不安的目光看着带穿衣镜的柜子。

“柜子也卖？”

“金黄大床呢？”

伊西多拉想了一会儿，说：

“不卖；我要留着。”

这当口儿，“卖水蛭的女人”又露了面，她一边走进来一边甩着湿漉漉的披巾。

“我的……天，这鬼天气！简直在下小刀子。”

“可是，您没坐马车呀？”

“傻姑娘，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租马车的钱给我了，就算跑腿钱。我的身体比壮工还结实，比风车还有劲……你看，四百加四百共八百……九个银杜罗……”

“还少一个杜罗。”

“你这个机灵鬼！一个杜罗有什么关系？”

“一共九百八十。”堂何塞说，他喜欢显示自己的数学知识。

“您别说话好不好？……您，堂何塞先生，您就别把您的肉往这个铁钩上挂了。”

“要准确，堂娜恩卡纳西翁女朋友……”

“堂娜，女朋友！……您，笨蛋大伯，应该说我们在哪个小馆一块儿吃过饭？您总想插手她的事，而把我抛在一边？”

“还缺一个杜罗。”伊西多拉又说了一遍。

“就这样了，我再多一分钱也弄不到了。在这张纸上写下收据……写上一千二百雷阿尔，下个月还。”

“最好下下个月。”

“喂，喂，你别给我捣蛋了。写上下个月。”

堂何塞把纸摊开。

“书记员先生，一定写清楚……喂，喂，你的荷罗孚尼①在这儿吧？……宝宝！亲爱的！”

这时里金一步步走进来，因为他的腿短小、软弱。他的裙子解开了，顺着腰往下脱落着。他穿的是拖地裙，只好拖着走路，两只小脚颤抖抖地从边缘露出来。他用两只手拿着堂何塞的拐杖，径直向“卖水蛭的女人”走去，那样子真好笑，很明显，是想打她一棍子。她让孩子打了下，然后把他抱起来，狠狠地亲了几

① 荷罗孚尼：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引兵攻耶路撒冷，为犹滴所杀。

下：小家伙闹起来，直摇脑袋。

“打你妈妈一棍子，打，打她。”

“不，不打妈妈。”伊西多拉说着把孩子的裙子系好。“他最喜欢打人。别看他腿没劲儿，可胳臂……”

“里金，我的孩子，快对她说：‘我要成为一个铁拳汉子……’打她一棍子！……她要抓你……哎呀呀，别欺侮我的大头娃。”

“医生说他现在该长身体了。”伊西多拉说；看着孩子，露出母亲的兴奋表情。

“可是，如果不那样……真漂亮、真好看、真逗人！我太喜欢他了！……我这么傻呀！我恨自己。我每次见到个孩子，都禁不住流出口水来。”

伊西多拉笑着。她抱起里金就亲，亲不够。

“我可怜的宝贝！人们都应该对他的这个大脑袋说点什么。我说呀，他脑袋里装满了智慧。”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卖水蛭的女人”的语气神秘。“我是说这个孩子是基督死敌。是这样，他知道的真多呀，好像四岁的孩子。”

“不，我的儿子可不是怪物，不是基督死敌。”伊西多拉说着把孩子的脑袋紧紧贴在自己脖子上；那颗脑袋是比正常人大，但很漂亮。

“我说呀，这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搞点什么名堂。你看看他的脑袋！那里面一定有点什么！……你的宝贝儿子呀，不是什么好东西。”

“您别胡说八道。”

“基督死敌，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恩卡纳西翁说着又把孩子抱在怀里。“你总让我说傻话。看我把你吃了不！”

亲吻像爆竹一样响起来。“卖水蛭的女人”拿起字据，站起来准备离去，但她没有放下孩子，对伊西多拉说：

“可是，你的良心跑哪去了！你不是说要给孩子买个手鼓吗，怎么没买呀……这妈妈，太坏了！我给孩子买吧，我，我。好吗，小宝宝？……”

“过来，过来；姨妈要走了。”

“喂，你……，给我个比塞塔呀。”

“干什么？”

“你傻了……买手鼓呀。”

伊西多拉把钱递给她；“卖水蛭的女人”嘟哝着走了。

三

没几天工夫，那幢十分舒适的房子便不成了样子，如狼似虎的旧货商们纷纷来到那里，然后一个个离去，逃去，他们对各种物品进行估价，伸出魔爪，你拿走一块金表，他卷走地毯，另一个抬走盥洗架。把这些事情讲述、描绘一番，一定刺伤我们读者的心。伊西多拉买东西时不善于讨价还价，卖东西呢，她不会争来争去，生怕不能成交。她腼腆地要求多给点以后，人们给多少就拿多少。这样，房子里的东西一件件少起来，显得空荡荡的，好像宽绰了许多。寒冷和孤寂很快填补了家具搬走以后留下的空当。大厅里也空空如也。如果想在里面呆会儿的话，都得支几顶帐篷了。小会客室的地毯还在，另外有五屉柜，一面小镜子和几把椅子。卧室里的金黄色大床成了那幢房子的核心和基础。再往里，餐厅的椅子和核桃木雕花橱柜消失了；里金的房间、卫生间——那幢房子的主要部分——还在；堂何塞·雷林皮奥留下

过夜住的房间、马里亚诺的房间和使女的房间还在。厨娘和使女被解雇了；现在只有保姆，伊西多拉给她的报酬十分丰厚。

“我把债全还了，还堵上了检察官的嘴。”伊西多拉在变卖财产的最后一天晚上这样对教父说。“我的心踏实了。我还有这个。”

她一边深深地叹了口气，一边拿出一张纸，里面有几枚硬币和一张脏兮兮的钞票。

“多少？”

“数数看。”她说着把钱摊放在小会客室的茶几上。这个茶几是铁的，喷了彩，奇迹般地得救了。

堂何塞端来灯，坐下。

“钱可真不少呀！钞票是二百的……；二十，五十，八十。一共是七百二十八雷阿尔，外加两个小额硬币。”

“我不再欠房东的钱了……这下子好了。现在看看我是不是管家的女人。事情总得有个开头呀……堂何塞先生，”她打着如意算盘说，“从今以后，我要工作。”

“孩子，这事我都对你讲了三年了。”老人的鼻翼鼓了起来，他太高兴了，教女的想法使他心花怒放。“这可是我盼望已久的事呀！你心灵手巧，如果想过井然有序、克勤克俭、自食其力的日子，我可以帮你一把。”

“我过去太傻了。不过，我看清楚了，到底什么最适宜我。我的官司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进展顺利，打官司期间，甚至以后、永远，谁也别想把我当成话题。我是个忠厚女人，我希望成为一个忠厚女人，忠厚，不给我的声誉抹黑，不给我家抹黑……唉，我的家呀！”她补充说，又叹了口气。“如果用爱欢迎我，我本不会走错这一步……我的家有过错，教父，您说是吧？”

“是，是，孩子；是家庭的错。但是，我们谈谈重要的事情

吧……你日常开销需要多少？你舅舅给你留下的钱还有多少？”

“没了。”姑娘一边用手做了个表示一无所有的动作，一边极其痛苦地说。“但是，我要工作！我不是也有两只手吗？”

她还没有说完，脑海里便闪现出在小说中读过的生动形象和人物，那是多么美好、多么理想的事呀！那个被遗忘的姑娘，公爵夫妇的女儿，在困难的时候当过时装师，最后被父母认做女儿，从简陋的阁子楼转到富丽堂皇的公爵府，同名叫阿尔佛雷多、爱德华多、阿尔托罗或别的什么年轻人结了婚。她还记得另外一个姑娘，她做了好几年绢花；另外一个姑娘有灵巧的双手，花也编织得光彩夺目。难道她就不能这样吗？她并不厌恶劳动。她贫苦，但十分正直，从不向邪恶低头！于是，她想到了，缝纫、做花、织花边很合适。她没有想到别的工作，因为她不记得读过别的小说中女主人公于另外的低级活，难堪的、粗糙的活儿。

“去工作，去工作！”她感叹地说，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激情。

“我帮助你。我们现在有机器……现在就可以做男衬衣。”

“男衬衣，我不喜欢干那种活儿。”

“那就做白衬衣吧，女式的……这活儿好，有意思。”

“还是……我再想想吧。”

“成衣、帽子……怎么样？你有这方面的审美观。”

“审美观，那我有。”

“你问问埃米利娅，她能给你出些好主意。”

“我再想想吧；好好考虑考虑，要很快作出决定。现在谈别的吧。如果没有条理，不勤俭，光工作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这话太对了，你这是深思熟虑之后说出来的。”雷林皮奥说，他非常支持这个美好的想法。“不然的话，你还记得我那可怜的拉乌拉用挣的那点钱怎样维持生活的吧，真是奇迹呀。”

“所以，从今以后一定少花钱，特别是应该知道花在什么地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非花错钱不可。您说说，我这辈子记过账吗？每一笔账都是用脑袋算的。所以落得这种下场。”

“噢，不好，不好……做到有条理，首先要有一本好账。上天给你送来一个男人，我这不是自我吹嘘，在马德里没有几个敢在账目和复式簿记方面与别人挑战的人，而我是其中一个。孩子，你真走运呀。你看吧，看吧，我会把账目算得一清二楚。”

“我们把什么都记在账本上。”伊西多拉说，她一直“玩弄”着那个想法，宛如小孩玩弄一只蝴蝶一样。“比如说，应该记上，该花多少，东西值多少，然后记上……”

“太好了，孩子，你这回算走上正路了。还有，你雇不雇女佣？”

“我想继续用拉蒙娜。”

“太好了。我在各方面都帮你一把……拉蒙娜是个好姑娘，很听话，但有点笨手笨脚。我们多教教她。她一定能够对付笨蛋。好，好了，我很快能把她给你教育好。喂，听我说，你看吧，我对你的帮助会有多大。我呀，”他说着用指头数着他将起到哪些作用，“给你采购；我……给你准备灯；我……为你书写需要某种智慧的信件，比如收款呀，剧院订座位呀，等等；你如果下决心买缝纫机，我可以做衣服，我在自己的账簿上记下所有收支情况，连你给穷人一文钱也不忘记，不放过；我……最后是照管里金、带他玩，只要干完我的主要工作以后有空闲时间。”

“好，好。”

“我还会擦拭金属器皿，会木匠活；甚至还懂得一些烹调技术……喂，夫人，”他说着摩拳擦掌，是那样用力好像要擦出火花来，“现在就开始吧。请您吩咐明天采购什么吧。”

“一个杜罗。”

“太破费了。十四雷阿尔吧。我会安排；别再挑剔。有什么您吃什么吧。”

“要买木炭。”

“那是另外一回事。”

“火柴。”

“我去批发市场买。买它十二包……不管什么，尽可能到批发市场去买，把这笔钱记在月开支的项目之下。月开支就算十雷阿尔吧。您给我六杜罗去批发市场采购。还有，主菜买什么？”

“大虾。”

“大虾贵死了。”

“没关系。只一次……”

“饭后甜食呢？”

“有没有丹吉尔①橘子……波尔多②梅子。”

“太贵了；不过，我可以买到便宜的。可以讨价还价，对，夫人；讨价还价。”

“意大利奶酪，我还喜欢野猪头和博洛尼亚③香肠。”

“那些东西……去批发市场买，可以弄到……品味好的。”

“我们不喝香槟酒，太贵。”

“我们看看能否挤出点钱来……买瓶品味好的。”

我们不再罗列下去，因为那天晚上教父和教女谈得很多。伊西多拉躺在床上时还在想着那事。堂何塞十分兴奋地回到自

① ② 分别为摩洛哥和法国的城市。

③ 意大利的城市。

己房间，睡得很甜，梦见自己在某家大公司的财务处，那儿有十四名职员，一百多本账簿，支出和收入以百万计；但是一切井然有序，分文不错。堂何塞如同乐队指挥，演奏员是书记员，音符是数字。那是一部交响乐，很整齐，会计师陶醉了，入迷了。

第二天，伊西多拉起床时，教父已经采购回来了。篮子里装满了东西，他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摆在伊西多拉面前，后者高兴极了，真是物美价廉呀。

“孩子，首先花钱买了这三本账簿，”雷林皮奥拿出两本厚账簿和一本薄账簿。

“总账簿，日账簿和临时开支账簿。没有账簿，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井井有条的基础是账目清晰……看见没有？这是大虾。我让你破费一次吧。这是肉。我没有买梅子，有枣也行了。香槟酒也没买，因为条件不好。土豆买了。还缺鹰嘴豆和白糖，没有买成，因为钱花光了……噢，我买了一大把香烟。”

“挺好。”伊西多拉用怜悯的目光看了看那几本账簿，仁慈地说。“都挺好。”

堂何塞又上街两次，要买回鹰嘴豆、白糖和鸡蛋。后来又出去，因为盐、欧芹和汤料没了。他还买了木薯淀粉，并且顺便记录下许多东西，有可能以优惠条件……弄到。

他们高高兴兴地吃过午饭——他们的井然有序、克勤克俭的生活有了好的开端——，伊西多拉给里金穿衣服，心头无法散去的愁苦只有和孩子在一起才能缓解一下。之后，她去洗澡，这个习惯是不能丢掉的。梳头妇来了，和她聊了会儿。伊西多拉怎么也养不成自己梳头的习惯。那天整个下午她都在考虑着做什么工作对自己最合适。但是，长时间的思索并没有给头脑中的困惑和茫然带来一丝光明。

与此同时，堂何塞全身心地投入到那项伟大工作，即启用账簿。他很重视，认真记录每一项支出和收入，没有忘记任何一笔账目；支出项目，支出金额，一笔一划地写下数字，用尺子打上线，登记好小账，非预见支出，替补，债权等等。在这项工作中，有一点证明他忠诚老实的是，把香烟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那是他用伊西多拉的钱买的呀！

第　三　章

去　教　堂

这种有序、勤俭的生活过了快一个月，伊西多拉还没有决定去干什么活、从事什么手艺，从而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满足工作的欲望。堂何塞的账簿已经写满数字，而且都是无法挽回的支出，看着那一页页勾勾画画的东西，一栏栏支出数字旁的收入数字那么可怜、实在让人头痛。

我们来看看房屋女主人怎样打发时光。每天上午，洗澡、梳理，给里金收拾、穿衣服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下午，如果不去检察官家的话，便在教堂里排解烦闷心情。所以，那段时间里，她聆听的训诫和九日祭祈祷比她有生以来聆听、祈祷的还多。她把时间花在这些只能表达肤浅虔诚的活动上，可她认为自己内心世界已经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她记起儿时学到的好习惯，把宗教礼仪当做读小说那样自我消遣。不过，这种心血来潮的圣洁做法一点没有使她在教堂里对傲慢有所收敛。什么言过其实的训诫，什么光彩夺目的祭坛，什么教堂的诵诗和富有表情的

圣像，都不如每天下午来教堂的达官贵人那样吸引她的注意。每当有贵族夫人——她们都坐在中央大厅的长凳上，胸部戴着教友会的饰带——出钱举办九日祭或圣像展示仪式，伊西多拉都不会不在的。她从小教堂的角落里兴趣浓厚地观察着那一切，与其说她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身上，毋宁说集中在满身香脂的玛格达莱娜①们的身上。她十分敬仰、羡慕那位请求教徒捐助的夫人，后者不停地用硬币在银盘上敲击着。

潇洒、大胆的小伙子一群群地挤在侧厅里注视着姑娘们，同时也希望被姑娘们所注视。教徒祈祷声、俗人窃窃私语声同大街上豪华马车滚动声混杂在一起，听不清神父在做什么训诫。但是，尽管那训诫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伊西多拉有什么关系？她关心的不是占据整个讲道台的那位男人的手势和愤怒的声调，而是公众的表情和衣饰。如果有专栏作家在场的话，一定把这些人描绘成为人数众多的杰出的漂亮人物，如同剧院的观众一样。噢，我的上帝！这太不公平了！守在做祈祷的四个老太婆身边的穷小姐伊西多拉怎能被遗忘在角落里呀！她应该在大厅里，坐在显著位置上，或者站在两只蜡烛中间，守着捐助桌请教徒施舍。她敲击银盘、让进入教堂的人扔下比塞塔或杜罗多么有意义呀！弯膝下跪的夫人们多么漂亮呀，多么仁慈呀！

* * *

一天下午，伊西多拉发现一位先生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此人对教堂里的一切视而不见，目光从讲道神父前扫过（他太不尊重神父了），径直寻找常常站在小教堂最里面的伊西多拉。第

① 玛格达莱娜是女圣徒。

二天下午，她又看见那位目光不敬神明的先生同几位十分漂亮的贵夫人走进教堂；夫人们都配戴着教友会饰带，一个个进到主厅里，而那位先生却留在男人中间。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也看他一两眼。她有别的想法，只觉得有点奇怪。说老实话，这位绅士并不使人感到亲切。他表情不知羞耻，面容十分丑陋，肤色黝黑，年龄在四十五和五十岁中间。当伊西多拉观察他和别的什么时，发现那些漂亮的教友会女成员中有好几个成了二流绅士的注视目标，而她们自己也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看他们几眼。伊西多拉想，如果利箭一样的目光在大厅里划过，那么教堂内就要编织出一面偌大的蜘蛛网了。可怜的人类哟！

第三天下午。伊西多拉从教堂出来时天已经擦黑。她看见那位总是注视她的先生站在大门口，同米吉斯交谈。她走过时，两个人嘀咕了一阵子。姑娘加快脚步，向家里走去。雷林皮奥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认为有必要严肃地向她指出账簿上出现的可怕赤字。拖欠栏目的怒不可遏的危险数字犹如愤怒大海的惊涛骇浪，随时可能使收入栏目那只小船沉没海底。噢，人间的事情真是变幻莫测！开始时是那样井然有序的生活，只是过眼烟云。不仅仅是钱已经花光，并且欠了一屁股债。面包房、牛奶店、食品店的老板每天都来逼债，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堂何塞这个大好人对逼债人笑脸相迎，把账簿一页页地抛给他们看，说：“放心好了，先生们，我们在等一笔款子，不用很久就到了。”

伊西多拉对这种生活感到可怕，苦不堪言，因为她的性格，她的高贵品德与欠债不还毫无共同之处。花销很多，这不假，但毫不拖延地付款则是她希望做到的。她连最需要的东西都买不起了。她的口袋空空如也，一无所有。她的信誉发生了危机，残

缺不全了。如果生命和希望的阳光不能照亮这可怕的日子，她的结局可不堪设想呀！一定打赢官司！想到很快打赢官司，浑身便有了力气面对那样多的屈辱。检察官对她说事情需要很长时间，听到这话她又一筹莫展，甚至绝望。儿子是她家的乐趣，工作的想法又复苏了……可是，干什么呢？她很快确认那是不可能的。门铃不时叮叮作响，债权人如狼似虎地闯进来。忐忑不安和羞愧耻辱之后，便是一连几个小时、几个夜晚的悲伤、沮丧。而第二天来临时，又是无米下锅、忍饥挨饿。

那位用眼睛盯着伊西多拉的先生是怎样同后者搭上话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他搭上了话。这位先生说，他了解这位不幸姑娘的以前所做所为和全部历史，而他则是无依无靠孤儿的保护人、人类的施主。太好了！……可是，很令人讨厌！……

可怜的堂何塞哟！你现在确实成了最为不幸的男人。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账簿被夺走了，而且你也被赶到大街上，再不能回到教女的家里。这是史无前例的残酷事件呀！有的人像野兽……何塞，你是一位殉难者。

第　四　章

“A或者B……继续说下去”

一

在伊西多拉家里过着应有尽有、富裕安逸生活的那些日子

里，马里亚诺像个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不学习，不干活，放荡，赌博。他竭力满足感官要求，在这方面他是个早熟儿，但身上的精神生活几乎等于零。可以说，大自然想把那对不幸的姐弟铸成两个精神怪癖极为相反的人物。如果说她不理智地追求高远的东西，像圣奥古斯丁①说的，把小巢筑在星星上，而他则潜意识地倾向粗俗、低级的东西。他对邋遢的生活有特殊的兴趣，更为可悲的是把所有狂语、野话学到手，不知羞耻地到处演讲，摆出一副寻衅打架的样子。伊西多拉很快意识到，弟弟永远不可能成为正派人，从太阳那里还没有一所学校降到人间把他教育成知书识礼的人。如果说开始利用爱抚可以征服他的话，那么后来马里亚诺身上的爱抚很快冷下来；得到了亲情，但不知道珍惜，已经不可能阻拦这孩子去走流浪生活、厌恶学习的歧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之后，伊西多拉开始对他惧怕起来，他整天讲那种粗话、脏话。有污秽语言的地方，必须有不轨行动和不良念头。青蛙呱呱乱叫的地方，除了水塘和沼泽之外还能有什么呀？

“孽种”养好在赫塔菲斗牛时受的伤以后，伊西多拉鼓起勇气，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不自食其力就别住在她的家里。应该让他学点手艺呀！可是，那是一个特殊时刻，伊西多拉的贵族之梦战胜了愤怒，她不能让自己的弟弟去当鞋匠，去当泥瓦匠，去当锁匠，去当裁缝，更不能当剃头匠。她一直考虑什么手艺对弟弟比较合适，最后确认应该去当雕刻家，就是说，制造美妙的插图，装饰出版物，给博物馆复制宏伟的

① 圣奥古斯丁（354—430）：被称为教会之父。青年时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听过讲道后，开始修身养性。

美术作品……为了使手艺看上去比较高尚，就应该让这种手艺和艺术贴点边。

她东奔西跑，只找到一家石版印刷车间。米吉斯对这事很上心，并且和马蒂亚斯·阿隆索的内弟说过；一个名叫胡安·保乌的人刚在马德里定居下来，此人有不少优点，其一是对工人要求特别严格。保乌同意接收马里亚诺。伊西多拉他们把弟弟的恶习都一五一十地讲给保乌听，让他要求严厉些，尽量把弟弟培养成为技艺熟练、勤于劳作的工人。

胡安·保乌是巴塞罗那人，身体结实、魁梧，四十多岁，干起活来不要命，而且富有首创精神，这是卡塔卢尼亚人民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他自己说，身体壮得像头牛；有幽默感，但不善言语。他满脸胡茬子，又黑又硬；浓稠的毛发中间闪现着两只不相同的眼睛！一只活泼，轻轻转动；另一只固定不动，没有光彩。再往下便是巨人鼻子，好像随便安在那里的；而往上则是叶状前额，用凿子敲几下才能和别人的前额一样；还有，左眼眉处有一块疤，据他讲，那是“子弹的吻”……

他像海员，那黝黑的面容是上百次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印证，他又像神话中的强盗。他的上肢，那两只大手是劳动工具；真的，看见他那双粗鄙的双手，谁也想不到是那样灵巧，能够绘画制图。他那粗壮的身体好像生下来就是为了摆弄主帆的绳索或石匠的大铁锤。他呼吸如同熔炉的风箱，总是咳嗽；那种咳嗽是那样嘶哑、窒息，发作时不停地摇动脑袋，面部红涨；人们都以为他要爆炸，那只转动的眼睛好像要跑到外面，那只没有光彩的眼睛则藏在眼眶深处。

他有两个癖好。一是干活，他一刻也闲不住；二是政治。他为人民的权利、人民的地位和人民的面包而大声疾呼，把一切荒

诞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字上：人民！说实在的，这些理论并不是他的。有一代人迷恋上了那些理论，把它们看做救命的面包。而胡安·保乌在自己知识贫瘠的脑海里对那些理论进行加工，使之升华，变成野蛮的自私主义的公式。他说，社会机构的许多重要成员没有权利被列入这个高尚的、伟大的社会群体之中，即没有权利列入人民之中。我们，如果手上没有磨满老茧，就不是人民；你们，无产者，律师，商人，也不是人民。从这些独特的思想产生一种专断思想，这种专断思想又产生工人—太阳：胡安·保乌，他说：“人民就是我。”

他在巴塞罗那曾经创建一个石版印刷车间。但是，他的积蓄连同车间一起葬送在一个轻浮女人手里；肯定，那是魔鬼作祟才和她结婚。他的夫人也不是人民；而是和你们，阅读这部小说的人一样，是吸吮国家血液的水蛭。那么，到底是谁让胡安·保乌的脑袋产生和一个税务官的女儿结婚的想法？在这样的吸血鬼家里，不生出放荡、反复无常、水性杨花的女性才怪呢！妻子终于死去了，胡安为了重新积攒一些钱，又开始干起来。但是，六八年的事件以后，他那工人的激情一下子高涨起来。一向温顺的他变得怒火中烧，言谈谨慎变成夸夸其谈。他认为世界即将翻过来，社会将改变一成不变的模式；他看见永恒的支柱头朝下倒在地上，沉重的方柱座飞到天上。他甚至想象着，从那以后要用脑袋走路，用双脚思考。在这种思想驱使下，他参加了所有骚乱活动，在起义队伍里工作，从而被流放、遭迫害、蹲大牢；有一段时间生活十分艰辛、困苦。

当政治风波过后，有了喘息机会的时候，他移居马德里。他姐姐住在这里，是阿兰西斯侯爵府门房的妻子。他还没有开始工作，又发生了一些事件，把他再次拖进冒险活动之中。后来得

病，不得不放弃政治斗争，并于七三年十月在马德里彻底居住下来；不过，他没有丢弃拯救世界的想法。

听到他讲述自己的丰功伟绩，简直可以把他颂扬为使徒，他不仅是个使徒，而且是殉教者。他的名声还不像小号或菲格莱管那样能把他遭受迫害的事情传到四面八方。自由党的著名人物一事无成……一场滑稽剧，彻头彻尾的滑稽剧！而他什么都做过；在制订管理规划时，他的强烈虚荣心是没有止境的。他什么都知道，人呀，事呀，他都非常熟悉，什么事情都能轻而易举地解决。他的办事程序简单不繁。首先捉拿四五十人，吊在太阳门的电线杆上。然后发布告示，每张告示都只有一个条款。他是否知道，一个读过那么多书的人，一个戴过手铐、脚镣、从这间牢房转到那间牢房的人应该干些什么事！……他像士兵展示伤疤那样，展示手铐在手上留下的疤迹……他还吃过老鼠呢！还需要怎样的凭证才能管理世界呀！

他在马德里工作的前几年非常顺利，赚了不少钱。当时还在重新振兴实业，不少人看好商品包装这一行业，想以此取悦顾客。胡安·保乌为葡萄酒商制做了成千上万的商标，广告牌，三色或四色招贴画和火柴盒的普通画面。他多么富有首创精神呀！他是第一个大量生产厨娘用来装饰餐具架的贴花的人。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算过这样的账！马德里一共有九万二千一百八十八幢住宅，这就是说有九万二千一百八十八间厨房，也可以说九万二千一百八十八个厨娘。就算其中七万个厨娘每月更换一次花边、只贴三条，就足有二十一万条。每令纸可以制作一千条，可卖三个杜罗，那么，每月二百一十令可以卖得六百三十杜罗。他开始做试验，马德里所有日用器皿店很快零售起这种花边，与原来的花边相比，确实漂亮，上面有漂亮女人、斗牛士和民

间喜欢的图案。

胡安·保乌的惟一恶习是彩票，如果说这可以称为恶习的话。每次抽签他都要买几张。他认为这项全民性的赌博活动是社会党行政管理的一种虚伪形式。他的命运总是不好；但他并不灰心丧气，善于挑选最漂亮的数字。尽管如此，他只能用自己的劳动挣些钱。这样，他自从于起花边生意以后，便在胡安内罗大街住下来。车间虽然条件不怎么好，但很宽敞。他又买了几块大型石板，一架漂亮的印刷机器，裁切机，上光机，缩图器，油墨和其他东西。他不懈地做着创新工作。他很清楚，搞点铅印可以很好地补充石印的不足，于是购置了字盘和印刷机，还把一家印刷盲人歌谣和上帝颂的印刷厂库存机器都接收过来。那么多铅版和雕版，只用买块面包的钱便弄到了手。他又大规模的搞起了这种赚钱的行当，盲人以不能再便宜的价格买到一大卷歌谣。日常器皿店、杂货店和流动商贩用一点点钱就可以买进以前的上帝颂和新的上帝颂，上面画着法国、西班牙和摩尔士兵或基督徒的形象。

他的印刷厂是座名副其实的迷宫，有好几个车间，都是根据生意扩展需要而逐渐加盖的。歌谣和上帝颂印刷车间条件最差，光线最暗，破旧，原始，潮霉。机器像玉米脱粒机那样轰轰作响，有时又发出伤者一样的呻吟和羊癫风患者的抽搐声。他的印刷厂印刷一家红色报纸达六年之后。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文学热也在滚轴和卷筒中间串来串去。字盘里，在一块块铅片中间躺卧着人类的五花八门的语言；字盘歪歪扭扭都快散裂开来，覆盖着厚厚的灰尘，流淌着油墨。就是这样的字盘印制了许许多多地下刊物，现在仍然保存着在黑暗角落筹划阴谋活动的险恶印迹。那台可怕的裁切机不仅可以裁切一本本的卷烟纸，也

可以切割人的脑袋；它置放在车间最肮脏、阴暗的角落里，而那个车间与其说是印刷艺术的宝地、神圣的工具、上天派到人间的主教，毋宁说是地下仓库或地窖。看到那些玩艺儿，人们可能产生这样的怀疑，禁锢在那里的印刷术可以补偿一个人有时在坏人引诱下犯下的过错。

二

马里亚诺被塞进这个谷登堡①的地牢里当学徒工。开始时，胡安·保乌让他用石版墨复制简单的绘图；但是，他对此没有表现出很大兴趣，于是又把他关进印刷车间，练习操作字盘。可是，他不但笨手笨脚，而且粗心大意，不听师傅的吩咐，从而遭到后者的严厉训斥，甚至鞭打。这样，马里亚诺对师傅产生了恐惧感，恐惧感之后是敬重和某种信念，即眼下听师傅的话，好好干活总比懒惰和学坏更好些。没有多长时间，他便在一个半残疾的老师傅和一个十分聪明的小伙子——我们几年前就认识他，而且马里亚诺对他更熟悉，他的外号叫“小小美男子”——的关照下掌握了技术。“小小美男子”挣四个雷阿尔，而“孽种”只挣两个；但那是诚实劳动所得，每个星期都在他的心灵上种下一颗自尊自爱的种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成了那样一个基础，在上面可以建立他缺少的庄重人格。

严厉惩罚，被迫干那种坐着不动、枯燥无味的工作，而且工作地方光线不足，毫无欢乐气氛。这一切使马里亚诺变得沉默寡言，脸色苍白，身体消瘦。工作四个月以后，已经能独立排字

① 谷登堡（1398—1468）：德国人，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了，虽然还不那么灵巧，但错误率很低，他排了不少上帝颂的故事。他一气儿都能够背诵下来，只要看看开头的两三个字就能猜到，并排出两行诗的内容来。他和伙伴“小小美男子”不时抢着说出几句诗。运用到当时的随便一个想法或事情上。这里，他们就朗诵出《瘦人的生命之歌》：

看见他被捏在小小拳头里
先生们，笑声四起。

还有《堂埃斯巴冬的一生》：

他一整天都在跳舞
对他夫人亲热如初。

两个小伙子感到厌倦时，便在生理机能的支配下，把呵欠同艺术联系起来，把这样的诗配上音乐，当“小小美男子”唱起《圣周五的大巡行》时：

成群孩子跟在后面
点燃的蜡烛举在手中。

“孽种”回答道：

慈善会的人在前
端庄、郑重。

他们还能背诵别的歌谣，连重音一类的符号也不忘记，什么打架斗殴、吹牛、偷盗、杀人、断头台呀，都脱口而出。

当马里亚诺挣三个雷阿尔的时候，胡安·保乌觉得应该正确对待他的进步，关心他的要求。这小伙子讨厌字盘工作，想调到石印车间。但是，他没有绘画方面的天才和修养，便想做模压工。于是干起了这种工作，帮助工匠冲压。保乌很快发现马里亚诺挑选的工作很合适。他学会熟练地使用酸类和油类，并会准确地做出标记。“孽种”很喜欢机器，只要允许，他就不离开机器，注视机器的有条不紊的运转。他观看机器简直入了迷，不知不觉地脸上冒出黑色的、油渍渍的汗珠，他觉得机器飞快旋转也传染了他，一时间觉得自己也是一块块铁拼起来的，按着力学规律准确地转动。

堂胡安·保乌这头令人恐怖的狗熊，不管他如何呼喊政治口号，面孔如何凶残，仍然是那种俗称为不幸的人，大好人，上帝的心灵。他的心慈软，善良，容易动情。看见谁遭到灾难，他总是设法帮助缓解痛苦。如果说他发脾气时讲话简短、粗野，甚至要把孩子生吞下去，那么心情转好以后，他的语言十分流畅，夸夸其谈。他和小伙子们亲切交谈，不是显示智慧，就是显示他的殉难者历史的戏剧一样的章节。

当马里亚诺学徒六个月，每月工钱达到六个雷阿尔时，便成了——事情多么奇怪呀！——胡安·保乌与之交往最亲切的工匠。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相似，还是完全相反的人？对此我们不大清楚。也不大清楚是相似还是不同使他们之间那样亲切。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马里亚诺也是个好吹嘘的人。在与保乌接触的六个月中，后者也把他的崇拜物，人民这个词传导给了他。说到国家和水蛭，工人的吸血鬼，说到我们这些手掌上

没有老茧的人，马里亚诺觉得自己和师傅一样，也是痛恶之极。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是对他们的嫉妒，因为嫉妒常常戴上仇恨的面具。

而在内心深处，“孽种”也想成为吸血鬼，吸的血越多越好，让人民只剩下一把骨头。他处心积虑地满足淫邪欲望和拥有很多钱，不管这钱来自何方。在这一点上，他百分之百地区别于他的师傅保乌，一个工作狂，不讲究穿戴，不追求豪华，不花钱满足恶习，不住漂亮房子；他所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成为人民；每一个长着嘴巴的人手上都有一把工具；世界上只有车间，关闭所有肮脏场所；取消地租，只支付工钱；每个人只拥有手中那把勺子，用来喝大锅汤。

保乌把办公桌子安放在机房里。机器上面放的是用来刻画的石版，底下是转动的木盘，他摇动装置就像一张纸片。不远处是手压机，那里印制校样和转印底样。压模工是一个小伙子，他很喜欢讲话，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大段大段的演讲和丰富词汇从他的嘴里跑出来，就好像空气钻过风箱小孔一样。他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知识人。马里亚诺他虽然讲话不多，但很有内容。

“年轻人，你们谈什么呢？”胡安·保乌突然说，那天，他心情好极了，因为讨回一笔老账。

他说，“模压工说他觉得自己知识不多，而师傅知识十分渊博；在师傅面前，必须谦虚些。他说明年不再干活了。”

“还是让皮带来决定吧。”保乌笑着说，眼睛都没有从石版上抬起一下。“他不干活，吃什么呀？……我看你是吸血鬼阶层的人……我听说过。记不得是谁说的了，说你是贵族，或者不是……”

“他说，”模压工继续说，他很高兴，师傅和他的想法一样，

“他姐姐打赢官司以后，他就是绅士了。”

“官司？……你们知道吗？我能一次打赢所有官司？”保乌说，他很高兴，自己的令人敬仰的想法在那两个小伙子身上产生了效果。“我叫人把所有案件档案烧掉，包括A档和B档。一句话，一张纸也不留下。人类不需要档案。应该销毁……知道吗？应该说：‘事情到此为止’……继续下去……我要对法官、书记员、警察、大法官和其他臭流氓这样说：‘你们想吃午饭吗？喂，锄头在那儿，犁在那儿，凿子在那儿，工具都在那儿。可是玩弄档案呀，这里没有饭吃，先生们……’他们不干？那好，弄一池子墨来，把他们统统淹死……继续下去。”

“他说，”工匠说，他想把朋友的那些荒诞无稽的话和盘托出，“我们大家并不是一样的人，他当穷光蛋当够了”。

“正直的人，是没有穷苦之分的，而劳动是最大的正直。”胡安·保乌说着直起身子，从而可以看到他那只转动眼睛放出光彩，好像一轮火花。“穷人？是什么意思？完全是胡说八道，一派胡言……和伟大的原则格格不入。你的需要得到满足没有？得到满足了。你挨饿吗？不挨饿。你有衣服穿吧？有。所以说，你和公爵A或伯爵B一样富有，说不定比他们还富有。”

这是简洁、碑文式的语言，它把胡安·保乌抬到马可·奥勒利乌斯①的高度，而且他从这一语言渐次过渡到另一更为加重、更为激昂的语言，如果不更雄辩的话；他说：

“别的都是表面的，奢华的，是剥削工人，吸工人的血，用工人的汗水养活自己，大口大口地吃用穷人泪水和面做成的美食。

① 马可·奥勒利乌斯（121—180）：罗马帝国皇帝，哲学家。

你们看看在那边行走的那些人，那些绅士，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他们以什么为生？是我们的劳动养活着他们。他们不耕田，不做工，他们整天逛大街，山珍海味，看戏，读乌七八糟的书……我们现在和他们比较一下。我们是蜜蜂，他们游手好闲；我们采蜜，他们跑来吃得光光的。他们只把残羹剩饭扔给我们，把面包块扔给我们，简直把我们当成狗……但是，一切都会解决，那些无赖们，一切都会解决的；事情即将发生，我们要算账，算总账，人类的最后审判。噢，这些二流子！我们也有我们的来世，这个来世在恭候着你们。我们将出现在那里。拿一支这样大的铅笔，一张卷烟纸就足以和你们算账了……账很容易清算，因为是最后……继续下去。”

马里亚诺和伙伴听得入迷了。

“他说，”压模工补充说，他还想继续揭发下去，“再坚持一些日子或者很快脱掉工作服。”

“我们来看看，”师傅一边说一边干起活来，“你说说你的想法……你到底有什么远大理想？有什么愿望？”

“我？”马里亚诺简单地回答，“有钱。”

“有钱！钱是一种方法，一种交换手段。”胡安·保乌洋洋得意地说。“是否能有那样一天，不存在钞票，钱什么也不能代表，因为事情，或者说得清楚些，必须A项服务和B项服务直接交换，不需要钱作为中介？”

“就这样吧。”模压工对他的伙伴悄悄地说。

“对，是这样，将取消货币，货币只用来做不体面生意的，取消数字，强盗也就不复存在了……继续下去。”

两个人把嘴张得老大。

“但是，钱，”马里亚诺贸然地说，“今天明天都还取消不

了……”

“谁知道……事情不妙。听说这快完蛋了。有人从巴塞罗那给我写信来，正在工作……”

“钱是不会取消的，”“孽种”说，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反对师傅的毋庸置疑的理论。

“什么，一定取消。”

“而我想成为富豪。”

“富豪！蠢驴，那么，什么是财富？财富是一种平庸无奇的东西，笨蛋。那边有几个家伙在吃东西，但东西不是他们的，是大家的，是共有的，当某一天有人说：‘喂，你们白吃白喝的时间够长的了……’那时就好了，那时就好了。我们将说：‘喂，公爵先生，您的A处土地和B处草场是怎么弄到手的？银行家先生，您银行里的A项数以百万计的款子或B项数以百万计的款子从哪儿弄来的？’他们会说：‘我，我……“好了，你们这些臭无赖，囤积居奇的奸商，我们不骂你们难听的话了……’你看见了吧。那时候就没有货币了，没有银行了，没有交易所了，有的只是互相服务，对等交换。我需要一块火腿，A种食品或B种食品；我到商店，发现商店老板需要标签，需要做广告。这样你给我，我给你。裁缝给鞋匠做裤子，鞋匠给裁缝做鞋子。蠢蛋，事情再简单不过了。你们对此没有研究过，没有为此工作过，没有坐过大牢，没有吃过乏味的老鼠……只是一种机制。你们知道什么是机制吗？”

两个小伙子不说话了。他们认为师傅说的和“风琴”①有关，但不敢讲出来。

① 在西班牙语中，“机制”和“风琴”两个字的拼写很相似。

“他还说，”揭发者补充说，他不能控制住自己，不禁笑出声来，“想成为名人。”

“名人！好！太好了！”胡安·保乌大声说；他一想到自己的雄辩接近胜利，脸上放出光彩来。“当名人……大人物？好一个大笨蛋，你知道名人是些什么人吗？是武士，是军官，是被称为诗人、作家的傻瓜蛋……武士和军官是人类的刽子手，他们干尽了杀人勾当；诗人、作家……向人类讲述许许多多谎言、甜言蜜语，欺骗人类，把人类引入歧途。你随便说个武士，随便说个诗人，说个散文家，他们为人民做了什么事？什么也没有。他们的名声也将完结，因为历史一定不复存在。要写一部新历史，在这部历史里只出现发明机器A和机器B的人，出现改善工具A和工具B的人。对，这些人将出现在新历史里，他们将有自己的雕像。”

“那么，谁……为他们竖立雕像呀？”马里亚诺问，他思想很活跃。

“这还用说，”保乌说；他开始时有些茫然，过一会儿才恢复过来。“雕塑家呗。雕塑家将为著名工人，为祖国之父雕塑，用食品支付他们的劳动，也可以以劳换劳……看来你真是个大傻瓜呀……现在，你如果发明全球控制器或别的什么，从而成为名人的话，我什么都不说。知道吗，做这种事还行……但是，你不要羡慕当今那些名人，他们是人民的吸血鬼。你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普里莫？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奥唐奈？一个二流子。他们都是独裁者，刽子手。奥罗沙卡①，卡斯特拉尔②，

① 奥罗沙卡（1805—1873）：西班牙政治家、雄辩家。

② 卡斯特拉尔（1832—1899）：西班牙作家、雄辩家。

萨卡斯塔①，加诺瓦斯②，都是耍嘴皮子的家伙。法国的那个悌也尔③呢？也是那种人。等到他们扫大街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将是怎样的情景……好了，好了，你还是干这门手艺吧，也可以成为名人。你已经知道，你要自食其力，用自己的劳动吃饭、穿衣。互相交换……继续说下去。”

“不过，”他说，“他想成为名人，尽管为此可能做出蠢事来。”

“好呀，好呀，你想一鸣惊人呀。好一个大笨蛋。好呀，那就做件惊天动地的事吧。你只要喊一声‘打倒独裁统治！’表现得好一些，就有这种机会呀。试试看，尽管像你说的，有可能干出蠢事来。也很可能不是蠢事。今天看来好像蠢事，说不定明天可能成为伟大行动。好……继续说下去，说下去……”

他又讲了些类似的话，大胆地阐述自己的想法；那两个小伙子一直洗耳恭听，把他看成古希腊预言家一样的人。

“我想得到的是金钱。”马里亚诺又说了遍，语言简洁极了。

“啊！你不要名了，而是要金钱。大名鼎鼎的埃罗斯特拉托④可和你不一样！”

“谁？”

“一个放火的人。”保乌说，他极力显示自己知识渊博，“烧了一座圣庙……我记不清了，不知在巴比伦，还是在威尼斯或别的

① 萨卡斯塔（1825—1903）：西班牙作家、雄辩家。
② 加诺瓦斯（1828—1897）：西班牙政治家、作家。
③ 悌也尔（1797—1877）：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统。
④ 埃罗斯特拉托：牧羊人，由于想成名而点火烧毁了被称为第七奇迹的月亮和狩猎女神圣庙。

什么地方……”

“他弄到钱没有？”

“又回到钱的话题上了。”

“有钱就有一切。”

“你想应有尽有：坐享其成，享尽清福；像那些臭流氓一样，像吸血鬼A、吸血鬼B一样。”

马里亚诺嘟嘟囔囔地说热切希望成为吸血鬼，那副样子真可怕。

“好，说得不少了，”师傅说着看了一眼压机。“继续下去……现在，立刻把底样给我弄出来。”

一阵平静之后，传来默默工作的活动声。压机呻吟，黑色轴滚发出摩擦声，师傅用刷子在石版上刮来刮去。胡安·保乌这个心地善良的卡塔卢尼亚人听力很不好，此刻断断续续地哼着《马赛曲》①，简直把曲子唱散了架，如同吸烟人捣碎烟蒂一样。过了一会儿，他吐出几个音符，又停下来，然后再开始。这位师傅受了徒工喜欢唱上帝颂的影响，不假思索地用鲁日·德·李尔②的谱子唱起下面几句诗来：

那么多的小小孩
打扮得天使一样。

① ② 法国国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由工兵上尉和音乐爱好者鲁日·德·李尔（1760—1836）一夜之间写成，原名为《莱茵军战歌》。马赛的志愿兵部队唱着这首歌向巴黎进军，因此这首歌后来叫作《马赛曲》。

第　五　章

咖 啡 馆 里

马里亚诺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度过了一些日子，没有发生值得讲述的事情。但是，七六年的春天，他开始烦躁不安起来。经常不上班，在南方咖啡馆一泡就是几个小时。为了增加手上的钱，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常常光顾令人鄙夷的地下赌场，甚至尾随不三不四的人到郊外，在小客栈门口赌起来。他的运气不好，脑子发木，几乎总是输。有时赢一点钱，便一下子挥霍掉，去儿童艺术剧院看戏呀，看各种演出呀，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场场必去；找个小店吃足番茄排骨后，跑到女仆和缝衣姑娘的晚场舞会上，跳呀蹦呀，找女孩玩呀。如果有幸赢到很多钱，便租一匹马，跑到“铁门”那里，或者在华丽马车和豪门骑士中间穿来穿去，在马德里兜上一圈或在雷蒂罗公园逛来逛去。他是在模仿上层阶级过着放荡生活；为了使这卑劣、可恶的模仿更加彻底，他甚至欠下咖啡馆伙计和朋友的钱。

他去保乌印刷厂干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没有一天不去南方咖啡馆，有时只呆一小会儿，有时则是四五个小时。他一个人，身穿蓝色长衫，戴着帽子，臂肘支在桌子上，面前摆着咖啡，嘴上叼着一个夸尔多一盒的香烟，看着香烟的青烟一团团散去，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但是，那位先生是谁呀？他打开咖啡馆房门，环顾四周，好像在寻找什么人；他一看见马里亚诺，便向他走过去，坐在他的面前。如果不是堂何塞，还能是谁呢？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

正在遭受着折磨和痛苦。他面容消瘦，没有精神，眼睛充满阴郁，好像刚刚为谁送过葬；再看看他的双颊，以前胜过玫瑰和石竹，而现在惨白，布满皱纹。出了什么事？他将讲给我们听。一段时间以来，他的惟一慰藉是跟马里亚诺到南方咖啡馆来，坐在他面前，倾吐抱怨，犹如昔日的牧羊人一样；羊群——诗人们说——忘记吃草，只是听着萨利修斯①和内莫罗索②的歌声；马里亚诺听着堂何塞的讲述，咖啡都放凉了。

“今天我又没能见到她，”他那天这样说；那天是一八七六年四月的一天。“那个博廷先生是个刽子手：不放她出来，都不让她把脑袋探到阳台外……我告诉你，我很想有一天能见到博廷先生……我是你姐姐的教父，我是她的第二个父亲，我应该关照她……还有，可怜的里金一个人，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时时刻刻看见我，不能和我玩，一定感到奇怪的！……你应该知道，里金除了我以外，谁也不跟；他爱我如同他亲妈妈一样。他不愿意看见博廷。”

说到这里，雷林皮奥在痛苦之中还能让人看出一丝复仇的喜悦。里金不喜欢那个家伙！多么让人高兴呀！

“都是我姐姐的过错。”马里亚诺说。“那个博廷呀，简直是一头野兽。为什么不把他赶到大街上去？应该那样呀。但是，您看……发生那种事，他妈的！他很有钱；而她经济状况不好……她如果像我这样干活，也会体面地生活的。所以，我不想把双脚迈进他的家门，因为有一次我去那里，他竟然说我别再在那儿露面。所以，那个博廷不愿意我和您、恩卡纳西翁去那里。他不想有什么碍他的事。我是不去了，您想想看，我和博廷见面，

① ② 诗歌用语，雅指“森林仙子”。

对于发生的事，我真不知道，有什么话可说呀！……大吵一通儿。一句话，我就算没有那么一个姐姐。”

“哪怕让她出来呀，”雷林皮奥说着，一口把咖啡喝进肚子里；而马里亚诺张着大嘴，把烟雾吐出来。“她想出来，就应该让她出来。可是，怎么可能呢。她应该想办法出来。她真不幸，过着这种生活都三个月了，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样忍受的。看戏？你如果想……星期天让她去做弥撒，这儿真安静……听说那个先生是个伪君子。”

“挺有钱的，”马里亚诺说；他每每表达那种思想时，总是操着惊讶和敬慕的语气。

“钱多得不得了，几百万几百万的。如果允许的话，眨眼工夫就能把西班牙吃掉。最有趣的东西，你可能不知道？他已经结婚。听我说，我如果不是那么正派的话，真想给他夫人写封匿名信，把所有肮脏的事都讲给她听……但我不是那种人，不是那种人。博廷夫人是女伯爵或女男爵，而他是女伯爵或女男爵的丈夫，知道了吧？听说她是个好人，乐施好善。人们说她要建所医院。”

“国家的吸血鬼，以劳动为生的穷人的吸血鬼，他妈的！……他们吃我们、喝我们……可是，我呀，看吧，他妈的！说不定有一天……发生那种事情……世界翻个个儿，继续下去……现在该轮到我们了。所以，钱都拿过来，应该分了。”

“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也这么想。自从阿马德奥①下台以后，而他确实是个正派人！这里的一切就都完了。战争是结束了，可那是怎样结束的？是用金钱。这些人都很凶残。这里没

① 西班牙国王阿马德奥，于一八七三年退位。

有很好管理，就连国家的账目，都没有按会计法要求去做。你看，前大臣们的年金三万雷阿尔这种事不取消……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些事……上帝哟，我们不能再让财政部存在下去了，那么多赤字。那么多无所事事的人得到了工作，不先把他们解决了，真的，还能做什么呀？……上帝哟，政治……唉，那是什么政治呀……他们如果愿意，什么都能办得很好。只要把海盗抛在一边，给忠厚老实的人找到工作……你看，事情多么容易呀。对，是这样……堂某某，是忠厚老实人吗？是，先生。好，让他到这儿来。那位堂某某呢？也是，那就让他也来吧。看见没有，政府的事就解决了。我知道，地痞无赖一定大呼小叫；可是，让他们大呼小叫吧，哪怕把肚皮喊破了呢！”

这种英明的见解没有持续很久。过了一会儿，堂何塞又回到机械的牧羊人那种抱怨状态。他一连几天都在重复那些同样的东西……他曾经看见她一小会儿……她身体不佳，情绪悲伤……里金也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五月时，给那些令人烦恼的话题增加了一个对马里亚诺的贪欲来说十分有益的话题。

“你知道吗，”他说，“我儿子梅乔尔开始干一桩大生意？上个月到这儿来了，确实让我大惊了一场。我一直认为他在哈瓦那。但是，司令在掌握他二十天后取消了原来的决定，把他送到半岛来……政治阴谋……·嫉妒和不幸。”

“发生的那些事情呀……”马里亚诺低声说，表现出一副很有眼光的样子。“堂梅乔尔有些伎俩，所以……”

“哪里，哪里，不对。梅乔尔是个老实人。”

“是这样；不过……发生的那些事情……他在那儿被那么多钱包围起来……所以……”

“喂，没那么回事。”

“总之，他回到这里，没有一个雷网尔。”

“没有那么严重。带回一些……好，我把事情给你讲了吧，生意很大，很可观。是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秘密！……他应该……保护起来呀。”

“没有，让大家都知道。他起草了几份小告示，知道吗？然后在报纸上登出来，说谁想知道那桩生意秘密，请寄二十五个雷阿尔的邮票来。哈，哈！你想象不到寄到家里多少邮票。但是人们渐渐厌倦了，信也少了。”

“可是，秘密呢？”

“我不知道他的秘密是什么。”

“而如果……发生的那些事情……结果没有秘密？……”

“我不知道……他自从搬到我们在阿瓦德斯大街住的那幢房子以后，干起另外一些事情来。他在一张报纸上写文章。他和铁路公司及其他大公司过不去，你如果看见的话，多好呀，加了不少罪名。对，是这样，他扼杀那些公司，正在扼杀那些公司。我对他说，你既然写文章，那就写点有用的东西，比如，英国人应该把直布罗陀归还给西班牙呀。应该写这样的东西。我认为，这种事呀，今天说，明天说，最终会达到目的的。如果以这种方式达不到，那就使用武力，和英国人打一仗。啊！难道我们不是在秘鲁的卡亚俄港打了一仗吗？那确实了不起。我来给你讲讲，因为我好像亲眼所见一样。”

但是，马里亚诺并不关心那段有趣的历史。二十雷阿尔邮票的史诗般举动更令他神魂颠倒，用心计算着，那该是多少钱呀，够吃一阵玩一阵的。

过了几天，马里亚诺带来堂何塞儿子的消息。

“昨天，”他说，“堂梅乔尔和胡安·保乌谈了两个多小时。他

为穷人发明了一种彩票。他与另外几位先生合伙，他得到了政府的许可，那种事政府不许可怎么行呀。他妈的！那是一桩怎样的生意呀！胡安·保乌印制彩票，他们给他一部分。”

“我如果知道呀，哼，得给他们当会计呀。那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想法。大街上不会再有穷人了……马里亚诺，现在谈谈老话题，我要告诉你，昨天做弥撒时，我看见她了。下午，我去接孩子到外地玩玩。唉，你不知道？官司进展很顺利。喂，我们终于能看见你……”

马里亚诺伸了伸懒腰，活动了一下四肢，用拳头在桌子上敲了下说：

“倒霉的《圣经》哟！”

伊西多拉住在乌尔塔大街。她常常走到阳台呆一会儿，如果看见教父在那条街由上而下地走动，偷偷地向房子的二楼看一眼，心中感到很痛苦，遗憾。有时打手势让他进来，有时则不让他进来。堂何塞总是不折不扣地服从。一天，她从里面掀起薄纱窗帘，玻璃后面露出漂亮脸蛋，给他送去典雅表情。雷林皮奥上楼去了。

他的心跳得那样厉害呀！他一进去，就抱起孩子，在额头、鬈发上一遍遍吻起来；然后，抱着他走进大厅。伊西多拉穿一件蓝色长衫，剪裁考究。她刚刚梳理完，脑袋漂亮极了。不管谁看见她，如果不知道她是何许人也，一定以为她是社会最高阶级的人。堂何塞望着她，目光里不仅仅充满慈父的爱，而更多的是崇敬，是痴迷，犹如原始人在望着自己的偶像。他都想跪在她的前面了。

“你，你……”他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像一个女神……让所有公爵夫人都来把你做为楷模吧……里金！我的宝

贝，我的小太阳，亲亲我……但愿你妈妈幸福！”

伊西多拉为看见教父也感到很高兴。但是，有一件万分紧急的事将很快让他们分开。

“那个畜生今天不来？”雷林皮奥说。

“不来。他今天在国会讲话。”

“这么说我可以在这里呆到傍晚了。”

“不行，因为我有事，要出去……”

堂何塞的脸立刻阴沉下来！他的那双活泼的眼睛一下子熄灭了，犹如挂在圣神前面的灯里蜡油耗尽了。

“我要去办事，”伊西多拉说着拿出一封信。“请您把这封信立刻交给华金。”

堂何塞叹了一口气。他的脸变得世界上最不安、最阴郁，像一个人喝了一大杯醋似的。

“你今天真的不在家？”

“不在家。您如果愿意，可以来家和里金玩。”

“我带他出去玩。今天天气好。你说呢？”

“好吧！”

“那么，我走了，给你送信去。”老人低声说；能带小孩出去，心情轻松了些。

伊西多拉出去了。她的那身衣服把华丽和朴实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不是所有女人能做到这一点——，最精美的结合，没有任何赘物，不扎眼，不刺激。她的表情，她的举止是最雄辩的贵族证书，她走到哪里都投下族徽的影子。不过，不幸的是她开始被认出来，看见她的人都知道她不是贵夫人。

她是贵夫人，你们看她的模样，她的典雅，她的打扮！……还有她的思维，她的动作，怎么？……很难给她下结论。

第　六　章

第二十五场

房子不很大，但舒适，摆设还好，光线阴暗。

伊西多拉和华金

华金（崇敬地）可是，你这么漂亮呀，或者说得确切些，你是天生丽人！……你这块珍宝，应该是掌上明珠，为什么让你的光彩被一块中产阶级的又黑又破的席子盖住？真是命运的巨大嘲弄呀！你应该相信，你的出身，你的气质表明你是个显赫人物……如果现实和险恶的世界不让你把真实面貌表现出来……不过，你不要叹息，不要悲哀。今天是个欢快的日子，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忘掉我们的一切痛苦吧……没有你，我越来越不想活下去。

伊西多拉（卖弄风情地）你这个大骗子！你只是需要我的时候，只是被蔑视的时候才爱我。你自从有了点钱，就与我再见了，不再记起我了。我不应该理睬你。但我天性柔弱，心总不能狠起来，知道吗？……谁在世界上不受到一点惩罚？我的惩罚就是你。上帝不让我生病，不让我变丑，而是这样说：爱他吗！你看，我爱你，我在忍受痛苦。我的心对我说，他会对你相爱如初的。我永远爱你，活一天爱你一天。我的心是肉长成的，只爱一个人，并且永远爱一个人……男人，我的那个男人排

除在外，没有一个不令我厌恶，没有一个不令我讨嫌。只有一个男人征服了我，我是他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对我的爱忠贞不贰。我不知道有那样的女人，今天爱这个，明天爱另外一个。我不是这样的女人。（悲伤地）我生下来就是个忠贞女人，不是吗？

华金　对我是一个忠贞女人。（渐渐地兴奋起来）只有我理解你，只有我。别的男人，也许对你的看法不对。我了解你，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天使。你的那些过错的责任由我来负，那些美好行动的光荣留给你。我过去对你太忘恩负义了！但是，你用宽宏大量的胸怀教诲我。我行为轻浮，但你宽大待我。

伊西多拉　（盯着他的眼睛）你对我满意吗？

华金　我崇拜你。

伊西多拉　我表现得好吗？

华金　像公主，像王后。王冠并不总是戴在应该戴在的地方……噢，伊西多拉，你那伟大的骄傲哟！骄傲是高尚的象征，而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谁在你心灵看到这颗火花，我不知道他是否准备好去做伟大而高尚的事情。在你身上，骄傲并不是缺点，而是一种神圣的灵感。

伊西多拉　可是，我并不心安理得……你看见了……

华金　丢弃那个平庸的想法吧。每个行动都有它的观点，只能从这个观点评估这个行动，这一点恰恰证明人的心灵是千奇百怪的，美好的，丑恶的。

伊西多拉　我感到某种内疚。

华金　因为你对事情本身没有进行冷静的分析，而是总被常规拖着走。

伊西多拉　（兴奋地）你收到我的信时，是不是很高兴？

华金　我吻了上千次，甚至都觉得流了泪，这在我身上是不常见的。

伊西多拉　你看见了，我实现了我的诺言。星期四那天当你对我描绘你的困境，并且说你的声誉和尊严处在危险之中时，我对你说："我，你虽然对我做过那么多令我不快的事，但一定要拯救你……"没有任何东西像这种果敢、困难行动——它将意味着宽厚和危险同在——这样令我痴迷，令我心灵感兴趣。我生来就是为了生活在上层，生活在很高很高的地方。"

华金　我要把你送到星星上去。

伊西多拉　卑鄙的东西，轻佻的东西，卑贱的感情，在我身上绝对找不到存在的位置。你对我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但是，现在你看……我是这样的人。我乐于以德报怨，这样对待你，我便有勇气去战胜困难。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着你的困难。我计算着、思索着，看还有多少钱。半夜了还没有睡着；我独自一人，放开来想，愿意怎样想就怎样想。天亮了。我那样做，你觉得怎样？那可不是个小数呀！一千杜罗！那样一大笔钱，我能从哪里弄到？你来看看……我卖掉了耳环和一枚大饰针。得到一万二千雷阿尔。我买了假钻石，不让他认出我的骗局。后来，我当了手镯、手表。可是，亲爱的，钱还是凑不了很多呀。算你有运气，他给了我一些钱，要买几把新椅子……钱绰绰有余。最后，我姨妈恩卡纳西翁把缺的钱补齐……现在，我感到良心上火烧火燎似的……

华金　（疑惑地，坚定地）你还是个孩子。你的智慧应该和心在一样的高度。

伊西多拉　（做了个怪相）不用你管，我懂。我把实情都讲给你听。欺骗他，我并不感到内疚。他是个畜生，讨厌透了。他

不配我……可是，有那么多种背叛呀……我来讲给你听听……

华金　（亲切地打了她几下）可是，傻姑娘，讲吧……

伊西多拉　（爱抚地打了下他的嘴巴）听我讲，呆子……我不愿在金钱上做出背叛的事来。现在，我觉得我身上有点什么排斥这样做。我要告诉你：不管他情愿还是不情愿，我需要多少，他便给我多少。耳环是我的，这不假；是你送给我的。但是，饰针却是他给我的……还有买椅子的钱……你都看见了。

华金　现在让我讲讲。

伊西多拉　（捂住他的嘴）等一等。

华金　（用力拉开她的手，吻个不停）让我讲讲。听我说，听我说。即使那个畜生拥有现在一百倍的金钱，即使不是吃掉国家的一部分而是全部，他的全部金钱也不足以补偿你给他的一次温情，不管你是勉强给的还是从心底给的。我从你手上得到的钱，将我救出了不光彩的境地。我尽管很放荡，但很爱你，一直爱着你。而现在我崇爱你，我是你的奴仆。那笔钱是神圣的债务，是双重意义上的债务，就是说，我心上欠你的，口袋里也欠你的。我一定百分之百地偿还。

伊西多拉　还我？哎哟哟！我永远不要。我的这双手并不是为了这个而生的。你如果稍稍珍视从我这里得到的好处的话，你不知道，我想得到什么补偿。

华金　（恼怒地）什么补偿？

伊西多拉　我对你说过上千次了。认领小华金。

华金　（觉得耳朵一下子聋了）听不见。

伊西多拉　认领我们的儿子。

华金　啊！对……我早知道。（掩饰心中的不快）这些日子我处在这种状况，不可能举行任何民事礼仪……唉，亲爱

的，我的忏悔指导者，对你我不应该有任何秘密。在你面前，我不应该也不能隐瞒自己的过错。我是一个恶习缠身的人，浪荡公子；我发生这么多事，是罪有应得。我有一笔不大不小的钱。可是慢慢从指间流走了，你知道吗？我自己都不知道，糊涂透了……好像变魔术一样，亲爱的，因为我……我对你发誓，我一直勤俭地过日子……那些可恨的高利贷者，简直是出笼的野兽，无法无天的巨龙，手中无权的人们对他们无能为力。多亏你的及时雨，慷慨帮助（深深叹口气）？我暂时挽救了自己的面子。多亏了你，佩斯的美名没有被玷污……可是，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呢？不久又有到期的了。亲爱的，决不能拿日期开玩笑。时间是无情的……昨天，爸爸和我严肃地谈了一次。我们对过去的事做了回顾。我向他讲了自己的所有烦人的事；他很不快，最后，我们决定了，我除了去哈瓦那，别无它路。

伊西多拉　去哈瓦那！

华金　对，在海关有个差事，是个大差事。这是惟一的出路。我和另外一个西班牙人得到了其他国家的人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好处。古巴可是一块宝地，一个宝岛，可以为它的儿女解除痛苦，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地方呀？

伊西多拉　噢！

华金　我们这里把古巴称为安第斯群岛的明珠，我要到那颗明珠去。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伊西多拉　（认真地思索）我过些时候告诉你……和你一块儿去是我求之不得的。你身体不好时，我将好好照顾你，也把你从歧路上拉回来，因为在那里……但是，我现在不能，不能离开这里。我必须时时刻刻关注我的官司。律师已经对我讲过，我

如果有耐心，一定能打赢。答辩这一程序已经进行完毕。侯爵夫人递交反答辩之后，将出示证据……你看，这些烦人的事我都得一一过问。

华金　你如果打赢……（装出有信心的样子）我想会……

伊西多拉　这是我生命中最主要的东西。我因为打官司而不得不同你分居两地，你想想看，那是一桩多么重要的事呀……

华金　（平静地）我理解……你不应该离开这里。当我回来时，对，一定会看见你安安静静地住在阿兰西斯侯爵府里。

伊西多拉　但愿上帝听见你的话！……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华金　事情明摆着……对，对，已经是既成事实。

伊西多拉　事情很明显。（两个人拥抱，互相表达坚定的信念）你什么时候走？

华金　还不知道。夏天过去吧。爸爸和部长谈过了。他们在国会尽管斗得你死我活，在幕后却是好朋友，互相帮助。我爸爸当司长时，对那位先生有求必应；现在，对那位部长来说，我父亲的荐举最强有力不过了。

伊西多拉　（撒娇地）可是，你要走，这太遗憾了。你为什么不在这儿想想办法？为什么不找点活干？

华金　在这儿？在这儿找工作？……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呀。在西班牙，根本不论功行赏。这是什么国家呀！很显然，我工作，我干点什么；可是，那将发生怎样的事呀？作家，艺术家，实业家，甚至商店老板都将饿死。神父可有事做了。在这里，除了钻进政府插手的生意外，是没有办法挣到钱的。你问问你的桑切斯·博廷先生，他掌握这方面的情况。他可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呀。

伊西多拉　（恶狠狠地）了不起的天才……让人忍受不了。他昨天发表演说，把尾巴翘到了天上。他是……是委员会的。是不是这样？

华金　对，是委员会。我还没阅读他的演说。（起身，从燕尾服衣兜抽出那张报纸）是一堆令人昏昏欲睡的蠢话。他讲话时，大厅里顶多有六个议员，而这六个议员中，五个在睡大觉。所有对行政管理是内行的演说家讲话时都产生这种麻醉品的作用。爸爸本人在说到这一点时，都像吸入麻醉品一样。但是，昨天他是惟一一个在桑切斯·博廷发表悲哀的行政管理演说时保持不眠的人。

伊西多拉　可是他说令你爸爸感到惊讶。

华金　多好笑呀！你来看看。（他威胁着要读报纸）

伊西多拉　看在上帝面上，别读。

华金　你听听看，多么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格呀！（读报）“坐在这些长凳上的先生们……”

伊西多拉　看在圣母的面上！

华金　挺让人开心的。（继续阅读）“……始终不愿意明白我们这些坐在长凳上的人和委员会……”

伊西多拉　（从华金手上夺下报纸）你如果无时无刻不在听他讲话……

华金　百分之百的蠢蛋，如果说不判他去服劳役的话，起码令人鄙夷，轻蔑。他的演说达到了智慧的顶峰。他说，爸爸那个年代的闹剧和不轨比现在严重得多……我来简单地给你讲讲博廷的笑话。

伊西多拉　（悲凄地）是不是时候不早了？（她用刊登博廷演说的那张报纸做顶帽子）

华金　还早，亲爱的，还早呢。

伊西多拉　我觉得光线暗下去了，天好像黑下来……

华金　天阴沉了。

伊西多拉　看看表。

华金　看它干什么。

伊西多拉　时间过得真快，不然该多好呀！（她做好帽子，戴在头上）怎么样？

华金　（十分赞许地）挺漂亮！……好，我来给你讲讲博廷的笑话。

伊西多拉　唉，他的那些笑话可让我痛哭了好几次。他如果知道我的那些蠢事！……

华金　大约十五年前，桑切斯·博廷是个大滑头。穿一件又旧又破的大衣。但是，他已经显露出搞阴谋的本事来，对所有人都甜言蜜语，在办公室里做点小事情。他开始崭露头角是在上阿拉贡的村镇搞竞选时。他搞了些鬼名堂，死人复活，活人被埋，编造名单，在投票箱上做手脚。后来，他被安排在那里，并与卡斯特罗朋塞的女儿结了婚，卡斯特罗朋塞给了他两百万。他当上了议员和阿尔瓦拉辛铁路经理。他在这里开始飞黄腾达。由于他和部长有交情，两个人配合得很好，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想看，法律允许有关当局用百分之八十的自由财产帮助铁路公司。

伊西多拉　（打呵欠）那是什么事呀！

华金　你永远搞不懂这个。我也搞不懂。那是有张称为公债券的单子，放在储蓄所里。博廷想办法取出来，将一小部分送给当局，用余下的部分和资助款修建铁路，而自己不用掏一文钱。政府还给很长的宽限期。

伊西多拉　（舒服地闭上眼睛）太卑鄙了！

华金　（话多起来）可是，他的这个骗术虽然不道德，和下面这件事比较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他用块硬面包买下从古巴回来的士兵手中的期票；这些士兵穷困潦倒，病魔缠身，衣兜里揣张白条子。政府不可能支付他们钱。博廷在这些期票上做了数以百万计的生意，因为政府说不定哪一天用贷款支付……另外，在拍卖行里的事，我就不对你讲了。在那里，他的骗术更是不胜枚举。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行政管理上的帕夏①，说得确切些，他是个苏丹，以肮脏手段攫取公共财富。他与政府串通一气，按照自己的想法制订条例，这样任何人都不能提……可是，怎么？（他把手放在伊西多拉的额头上）伊西多拉？……睡着了……真是一个睡美人！这颈项，这双肩多么诱人呀！……威尼斯式的美人……伊西多拉！

伊西多拉　（醒过来）博廷的那些笑话简直成了催眠曲，让我睡了过去。时候不早了吧？天真的黑了。

华金　傻姑娘，没看见下雨了吗。天空阴得黑沉沉的。

伊西多拉　我该走了。看看表。

华金　让你放下心来吧。（看表）看见没有？按照达成的协议，你还欠我一个小时呢。

伊西多拉　一个小时！（痛苦地）还有六十分钟就得面对那个畜生了。我无法把他从我的脑海赶掉。他是日夜折磨我的恶梦。我何时从那个男人身上彻底醒过来呀！……我都看见他像别的夜晚那样走进来。“晚上好。”“晚上好。”“你去什么地方了？你出去了吧？……”我现在也学会了一些本事，会编些瞎话了。

① 帕夏：古代土耳其等国的高级官爵。

而我从来不愿意说谎；但自从和他同居以来，我在说瞎话方面渐渐熟练起来，不用想就脱口而出，撒谎的本事提高了一大步……好，我来对你讲讲。他走进来；他总以为我背着他出去了，圣母哟！他不声不响地在我身上花钱；我喜欢什么他给我买什么，条件是不炫耀，不让任何人看见。他希望我只为他一个人穿戴漂亮。任何人看我一眼，他都勃然大怒，因为他认为用眼睛可以把属于他的东西掠走。他不愿意我在大街上被人看见，因为他不喜欢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害怕事情暴露出去。他说，我们这里不是巴黎，不应该发生争吵，不给人留下背后议论的把柄，不能丢掉良好的社会形象。他是个自私鬼，伪君子……他首先叮嘱我做的是每个星期日都去望弥撒。他说不能给平民百姓做出坏的样子。当他发表有关正确原则，即社会秩序的基础的演说时，都用深沉的语调给我读一遍……你如果听见的话……他用他的心灵对我说："我不能抛弃这些想法，所以必须小心……"剧院，根本不用想。有时让我去，可是必须偷偷地，穿戴普普通通，而且要坐在阶梯座位最后面；就是在那里，他也不给我自由，因为我总看见他从扶手座位往我这边眺望，观察我是否在看什么，是否需要防范，我身边是否有别的可疑男人……总之，他这个人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上帝哟，他太好吃醋！我如果把身子探到阳台外面，不知道他会想到什么地方去了。唉！……最好的是他无时无刻不再向我显示他有钱。那个声调呀！（学男人声音）"夫人，我可把钱都花在您身上了，您应该属于我……"属于他！他希望我是一杯水，一口都喝进肚子里。他想把我的目光都吸收到他身上，钻进我脑袋里看我在想什么。

华金　（轻蔑地）蠢蛋！

伊西多拉　他可把我折磨苦了！我如果笑，他以为我在嘲

讽他；我板起面孔，他说我不爱他，在思念别的男人。我如果露出倦容，他则说我冷漠无情，是块石头。他甚至注意我的呼吸，我如果叹口气，我的上帝，那可要雷电一齐向你袭来。我吃尽了苦头！他不知道什么是细腻感情，有时想表现得那样，但他的温情、甜蜜叫我恶心、作呕。所以，他对我粗鲁、多疑，倒觉得好受些。我姨妈恩卡纳西翁说他是蠢蛋加笨蛋。我笑他，实在没办法呀。（她笑起来）他这个人很难对付，要特别小心，是不是？别看他表面是那个样子，实际上很卑鄙。你没看见过他那张板结的脸吧，好像用泥巴胡乱捏成的。

华金　比他更自负的人恐怕没有了。人们说他坐在国会座位上，总是观看自己的脚，他的脚特别小。真的，比他更难看的人还没有生到这个世界上呢。

伊多西拉　他变脸的时候，那种铁灰色真吓人。他摘掉眼镜，那双裸眼真丑，怪极了……我要对你说，那双眼睛不能看，因为像两个硬鸡蛋，而且布满血丝，他的胡须无法用胡胶弄得服贴，腮胡黑白相间，总是支棱着，和英国的地板刷差不多。（笑）他的两只手倒很漂亮……那是数票子数的……还有，他教训我，笑话我打官司，嘲弄我的出身时是一副怎样的表情，我就不对你说了。有一天，我差一点打他一巴掌……当他快变成个正常人时，对我这样说，我如果表现好，就能依靠他走运；一个女人可以有不同方式保持自己的贞操，我仍然可以做到这一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如果想过好日子，”他说，“我来保护你。你和我的仆人结婚，天底下没有他那样的好人了。（极为气愤地）你结婚以后，我将送给你一处专卖品商品。”专卖品商店！（格格笑出声来）那个畜生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想的……他很少谈起他的妻子。他说她是个天使，但是现在变得很神秘，他非常尊重她的选

择，只好到家门外去寻找在她身上找不到的东西……他没有孩子……他身上有一样东西给我带来快乐……你看，并不是什么都很坏……他很爱我的小华金，对他很亲，给他讲故事，让他骑在自己的膝盖上，给他买糖果和玩具……这只能使我稍稍尊重他、敬重他，但我决不能爱他、喜欢他。

华金　你给他画了一幅很好的像。他没有感情，那种慷慨也不是出自真心实意，因为他给你什么是为了让你表现得更有魅力，满足他那贪婪的肉欲，使他感到你更有女人味……我不理解这种性格。我觉得那是人类的渣子，我觉得那是上帝创造我们以后，还剩下粗糙的东西，本来是用做创造动物的，但却安在了他的身上。不过，上帝本意是想创造一个人和动物之间的一种过渡生物，于是造出了博廷。

伊西多拉　（笑）对，对，是这样。在人类语言和驴子叫声之间，是什么？是博廷的演说。

华金　说得好极了！……好，我可以和他做个比较……请允许我在那个自私的野兽面前自我夸耀一番。我生活在幻想中，梦幻中，我胡思乱想，我尊重纯真的美，我有柏拉图式的迷恋。以前，谁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呀？也许是个堂胡安·特诺里奥①，也许是写出高尚作品的那些伟大神秘人物的一员……而现在，我是什么？一个不幸的人，都是因为我对实证主义这种东西一窍不通。尽管如此，我很高兴自己是这个样子。说实话，我缺乏道德修养，但是，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富有幻想，因为我不能把自己的心关闭、封锁起来，这只大杯子倒出

① 堂胡安·特诺里奥：即唐璜。西班牙多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贪恋美色，玩弄女性。

的东西越多，盛装的东西也越多……我爱过许多女人；我做过许许多多荒唐事；我挥霍了许多财富。这是对无穷无尽东西的奢望造成的灾祸。我做的那些蠢事，你都看了吧？可是，我从来不是不可救药的恶习缠身的人。噢，我是个诗人该多好呀！……可以把我的理想熔铸在诗句里，让诗句作证我是个有道德的人。但是，我从来不写诗，也不知道把朱庇特同尼普顿①区别开来……你看我现在怎么样？看见我毁灭了？请注意，我问心无愧。我没有抢过任何人的东西。华金·佩斯宁愿沿街乞讨，也不去诈骗一个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古巴硕士。我在大街上看见穷人，不能不从衣兜掏出几个硬币；看见一个漂亮女人，不能不动情。（伊西多拉拧了他一下）唉！那也许是我的弱点，随便你怎么说好了。我把这称为宽大的胸怀。我改变不了这个性格。我简直像一个球，慷慨的手把我抛出去，在美色这堵墙壁上撞得粉身碎骨……你看见我去哈瓦那的计划了吧？我看，我从那儿回来时，一定和在这里时一样穷。我不是干那种事的材料，我和我父亲、弟弟妹妹不一样，他们精通数学，而我对数学一窍不通。我和这门科学好久都不交谈了……我蔑视它，而它报复我，让我吃了好大的亏！……

伊西多拉　（多情地）除了见一个爱一个这种情况之外，我们多么相似呀！我的奢望也是没有穷尽，我也胡思乱想，我也满脑子梦幻，我也大手大脚，我也希望多福多禄，送给别人一些，而自己永远富有……我的理想是成为大富豪，只爱一个男人，为对他从一而终而感到高兴。我的理想是那个男人成为我的丈夫，因为没有忠贞，我对任何幸福都是无法理解的。财富，很多财

① 尼普顿：海神，即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

富；金钱堆积如山。其次，忠贞也像山一样高，同时，合法之爱也要高如山峰，长如山脉……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噢，上帝！（双手捂住脑袋）这些能实现吧？

华金　那么，为什么不能实现？……紧紧地拥抱我。

伊西多拉　现在天确实晚了。（警觉地）我走了，我走了。

华金　再呆一会儿。

伊西多拉　该走了。街灯都亮了。（看房顶）你看，大街上的树影都落在房顶了，街灯多亮呀。

华金　是这样。真不幸，时间到了。现在，哪一天？……

伊西多拉　唉，傻蛋，我不能说定哪一天，这你还不知道？（急忙理了理头发和衣服）我觉得我们的那条龙起了疑心。他注意监视我。我肯定他起了疑心。说不定哪一天他会发现我的笑话……

华金　你别那样想……

伊西多拉　唉！他非常狡猾……真的，我总觉得他在跟踪我们。我都看见了，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闹翻了，我让他出去玩了。如果走不远，明天就会出事。明天是伊西特罗圣神日吧？

华金　是。

伊西多拉　我想去布拉德拉，逛逛庙会，我还从来没去过呢，他说什么也不让我去……看看结果怎么样吧。上帝哟，这么晚了！

华金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伊西多拉　我通过我教父通知你。（热情、亲切地告别）

华金　再见，亲爱的。

伊西多拉　华金，再见。（出门时）别忘掉我。

华金　（独自一人）这个女人呀，不知比我强多少倍。

第　七　章

具有维纳斯之美的平民女

这两个词组——一个是富有希腊大典含义，另一个则具有粗野之嫌——结合在一起，一定令世人作呕；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让我们继续讲下去。

不管阿列杭德罗·桑切斯·博廷阁下（他有大十字勋章）如何不情愿、如何发脾气，伊西多拉还是去了布拉德拉·德·圣伊西多尔，陪同前往的有使女、里金、堂何塞·德·雷林皮奥和马里亚诺。那位色情狂的女囚无法抑制自己，她多么想好好放松一下，自由自在地跑上一程。一整天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可以不听任何人的话。她尽情地享受，尽情地娱乐，这下子可气坏了那个人。那个专断的男人发泄一通，应该平静了；如果不平静下来，那更好。她已经对那个天字一号的讨厌家伙厌死了，他的苛刻要求实在让人忍受不了，本应该不理睬他那一套，而是要征服他，驯服他；来一次政变，建立一个新的帝国。

使女和梳头女帮她穿饰，打扮成马德里下层富裕女人的样子。伊西多尔圣神日那天早晨，她忙着梳妆打扮，家中气氛是那样欢快，笑声不断，喜庆洋洋。堂何塞在地上爬着，让一大早就穿戴得像上帝一样的里金当马骑，马里亚诺在厨房边弹吉他边哼唱。伊西多拉一副平民百姓样子，非但不感到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反而觉得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更好些，因为一位望族贵妇伪装起来去参加平民节日活动，行动起来更自由些，同时也是件

美好、有意思的事。伊西多拉在二流和一流作家的好几部小说里读过类似的怪癖；在一部著名的说唱剧和一部歌剧中也观赏过同样的情节。如果说使女和梳头女给她打扮时，她这样想的话，那么打扮之后，在穿衣镜前看到全身模样时，她更喜欢自己了，看着镜子里的模样，陶醉了，这么漂亮呀！那发型是一个杰作，头发的伟大交响乐；那双漂亮眼睛犹如隐藏在云朵中的两颗小太阳，在额头上垂吊的鬈发中闪闪发光。她身上的饰物一应俱全，肩上披着马尼拉大披巾；头上的丝巾系得那样高，犹如主教法冠；后低前高的黑色连衣裙正好把那双奇美的皮鞋露在外面；货真价实的戒指上镶嵌着宝石。偌大的马德里陡然间出现一个平民维纳斯，恰如大自然的奇迹，许多人觉得形态艺术发生了像差、畸变。堂何塞几乎呆了；他如果是诗人，一定用几首十一音节诗歌颂格涅多和帕福斯①圣庙女神的化身。

他们高高兴兴地坐上伊西多拉租的马车出发上路……去生活。到了布拉德拉，伊西多拉高兴、激动得发疯起来。她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感到惊奇，什么都令人赏心悦目，令人开怀大笑。她的心在欢乐的胸腔里跳动，像只刚刚诞生的蝴蝶。他们在一家小饭馆用了午餐。伊西多拉从来没有吃过那样可口的佳肴。马里亚诺那样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大家忍俊不禁。堂何塞买了两只口哨，一只给里金，一只留给他自己，两个人一整天都吹个不停。如果让她随心所欲的话，伊西多拉肯定买下十个二十个小陶罐，每种形状一个。但是，她只买了五个。她还买了一些小玩艺儿。他们几个人的口袋里装满了榛子、松子、盐皮蚕

① 格涅多和帕福斯，分别为大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的地方，建有圣庙供奉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和维纳斯。

豆、小甜食和上帝创造的其他东西。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她衣兜里跳来跳去，使她的双手感到灼烫；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要求伊西多拉把自己花掉。她大把大把地花，就是带去一千杜罗，她也会花得精光。大街上有那么多穷人，她把手头上的零钱送给他们。还有瘸子、瞎子、罗锅和其他面容可怜的残疾人，她也都扔给他们一枚硬币。最后，她也对哨子有了兴趣，挑了一只最长、最响、花纹最好的。马里亚诺和使女也吹了起来。

伊西多拉看了教堂和公墓。到了最后，那天不看看布拉德拉的所有新鲜东西，她是不想离开的。于是，她一处不拉地看了关着怪人怪物的地方，太让人吃惊了：女人长胡子，巨人，侏儒，六腿羊，蛇，来自日本的虎鼠和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玩艺儿。她无论从哪儿走过，都受到热烈欢迎。所有人都问她是谁，文明人对她赞颂、送鲜花，粗俗人做出大胆的妩媚动作。当她跳上返程路时，已经完全醉了，但不是酒醉，因为她一滴酒也没有喝。那么，是什么使她那样醉呢，是阳光，是响声，是惬意，是惊喜，是尘埃，是如海似潮的游人，是哨声，是马车，是乞丐的呻吟，是小贩叫卖声，是胡喊乱叫，是圣水洗礼声。她回到家时，头痛得很厉害。她记起了博廷，后者肯定在怒冲冲地等着她，这使她那快乐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团乌云，惶恐不安起来，而这惶恐又从心头跑到双唇，苦涩味散布到全身。

她慢慢地沿着楼梯往上走，脑海里想象着——这是她的习惯——博廷将讲出怎样的话，她如何作答。他肯定像疯狗一样对待她：对她的出格行为严厉训斥一顿，然后把火消下去。几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二楼。堂何塞抱着里金——他已经睡着——跟在后面，仍然在吹着哨子。

伊西多拉走进大厅，看见小会客室里有灯光，便知道他一定

在那儿。她走过去，发现他坐在扶手椅里，吸烟。伊西多拉从第一眼看见他就意识到，一场大吵大闹是避免不了啦。在这里，我们不对博廷详细描述了，因为伊西多拉已经描述过。他面色苍白，好像患了水肿。伊西多拉装出漠然的样子，累得扑通一下倒在椅子上。由于雷林皮奥和马里亚诺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博廷便做出厌烦表情，说：

“谁也别呆在我跟前。”

“对不起……”堂何塞喃喃地说。

小会客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情人了。伊西多拉看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便想刺一刺博廷，于是把哨子递过去，讥讽地说：

“我在庙会上给你买了样东西，你看，圣神哨子。”

博廷一下子把玻璃管折成两截，气鼓鼓地扔在地上。

“只因为我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去了圣伊西多尔，就发这样大的火呀。”

博廷迟疑了。在他的内心深处，气愤和伊西多拉那副艳丽模样激烈地斗争着；是的，她太漂亮了，他感到惊异。无疑，道理明摆在那里，他不能发火。

“您太让我生气了。”他说，声音像在议会讲话那样深沉，“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去庙会。但是，我本来还是准备原谅你的这一过错的。您再这样做，我可就不原谅了……我从四点钟就呆在这儿等您，想对您说，您太不把我看在眼里了。”

伊西多拉脸色煞白。上楼梯时，她一直在想有一场大吵大闹，结果却出现这种没有预料的局面。

“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桑切斯·博廷重复了一遍。“我们算了吧。我希望事情一清二楚，痛痛快快的。耳坠儿在哪儿？”

“在这儿。”伊西多拉说着用手摸了摸耳朵。

“胡说！那是假的。真的被您卖了……胸针，项链，圆形雕饰……”

“那些首饰都是我的，我愿意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伊西多拉大声说，她已经掌握自己命运了。

“您把首饰当了。”

“放在当铺里了，”伊西多拉又说了遍，她很镇定，口吻有些嘲讽：“你们商人都这样说。”

“我从椅面装饰师那里得知，您没有支付椅子钱。不过……”

“您给了我钱。我愿意花在别的东西上面。”

伊西多拉把这话说出口，脸色立刻变得绯红，舌头也笨了。

“您心里有鬼……”

“没鬼，我没鬼。”她说着突然摆出高傲的样子，看着不敢发大火的博廷。

在伊西多拉说过那话之后可怕的寂静时刻，脑子很快转了下，想到面前场景的缘由。她感到羞愧，感到恼火；她的不忠被发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她的秘密行动暴露了。唉！一定是华金·佩斯不谨慎，他太疏忽了……她对那个小鳏夫太了解了，他这个人一点秘密也守不住。毫无疑问，别的女人在这场纠纷中起了作用……她想到了旧货商店老板娘，梳头女，想到了流言蜚语和背后羁绊，这些组成了一面看不见的蜘蛛网。那些人太缺德了，把事情搅得这样乱。她感到自己做得不光彩，不高尚，有那么一刻表情变得很沮丧了。

“您把我的钱用在好地方了。”博廷说。

伊西多拉本来想这样回答：“您给我钱是干什么的？”但是，她心里很乱，感到十分困惑，那是气愤、内疚和骄傲在内心激烈

斗争的产物。她想快些找到一个台阶，断然中止争吵，把有关她不轨行为的事早些丢在一边。她找到了，这样说：

“您太讨嫌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您竟然想赶我！”博廷讽刺地说；“正是您处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我……”

伊西多拉舌头喷出火苗来，再也控制不住了，把怒火向博廷喷去：

“您的钱并不足以补偿我付出的……同您的钱比，我不知值多少倍……”

博廷出于自身利益而装出镇静表情，从争吵转到平静语气，恰如蛇在地上转了几圈一样；他这样说：

“我并不想自讨没趣。我们来看看是谁把家里的东西……伊西多拉，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千小心，万谨慎，也无济于事……那一切结束了……您这是自食其果……您比我失去的多。”

“您把我弄得头晕目眩，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对，我正是这样做的，会让您安静的。好吧，那好，把我给您的，还没有……放在当铺的首饰，一件一件拿出来，交给我。”

伊西多拉把戒指从手上摘下来；从一只匣子里取出好几件金饰，一下子扔在博廷脚下。

“好，好，”国父大人说，他不想屈尊弯腰拾起地上的东西。“现在，请您把马尼拉大披巾摘下来。”

伊西多拉摘下来，揉成一团，扔在他脸上。

“我是不是把所有衣服都交给您？”

“没有必要把所有衣服交出来，”博廷反驳说，他是那样镇定，都让人感到害怕。“那些衣服由我自己来整理。您把穿在身

上的衣服脱下来。”

维纳斯很快脱下来，只剩下衬裙了。

“很遗憾，您怎么不把我的靴子也拿去！”伊西多拉说着坐下来；她气极了，抱起一只脚便脱。“您把这双靴子也拿去吧，给您的夫人穿！”

她脱下一只靴子。

“不要了，不要那样过分。”博廷说；“那靴子您留下来。”

伊西多拉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脚光着，瘸着走进她的卧室，换上另外一双靴子。

那一瞬间，博廷又对他的感情展开一场新的战斗；但是，情况是那样严重，从而人格占了上风。他把眼睛从面前那个半光着身子的女人形象移开，而且为了少看见她，立刻站起身来，像吝啬的旧货店老板那样小心翼翼地打开衣柜和五屉柜的抽屉，走进卧室，像法官那样仔细检查所有东西，犹如封存或清点。这时，伊西多拉把那双漂亮靴子丢在小会客室中央，接着又把发梳扔过去。

“好，”博廷说着又坐下来，像在国会那样看着自己的小脚。“现在，您把您去教堂，虔诚做祈祷时穿的衣服穿上。”

“给人了。我不留那种破衣服。”

博廷又走进卧室，从衣架上取下一件长衫，冷冷地递给伊西多拉，说：

“穿上这件。”

他把脸转过去，不想看见她，不看见伊西多拉面颊上流下的豆大泪珠；后者胸部有座火山在喷发，那泪珠是她自尊的熔岩。

她一句话没说，穿上那件长衫。这时，博廷的语气缓和多了。为了在密林中生存，也并不需要他总是那样凶残。他也有

一点人味，尽管和绅士毫无共同之处。

“所有白色衣服可以归您，”他低声说；“您明天打发人来取。”

“我什么都不要。”伊西多拉反驳说；她把火一样滚烫的眼泪咽到肚子里，面色煞白，全身颤抖。她向房门走去，突然产生戏剧性的灵感：她向他转过身去，眼睛射出一道道鄙夷的目光，对他说：

“我这个女人，专门向古巴硕士报仇。”

博廷笑了笑，像个刚刚俘虏一个灵魂的魔鬼。

“我高兴，我高兴，我把您这样的一个男人踩在脚下。”

“还有呢，”博廷边说边用力做出笑容来，同时用手杖敲着那只漂亮的小脚，“还有呢，您可以把孩子的所有东西拿走。”

“我儿子什么也不需要。”

伊西多拉向里面跑去。厨房里，马里亚诺把双手架在桌子上，睡着了。餐厅里，堂何塞和使女在照看着里金；小家伙刚才吐了，把那颗漂亮的大脑袋枕在雷林皮奥的肩上，昏昏欲睡。

“饭吃得不合适。”会计师说。

“有点烧。”使女摸着孩子的面颊说。

伊西多拉观察了一会儿孩子。眼泪又流了出来。

“堂何塞，”她坚定地说，“您抱上里金，用大披巾包好，我们现在就走。”

“现在！”堂何塞惊恐地说。

博廷出现在餐厅门口，然后在过道里踱起步来。伊西多拉如果对希腊神话很了解的话，一定把他同在克里特迷宫黑暗通道游荡的牛头怪相提并论。那头野兽又回到小会客室里，用粗大的声音叫起来：

“伊西多拉，伊西多拉！”

他看到伊西多拉不过来，再一次走到过道里，用更为慈善的声音说：

“我们不要走到最后一步。里金身体不舒服，您可以在这里呆到明天。”

但是，伊西多拉来来回回走着，她在收拾完全属于她的东西。

“留下来，亲爱的，明天再走。”

她走进卧室。博廷仍然在小会客室里慢慢踱步。

“好了，好了，别那么固执。我不能原谅你；但是我给你一点喘息的时间，明天走，另外……”

他盯着她，她那时在五屉柜里翻弄着。他有些痴迷了，为什么要否认这一点呢？他有些茫然地对她说：

“你明天可以把你的衣服全拿走。”

伊西多拉没有回答他，甚至都没有看一眼。他仍然在那里踱步。他神经很紧张，和自己过意不去。如果按照神话的说法，他在咬自己的尾巴。

“这些疯女人呀，”他嘟哝着低声说，“如果懂得她们自己关注的东西，如果知道怎样估价同一个正派人的关系多么重要……伊西多拉，等一等，听听一个朋友的声音。别执迷不悟，好好想一想，还记得我多次对你讲的话吧。为什么不过一种规规矩矩的生活呀？我愿意帮助你，给你一家专卖店……”

伊西多拉走出去，都没有看他一眼。他跟在后面，从大厅高声重复说：

“专卖店可以归你所有……”

没有声音回答。突然传来啪的一声关门声。除了使女外，所有人都出去了。

第　八　章

阿瓦德斯大街

一

“我们去什么地方？”他们来到大街后，伊西多拉问。

“这还用问！……去我家。”堂何塞说；他亲切地抱着里金，紧紧搂在怀里。“阿瓦德斯大街，四十号。我们哪能睡在大街上呀。孩子，别着急；上帝并没有忘掉我们。到了家，你什么也不会缺少。梅乔尔把房子收拾得很漂亮。”

突然被赶到大街上，堂何塞虽然感到有些茫然，但一想到能成为教女的保护人，教女能呆在自己身边，能直接关照她，心里还是乐滋滋的。这位可怜的先生每每能为教女做点什么好事，就觉得自己很高大，多了几分傲气；对，有各种各样的骄傲。他们在大街上默默地走着，他在前，她在后。人行道很窄，不可能并肩行走。

他们来到家里时，梅乔尔还在。他把大厅变成了办公室和写字间，借着灯光在工作；绿色灯罩把一圈亮光汇聚在桌子上。一个男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和梅乔尔一块儿工作。从那人的大脑流出一串无形的计算公式，接触到桌子上的纸张以后便变成数字，恰如在寒流的影响下大气中的湿气在地面上结成晶体一样。梅乔尔站起来一会儿接待伊西多拉：了解发生的事，欢迎她住到家里。过了一会儿，他又坐回原来的位置上，拿起仁慈的

笔，为痛苦的人类继续工作。

伊西多拉很快看了一眼，便发现梅乔尔把胡子永远留了下来，那样子很显眼，当然从来不令人感到亲切。她也扫了那个数字男人一眼，此人看伊西多拉时，神情有些惊慌，好像斗牛被放进斗牛场那样。伊西多拉也看了看光秃秃的大厅，只摆着一个架子，上面整齐地放着文件，酷似公墓的穴眼。一张马德里地图挂在伊比利亚半岛地图旁边。这两张地图是开发办公室的矿山和铁路分布图的一种标志和象征。四色广告画上画着感人的画面，慈善团体的修女把乞丐领到收容院；这处理想的收容院大门竖着希腊雕刻石柱，一轮太阳上有耶和华神①的三角的符号，把那里产生的改善穷人命运的理想传到四面八方。用彩色印出的文字“抽彩”、“抽大彩”、“每月抽三次彩”、“六百万”贴在四面墙壁上，像一群群热带小鸟一样。由于印有那些文字的纸张是绿色条状，伊西多拉不必特别努力遐想就可以把大厅变成月光下的美洲森林。后来，她又巡视了整个房子，那是新建的，但是那样肮脏，与其说是人住的家，毋宁说是狗窝。堂何塞认为自己的卧室最好，便让给伊西多拉，并且立刻着手腾出来。他将住在使女的屋子里，但使女住在什么地方，上帝才知道。那间屋子在房子内侧，不靠街，伊西多拉觉得是那样粗鄙，说它是坟墓都不过分。堂何塞来来回回走动，把东西安排到别的地方。当床铺弄好，把里金安顿入睡以后，伊西多拉对堂何塞说：

“您去把米吉斯找来，收拾房间的事由我和使女商量着办吧。”

使女是阿尔卡利亚人，是刚刚来到女佣市场的，身上还留着

① 耶和华神主宰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乡下人的粗俗标志，肮脏不堪，笨手笨脚，头脑也不灵活。她什么都于不好，心有余而力不足，口臭令人难以忍受。她的那身衣服，好像从生下来就没有从身上脱下来过。玉米须子颜色的头发十分蓬乱，散发着廉价香脂味，比她的呼吸还难闻。伊西多拉对她厌恶极了，都不想看她一眼，碰一下；使女一走近她她就恐惧得直打哆嗦。她宁愿饿死，也不吃这姑娘做的饭。伊西多拉想念的第一个人就是她的使女，阿库斯蒂娜，干净利落，聪明伶俐，好像个小姐。

“不，不，”伊西多拉焦虑地大声说，“我生下来并不是为受穷的，我不能身无分文。”

在那个考验的夜晚，上帝很是关照她，因为她刚刚把那句痛苦的话从内心深处喊出来，她思念的使女来了，抱着一大包里金的衣物和女主人的一些用品。

“那个畜生，”使女说，“打发我把这些东西送来。他在不停地嚎叫。唉，小姐呀！您离开时哪怕对他说两句话，也会和好的……我感到很遗憾。他后悔了，不该撒野。我本想多拿些，但他不让。他明天要叫旧货商……唉！太遗憾了！那儿东西那样多呀！”

阿库斯蒂娜愿意继续为伊西多拉效劳，后者很高兴地把她留下来，尽管她衣兜连一枚硬币也没有。那是天壤之别呀！她不可能受穷，但她确实两手空空。

她们忙着整理房间，尽量弄得舒服些，但她们发现缺的东西太多了，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这样东西留在五屉柜的第三个抽屉里，那样东西留在衣柜里……不过，已经毫无办法了。伊西多拉每发现缺少一样东西，都深深地叹几口气，把自己的不安和焦虑送到昔日的无法探测的广漠空间。

里金好像好了些，睡得很安静，呼吸正常，犹如天使音乐的回声。

米吉斯和堂何塞还没有到。伊西多拉到大厅去，因为梅乔尔对她说过有事和她谈。梅乔尔想多帮她的忙；如果想占用整个房子，他也愿意让出来。如果想找名医，那就快些找吧，诊断费和药费都由他，行善的、博爱的梅乔尔支付。他的主要用意是让伊西多拉安静下来，不要过于愤怒和悲伤，那是亲戚家，所有人都很喜欢她；住在那里，什么也不会缺少的……那时，那个计算数字的彪形大汉一直用眼睛盯着伊西多拉，一副呆相，好像被神话里的某个人物迷住了。

由于雷林皮奥家的大儿子那时在谈论医生的事，提到米吉斯，那个身材魁梧的汉子说：

“唉，米吉斯呀！……什么病他都用凉水当药。我对他太了解了。他在给我姐姐拉法埃拉治病；我姐姐是阿兰西斯侯爵府门房阿隆索的妻子。”

伊西多拉没有想到他会提到阿兰西斯侯爵府，所以稍稍惊了下。那人还在用眼睛盯着她，同时继续说道：

“我刚刚说到阿兰西斯侯爵府，好像……啊，我一直想说……我记起了，一天……几年前的一天，我和我姐姐在侯爵府大门口，您、米吉斯和另外一个人正好出来。对……我一直想说，不是第一次……后来，我和米吉斯交往很多。他很热情。由于他有文化，而我……对某些事略知一二，常常争论，什么问题甲呀，问题乙呀。我抱着自己观点不放，他则长篇大论地维护……”

“好了，好了，我们快把这个搞完。”梅乔尔不耐烦地说。“我们已经算到，还有二万四千张没有卖掉，当局要留下六千

五百……”

伊西多拉没有继续听下去，因为米吉斯和堂何塞到了。医生身穿礼服，这通过外面的薄大衣能看出来。他本来要去一个望族之家参加舞会的。他之所以出了名，而且声名与日俱增，都是因为他有关系，而且开始进入社会名流的圈子。

他给里金检查了下，开了一种名叫甘汞的药。他说孩子没什么病，只是消化不良，第二天就会活蹦乱跳了。后来，他还和伊西多拉谈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他说：

“发生这种事，我感到很遗憾，因为你再找不到和他一样的畜生。世界上没有两个博廷。如果有两个的话，我们可爱的祖国还能存在下来吗？从皮雷内到加尔佩可能早被他们吞掉了，我们所有西班牙人也都要在棉布监狱里，啊，在那个民族大盗的口袋里挣扎……傻姑娘，你怎么不会珍惜自己呢？……可是，你没有心计，在这个时代，没有心计，只能吃亏。”

“别对我唠叨心计不心计的了。你现在去哪儿？”

她看见礼服，心就有点被迷住了，脑海里也出现了金碧辉煌的舞厅，奥库斯托一会儿就到那里去了。他将坐在食品丰盛的桌子上，和有教养、打扮时髦的人亲切交谈，说不定要在一起呆上大半夜呢。这类想象很容易出现在她的脑际。米吉斯了解这一点，便津津有味地讲起了美好的事情，有些当然是编造的，把那些遥远的世界描绘得天花乱坠，她没有资格进入那样的世界，充其量在脑海里想一想，确切地说，无法实现的空想。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他说，“我在公爵夫人家里同你的佩斯一块儿吃饭。他好像要到哈瓦那去游泳，因为他在这里落在旱地上。高利贷者把他身上的鳞刮得一干二净。你知道吗，我真可怜他呀？他那种人可以称做好小伙，乐于助人，热

情，亲切，性格软弱，除了自己遭人伤害以外，他不会伤害任何人。”

伊西多拉感到茫然、紧张，马上把话题引到别的事情上，并且装出要笑的样子。

“啊，听说你结婚了，真的吗？”

“听说呀，是结婚了。无风不起浪。”

“和公证员的女儿？”

“和穆尼奥斯－诺内斯的女儿。”

“你真会抱大树呀。她一定很有钱。”

“我对你发誓，我图的不是财富。对于人世间的排场和浮华，我鄙夷不视，我和她结婚是出于爱情，纯粹出于心中之爱。只有牧人和我这样的人追求这样的婚姻……”

“她很漂亮吧？”

“在我眼里，天下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她。”

“应该说，不包括在座的。”

“我是说算上在座的。首先她是我的夫人。”

“你为什么不在你岳父面前为我的官司说两句话？他要出庭作证人呢。另外，他还是阿兰西斯侯爵府的公证员。”

“你这条毒蛇！想腐蚀公证员的楷模呀！”

“不，不。我只要求得到公正待遇。我请求他别被阿兰西斯一家腐蚀。他做到这一点，我就满足了。”

“你不了解我的所谓岳父。我只想告诉你，他要从自身做起，用自己的行动抹去公证员历年来的坏名声，让人们忘记他们的坏名声……穆尼奥斯－诺内斯的为人全人类赞叹不已：他是以诚实劳动发财致富的，他财产不多，但应该知道，是一分钱一分钱挣来的。我岳父谴责、拒绝许许多多惯例、常规的东西。从格

维多到现在，书记员都是这样一些人，肆意敛财，诡计多端，贪赃受贿，应该说他们像魔鬼一样丑恶，大长腿，瘦骨嶙峋，大鼻子，长爪子，肮脏，没有教养。现在，这种丑恶现象不见了，最好的证明是我岳父，他诚实、爽直、宽厚，另外还很潇洒，热情，亲切，和他打交道很愉快。在当今社会革新的时代，老的形象都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各种职业，各种技艺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模式的模范人物。所以，你今天看到的一审法官，就像帝王的卫士；男中音歌手像王室领班；海员像听众；你甚至可以看见哲学家，他们和神职人员没有什么区别。我之所以讲这些，就想说明穆尼奥斯－诺内斯像一位外交官。他有大绅士和运动员一样的爱好。很遗憾，除了民事审判法之外，再没有翻阅过别的书！另外，他很诚实，但目光十分敏锐；从这种意义上讲，他的名声和别人以奸诈著称是一样的。在我们时代，人们形成了一种习惯，认为四面八方都是尔虞我诈，自私自利，公开掠夺。这是错误的，是胡说八道！世界上一分钟也少不了道德的消毒剂，不然将很快腐烂不堪。为此，到处可以看到果断的行动，无论是在上层还是在下层……好了，我该走了，我的话都使你生厌了……”

“我们就算说定了，你把我的官司跟你岳父说说。”

“说定的事，对他讲也没有用。”

“你这个家伙！”

“响尾蛇，再见。”

二

米吉斯刚刚走，马里亚诺就走了进来，他是来找姐姐要钱的。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师傅在那里，所以一见面便有些惊慌，

因为已有一个星期他没在工厂露面了。此刻，立即掀起一场斥责他的风暴。姐姐数落他表现不好，胡安·保乌从品质上分析他的毛病，梅乔尔说他游手好闲惯了，是个浪荡公子，生来是服劳役的料，甚至咖啡馆朋友兼伙伴雷林皮奥也对他的不务正业进行了最严厉的训斥。马里亚诺十分沮丧，再没有勇气向姐姐要钱，坐在那个狭窄空间的一条木凳上，缩成一团，独自一人默默地呆了很大工夫，脑海只有一个千百次出现过的想法，如同一条狗剥完每一丝肉还在抱着骨头啃来啃去。

追求享受，满足强烈的物质欲望，几乎占据了马里亚诺的整个脑子，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膨胀起来，而那些——我们姑且这样说吧——已经在堂何塞·雷林皮奥儿子的身上变成了客观现实。可以说，那些模模糊糊的感情总是凝结成为嫉妒，人也好，类人也好，都会这样的。

马里亚诺坐在那里，被抛在一边，从那里听见大厅里有两支笔刷刷作响，每一组数字都将变成金钱呀。于是，他在心里暗暗自问：为什么少爷梅乔尔有大礼帽而他没有；为什么少爷梅乔尔西装革履而他只是一件破长衫；为什么少爷梅乔尔在咖啡馆大吃大喝，挑逗舞蹈姑娘，吸上等香烟，和绅士们一起散步，而他，可怜的“孽种”，吃的和抽的与乞丐没有什么不一样，朋友也都是像他那样穷困和不幸。他孤寂无亲，这倒早早地让他醒悟了；他是早熟的孩子，买东西呀，算账呀，都不同于受到父母和亲朋关爱的孩子。他被遗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靠自理，而这有助于孩子的道德成长。出身状况当然也影响这种成长，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很明显，劳动巨人，乃至罪大恶极的犯人也都影响一个孤零零孩子的精神世界。生长在没有人烟地方的大树，狂风暴雨的玩具，显得又粗又壮。

马里亚诺生性倔强；他不接受别人的爱，也不知道珍惜家庭的温暖、甜蜜生活。他不愿意和姨妈恩卡纳西翁生活在一起，因为姨妈对他粗暴；也不愿意和姐姐生活在一起，因为后者总数落他；和胡安·保乌也不愿意，因为每移动一个脚步都受到监视。他很喜欢住在南区骗人的客栈里，经常改变住处，每一个地方都不久住，就是说住处不固定，过夜在睡觉的地方，吃饭则在饭馆。这种独立生活使他意志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流浪儿的本性。他也变得更聪明，智力提高得很快。应该好好观察流浪儿的变化，从而了解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早熟，善于掩饰，适应性强。十七八岁、二十岁正是犯罪的年龄，这样的孩子使警察束手无策，使社会恐惧不安；他们的早熟和机敏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吉普赛人是社会中的一个野蛮群体，以机智著称，大多有犯罪的前科，是嘲弄警察的行家里手。流浪儿是另一种类型的野蛮群体，他们更见多识广，更知晓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比刚从大学孵化出来的博士厉害得多。

那时，马里亚诺几乎掌握了神秘数学知识；在他身上，计算才能，获取和占有的本能，罕见的适应能力，掩饰和两面手法，都很快地发展了起来。

自从那个晚上被抛在一边，坐了冷板凳以后，他又按时上班了。干活时装出很卖力气的样子。那些日子，师傅胡安·保乌对他很热情，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师傅的热情达到那种程度，甚至把他称做儿子，和他讲话平等相待。

“好，儿子，这样很好；我们就这样。你过去有点浪荡，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只有劳动才有饭吃，老百姓不能不劳动呀……我给你提个建议。愿意和我住在一起吗？我一个人，我让给你一间屋子，一张床，一个盘子，一个勺子。我家没有豪华设施，但必

用品一样也不少。”

接着对他问了成百上千个有关伊西多拉的问题，什么都问，真让人生气，马里亚诺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姐姐生活快乐吗，起床很早还是很晚，喜欢不喜欢樱桃和奶酪，去剧院看戏吗。另外，师傅胡安·保乌整天乐得合不拢嘴……工匠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高兴。有的认为彩票生意顺利，有的说他中了头彩。但是，这些猜测都不对，因为胡安·保乌的脸突然阴沉下来，唉声叹气，如果石印用的石版不结实，都被他的叹息冲撞成了碎片。人们认为他和自己过不去，好像要从沮丧的想法中解脱出来。有好几天，他干活时不那么有劲，而且由于这位师傅的疏忽和笨拙，图甲成图乙迟迟制作不出来，或者成了废品。这种现象对一个工作一向井井有条的人来说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

那些日子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胡安·保乌发现慈善彩票公司的会计不像要求的那样干净，也许出于良心，也许出于自私——不牵涉到案子里去——毅然退出了合股企业，放弃了投人的资金。当然啰，他保留了石印工作的费用，要根据协议如数支付给他。从那以后，他与梅乔尔的关系不那样亲密了。

进入六月，马里亚诺发现梅乔尔在致富的道路上突飞猛进，感到既惊奇又嫉妒。他每次出来都由好几位绅士陪同，乘坐双马四轮马车；总在外面吃饭；不少人给他送礼，哈瓦那雪茄呀，都是好东西；裁缝给他送来一件件衣服……把家布置得很豪华……“孽种”想得很多，少爷梅乔尔为什么越来越富，一定要变得聪明些，对于财产，对于数和量要有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或者说想法在他的脑海里沸腾着，好像一下子长成人，如同诗人头脑里产生了美的灵感和艺术构思。

约翰圣神节前后，马里亚诺便不去干活了。一天晚上，他向姐姐要钱；姐姐不想给，他勃然大怒，大吵大闹起来。姐姐吓坏了，两个人互不相让；他骂了句难听的话，伊西多拉放声痛哭。堂何塞与其说用自己的权威，毋宁说以最大的热情为他们劝架。最后，马里亚诺离开家门，甩下这样一句话：

“什么也不想给我。那好，加依蒂卡会给我的。”

从那个晚上，马里亚诺再没有露面。到处找他，也没有找到，好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

三

面对这些事和其他事，伊西多拉陷入极大悲伤之中。她一连几夜睡不着觉，忍受着种种折磨，一边是疯狂的幻想，另一边是现实中的贫困；一边是对奢华的胡思乱想，另一边是恐惧或醒悟。有一个很涉及实际的想法时时出现在她的脑际，刺激她，折磨她。这个想法是这样的：“我在这儿已经一个半月了，梅乔尔为我提供了不少方便，给了很多钱，这钱早晚得还给他……这个办法对我太舒服了，我可以不管欠下多少债。我只要把我的困难对堂何塞讲一讲，他就会跑到大厅，和梅乔尔谈，谈彩票资金的事……上帝哟！都达到多少了？这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记下来。教父的账本可以派上用场的。梅乔尔一定记下了，想朝我要钱，可是，他怎么要呢？……”

她又想了一阵子官司的事，说：“一步步进展着。现在，被称做真凭实据的辩护词快下来了。不过，过了夏天才可能有点结果。律师给我很大的希望。如果这事很快解决，付清梅乔尔的债，从他的脖套中解脱出来……”

她又想到胡安·保乌，他经常给点什么；她说：

“可怜的保乌！他是我认识的对人最亲切的兽类，我喜欢他正如骑着散步的驴子。”

厄运使她住下来的那个街区好像专门为鲁菲特的女儿准备的令人厌恶的地方。有时，她下午同里金、堂何塞到梅松·德·帕莱德斯大街、拉斯特罗旧货市场和托莱多大街散步，感到既悲伤又烦闷。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夜晚，人们都跑到人行道上纳凉：孩子玩耍，女人聊天。伊西多拉在房屋、街道、男人、女人和孩子身上都能看到一种粗俗的烙印，但她的散步伙伴和她的看法截然不同。人行道窄得可怜，行人不时地在街道边缘和人行道砖地间对舞，这在喧闹、臭味、灰尘之外又增加了几分不舒服感。

伊西多拉是个细人，又有审美观，在那种地方哪能呆得惯呀。她常常到北面去，在太阳门那里“呼吸一点文明空气”。但是，她不大去市中心地带，因为看到琳琅满目的橱窗便感到那样痛楚和不安。仿佛有金子匕首和钻石标枪刺进心脏。南市区使她生厌，市中心使她不安，于是到郊外去；这下子堂胡安可高兴了，他喜欢田野，喜欢活蹦乱跳的牲群。

七月的马德里像个大火炉。里金得了百日咳，必须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可怜的基督死敌！真不忍心看见他那样咳嗽，脸涨得通红，手脚蜷缩在一起，上气不接下气，仿佛顷刻间就没命了似的……但是，孩子妈妈没有钱做那次旅行，心痛如绞。华金·佩斯在法国，连封信都不给她写……万幸的是——谁知道，那也许是不幸呢——，梅乔尔很高兴帮助她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这个可怜的女人缺少那么多的东西呀！连旅行的合适衣服都没有，像遮阳帽这类夏季的酷热帝国必需用品更谈不上。再有，夏

季的游泳衣就像冬季的舞衣、衣服一样重要呀。里金几乎裸着身体。

“没关系，没关系。”梅乔尔用慈父般的声调说；“我不能让你缺这少那……别客气……”

于是请来了时装师，又是挑选布料，又是选购遮阳帽，那些日子把伊西多拉搞得激动不已。虚荣心使她生活上特别讲究，同时也使她像个孩子似的容易上当受骗，觉得得到的都是福，而不是祸。她重新穿上了细布衣服，饰着丝绸发带，戴上假花，披上纱巾，在镜子前面欣赏自己的姿容。什么是生活？一个玩偶。

梅乔尔决定让她去埃斯科利亚尔，并且想陪同她一起前往。伊西多拉对他陪同根本不感兴趣；但是，她是处在那种境况呀，按照她的痛苦推理法，不得不接受下来。她置身于这个讨厌债主的魔爪之中，无法挣脱出来。那是利用她的困境设下的圈套，是用假惺惺的热情和散发铜臭的金钱设下的陷阱。现在还能自救，即不顾一切，宣布自己无力支付债务，接受穷困命运的安排。但是，里金的百日咳很重，身体虚得很，马德里热得像火炉一样，很可能有生命危险。按照伊西多拉的说法，不得不听天由命，唉，都是她自己过错造成的后果呀。

梅乔尔安排父亲留在马德里，照管房子。这对堂何塞来说真是可怕的流放和折磨！梅乔尔深思熟虑制订出一个计划，他将在埃斯科利亚尔和马德里之间来来往往，这住些日子，那住些日子，因为不能把生意丢下很长时间。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星期日梅乔尔在马德里，堂何塞则乘旅游火车去埃斯科利亚尔。那是多么快乐的一天呀！他能和伊西多拉、里金呆上十个小时呀！只是看见教女脸上挂着愁容，像有病似的才感到有点扫兴。讲到梅乔尔时，她使用的词藻对那个会算计的年轻人很不利，她

多么渴望回马德里呀！里金好多了，活蹦乱跳的，双颊重现健康的红润颜色。堂何塞从早到晚兴致勃勃，那双眼睛怎么看母子俩也看不够。三个人在山上散步，不时坐下来，过着田园生活，犹如他在阿兰西斯侯爵府的屏风画面看到的。晚上，堂何塞返回马德里，回到家中；在香甜的睡梦中，梦见自己变成小鸟，栖落在树枝上，啼唱鸣叫。里金也变成小鸟，有时在地上跳一会儿，有时在空中飞一会儿。伊西多拉是只悲伤小鸟。他们唱呀唱呀；但是，堂何塞唱得最起劲儿，在树枝上爬得最高。

九月中旬，伊西多拉回到马德里。她在埃斯科利亚尔度夏的人们中留下了名声。那时，在梅乔尔的生活中发生一件不寻常的事。他的兴旺、奢华和浮饰突然一落千丈，不知道什么原因。胡安·保乌说，彩票圈子里的人可能发现小雷林皮奥在生意里做了手脚，耍了手腕。但有一件事是实实在在的，一天来了好几个壮工，拿走了办公室的账簿和所有资料。当天下午，梅乔尔向父亲和伊西多拉告别，说把房子给他们留下，愿意怎么住就怎么住，他要去巴塞罗那，搞一桩新的生意。

这样，那幢房子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伊西多拉、里金和老人。请大家看看，堂何塞的小鸟梦真的变成了现实：三只小鸟在枝头啾啾叫个不停。他们真的成了小鸟，因为他们只有眼前的一点东西和上天想赐予的东西，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生活。人间终是和森林不一样，鸟巢要付钱。我们的这三只小鸟有了房子，但没有钱付房租，因为梅乔尔留下的钱匣子空空如也，连一枚硬币的影子也找不到。

“天无绝人之路。”雷林皮奥说。

为了应付每天的急需，伊西多拉开始脱掉身上的衣服。她已不是第一次脱衣服换饭吃了。这样，衣服通过旧货店老板娘

的手渐渐从五屉柜转移到厨房。最后，十月的一个凄凉而潮湿的日子，他们吃掉了意大利草帽。那是最后一盘菜！

第　九　章

狗熊的抚爱

在这段灾难的日子里，三个不幸的人住在那幢房子里，阿瓦德斯大街四十号。他们渐渐地变卖了自己的衣物，如同沉船扔下货物，以在惊涛骇浪上多漂浮一个小时。就在这当口儿，胡安·保乌每天晚上下班后都来看望他们。伊西多拉小心翼翼地把痛苦的灾难掩饰起来，设法使家里保持某种井然有序的样子，用平静的假象掩饰她的操劳和艰辛。保乌对伊西多拉怀有好感，尽量不把话讲得过于粗俗；在谈到平民百姓和世风低下时，使用温和词句；他艰难地寻找典雅句子，恰如一头黄牛也要啼鸣，和夜莺一比高低一样。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很美。

米吉斯对这位好心的石印师傅做过无数次定论。按照我们这位朋友的说法，他是个酒桶，贴着酒精标签，但里面装的全是白水；他是鸽类狗熊，一条没有胆汁的七头蛇，保存在刀鞘里的一根针，长有百合花萼的刺菜，骆驼模样的麻雀，用诗写成的碑文。听他讲述为人民事业而英勇奋斗的业绩，堂何塞和里金全身发麻，而伊西多拉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保乌对伊西多拉的献媚如同狗熊拍打主人额头的苍蝇，对其表示抚爱一样。有时他让自己的感情讲话，而语言简洁、自然。他酷似那种装饰艺术中的悲剧面具一样，不断地从魔鬼式

的嘴巴吐出鲜花来。

保乌对伊西多拉和她教父的敬重，有一种表达方式是让他们在他玩的彩票里入股；但是，家里那样缺钱，他们很少实际操作。于是，狗熊想送给他们一些彩票，可是，伊西多拉说什么也不要。其他方面的关照，是陪他们在雷蒂罗公园散步，给里金买糖果和玩具，晚上和他们长时间地亲切聊天。他对伊西多拉特别温存，热情，用那种眼神注视她，好像要对她说点细腻、但难于启齿的话！……他们长时间散步时，保乌常常默然无语，只是叹气。好像他本人的粗野倒使他变得腼腆。而晚间聚谈时，他却打开话匣子，什么事都讲，大谈特谈自己如何热爱劳动、挣多少钱，如何盼望过上井井有条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另外，他已得知一位亲戚逝世的消息，此人很富，他能得到可观的遗产。他认为自己很幸运，只是缺少点什么，对，是缺少点什么；不然，就百分之百幸福了。

他也常常提到他的姐姐拉斐拉，即阿隆索的妻子，她的病还没有好。伊西多拉每每听到提及她先辈的宅第，都十分激动，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保乌多次邀请她一块儿去参观阿兰西斯侯爵府，他以前还没有看见过那样漂亮的建筑呢。但是，伊西多拉总找借口拒绝前往，她担心目睹那个可敬可爱的地方、被遗弃的家产，感情上过于激荡。

一天，鲁菲特的女儿从旧货店老板娘那里出来，在阿尔瓦公爵大街碰上石印师傅。

“我去阿兰西斯侯爵府看我姐姐，”他说；“她病情加重了。昨天夜里给她举行了临终圣礼。您想去吗？”

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陪保乌去；但是后者那样坚持和央求，伊西多拉最后不想过分推辞，便一块儿去了。另外，她越是

担心，心情越是激动，而这种激动以神秘力量推动她去那里。她的心情十分复杂，恐惧，激动，不可言状的猎奇感，亲切感，痛苦感交织在一起。恰如站在高处眼睛觉得深渊在呼唤一样，心灵感到有种悲剧场面的可怕引力。

他们来到那里。那天，拉斐拉好了些，临终圣礼使她精神得到了慰藉和快乐，同时也使病情缓解了些。阿隆索看上去很高兴，好像妻子有了恢复健康的希望。伊西多拉和保乌在门房的小客厅里呆了很长时间，谈论各种各样的疾病，特别是哮喘，谈论马德里的气候，谈论保乌家族的故乡马塔罗，谈论医生，谈论药方甲或乙……说老实话，伊西多拉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谈话中去，只是用单音节的字和词，礼节地表示同意或赞许，因为她的五官完全用来观察她家的那间门房。欣赏在富豪宅第一角修建的那间舒适、潮湿的穷人巢穴。地板很舒服；家具，是阿兰西斯前一代家人的遗弃物，特别是那些圣神和圣母像、起义图、木刻画混杂贴在墙壁上，这些东西一直吸引着她的注意力。保乌讲话讲累了，同时为姐姐病情好转极为兴奋，便从铺着红布垫子的稻草沙发上站起来，说：

“马蒂亚斯，把钥匙给我，我想看看上面的东西。”

阿隆索一边把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交给保乌，一边用眼睛死死盯着伊西多拉，好像想起点什么。

“我觉得，”他说，“有一次在这儿见过这位小姐……好吧，你们上去看看吧。”

胡安·保乌慢慢地爬上长长的楼梯，他身体那样肥硕，行动不能那么敏捷。伊西多拉跑着上了去，在楼梯的最后一道台阶等候他，一边向他投去悲凄的目光，一边谨慎而友好地笑着，我们可以冒失地说，那笑声里充满了嘲弄之意。那个卡塔卢尼亚

粗汉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他的运动员一样的身体，紧紧地裹在方格西装里；二是省藤手杖，把柄是弯弯的鹿角，手握上去很舒适，这手杖既可以支撑身子，又可以挥舞，或者说当做语言的指挥棒。出了家门，手杖和主人从不分离；根据不同情况，或手杖支撑主人，或主人把手杖靠在身上。最后，保乌的头上戴着一顶蘑菇帽。样子不能再普通了；它稍稍向右侧倾斜，仿佛思想都集中在那一边，需要保护似的。

他一边爬楼梯，一边在嘴里哼唱着。为什么歌声那么不容易从嘴巴唱出来，而是粘在双唇上？保乌不知道歌词，只是低声哼着天晓得是怎样的曲子，有时冒出一两句上帝赞歌中的词句。伊西多拉听他唱歌，抑制不住笑出声来：

高高的烛台
神父的披肩。

“上楼真累人呀！”鸽子狗熊来到楼梯顶端时说。“社会进行改革时，一定把台阶取消。整个世界都在我的脚下。”

保乌打开第一扇门，两个人走了进去；这边，保乌继续开门，那边，伊西多拉打开阳台，让光线射进来，照亮那些黑洞般的好地方。真的，一间间宽敞的大厅里摆着那样多的东西，光照在上面一定绽出笑容来。所有东西都醒了，张开昏昏沉沉的眼睛；光线射进每一个漆黑的洞穴，像打耳光那样使一面面壁毯、一件件家具和一幅幅图画苏醒过来。

“喂，喂，这畜生是谁呀？”石印师傅站在肖像前，说；“这么僵硬呀！先生，请原谅；我以为您是根木桩子呢。这么气鼓鼓地看我们……别这样，先生，我们不吃人……好家伙，这儿还有一个

修女呢。满漂亮的！……修女，您一定是个奸诈的人。这是什么时候！先生们，我觉得你们都死去了；你们看不到我们将怎样收拾人民的吸血鬼、杀害穷工人的刽子手……啊！您，您的新月形军徽像只盘子，对，是您，您佩戴着卡拉特拉瓦十字勋章。您今天如果还活着、赶上审判的日子，就不能用那种眼神看我们了！……对，让他手上拿把笤帚，十字勋章先生给我扫大街去……继续下去。”

伊西多拉被这朋友的恐怖语言吓坏了。他向她转过身去，一边通过玻璃看着街道，一边说：

“太可怕了，人民流那么多汗，那么卖力干活，忍受那么多不幸和痛苦，吃不饱，穿不暖，而这里却是如此奢华。唉，真不敢想，穷工人累得骨瘦如柴，而这些人在宫殿般的房子里作威作福，对，这是恶习和罪行的宫殿，罪行的宫殿，我这样说并不后悔。这些可怕的家伙！……伊西多拉，您的想法是不是和我一样？比如说，穷工人干活累断了腰，却睡在破床上，吃糠咽菜，家里有把椅子坐就不错了，而这些老先生……这些老先生，我就这样称呼他们吧，手不提篮，肩不挑担，什么都不干，然而屋子里铺着地毯，山珍海味，大杯大杯地喝酒，舒舒服服地坐在他们并不会制做的扶手椅里。”

他说着便行动了起来，靠在——更确切地说，倒在——一把弹簧椅子里，沉重的身子一下子陷了下去。

“我的上帝！这家伙真柔软！还挺舒服！这些家伙真会享受！好呀，我给你们准备几把弹簧椅子，比如木匠用的长凳……滚开，给他一锤子！”

如此粗俗的语言把伊西多拉气坏了。可怜的胡安·保乌对自己的吠叫产生的后果竟然毫无察觉！他时不时地说：“您的想

法是不是和我一样？”他从这儿走到那儿，不时地扑通一下坐在扶手椅和沙发上，试试软不软；这会儿跪在祈祷用的跪椅布垫上，那会儿在屏风周围转上几圈；忽而像野人一样哈哈大笑，忽而把手放在青铜器上；他抚摩镀金仙女的脸蛋，对肖像夫人说恭维话；他每每从一间大厅走进另一间大厅，都用手杖狠狠地敲击地板，好像也想让地毯知道知道用木棍语言表达的人民的愤怒心声……那时，伊西多拉不能看他。她觉得在他的话里，在他的嘲讽表情上，在他的格格笑声里，在他整个身上，在他的高高举起、表达人民意志的手杖上看见了最凶恶的亵渎行为。他简直是个异教徒，把圣餐踩在脚下。她厌恶他，憎恨他，恨不得多一份胆量，用他的手杖狠狠地往肋骨上揍一顿以后，把他赶到大街上去。

“这窗帘！”保乌一边用手杖轻蔑地触动着一边说，“这些人不喜欢寒冷。他妈的！上帝专门为没有工作，在大街流浪的穷工人制造出寒冷来。对，有两个上帝；一个是富人的上帝，恩赐窗帘的上帝，另一个是穷人的上帝，下雪、冻冰的上帝。伊西多拉，伊西多拉，伊西多拉，您的意见是不是和我一样，您是不是也认为把这些坏蛋都铲除了？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也就是说，那一切都是我们的。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鲁菲特的女儿觉得没有必要认真、严肃地回答他，便没有说什么，装做观看瓷器的样子。保乌也看了看那些千奇百怪的、毫无用处的玩艺儿，摸摸，用手拿起来，然后啪的一声放回原处，再狠一点就打碎了。过了一阵子，他转过身去，想对他的女友说点十分重要的东西。他没有看见她，先是低声，后来竟然喊着呼喊她；但是伊西多拉不回答。

保乌转到另一间大厅，从那儿又走进一间漂亮的小会客室，

从小会客室又到一间庄重但黑暗的卧室。在那里，他好像认出了要找的房间。光线微弱，胡安·保乌看不清里面的东西。他往前走了几步，这下子看清了；果然，伊西多拉在那儿，坐在床边，把右臂支在床上。她用那只胳臂托着微微倾斜的脑袋；她在默默地哭泣，看来心中极度痛苦，但她并不抽搐，那是一种沉静的痛苦，古老的痛苦，一直埋在心里的痛苦。看到这情景，胡安·保乌一下子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提出一个个和此情此景有关的问题：

“您不舒服？您出事了？”

保乌看到伊西多拉不回答，便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处在痛苦之中的姑娘身边。他在坐下的那一刻，产生一个令他十分悲伤的想法。他突然记起伊西多拉正在和一户贵族打官司。我的天！那幢房子是阿兰西斯的呀，对，他想起来了，好像恍恍忽忽听说过这方面的消息，因为伊西多拉谈打官司的事时从未提及侯爵夫人的名字。毫无疑问，保乌参观各间大厅时说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话触怒了姑娘，她，对，是这样，是不容怀疑的，她把自己看做那个望族之家的继承人。

“您因为我说了那些蠢话而生我的气了？您感到痛苦？”

伊西多拉摇头表示不是那样。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他高兴地喊起来，原来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保乌觉得找到了女友痛苦的真正原因。他看到了，伊西多拉经济状况不佳。毫无疑问，那天金钱拮据已经到了最严重的程度，不幸的、富有魅力的姑娘处在严重的困境之中。噢，这给胡安·保乌提供一个多么美好的机会呀，他许久以来就想做件好事，现在可以实现了！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呀！可以同时兼

顾慈善和爱情，这两样东西其实是一样东西，是一个无限世界的不同的两瓣。

那是一个僻静、隐蔽的地方，伊西多拉又处在痛苦之中，他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快快实施那个慷慨的决定。噢，上帝哟！如果说以前他每次看见她，都觉得她很漂亮的话，而那次他认为她几乎和天仙一样，忧伤倒给她增添了几分神奇表情。怜悯加上爱情，你们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呀！

“伊西多拉，伊西多拉，”没有胆汁的七头蛇①结结巴巴地说。

随后他沉默了一会儿。那四分之一小时，对他来说如同四分之一世纪。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又说道：

“伊西多拉。”

伊西多拉没有说话，只是用两只泪汪汪的眼睛看着保乌那副独眼巨人一样的面容。保乌觉得他的心快碎了，便用忧伤的声调说：

“伊西多拉，既然您不愿把心中的痛苦向我倾述出来，那么，我把我的痛苦倾述出来吧。好久了……自从我有幸认识您以来……”

伊西多拉有一种令人羡慕的洞察力，立刻什么都懂了。她看见一个幽灵，面前的薄纱撕掉了，那个受伤的怪物跪在她的面前，亲吻她的双手。她恐惧，恶心。她出身高贵，骄傲和专断性格立刻发作起来。那不是愤怒的、肮脏的平民洗劫贵族之家吗。可怕的革命雷声响了，阶级被摧毁之后，野兽般的人民一定污辱

① 七头蛇：即在希腊神话故事中指的是“许德拉”，亦称“九头蛇怪”。相传割去九头中的任何一头，会生出两个头，后为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所杀。

豪门阔户，和他们联姻。

“我的用意一向是善良的，”卡塔卢尼亚人说；他已无法装出正人君子的样子继续表演那场戏了，而是坠入严肃的深谷。“开始，我很喜欢您；之后，您让我的脑袋充满了幻想，对，让我想得很多。这变成了内心的一种需要，而由于我是单身，我不喜欢单身生活……我没有巨大的财富献给您；但我热爱劳动，挣得相当可观，生活优越……我自从见到您，就那样爱您！……我看见您从这座侯爵府出去时，自言自语地说：‘这是谁？……’总之，您是个难得的人，是个非常好的人，我想和您结婚……对，我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了……继续下去。”

伊西多拉惊呆了，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回答他。她的回答必须是否定的，和那样一个野人结婚多么可怕呀。但是，保乌是个直爽的人，诚恳、老实，不应该粗暴地回答他，不应该给他泼凉水。她要比他高贵无数倍，她是贵族呀；但是她贵族身份还没有最后确立下来，还有可能变成下等人。她是那样迟疑呀！在她的内心深处，恶心和感激共存。怎样回答他呢，怎样用一句话能表达轻蔑和尊重这两种意思呢？……像他这样一个粗鄙的男人，怎么贸然地把眼睛盯在如此高贵的女人身上呀！应该给他几棍子，赶到牲口棚去！但是，同时……他多么单纯、慷慨！他真心实意地帮助她，他确信那是在做好事！莫非他脑子有毛病；莫非他是个呆子，不知道在同谁讲话！……伊西多拉迅速地寻找合适的词句，最后这样说：

“保乌先生，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爱；我很尊重您。您是一个好人。但我不能接受……因为我爱另外一个男人。”

“您爱另外一个男人？”石印师傅茫然地说。“我们结婚以后，您会忘掉他，而爱我的。我是个非常好的男人。”

伊西多拉笑了笑。

“我是好人，尽管如此，我一下子提出这些想法还是惊扰了您，因为……由于我是那样迫不得已……尽管说出来感到难堪……我还是勇敢地说出来，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我喜欢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对，是这样，我绝不在专横前面低头。我这个人敢做敢为。在卡塔卢尼亚，我只要一露面，就轰动……另外，我努力工作，能挣钱；还将得到遗产……您什么也不会缺少的。”

“我爱另外一个男人。”伊西多拉重复了一遍；她认为这样说最合适不过了，对那个如此棘手的问题突然砍了一刀。

“那么现在，”胡安·保乌说，喉咙里打了个结儿，“您还为那个男人而哭泣？……”

胡安认为他的情敌是人民的吸血鬼，于是心中的憎恶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对，对；是为他而哭泣。”伊西多拉坚定地说，她想看看这样能否让那个魔鬼沉默下来，从而还给她安宁。

如同岩石脱离山体，向山下滚动，把碰到的一切砸得粉碎，直到最后停下，像原来那样一动不动，周围是死亡和寂静，从胡安·保乌的心灵深处也跑出来一样东西：希望。这希望开始滚动，造成灾难，产生愤怒；但那一切很快变成了无声的痛苦。他注视着地板，呼吸像远方的雷声，渐去渐远。他的愤怒顷刻间不见了、消失了，心中沮丧，脑海一片困惑，那里如同残存着远去的蒸汽留下的一丝丝薄纱，还隐隐约约听见伴着语言音节的音符。为什么那歌曲粘乎乎的，钻进耳朵里，留在双唇上，永不消失，而灾难过后，那颗受惊的心灵一下子昏厥在痛苦和悲伤之中？不知道。不，知道，那是因为在胡安·保乌的耳朵、脑海和嘴巴上有一个单调的声音在模模糊糊地说：

神父手执蜡烛，

口中诵念亚萨诗篇。

伊西多拉已经擦干眼泪。为了结束那个令人烦恼的场面，最好的办法是一走了之。

“我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她说着向房门慢慢走去。

保乌没有回答什么，也没有移动一下。

“您还回来吗？”

他说这话时，不安地看了她一眼。伊西多拉想笑，但控制住了。

“我们走。”保乌说着站起来，身子显得那样沉，仿佛变成了一堆青铜。

伊西多拉在前，他在后。他们走出来，下楼梯，两个人一句话没说。来到临街大门时，那个受到冷遇的多情郎说要到他姐姐家呆一会儿。

“您这是一棍子打死我。”他送别那个忘恩负义女人时这样说。“我好像病了。我的命这么不好呀！”

她渐去渐远，粗鄙男人从门廊一边目送她，一边悲凄和厌恶地想着。他的思绪打开闸门，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

“忘恩负义的！这么不识货呀，你面前的这个男人有那么大的价值呀……难道我是冒失鬼，是没事找事，是人民的吸血鬼？……我，一个这样举世无双的人；我，一个如此正派的人；我，一个对人类如此有益处的人；我，我的思想如此崇高……我要问，你为什么这样漂亮？……是魔鬼把她变成了美人，对我，那双眼睛呀……这么轻蔑地看着我呀！……女人是社会绊脚石，是愚

昧，而如果男人不一定从她们肚子里出来，也应该取缔她们。”

第　十　章

米吉斯的药方

一

第二天是个考验的日子。不但所有的钱和物都枯竭了，而且克服眼前困难的法子也使尽了。没有信贷，没有可典押的东西。噢，这形势多么可怕呀！无米下锅了。伊西多拉、里金和堂何塞开始挨饿了。

绝望产生灵感，堂何塞突然有个想法。噢，仁和爱呀！他是想装扮一下，到大街去乞讨，肯定会遇到好心人。这个想法没有付诸实践，因为伊西多拉坚决反对。不过，怎么办呢？去求埃米利娅？决不能去找她。就是去乞讨也不能找她。找谁，找谁呀？我的上帝！所有的朋友都求过了呀！

有人到伊西多拉家，主动提出愿全力帮助他们战胜目前的困难的煎熬。但是帮助的条件是那样苛刻，姑娘吓坏了，从而断然拒绝。疯狂地酷爱奢华和安逸是伊西多拉的弱点，她的需求没有止境，那些弱点正是从这条裂缝向她发起进攻的，使她梦想得到别墅和城堡。不过，尽管如此，她仍然用自尊这个武器，在贵族盾牌的保护下搏斗着、抗击着。她用了那样大的力气，切断了飞向诱惑的条条道路；她说：“我宁愿到大街去乞讨。”噢，如果华金在马德里，她决不会遭受如此严重的煎熬。可是，她三个月

中往他所在的巴黎写了七封信，都没有回音。她的思想又飞向四面八方，如同房子着火的主人面对熊熊的烈火，寻找出路，支柱、绳索……啊，上天呀！伊西多拉突然看到了一条绳索，那是记起一个人，这颗希望之星在她漆黑如洞的脑际闪了一下。

那时天已放黑。第二天再按照那想法去做吧。幸运的是，堂何塞在那之前便走了大运，当天下午碰见一个大慈大悲的朋友，给了他一点钱，正好够全家吃顿简单的午饭。这样，伊西多拉看到第二天的早饭问题也解决了，便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觉。次日十一点，她才去敲一个人家的门。

“米吉斯大夫在吗？”

真走运！他在。姑娘走进书房，只身一人和那位医生呆在一起，无法抑制的痛苦从心中溢了出来，随之放声大哭。奥库斯托热情地欢迎她，请她入座，问这问那。但是，她是那样不安，除了下面这句话什么也说不出，而且一连重复三遍：

“给我饭吃，别碰我。”

奥库斯托一下子严肃起来，意识到女友的处境不容开玩笑，于是两个人正正经经地谈了起来。他虽然很年轻，但很有天才，知道怎样问话；她呢，明白直爽、自然对她是有好处的。这样，只谈一刻钟的样子，米吉斯便了解了她生活道路上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埃斯科利亚尔之行，生活上捉襟见肘，保乌对她求爱，那几个女人给她出主意。……她把重要的事都说了，最后又把自己的问题概括起来。说：“为了生活下去，我该怎么办呀？”

米吉斯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这样回答：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来想想办法。你生了病，生了疮。你的病很重，但还没有达到无法医治的程度。”

他脑海有灵感闪过。他聪明，思想活跃，很快想出了法子，

于是这样说：

“好吧，我来给你治病。”米吉斯下结论说。

伊西多拉一个劲儿叹气。那是病痛的呻吟，她的病已经扩展到全身，扩展到五脏六腑。

“我们说做就做。”奥库斯托一本正经地说。“你愿意不愿意我来治？回答说愿意不愿意。”

“愿意。”

“好。你是否愿意听我的医嘱，按照我说的一五一十地去做？”

“愿意，愿意。”她说，心中既焦虑又痛苦。

“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要改变环境。”

“你让我去农村？”

“不……也可以说是，对，我让你去城市谷地。”

他把她领到阳台，指给她看对面的房子。那座房子的底层有一道铁栏，一块空地上放着花盆，一朵朵鲜花把枝条从铁栏中间伸出来。房子坐落在街角处，铁栏保护的那间底层屋子，在另一条街上便是一家带有两架橱窗的店铺。但是，这些从米吉斯家的阳台并看不到，尽管从金字招牌能猜测出来。招牌上写着：卡斯塔尼奥，矫形医生；而同座房子的五层挂着更大、更显眼的招牌，上面写着：埃波尼娜，时装师。伊西多拉注视着招牌，米吉斯又这样对她说：

“你必须从危险高处逃出来，把眼睛转向下面的给人以愉快的谷地。”

“对！埃米利娅和胡安住在那儿。他们很幸福！”

“好吧，从明天开始，你就住在这座房子里，这家店铺里。”

“噢，我是那样羡慕他们呀！但是，对，他们不会接受我呀！”

“我出面求他们，他们还能拒绝帮助你？……他们的大孩子得了白喉，是我抢救过来的。我免费给他们看病。他们几乎天天叫我。”

“那么，你求他们接受我呀……”

“我今天就去；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得向他们保证你作风正派。注意哟……”

“噢！我向你发誓……我只想得到安宁，平静……”

“好。”米吉斯说着离开阳台。“现在，你来看看最好的东西。你改变环境之后，便应该注意重新开始生活，学习文化，学会许许多多你不会的东西，脑子多练习计算，知道各种各样东西的数量、价值、轻重、实质。你必须掌握一套道德行为准则，为此眼下你只需要一些基本的东西，因为你要从最低级水平开始。噢！你如果有良好的愿望……”

“我一定有。”

“亲爱的，现在轮到重要的东西了。你身体稍稍好些以后，我将给你开点催吐剂，这种药比较厉害，并且味道苦涩。但是，你如果愿意服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觉得很有效力，变成一个新人。”

“到底是什么药？”

“你和胡安·保乌结婚。”

伊西多拉动了一下，好像断然拒绝让人非常恶心的东西……脸色变得……耶稣，那是怎样的脸色呀！

“我知道眼下你不喜欢他。但是，你好好想想，你难道没听说过，每个人一辈子只有一次受到命运之神的关照？”

“听说过，但我要对你说……”

“那你就应该仔细想想，在你那种情况下，命运之神可能比

一个忠诚男人给予你的帮助重要得多。我想你不是要得到科堡①或哥达②那样的城市。认真想想，观察一下你所处的位置，往身后看看，再往前看看，然后告诉我，我的药物是否很好。”

“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效。”伊西多拉说，语调凄凉、困惑。“如果从下面看万物，有可能很有效……但是，说到结婚，爱好和爱情是最重要的……”

“胡安·保乌确实不是阿多尼斯③，但也不是魔鬼……他是个大好人，勤劳，朴实；他虽然样子可怕，但有一颗世界上最善良、最温柔的心。”

“我知道，知道……但是……别提他，看在圣母马利亚的面上；我决不能成为他的妻子……你别那样想了……我现在的情况和以前大不一样。”伊西多拉说，想尽量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心中的无比坚定看法。“要想做出正确判断，必须对事物进行全面观察。确实，我如果只是现在看上去的那样的人，事情是毫无疑问的。但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正在打一场与一家望族亲缘有关的官司；你应该想一想，我某一天打赢官司，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我就要得到我的地位，继承那个家庭的财产和名望，那是我的，属于我的。那好，我得到家产以后，还用胳臂挽着那个能力超群的美男子胡安·保乌？那不是出了大洋相……米吉斯，你简直成了呆子。有时你讲一些事，我真不知道你的天才跑哪里去了。”

“官司！这正是你心理紊乱的表现，而这一点又使我想起另外一种极为重要的药物，我现在就开出来。”

① ② 科堡和哥达均为德国城市。

③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什么药？”

“我们来总结一下。首先，改变环境；然后接受基础教育；接着是一种大剂量的药，和胡安·保乌结婚，最后是刮掉癌瘤，即想得到侯爵称谓的想法。”

伊西多拉觉得听到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辱骂。

“你如果想以这种方式治疗我的疾病的话，”她高傲地说，“我决不吃你的药。”

“我们两个人应该把看法统一起来，”米吉斯补充说，他想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完整些。“你的继承权会不会成为一场闹剧，那里面是不是有着更为严重、法律上的东西，官司能不能打下去！我是想你别把自己的一生拴在能占有高位的想法上，别在脑海里早早地生活在那种高位上，而是要在精神上有耐心，沉着……那么，打赢官司呢？那好，你就把继承下来的财产装在自己的兜里，和你的丈夫继续过着我们大家过着的那种简朴、平静、安宁的生活。你想不想这样？接受不接受我设计的方案？”

“不接受，不接受。”伊西多拉说，她的心绪很不好。“这个方案太蠢了。”

“啊，你这个娇小姐！你知道吗，你既然如此不听话，我该怎么做呀？我不能怜悯你，不关注你的事，把你看成一块共有的土地，所有人都有权在上面播种自己的希望，收获你的耻辱。太不幸了；你如果不在阿兰西斯侯爵府断送一生，将在医院选定自己的生活道路。”

“好，我喜欢这个。要么在最高的地方，要么在最低的地方。我不喜欢中间状态。”

“不过，我们必须永远处于中间状态……好，我们就这

样吧？”

“怎样？”

“你拒绝我的治疗方案，那就把你看做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和你做爱。”

“你别胡说了！”

“我们去雷蒂罗公园好吗？……你还记得我们两人一块散步、去博物馆、逛动物馆、吃橘子的事吗？”

“记忆犹新……你别再说蠢话了。”

“你，你不要以为我现在还会重复那时对你讲的话。再不会说‘和你结婚’那种话了。当时，我是说这话；但并不想那样做，你不要以为……”

“我想到了。”

“我那时确实非常喜欢你！……我必须对你实话实说，当时想把你当做一个大猎物捞到手，我是想在伙伴中间提高自己的声望，我在心里暗暗地说：‘这个女人逃不脱我的手心。’可是，事与愿违，没有捞到手！今天，我们两个人又相遇了。你，你转了一千遭又回到我这里……好，你这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听我说：我向你发誓，此时此刻我看见你不接受我的治疗，而且是那样顽固，本应该占你点便宜，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女人……”

他站起来，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照片，递给伊西多拉。

“啊，你未婚妻……我知道你很快结婚，你这个大骗子。你知道吗，她一钱不值？”

“你再这样说，我可要揍你了。她比你有价值。她不很漂亮；但她是个天使。”

“可是一钱不值。”伊西多拉说，同时对着照片无耻地大笑起来。

“你对那种事懂得什么？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你看见的这个女人是我的护身符，不受你的诱惑；她是我的保护神，我的律师，我的圣母。就是她，看清了吗？就是由于她，我星期一将与之结婚的女人，上帝哟，我才摆脱了危险，不再想总在眼前看见你，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英雄，什么都不怕，对你宣战，战胜你，我最终得救了，尽管你不愿意我这样。我今天下午就去，和埃米利娅谈谈，明天你搬过去，和他们住在一起，也学点什么呀，你这条蛇；我是让你好好看看，你这头母豹；要你好好看看你这个穿着长裙的魔鬼，什么是幸福。”

他每说一句话，便向伊西多拉走近一步，用照片威胁她。伊西多拉平静多了，看东西不像以前那样阴森可怕。他呢，一反医生的严肃的表情，伦理学家的表情，很快变成了以前的米吉斯，机敏，欢快，活泼，喜欢用比拟法讲话，心地十分善良。

“我要写几封信，刚才忘记了。”伊西多拉突然说。“可以用你的桌子吗？”

“可以，可以，你这个恶毒的天使。”奥库斯托回答说，学生时代的胡思乱想又在灵魂深处探出头来。

他很快取出信纸、信封。伊西多拉坐在书房桌子的扶手椅里；他把笔递给她，她刷刷地写起来。姑娘的信很长；米吉斯把手插在衣兜里，一边踱步，一边用惊讶和恐惧的表情看着伊西多拉，并且自言自语地说：“什么科学呀，什么正人君子呀，统统滚开吧……青春哟，你不要匆匆离去，让我认识认识你……以后要长期紧锁在称为严肃原则的纸板框架之内。”

他又踱起步来，不时地对她看上几眼，在心中暗想：“可是，我要在星期一结婚，而今天是星期三……一个人怎么这个时候

结婚呀！……我现在处在祭坛和深渊之间呀……噢，人呀，林奈①的智人呀，不要滑倒，像圣哲罗姆②那样拾起一块石头，高击自己的胸膛。正派，你有一张狗脸……”

伊西多拉不写了，把笔放在一边。

“我休息一会儿。”

“姑娘，休息两会儿吧……你知道，令我最高兴的是……像在你家里一样……”

“你这房间还挺漂亮。可是，听我说，你本应该把那个骷髅放在别处去。太可怕了！”

“我想每时每刻看着人间的贫困。”

“那些可怜的骨头是谁的？”

“女人的。她说不定和你一样漂亮……你在那镜子里照一下。”

“谢谢，年轻人。你的镜子很特别。这么多书呀！我来看看。耶稣！都是什么书呀！全是医学的。把钱都花在这上面，太遗憾了！买这么多书，但为了什么都不知道！米吉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无知，你愚蠢。”

“你的嘴巴，你的浸满毒素的玫瑰色的嘴巴，也许正在说出最为深刻的真理。你说得对，我是一个大笨蛋。你鄙视米吉斯吧，他发现一块至宝，但把这块至宝让给了所有人，偏偏没有留给自己。头脑简单、命运不幸的米吉斯是一个读书狂；他的放荡是名副其实的放荡。生命的形象，头戴玫瑰，手执酒杯，从米吉斯身边走过，而米吉斯却用眼睛，啊，痴迷地看着教授布满皱纹

① 林奈（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

② 圣哲罗姆（347—420）：古代基督教《圣经》学家、拉丁教父。

的脸。米吉斯有好几次可以得到幸福、享受幸福、面对面地看到理想、触及天堂的机会；但是，米吉斯，这个笨蛋中挑出来的笨蛋，不是用手抓住这些美好的机会，而是去解剖尸体……而这个米吉斯星期一就结婚了；就是说，星期一将对青春关上大门，进入生命的成熟期，进入框框里，进入常规和条理之中！对于他来说，意外的东西早已结束！津津乐道的胡言乱语也将结束！嘴巴封住，没有笑容，是多么不幸呀！现在，只有科学，工作，岳父，奶妈。多么可怕呀，和自由说永别，青春逃走，只留下一个后背。幸福的稚童哟，因为生活属于他们！”

“你的房子很漂亮！”伊西多拉说，没有理踩他。“多少钱？”

“和你没关系，又不是你付钱。你的信写完了吗？”

“马上写完。”

他又踱起步，同时不住地注视她……她多么漂亮呀！是谁说他是个道德家，又是拯救撒马利亚女人的救世主？他在内心深处笑起来；在那里，灵魂正在呆呆地观看着机会的形象。“可是，我星期一结婚……”他看了看未婚妻的照片。

突然，门铃响了，一位先生走进来，走进大厅……他是米吉斯未婚妻的父亲，来向他问一个有关卫生学的问题。奥库斯托把伊西多拉丢在书房里，他要用一个钟头的时间对付岳父的攻势，岳父要对他谈卫生问题，谈成立青年罪犯忏悔所问题。

岳父走后，米吉斯回到书房。他感到困惑；岳父的来访使他变得木然。他身上留下一点像挨过棍子抽打的感觉。但是，他在内心正筑起堡垒。伊西多拉焦虑地等候着。她面色苍白，哭了一会儿，因为她一直想着，那天下午儿子和教父还没有吃的呢。

“你耽搁这么长时间呀？那位先生真讨厌。好了，我的朋

友，很遗憾打扰你。请记住，我进来时对你讲的话……”

米吉斯很快在心灵深处进行搜寻，发现那里一片混乱，他要让一切恢复正常。“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他自言自语地说，“一个有荣誉感的人，一个善良人；也是一个星期一即将结婚的人。”

伊西多拉进来时向他提出一个焦虑的请求，那是出自一个人最神圣地方的雄辩的表述。伊西多拉把需求的呻吟同贞操的请求放在一起，对他是这样说的：“给我饭吃，别碰我。”

米吉斯把包打开，让那个无依无靠的漂亮女人看，随后用宽宏大量的心对她说：

“明天，你就在埃米利娅家里了。”

二

他们接受了伊西多拉。米吉斯的推荐在那户人家里起了重大作用。他治好了他们大孩子的百日咳，又为最小的孩子排除了长牙期的危险！

读者早已知道埃米利娅·德·雷林皮奥是怎样和表哥、把胶囊称为“条款”的矫形医生的儿子结婚的。如果从雄心勃勃的堂娜拉乌拉的角度来看是个耻辱；但埃米利娅看重两个人的感情和美好的前程，因而那是顺理成章、门当户对的。胡安·何塞·卡斯塔尼奥在技艺上和他父亲一样娴熟，在发明才能、吸收矫形技术的新发现、新创造方面又胜父亲一筹。他维护着诊所的声誉，收入甚丰，因为人类很不幸，因为它好像一架破旧的机器，摇摇晃晃，快散架了，越来越需要修理和支护，或者必须求助于拐杖、吊带、腰带、悬带，等等。就是说，我们快成了疯子。有人说是因为学习过于用功，有人说享受超过了限度，还有人把过错归于精

密仪器。但是，无论是怎样的原因，矫形术和火炮学一样有着光辉的前途。这两门科学互补性很强，就像哲学和精神病学之间的关系。

他们过着勤俭、和睦的生活，埃米利娅这个女人有教养、心地善良，早已治愈了那些怪毛病，不再讲究排场，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除了夏天外出旅游外从来不戴宽檐礼帽，她也不再学佩斯女儿的样子。顺便说一下，这几个女孩子仍然模仿某某公爵女儿。埃米利娅家道殷富；她、丈夫和孩子不愁吃不愁穿。另外，他们的积蓄不少，诊所的生意数一数二，而且还有一样东西在向他们微笑，那就是平托庄园，连同其他家产都由老人照管着。总之，埃米利娅在生活的舞台上拥有一个闪光的座位，而许许多多人不是站立着，便沮丧地坐在角落里。她丈夫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一颗慈善的心，待人亲切，惟一的缺点是对什么事都想做得尽善尽美，而且越早完成越好。同时，他与工人们总发生矛盾。

伊西多拉努力认识那户人家的长处和优点，但无法从脑海排除矫形诊所的可怕影子，那里摆放着各种各样丑怪的器械。拉法埃尔和工人工作的后店以及全家居住的房间，虽然充满了真挚、高尚、尊严、勤劳和忠诚的气氛，但到处散发着臭皮子味。光线昏暗、噪音刺耳。

她虽然这样看，但并不能使她不感谢胡安·何塞和埃米利娅。他们接受她，说明他们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而如果鄙夷她，那他们有这种权利！这里，请看看环境的重大影响。伊西多拉在那儿住了三四天后，已经百分之百地适应了那户人家的和睦、井井有条的生活，不说光线昏暗、臭皮子味和器械丑怪了，在她身上出现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安宁、欢快迹象。里金和埃米利

娅的两个孩子成了好朋友，仿佛是在一个摇篮里长大的。他们从早到晚在房子里跑来跑去，打闹嬉戏。

惟一不那么满意的是堂何塞。他说，他之所以心情不好，是因为没有活干。卡斯塔尼奥不需要会计，于是让他当信差、催要欠款。但是尽管这位善良先生兢兢业业地做这些事情，可以看得出他的最大愿望是什么也不干，时时刻刻看着伊西多拉，和她一块儿散步，尽力为她效劳。

米吉斯时不时地去那里，但每次都呆很短时间。他就住在对面，下午常常打发女仆送去纸条，把伊西多拉、埃米利娅和沉默寡言的堂何塞逗得格格发笑。这儿是其中的一张样品：

药方

耐性浓缩物　一百克
缝纫机工作每分每秒
摇匀　无日期
服用　每时每刻

大夫米吉斯

“你看见没有？”埃米利娅笑着说。“他叫你干活，用缝纫机帮助我。这个米吉斯真有趣……他说得很对！你干点活，对自己有好处。你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那位女病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从第一天她就开始在埃米利娅那台漂亮的机器上练习起来。好，很好！你稍稍用点心，很快学会。第二天，又送来一张纸条。

药方

遗忘树根浸剂　二十五克

谦虚精油七吨

用树胶水稀释，加入吐根，或者胡安·保乌，制成四万丸，每秒钟一丸，观察疗效。

大夫米吉斯

注：鄙人明天去小教堂。请为他歌唱囚犯圣母颂。

虽然这些药方都是玩笑，但伊西多拉并没有忽视药方包含的某些教育意义。她下定决心卖力气干活，把造成她放荡的某些东西忘在脑后，切断心灵的骄傲的翅膀。又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医生嘱咐女病人帮助女主人干些家务活，这样可以渐渐学会一些东西；休息时好好读几本书。我推荐《伊索寓言》、《基督年》或《儿童读物》。一定学会算术、熟悉数字。在这方面，她的教父、会计工作的老鹰可以帮助她。医生特别叮嘱女病人，如果胡安·保乌（绰号叫吐根）去那里，一定热情接待。他很可怜，心情忧郁，尽管有望得到一份遗产。

“注：蜜月绞刑架已经架好，就在小教堂里。请为米吉斯祈祷。”

晚上，他们吃饭时，米吉斯过去呆上一会儿。多么欢闹呀！三个孩子向他跑过去，这个吊在他胳臂上，那个抱住他的大腿，

对他表示热烈欢迎，仿佛这位年轻大夫是最好玩的玩具。伊西多拉和埃米利娅谈起他的婚礼，一会儿表示祝贺，一会儿开玩笑，而他这时对自己的妻子赞不绝口，那时又叹息失去自由。然后，他上楼去看望一位老人，著名时装师埃波尼娜的母亲。

埃波尼娜是个既心灵手巧又有口才的法国女人，没有几年工夫便吸引了众多顾客。是邻里们使埃波尼娜和埃米利娅成了好朋友。有的晚上，这个法国女人下楼到矫形医生家串门，有的晚上卡斯塔尼奥一家人上楼到时装车间看看。伊西多拉早就认识埃波尼娜，因为博廷发迹年代后者为她做过几件衣服。埃波尼娜了解鲁菲特女儿的审美观点，她每次来，都拿出自己得意之作，征询她的意见。伊西多拉高兴极了，尽管她看到那么多漂亮东西并不是为她做的而心中有些不快。回到矫形医生家里，脑海里时时浮现出各种奇装异服和饰服，陷入深深的悲伤之由……

这样又过了几天。米吉斯打发人送来新婚喜糖，附在上面的纸条这样说：

“米吉斯已经变成了祭品，他从布满鲜花的地狱，从温暖的蜜月棺材向卡斯塔尼奥夫妇和保乌夫人致意。米吉斯希望后者心情平静。很不幸，他得知伊西多拉没有按我的医嘱去做，去了埃波尼娜夫人的时装车间，试穿好几件舞衣，看看效果怎样。这非常危险，会引起高烧。我再次重申我的药方：远远离开那些乌烟瘴气的地方。在空闲时间里，女病人应该为胡安·保乌做几双便鞋；为此已经说过，需要使用两瓦拉麻布。这没关系。我送给你麻布和毛料。女病人要在吐根树荫下养病，那是一棵神奇的树，夫人们，栽种

在胡安内罗大街的石印车间里，他渴望用自己的枝叶保护百位国王的女性后代。婚龄最短的丈夫、最得意的医生向大家致意。

米吉斯

伊西多拉看到米吉斯的信和药方已经没有笑容。从前一天开始就沉默寡言，好像在想什么事。埃米利娅和卡斯塔尼奥认为他们女友突然如此悲伤，是因为检察官催交高额诉讼费用，她无力承担；他们拐弯抹角地探测，但怎么也找不到她沉默、悲伤的缘由。在那之前，他们发现一件事，从而产生了令人沮丧的怀疑。事情是这样的，堂何塞从街上回来后，悄悄地和伊西多拉说了会儿话；从那以后，那位年轻的病人便一蹶不振。这对夫妇留心观察，发现雷林皮奥一会儿出去一会回来，好像带回来口信似的；教父和教女小心地交换几句话。这样过了四天的样子，伊西多拉上街了，说是去检察官家，第二天和第三天仍然如此。卡斯塔尼奥夫妇警觉起来。并且认为伊西多拉不值得他们那样大发善心，收留她。

堂何塞忠实得像条狗，守口如瓶又像坟墓，做事是那样小心翼翼，猎奇心盛的女儿找不到一丝缝隙。何塞，你真是一个无价之宝呀！

三

这期间，伊西多拉根本不把心放在工作上，而是经常参观埃波尼娜的时装车间，痴迷地欣赏着五光十色的衣服，其中有三件

舞衣最吸引她的注意。那是为一位年轻伯爵夫人设计制做的，此人和我们这位女病人的身高、身材一样。埃波尼娜想让她试穿一下，看看效果。纯真的圣母哟！……她穿上第一件，魅力又增加了好几分！穿上第二件，噢，太迷人了！第三件……耶稣哟，第三件那样合体合身，甚至一想到脱下，就浑身打颤。她在穿衣镜前欣赏自己的美丽身姿，陶醉了。在那里，水银玻璃的神秘领域里，绸缎、边饰、眼睛形成一个整体，犹如浩瀚无垠的大海在月光下轻轻摇动。伊西多拉在她本人的复制模特身上发现诗的世界。当社会欣赏这个美女形象时，将要讲出怎样感叹的话呀！社会名流将怎样赞誉她、祝贺她呀！看那双肩，那颈项，那……一切！如同大海的珍珠，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多么迷人呀！不，不，那是荒诞之中的荒诞呀！她是贵族之后；如果不是，她的超群之美，她的形象，她的细腻爱好，她对漂亮东西、高级东西的爱恋，不就是她的名副其实的贵族证书吗。

事情再明显不过了，她是贵族之家的成员。但是，那套衣服为什么不属于她，而是借用，马上要脱掉，都不能像滑稽演员那样展示一会儿？她不是舞台上的王后，而是真正的王后。她在镜子前面照呀照呀，照不够，有时转过身去，观看衣服如何卷成长尾形。但是，她能不能穿那衣服走进舞厅？她那自欺欺人的遐想又固执地激荡起来，真的翩翩起舞了。

突然传来脚步声。伊西多拉和埃波尼娜向附近大厅望去，看见一个人走进来。那是米吉斯。

“请，大夫。”女时装师说，“您将看见一样美妙的东西。您不会阻拦的。”

埃波尼娜在生活上是没有条理的女人，已经好久没有付这位医生的钱了。奥库斯托经常热心为女时装师的母亲看病。为

了自我原谅行为上的疏漏，这位法国女人对米吉斯很热情，欢迎他随时到车间来，和工人们说笑。伊西多拉看见米吉斯，先是一愣，随后笑了起来。

“你看见我穿这套舞衣，感到惊奇吗？”她说。“我知道你要批评我；可是，你说心里话，我这样漂亮不漂亮？”

这个年轻人入迷地看着她，低声表示他的惊异和痴迷，说：

“你……已经不是漂亮，也不是美丽，而是……天仙！”

“噢，你动心了。”

“对于一个上了绞刑架的男人，是不能轻易使他动心的。但是……铺满鲜花的深渊，我是对你说实话，我现在如果还没有被绳索勒住脖子的话……可是，对，别说那些蠢话了！现在讲话的是医生，是医生。”

他在身着舞衣的迷人夫人面前挥舞了几下手杖。

“你又违背我的治疗方案了；你根本不把我的药方放在眼里。伊西多拉，这样下去，你是不能得救的。我不管了，让厄运永远伴随你吧。”

“奥库斯托，你坐；把帽子摘下来。”埃波尼娜彬彬有礼，声音甜蜜。

米吉斯心情很不平静，一会儿坐在这把沙发上，一会儿又坐在另一把沙发上；最后竟然踱起步来，或者站在一边，但眼睛总不离开他的女病人。

“可是，我说呀，”伊西多拉有些不知羞耻地说，“你可别批评我呀，因为你那些破药和那个令人恶心的吐根，根本治不好我的病，我也不愿意这样治病。”

“我早知道你不愿意。你以为我不了解你这几天做的坏事呀？什么都逃不过我们医生的眼睛。我把你的那些事讲出来好

吗？”

伊西多拉又有些茫然了。

“你听我说，上个星期华金·佩斯从法国回来，情绪十分低落。他的债主等厌了，像一群饥饿的秃鹰向他扑来。他父亲下决心不再保护他，把他赶出家门。”

“是这样，是这样，”鲁菲特女儿激动地说，看上去像要流泪似的。

“那个可怜的男人水淹到脖根，绝望了，无力与命运抗争，便跑来向你求救。我知道，他找过你，托你教父给你捎过信，你去看过他……这些事是不是真的？”

“是。”

“他住在一家十分寒酸的小旅店里，那里只住些三流斗牛士、赌徒、流浪汉……四天前你去看过他；后来又去过好几次……我是从旅店老板娘那儿知道的。老板娘虽然老了，但年轻时可以和阿斯帕西娅①媲美，她和我的一个可怜的病人保持往来。你想想看，都做了什么事呀，好好看看这几天走过的路，和什么人打交道。”

“你说的都是实情。你是怎样知道的，了解得那样一清二楚？”伊西多拉说着哭起来。“奥库斯托，可怜可怜我吧。不要，不要讲那些事……他正在受通缉，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捕，

① 阿斯帕西娅（前470—前410）：古希腊宫女，伯里克利的情妇，她家经常汇聚雅典最著名的天才人物，包括苏格拉底。她不但容貌超群，还在政治上为伯里克利筹谋划策。伯里克利（？前495—前420），古希腊民主派政治家，出身贵族。公元前四四四年出任首席将军，成为雅典国的实际统治者。当政期间，实行发展工商业、奖励文化艺术的政策，大兴土木，修建雅典城，开创了希腊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必须躲到一个破地方，从而能够得到安全保障。他和那里的房客没有任何往来。你别告发他，别训斥我，我不能让他受苦受难呀！”

“请原谅我，小朋友，”埃波尼娜温存地说，“可别把我的衣服弄坏了。您的眼泪都把衣服弄湿了。”

“我这就脱下来，”伊西多拉一边说一边做出被溺爱女孩的表情。“米吉斯，请你到大厅呆会儿，我把衣服换下来。”

医生走开一小会儿；他回来时，伊西多拉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一边给简陋衣服系扣子，一边说：

“我又穿上这可怜的号服了。”

埃波尼娜上楼去了，这会儿那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突然，伊西多拉径直向米吉斯走过去，把双手交叉起来举在他面前，用痛苦的声音说：

“朋友，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出了什么事？”他问，那痛苦的声音，那滚滚而下的眼泪表明她有些怯懦。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我向你求救，向你……你是好人，很久以前就认识我。”

“我是好人？……”奥库斯托嘲讽地说。“好，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我一定讲出来吗？……需要钱。”

“好……”

“我不能这个样子呀。你那些药方见鬼去吧。我要对你说……我要生活，而这并不是生活。”

“你要钱给佩斯。”

“不，不是；我要钱是为检察官和为我自己。我几乎衣不遮体了……你不要斥责我，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观察生活中

的事物。我知道，你要教训我，什么道德呀，谁知道……我不懂得你那些药是什么东西。我要对你说……上帝不愿意关照我，上帝把我逼得走投无路，上帝对我宣战……”

“好狠呀！”

“我愿意走光明大道，但上帝不让我走。”伊西多拉继续说；她是那样激动，仿佛疯了一样。“我们来看看吧，上帝最后是否关照我。我要对你说……最重要的是我要打赢官司。我打赢官司以后，将把我的家掌握在自己手里……但非常遗憾，我不能光明正大地走近它，那是我的房子呀……可有什么办法呢？在得到房子之前，朋友，我太讨厌贫困了，我生来讨厌贫困，我不喜欢贫困。平民百姓生来是贫困的，而我是贵族呀！”

“伊西多拉，”奥库斯托严肃地说，“你是生错了地方呀。你应该生在法国。你太伟大了，你是天才，这里对你来说太狭窄了。我想最后劝告你一次，听吗？那你就去巴黎吧。你在那里会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在这里，你将堕落下去；在这里，我们不像你那样大手大脚。”

他站起来，准备走开。

“不，你别走，”她一边说一边用力拉住他的胳臂；“你别走，告诉我，我能否指望你。”

“指望我什么？”医生喃喃地说，全身抖动。

他周身寒彻！……

“我需要一笔钱，”伊西多拉说；她焦虑得有些发烧了，双唇干干的。

“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那个年轻人说着扑通一下坐在沙发上。

“你能，你能。奥库斯托，看在上帝的面上！……救救我吧，

救救我吧。我要对你说……”

“只是救救的话……”

米吉斯很困惑，迅速地权衡了自己的处境。他六天前结了婚，正在度蜜月！……难道背叛他的年轻、温柔的妻子！“不，不能，不能。”他在心里喊着，然后大声地说：

“可怜的女人，要么成为罪犯，要么成为不幸的人，贵族也好，百姓也好，随便什么人也好，但我不能接济你……你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啊！这些朋友怎么都翻脸不认人了！”她感叹地说，心中万分焦虑。“而以后看见我们无依无靠，走上堕落道路时，又要大骂特骂！好吧，好吧；我就堕落下去吧，胡乱地活下去吧。”

米吉斯闭上眼睛，他不想看见她。如果再看见她一会儿，他也将堕落了……为此，他一句话没有说，立刻走出会客室，走出房子。

他在大街上走着，很高兴自己胜利了。这时从身后传来轻盈、快速的脚步声。同时，他听到呼唤他的名字。一个女人跟在他身后奔跑。当他认出是伊西多拉时，可怜的医生又颤抖起来。

“我有个疑问，”伊西多拉说；她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声音结巴，表情茫然，像死人似的。“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你大概以为我希望成为你的情人，暗示你用金钱买下我……你不要把我看得那么坏；我愿意成为正直女人。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我要对你说……”

“正直女人！”

“对，对。你不理解我。你如果接济我，我一定还给你……以钱还钱。”

“别缠着我！”米吉斯说着迈动脚步。

“你别走，别走！”她重复说，用力拦住他。“我实在走投无路。我需要……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最后一步，我要豁出去了。”

“我是个穷光蛋。”

“绝望就是法律，奥库斯托。我对你说的都是心里话，我对你说……我只爱一个男人。为了他，我可以献出生命；最后，可以献出声誉……你说，能不能帮我一把？”

“你需要的是，为了吃上饭？”

“不；我需要很多钱。”

“我没有办法，无能为力。”

“奥库斯托，奥库斯托，”她吊在他的胳臂上大声说，“我的需求是那样大，实在没有力气支撑了，尊严，贵族身份也顾不上了。我不爱你，不能爱你；但是，由于上帝对我不闻不问，我只好出卖自己。”

寂静。米吉斯看着她，不时地眨巴着眼睛。他们头上有盏汽灯投下橘红色灯光，照在那个难以形容的场面上；这边是绝望的需求，那边是迟疑的坚贞，两者在疯狂地搏斗着。噢，金钱和美色，你们是撒旦宝剑的双刃呀！

“我是穷光蛋。”米吉斯又说了遍，看得出他那是用很大力气说出来的；“你到巴黎去吧。”

“奥库斯托！”

奥库斯托愤怒了。他趁心灵的那一颤动，用力甩了下胳臂，从伊西多拉的手中挣脱出来，坚定地对她说：

“让上帝保佑你吧。”

他已经走得很远了，才听见一个嘲讽的声音：

“伪君子！”

那天夜里，伊西多拉从好朋友家里消失了，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埃米利娅，胡安·何塞，我亲爱的朋友：我再没脸住在你们家里。今天夜里，请照管好我的儿子。怜悯我吧。”

第十一章

又一次幕间休息

在那场沸沸扬扬的有关血统亲缘关系的官司中，取证这一程序已经结束；好几位证人都提供了证词，双方回答了无数个问题、反问、再提问；一群法庭职员在那棵果实稀少的大树枝叶间跳来跳去；已经把人证物证俱在的辩护词递上去；审理日期临近，接下去便是判决。看到这一切，原告想入非非了。在取证时，伊西多拉确实被传去展示儿时的某件纪念物，说明她的出身；但是，她不能提供有分量的东西，从而加强她的辩护。

证人的证词含混不清，有的说东，有的说西。一个叫阿罗约的人，来自托梅略索，是“神父”和托马斯·鲁菲特的朋友，证实伊西多拉的诉讼成立。另一个叫阿里亚斯的人，提供的证词却截然相反。堂何塞·雷林皮奥也出庭作证，完全支持他的教女；不过，他的证词不十分有力，从而对这位老人是否出于诚心产生了怀疑。对于那件如此神秘的事，他了解得不多。他只知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八五一年时他已经做了一个女孩，即托马斯·鲁菲特的女儿的教父。大概过了六个月的样子，雷林皮奥和鲁菲特为一笔小小遗产闹翻了。从那以后，他们之间七

年没有说过话，没有来往。后来，两家和好，又互相往来了。那时，雷林皮奥一家人发现鲁菲特家里有两个孩子，伊西多拉和一个两岁的男孩。托马斯对雷林皮奥神秘地说，他的女儿死了，那个女孩和男孩是一位贵妇交给他抚养的，但他没有说出贵妇的姓名。堂何塞从伊西多拉六个月以后就再没有见过她，他无法从她的面庞上确认他亲戚说的是真还是假；但他仍然按照习惯称她为教女，十分疼爱，后来有大量证据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佛朗西斯卡·纪廉，雷林皮奥从来没有从她那里得到断言证词，说明那两个被看做他们亲生儿女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托马斯·鲁菲特在托梅略索时，那位好心的女人道出点什么，但更让堂何塞迷惑不解；可是，鲁菲特回来以后，一切又变得那样模棱两可，神秘莫测。

这就是雷林皮奥所知道的；这些简要的材料和他与托马斯、佛朗西斯卡的也不是很长的谈话，大概就是他的证词的内容。但是，他出于骑士的保护弱者的义气和感情，便做了最合乎他本人愿望和教女愿望的证词。现在，我们来跟踪伊西多拉的足迹，埃米利娅和胡安·何塞对她的住处一无所知。那个浪荡女人两天里回来三次看里金，因为矫形医生不想把孩子交给她；但是，无论怎样巧妙地询问也不能从她嘴里得到有关她住处的一丝线索。堂何塞可能知道；不过，他也守口如瓶。这位善良的会计师悲痛极了；身上背着那个沉重的悲痛包袱，好像老了许多，一下子长了好几岁。他几乎整天在外面度过，走进家门时总是唉声叹气。他吃不下去饭，睡不好觉，净做稀奇古怪的梦。他常常梦见自己在和佩斯、博廷及别的绅士决斗，把他们一个个杀死，让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太可怕了！

但是，如果说雷林皮奥是忧愁的化身的话，那么另外一个我

们非常熟悉的人，伟大的保乌却突然看到自己在爱情上的不幸得到了补偿，天大的幸福降临了，只是花几个钱罢了。噢！如果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同意他的求爱，那么像太阳一样伟大的工人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这种事天底下可不多见呀。可以说，基督教的上帝有时要比异教的命运之神还要怪，把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堆在他的周围，而拒绝给予他的心渴望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他身边全是好吃的果子，但看不见、享受不到爱情的鲜美花朵。自从参观阿兰西斯侯爵府以后，命运便开始与他玩耍。在那二十几天里，这方面剥夺了他的一切爱情希望，另一方面却赐予他三笔意外之财，数额一笔比一笔大。第一，和一位著名实业家签订制做印刷品和标签的合同；第二，分到十七万雷阿尔的财产；第三，彩票中了二等奖，收入五千杜罗。怎么样？这些款项对于达到久盼的社会清算来说又多了一个障碍。保乌把这些钱收藏起来，他高兴极了，在内心深处这样想，完全可以迟些日子搞社会清算；就是按原计划进行，忠厚老实人的金钱可以排除在外。

米吉斯很看重保乌这个人，经常和他说笑。一天，他去祝贺，看见他在车间里，像往常一样干活。保乌站起来，大声和他打招呼，紧紧握手。过了一会儿，他一阵剧烈咳嗽，脸色憋得像酒囊，那只转动的眼睛都快从宽大的眼眶脱离出来，掉在地上。

“药片，快，药片。”

“什么药片、药水呀，你快别提了。医生呀，药剂师呀，别想从我这儿捞走一文钱。让他们去吃野草吧！……你们这些医生呀，我如果统治世界的话，一定把你们赶去给我扫大街，给我把沼泽地弄干，给我把下水道清洗干净……疾病都集中在那里。”

“而你们这些石印工人，如果没事干，我要把你们赶去抓青

蛙，抓多少个都给我一个一个地刮光它们的脸……不过，有件事我开门见山地说了吧……您到底请不请客？”

“当然请，先生；请您喝一杯……只此而已。”

“这么小气！我一直盼望丰盛的宴会呢。”

“我不喜欢讲究排场。闹哄哄的。”

“我说，一桌酒菜也就五十雷阿尔吧……四五个朋友……”

“继续下去，”那个卡塔卢尼亚人笑着说，“就是两百雷阿尔也没问题；可是，只能四五个朋友。”

接着，他们谈起了走大运的事。保乌对此心情很平静，不想到处张扬，不想胡花那些钱。如果有一天结婚的话，他仍然继续工作，过简朴的、默默无闻的生活。但是，如果不结婚，他也想找点乐，他妈的，一个人死时把钱留给继承人，等于打了水漂儿。到另一世界去，而把这个世界仅有的一点好东西留下来，这太愚蠢了。还有，如果进行社会清算，如果剥夺产权，把一个人搞得分文不剩，可他一天吸血鬼也没当过呀，这不是太惨了吗！劳动是好事，好极了，对，先生，是令人羡慕的事；游手好闲的人享受穷人的劳动果实，是彻头彻尾的二流子，对，先生，他们是一群大无赖；但是，有机会进入世俗的享乐之宫的工人，哪怕只是很短时间、只是看看吸血鬼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算账那天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呀。他，胡安·保乌已经考虑过了，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纯理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在实践中研究游手好闲、坐享清福的严重性。

米吉斯完全赞成这些想法，并且全力鼓动他的朋友品尝一下短暂生命中的少得可怜的甜蜜滋味；不这样做，总觉得嘴角上挂着苦涩味，再说成为幸福之人的时机并不时时出现，有这样的机会就应该利用，因为受苦受难、悲伤、痛苦的日子多着呢。

“我想，”他补充说，“我们也能坐马车，也能骑高头大马，我们在皇家剧院也会有包厢，享受良好的服务。”

胡安·保乌笑起来，他说不想许愿过多，不想出丑，不想像没有头脑的印第安人那样被当成笑料；他只想请四五个朋友，不离开车间就想看看人民鲜血是什么味道。

后来，米吉斯提到忘恩负义的女人；胡安·保乌听到这个女人的名字，立刻把脸板起来，好像有那么一刻完全失去了欢快的心情。那当口儿，如果不是堂何塞进来的话，他们两个人不会丢掉这个有趣话题的。堂何塞看见医生在，有点惊慌。胡安·保乌也有些不知所措，请米吉斯原谅，随后同雷林皮奥走进旁边的办公室。奥库斯托听见他们低声谈秘密事。

“是来给他送信或口信，”大夫在心里想，要装出不知道的样子；“有了，有了。”

堂何塞走出来，看那样子又带回一封信或者口信，很可能是信。堂何塞对米吉斯找话说，天气呀，政治呀，卡诺瓦斯①呀；还说英国人在直布罗陀横冲直撞，西班牙应借此机会要求英国归还我们国家的那块土地。奥库斯托表示同意这些爱国主义想法，便放他走了。那位老人一副朽衰样子，表情又那样紧张，很值得同情。第二天晚上，堂何塞应邀出席胡安·保乌举行的宴会，他身穿那件过时的燕尾服，蓝色领带上卡着饰针。整个晚上，他一直阴沉着脸，言语不多，别的客人怎样说呀笑呀，也不能把他带动起来。他脑力不济，刚喝两杯酒就晕头转向，而在这儿喝的是香槟酒，这位好心的会计师好几次说话都表明不能自控，这会儿又向胡安·保乌转过身，用僵硬的舌头一

① 卡诺瓦斯（1829—1897）：西班牙政治家。

本正经地说：

“先生，您应该给我点补偿，不然，我不得不把那件事置于……”

在座的人哈哈大笑起来。堂何塞本来就是躁脾气，听到笑声以后更加怒不可遏，满脸涨得通红，表情冲动，言语激昂，又补充说道：

“因为您坚持玷污一个极为高贵之家姑娘的荣誉，但我不允许……您知道吗？我不允许……我，做为她的第二个父亲！……”

“您说得对，”米吉斯说。“不能这样。决斗是不可避免的。”

“说得好。”雷林皮奥喊着说，用力在桌子上敲了一拳，盘子打碎了。“您来决定时间，用什么武器吧。如果愿意，就在天明的时候……”

“就在天明的时候……”

保乌也是个喝两三杯葡萄酒就坐不住的人，这时也开始不能自控。先是大笑不止；接着一定要拥抱堂何塞，称他是好朋友。而雷林皮奥则相反，怒火越烧越旺。在座的人都鼓动他；如果一个劲儿干杯的卡塔卢尼亚人不倒在地上，肥硕的身体不发出扑通的响声，天知道那事最后闹到怎样的结局。

这时，堂何塞站起来，指着像是死过去的保乌，用演员一样的声音说：

“我得到了命运的关照，先生，是我权利的象征！我把他杀死了！……我拯救了一个高贵女人。一个绝代美女，那个东方之珠，那个天使的荣誉……”

他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身子像陀螺一样转了下，便倒在一把油布沙发里。米吉斯赶忙给他头部做冷敷。

第 十 二 章

场　　记

一

华金　（独自一人，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踱步；房间低矮，肮脏，家具丑陋不整，乱糟糟的。）这种生活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严正声明我是个理智的、自由的人，我声明低三下四地活下去，那样是荒谬的，是愚蠢的。当社会向我们宣战时，要么举手投降，交出心灵这座碉堡的钥匙，或者说羞耻，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名称，要么拿起逃跑这把钥匙，移居永恒的世界。这正像有人说的，是十字路口，是问题之所在：要么没有廉耻地淫荡；要么死去，根本不会受到羞辱。我选择死这条路。（深深地叹口气，把眼睛从地板上抬起来，盯在墙壁上的一面镜子上，镜子上爬着苍蝇，有好大一片水银模糊；他静静地照了好一会儿。）你，我这里看见的这个形象，是华金·佩斯的形象吗？我不认识你。你不是我。我以前很英俊，而你，像老基督那样苍白无色，一点光彩都没有，越看越不顺眼。我怎能相信你就是马德里衣着最漂亮的男人呀？你现在穿这件燕尾服，把扣子结到脖颈，扣眼儿撕裂，衣边油污，布丝成缕。你不是那个男人；你现在到了吃饭的时候，只能喝杯咖啡、吃块面包，这怎能是我认识的华金·佩斯呀！（转过身子，继续踱步。）我憎恶自己，讨厌自己。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一百次。我过不了许久就会被发现。一定会逮住我，

一定会把我关进监狱……太残酷了！（激动地。）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不了解什么是秩序，太愚蠢了；我没有常人之识，我不能管好自己……我一钱不值。在这方面怎么说我都是正确的。但是，指控我是诈骗犯！……我在巴黎欠了债；我到西班牙是想还债的，一个法国人也跑了来，跟在我后面，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我和他周旋了几天；我弄了几张汇票，取出钱，还清那个法国人的债。这里的债主看到外国人那样走运，都十分嫉妒，就都向我扑来，搞得我喘不过气，寸步难行，抄了我的家。我父亲大怒，和我吵翻了，不再帮助我。汇票的人逼我还钱，我哪能还得上呀；我请他宽容我几天，他不同意，以为我要赖账，便向司法当局报了案。我到处奔波，想方设法找个借钱的人，但怎么也找不到。我声明我是一片好心，一定还上那钱，可谁都不相信我，说我到处惹事，到处诈骗……这我怎能忍受呀，怎能忍受呀！我是有错；但坏心眼，从来没有。我轻浮，这也许是犯罪的缘由吧？……我求助赌场，但没有运气；连地下赌场的那些可恶的家伙，也引诱我上钩，和我过不去。一个人倒下了，所有人都想在他身上踏只脚。昔日的社会偶像和贵妇们的宠儿、真正的时装男模儿，哪能忍受凡夫俗子的羞辱。唉！（深深地叹口气。）我发誓，决不让他们笑话我，决不能笑话我，决不能侮辱我，不能看我的笑话。必须体面地结束这一生。失去根基的所有东西，要自然而然地倒下。我灾难性地倒下，像巨塔一样，听见我轰隆一下完结的人，要这样说：“好样的……”（走近一个角落，那儿的衣架上挂着一件大衣。触及布料，从外面认出衣兜鼓出的东西。）你在这儿，护照，单程车票，有去无回。我要把你保存在桌子的抽屉里（拉开抽屉。）不让伊西多拉看见，她看见火器也会害怕的。她昨天看见你，想扔到大街上去。今天晚上，

你我就要达成共识。从早晨到晚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得多么沉重，流出口水一样黏乎乎的东西，浸湿我的处于绝望之中的灵魂。这已经不是活着。就算一切都完结了。我要写几行字。我不能这样走，对一些人什么都不说就走！（坐在一把破椅子上，面前是一张一看就知道摇摇晃晃的桌子，开始写起来。）我们略去俗气的客套吧，不要对任何人通告我的死讯。我要对父亲说……有脚步声，伊西多拉来了。这个不幸的女人看见我被所有人抛弃的时候，是惟一一个牺牲自我站在我的一边，关照我的人。噢，一颗伟大的心哟！她想用幻想安抚我的痛苦，用希望安抚我的绝望。我只要看见她，就有了生的欲望，就有了做好人、做有条理的人的欲望，就有了永远和她结合在一起的欲望。她来了……

二

伊西多拉　（上场，一副倦态。穿着简单，手里拿一包衣服。坐在一把沙发上，沙发缺腿，一边高一边低，用温情的眼睛望着华金，希望他首先讲话。）我的上帝，这楼梯！

华金　上天堂的楼梯更长，人们都这样说，我是没有看见。

伊西多拉　我教父来过没有？

华金　我不想见到这位大人。

伊西多拉　我今天走了多少路，跑了多少地方呀！……我回埃米利娅家，去看望里金。我想把他带来，担心他打扰他们；但是，埃米利娅不同意……我们对哭了好一阵子……（激动起来。）

华金　你做得对，应该把他放在那里，在什么地方都不如那

儿好。

伊西多拉　（深深地叹气。）唉，上帝哟，愁死人！我终于凑到……（把手放在衣兜那里，好像要好好保护起来，防止华金突然扑过来。）我一分钱也不给你，不给你；你让我把事情好好安排一下。首先，你必须离开这里。这房子简直是猪圈。住着一些什么人，是什么房客呀！昨天夜里我根本没睡好，那些斗牛士呀，还有别的不三不四的人在饭厅里唱呀，拍巴掌呀。可是，告诉我，你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住下？

华金　（无精打采地。）我被追捕，那么害怕，那么不知所措，随便叫我的朋友贝贝·努勒斯带到什么地方。

伊西多拉　你在这儿已经住了八天，我已经凑齐了这些天的房费。我在这儿只住了三天。房费还不算多。我今天在餐馆买点好的饭菜，给你送来。

华金　你别急着做那事……对我来说什么都一样。

伊西多拉　你明天搬到一家更体面的旅店去。

华金　（漠然地。）为什么？

伊西多拉　你应该活得更体面些呀！

华金　这都是陈规旧习。

伊西多拉　（思索地。）我昨天对你说过，找座小房子，我们住在一起，秘密地，不让任何人知道。我想过了，不能住在这儿。

华金　秘密地住在一起，筑个小巢……（笑起来。）太愚蠢了，亲爱的，小鸟可以那样做。它们不知道印制钞票。我们现在走投无路呀。别去想房子呀什么的。小说家把许多错误想法引入社会。他们把生活描绘得天花乱坠，所以，他们应该去服劳役。

伊西多拉　你别灰心丧气。（露出甜蜜的微笑。）我如果告

诉你，我有办法弄到些钱呢？

华金　你的钱够我们用两天，三天。以后，我们还要回到贫困状态。我现在被困在这里，你的财产并不足以让我打碎套在身上的枷锁……

伊西多拉　（亲切地。）我如果可以……？

华金　好，好，好。你靠幻想生活。一定又是幻想打赢官司。你总是以为明天伊西多拉睡下去，一觉醒来就成了阿兰西斯侯爵府的人，腰缠万贯了。你那么聪明，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生活着，让虚幻的希望欺骗自己。

伊西多拉　好了，你今天看什么都漆黑一片。

华金　那是因为我面前的一切都染成了黑色。

伊西多拉　你如果不想让我们争吵的话，就别那么轻蔑地对我说打官司的事。我完全有信心，也希望你有信心。检察官说已经是胜券在握了……只需要很少的时间了，因为我外祖母要上诉；但是，请你不要怀疑，我这官司是打赢了。

华金　就是事情按照你的愿望发展，总要过三年五载的，你才能打赢呀。你帮助我想一想，我现在用还没有印制出来的钱怎样解决目前的困境，避免遭受羞辱。

伊西多拉　我现在给你的希望，并不指的是官司。我是想用借贷的方式为你弄到钱。

华金　我不再相信借贷了，如同不相信奇迹一样。（转过身去，又踱起步来。）

伊西多拉　（移到一边，看了一会儿华金。）我们应该战胜不幸……这屋子像猪圈一样，我来收拾收拾。（寂静。两个人好长时间沉默着。伊西多拉把椅子摆放整齐，整理床铺，扫掉灰尘；把镜子擦干净，照了一会儿，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像什么。（大

声地。）我们今天从餐馆买两份饭菜吧。

华金　随你吧。吃好吃坏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但是，你如果愿意，吃点好的，也无所失。

伊西多拉　（疲倦地坐下。）亲爱的，我是被穷困吓坏了。我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你呢？这能说是活着吗？……

华金　没有钱活着是脑子生了病，是只升不退的高烧，是脑炎。贫困不堪，连爱情都是不可能的。你把最典雅、最高尚的恋人，把罗米欧和朱丽叶，比如说，放在一间猪圈里，有的只是众所周知的“你就是面包和一切”，不出两天他们就会挠破了脸。贫困是人类灵魂的敌人。在贫困面前，聪明无能为力，亲情无能为力，友情无能为力，技艺无能为力，谈不上尊严，什么也谈不上。贫穷是罪恶的集中表现形式。听我说，听我说，伊西多拉，修道院的钟声敲响三点钟了。我受不了……你如果一定要奢侈，到餐馆买点什么的话，那就赶快叫人送来，午饭也好，晚饭也好，我快饿死了。（又一次寂静。餐馆仆人送来午饭。华金的食欲比伊西多拉好。）

伊西多拉　（饭后。）怎么样?

华金　大虾很好；牛排使我焕发了青春。你真好，总是有出人意料的想法。那两瓶香槟使我又惊又喜，这证明你身上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你的心，你的头脑都是高尚的。我们留一瓶明天喝，因为节约是第一高贵品德，第二，也可以说是第一，要注意身体。

伊西多拉　我还有别的东西让你惊喜呢。你说说看，你配我为你做这些吗?

华金　我不配，确实不配，这我多次对你说过。你是一个天使……不是画上和诗歌上描绘的那种淡而无味的天使。他们欢

欢乐乐，软绵绵的，而你是人间天使，把具有奇效的香脂滴落在不幸的人的心上。总之，你是一个给人带来实际东西的天使。你的一切行为都是高尚的。你有时可能也误会，可能犯错误，但从来不是，从来不是卑鄙的人。我说你有一颗伟大的灵魂，不知道讲清楚没有。

伊西多拉　你说得对。我可能是个随便什么东西；如果愿意的话，可能……是坏女人；但永远不会是，永远不会是粗鄙女人。

华金　这是没有疑问的，是你血液决定的。上帝哟，你如果打不赢那个鬼官司，在地球上……甚至在天堂都不存在公正了。唉，伊西多拉，我不知道为什么香槟酒给我的灵魂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活力。就是说觉得有一种愿望，一种想高兴事的愿望。伊西多拉，伊西多拉，我的爱妻。（温情拥抱她。）我们用幻想消遣一会儿巴。

伊西多拉　（笑。）幻想要比看见好。

华金　你打赢官司……我和你结婚……

伊西多拉　（突然变得悲伤起来。）我相信第一点，但第二点就不相信了。那个幻想太美好了，所以太骗人了。

华金　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多次向你许愿，而从来没有兑现？现在……

伊西多拉　不管现在还是以后，你永远不会和我结婚。（流出眼泪。）

华金　世界是健忘的，傻女人。

伊西多拉　但不能健忘得……

华金　我们结婚后，立刻到意大利和瑞士去。

伊西多拉　或者到英国和英格兰。（动心地。）你知道吗，听

人家讲意大利讲得那样多，我都讨厌这个意大利了？我更想去看看伦敦，看看它的又长又宽的街道，它的一望无际的码头，它的公园……那才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呢。我要对你说……然后，到英格兰玩玩，那儿的湖泊漂亮极了，大山！……好多贵妇去那儿参观洞穴，考察遗址，绘画风景。任何人也不像英国人那样会在大自然中生活。博廷去过英国，听他讲那些事，真让人高兴。

华金　那么，你如果愿意，我们就去伦敦和英格兰吧。

伊西多拉　别说，别说。我要对你说……我一个人去，你如果愿意陪我的话，和你……因为我不结婚，华金，我要一个人过一辈子，嘲弄这个世界。

华金　一个人？我如果不和你结婚，你的追求者，每个星期都会成千上万。

伊西多拉　（坚定地。）我要让所有男人吃闭门羹。一个人，自由自在！穿好的，富有艺术性，做一个贵夫人。我要对你说……我的房子值得一看，因为除了优选出来的东西以外什么也不能进去。你看不见平庸的东西，看不见不协调的壁毯、俗气的物品，在别处看得到的东西。我要买大画家的作品，要买壁毯和古玩儿，要买既稀奇又漂亮的东西，因为稀奇但不漂亮的东西如同平庸的美女那样令我作呕。

华金　你真聪明!

伊西多拉　笨蛋们不能进我的家；这一点我可以对你发誓。我身边的男人必须是举止谨慎的人，高贵的人。一句话，我的家将成为美、聪明、礼仪和智慧的殿堂。我要举办古典音乐会。

华金　（有些邪恶地。）你听过那种音乐会吗，喜欢吗？

伊西多拉　我不知道听过还是没听过；但是，我可以肯定地

说喜欢。我要对你说……是不是有那样一种音乐，它里面听不到我们从管风琴听到的歌剧老调子、军乐曲和业余歌手的歌声？不过，那就是我的音乐。我可以向你肯定的是，一天我去音乐厅听四人唱，我太喜欢了，简直陶醉了……那是戴着手套的天使大合唱。给人的印象典雅极了！我都觉得飞到天堂，那儿也是一间大厅！

华金　（狂喜地。）伊西多拉，你太高尚了！

伊西多拉　我要对你讲……听那种音乐。我忘掉了一切，我感谢上帝，他没有把我造就成一个平庸的女人……我们再来谈谈别的事。我对绘画一窍不通；但是我有了自己的家以后，你去看看，我向你挑战，看你能不能找到不是高尚的东西。我喜欢艺术大师；由于我将有许多钱，一定收藏很多名画。当代画家的作品也要收藏，只要是上乘之作。我去博物馆只三四次。亲爱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呀！那才是了不起呢。墙壁上挂着那些天才作品，如果这个世界完结，它们就是一个新世界。我一直想象着到了另一个世界，到了威尼斯，到了罗马，到了莱蒂罗王宫。有时，我以为穿绸挂缎，有时好像轻装快步，好像在奥林匹斯山上。那是美的世界，亲爱的，是典雅世界。我一直这样说，我能感受到那一切，是我的，属于我的。

华金　（激情满怀地。）你是高尚的人，高尚的人！

堂何塞　（突然进来；此人意外的到来，对他教女的激情满怀的飞翔是个沉重打击。）我来了。

伊西多拉　啊！……堂何塞……

堂何塞　（利用华金转过身去的那一瞬间，递给她一张纸条。）拿着。

伊西多拉　（收起纸条。）教父，现在您应该走了。天黑了，

您又很累。我明天用得着您，但您不必上楼来，在门口等我，陪我去几个地方。（用亲切的目光送别。）再见。

堂何塞　（像莎士比亚笔下人物那样掩饰着感情。）我心脏排出的血液，使我双唇感到苦涩。（下。）

三

夜。一盏油灯扣着歪斜、肮脏的灯罩，昏暗的灯光照着房间。华金踱步累了，又抽了好几支香烟，合衣躺在床上，睡过去。伊西多拉斜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但是睡不着，自言自语地说话。

伊西多拉　我一定选择白桂色配上镍色，群青色和黑色配以金银丝、金色和赤色……至于帽子上，等情况明了以后再决定。唉，耶稣哟！我首先要做的是，请位法语老师……我们应该想到，说不定明天，或者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我就打赢官司了；我打赢也好，或者侯爵夫人厌烦了，便承认自己固执己见，退让了，叫我去她那儿，对我说……几天来，我一直在这样想象着；我想的变成现实，这没有任何特别的。那好，我外祖母说不定哪一天叫我去；我去她那儿。上楼，进屋，在摆着钢琴的小会客室等一会儿，她出来，看我，拉起我双手，用力握着，对我说："孩子，别打官司了；拥抱吧！"她拥抱我，我哭了，她也哭，一切结束了，我住进侯爵府，那里的一切都归我所有……我们这样设想吧，这是最自然的，最合乎逻辑的。上帝哟，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呀！到时候，我确实要什么有什么，喜欢什么有什么，不必在别人面前低三下四。我将跺掉皮靴底上的泥土，这样说："滚开吧，

街上的泥土。”那时，就是最纯净的玻璃也不能和我良心相比。我要像天使那样纯真……高高抬起我的额头……（停一会儿，叹口气。）可是，昔日生活……还有现在生活中的某些事情压在额头上，我能抬起来吗？这简直使我变成疯子。他妈的，穷困呀，以前称为魔鬼的东西就是这玩艺儿。穿戴得体，吃得讲究，整洁，舒适，对某些人太重要了，就像空气和阳光那样不可缺少，它们扼杀我们的灵魂……上帝哟，快快变成一个人，把我从这可恨的圈子里救出去吧！我如果失去一切，那就死去；如果不失去一切，就失去贞操……噢，上帝哟！平庸也好，低下也好……为了活下去，我要去做卷烟工人，去做洗衣妇，吃人家的残羹剩饭，睡在破草垫上；和随便一个令人恶心的粗汉子结婚，一年生一个孩子，像畜生那样活着，从头到脚肮脏不堪，像个傻瓜蛋……可是，那样生活，可能幸福吗！像所有不知道钞票是什么样子的人，可能幸福吗！……到底怎样生活好些呢？像块石头那样，随便让人家放在什么地方，或者像有理性的人，到想去的地方。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妈的，铺路的方石，被重重地踏在脚下都没有感觉！……好了，好了，这沙发太硬了！可怜的华金，睡得这么死！他得好好睡一觉！他是社会的不幸牺牲品，这些日子可受了不少苦呀！你脑袋不好，但是个好人。你享受得很多了，也许太多了，现在该付出了。活得幸福的人，必须用不幸为幸福付出代价；反之亦然。所以，我，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不幸的女人，应该很快得到欠下我的幸福……（叹口气，悲伤地。）对，是这样；太阳底下没有再比我不幸的人了。不要说我是个坏女人。我不坏。只是环境所迫，看上去我好像很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让圣仙从天上下来，处在我的位置上，看看是不是她做的和我一样……（用手拍了下额头。）我每每想到明天是什么在等待着我

的时候，真想一死了之。还有，命运是这样戏弄我呀！我希望明天快快到来。我要什么没什么，这个不幸的男人处在困境之中，我打官司要马上交费，这一切都要我闭上眼睛……贞操让我往回走；急切地解决我目前的窘境。让我往前走。唉，没有办法呀，只好往前走。往前走还是不往前走，都会使我变成疯子。（放声哭起来，咬着头巾，不让哭声太高。长时间寂静。）睡得这么死呀！……我如果不是这样爱你，很可能去掉一个逼迫我走出这痛苦一步的主要缘由，也许，说不定找到别的法子……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呀；看见你这个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为了让你看看我是什么人，虽然考虑到你对我不怎么好，但还是想帮你一把，使你走出困境。我要对你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让我生在贵族之家？为什么不让我生在平民百姓家里？为什么不让我成为一个从头到脚都卑鄙无耻的人，形象卑鄙无耻，举止卑鄙无耻，心灵卑鄙无耻？……（长时间寂静，打瞌睡。）不，不；我还是选择群蓝配以玫瑰和银色……（又是一阵寂静，天放亮。）天亮了；我该起来了，我要出去，不让他看见。太早了。尽量不弄出声响……我身上还有些零钱，给他留下，用这支铅笔给他写两句话。（写字；把纸条和几枚硬币放在桌子上。）快，是时候了。（极为痛苦地。）不能对他说一声再见！这是怎样的生活呀，是怎样的人世间呀！我该走了，不然，他醒过来，我就没有勇气走了。（离去。）

华金　（醒来，天大亮。）伊西多拉，伊西多拉……不在了，走了。我得起来。我穿衣服，梳理不会费多少时间。这儿有没有梳子？可能有。（从床上爬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天这么亮了！这天多么丑恶，多么讨厌！我宁愿总是黑夜，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想。啊！我的好主妇，她走时还把身上仅有的钱留

下。（拿起桌子上的两个杜罗；拿起纸条，阅读。）太好了，她留下钱让我吃午饭。（阅读。）“叫人从餐馆给你送午饭来。别着急，我出去办事，到晚上才能回来。”这个可怜的伊西多拉，真是个大好人！如果不是那个可恨的官司迷住她，哪能打赢那个官司呀，她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姑娘。好吧，好吧；我们按照主妇吩咐的去做吧。凶残的老板娘，可别用她的饭菜毒死我呀。我去叫她，要盆水，洗洗脸，然后，我们就等着吧。午饭后，我要口述我的最后安排，夜幕降临以后，可亲可爱的夜……（数小时的寂静；这中间，一个粗鄙的女仆进来出去，那个男人梳洗，之后，吃掉从餐馆送来的午饭。）我把那瓶香槟酒忘了，放在柜子上。没关系，别人喝了也行。我在遗嘱中写明，把它留给这个旅店的客人，让他们为我的彻底解脱而喝得一干二净……我一个人了，给爸爸和伊西多拉写几句话。（坐下，开始写。）我对父亲大人得好好说说！……如果说儿子的闪失很严重的话，父亲也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良好愿望……我从未干过卑鄙的事。我的过错是软弱，再有，就是我受到的不良教育、可恶教育的后果。我是一个年薪三万雷阿尔的穷职员的儿子，为什么教育我追求奢华？为什么从小教我同西班牙的豪门大亨的儿子比这儿比那儿？为什么不让我学一门专业，为什么不让我去干活，反倒把我关在办公室里，而办公室正是懒汉的学校？这些原因使我尝到现在这样的后果。我是在浮华的环境中长大的，而浮华把我引到这种可悲的结局。（继续激动地写着，面色苍白，写完时，手开始抖动。）现在给伊西多拉写几句话，我看不见她了。她是我的心为之感到激动和亲切的人。你的品德比那些干枯、骄傲的品德高贵多少倍呀！我们的两颗灵魂互相同情，因为那是两颗相似的灵魂呀！你和我一样，也是接受了那种教育，要和上层人士媲美……（开始写。）

“可敬可爱的女友，临近死亡，我的头脑变得异常清醒。我看见了世界和生活的真面目。我已经没有活路；而你还可以自救。你要设法忘记你的又高又远的想法；别再去打那个官司，要谦恭。你如果碰到某个忠厚男人想和你结婚，那就结婚吧，尽管他是个粗汉子。”（讲话。）是，我说我用自己的整个心在爱着她，这并不是说谎。她对我那样忠诚，我虽然步人歧途，但她感情始终如一，这都证明她有一颗伟大的灵魂。（他写了好几大段情意绵绵的话，满满地写了四大面。）啊！我把主要的忘记了！里金，我的儿子。在这悲伤的时刻，我顿时对他产生了爱！……他如果在这儿，我一定吻遍他的全身！我将承认他是我的儿子。（又写了一大段，时间过得很快，下午都快过去了。）总之，这已经是既成事实。现在，应该有勇气。面对永生这个令人难信的深渊，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呀！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上帝会原谅我的罪行的！我什么都可以做，但决不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让我的荣誉受到凌辱！天马上黑了。我不能再犹豫了。（向衣架走去，掏出左轮手枪，观看。）就在这儿。我觉得它好像一个铁面法官，判决我，但不允许我辩护，不允许我上诉。

一个声音　（从门后传来洞穴般的声音，随即是两下敲门声。）可以吗？

华金　请进！

堂何塞　（走进。）下午好。

华金　您来找伊西多拉吗？她不在。

堂何塞　不是找她，而是从她那儿来。这封信……

华金　（用颤抖的手接过信。）她的信？伊西多拉在哪儿？

堂何塞　（冷冷地。）刚才在卡门大街的一家商店里，挑选布料做衣服。

华金　（惊愕地。）布料？（打开信，厚厚的一沓子。信里夹着几张挂着笑脸的钞票；华金面无血色。）这是怎么回事？（坐下，读信。面色更加苍白，之后红一阵白一阵。）

堂何塞　（走到一旁，用不友善的目光注视着华金。）我不哭，因为我是男子汉。我的心最终将变成大海拍击的岩石。

华金　（把信放在衣兜里，踱步。）我得救了！钱正好……可是，我接受这钱吗？她从哪儿弄到这么多钱？接受这钱，太卑鄙了吧？确实太卑鄙了；但是，情况又……深渊！……我们这样想想看，一个不幸的人置身于万丈深渊之中，突然出现一个厚颜无耻的魔鬼，用双手把他举起来。不，不能接受；宁愿滚到万丈深渊之底。（大声地。）堂何塞，您走吧，把这还给伊西多拉。

堂何塞　（走到一边，阴郁地，毫无疑问，那表情同奥赛罗一模一样。）噢，漂亮、典雅的花朵哟，你为什么生下来？

华金　（迟疑地。）不，不；羞辱对羞辱……我们把这两种羞辱放在理智的天平上称量一下，哪一种更重些？噢，不能迟疑了。这一种承受着事态的重量，实际事物的重量。我可以接受这钱……我得救了。可是，我为什么不像应该的那样高兴？（大声地。）堂何塞，今天伊西多拉和谁谈过话？她去过什么地方？

堂何塞　不知道……（走到一边，仍然是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那种表情。）蠢蛋！你让我怎么给你讲呢？我哪敢对你们，噢，这样纯洁之星讲呀？

华金　您从来什么都不知道。总是心不在焉。（走到一边。）他妈的，事情逼着我呀！……我就自欺欺人吧，让自己相信这钱的来源是干净的。人就是这么又蠢又笨，很容易被欺骗……但是，我们来议议这件事……用哲学观点分析一下这

个问题。如果这钱是从不怎么干净的道路跑到我这儿来的，但有一件是非常明显的，我并没有沿着那条路去寻找这钱。上天的行为太神秘了。议论上天的安排，不是太不敬神明、太亵渎神明了吗？这已是既成事实，是合乎逻辑的，不需要咬文嚼字式的摆出理由。（大声地。）我的上帝，您是不是和我的想法一样？

堂何塞　（好像大梦初醒。）我？……我不动那个脑子。

华金　（又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钞票。）这钱可正好呀！可怜的伊西多拉，怎能不爱她呢？我不知道献出什么来，让她打赢那官司。可是，打不赢，她打不赢。世界上只有无赖才走运。堂何塞，堂何塞先生！

堂何塞　（用手摸了摸额头和脑壳，好像要拦住一个想法，不让它逃掉似的。）什么？

华金　我请您喝杯香槟酒。

堂何塞　（厌恶地。）谢谢。不……我头晕。（犹豫地。）可是，好吧，来一杯；这样会忘记。

华金　您有那么多痛苦需要忘记？

堂何塞　（用温柔的目光看着他。）我？……我痛苦？（当他企图控制自己，不发出叹息声时，面容抽搐得十分厉害。）

华金　（斟酒。）好了。

堂何塞　（喝酒。）他妈的，这酒真辣！（第一滴珍贵的酒液刚刚到达胃部，他便歪着脑袋，闭上眼睛，说。）可恶的世界！

华金　什么？……就因为这么一点事？

堂何塞　（突然站起来，目光明亮，愤怒，态度悲伤。）对，我再说一遍。好汉决不收回自己的话。您太卑鄙了，我要打碎您的头！

华金　（笑起来。）堂贝贝①！

堂何塞　（坚定地。）用刀还是手枪，随您便。对我来说都一样。无论如何，我知道怎样惩治您这个无耻之徒。您，一个平庸的人，一个魔鬼一样的人，一个粗鄙的人，竟敢用那双爪子采摘那棵百合！（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好像有鬼怪在跟踪他。）不，不，我不怕你们。佩斯，博廷，梅乔尔，保乌，我不怕你们。我要把你们通通杀死，让你们粉身碎骨。我要保护被凌辱的贞操，我要保护被迫害的无辜和清白，我要保护纯洁的鸽子……好吧，眼下，眼下，我和这四个家伙搏斗一下！

华金　（把他推到沙发上。）这个可怜的男人！

堂何塞　（像个口袋似的倒在沙发上。）你们把我弄死了，因为你们是四个人。我原谅你们所有人，但一个人除外。我原谅三个人；但是，你，令人厌恶的畜生，你，吐根的木桩子，我不能原谅。（昏迷过去。）

华金　（准备出去。）你醒不过来，就躺在那儿吧。

四

变换布景。场景是一间还算考究的房间，看上去像客店。

伊西多拉　（不安地看着房门，有人使劲敲了几下。）谁？

堂何塞　（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刚才迷迷糊糊地躺着。）是客人，我就走开。

一位先生　（手上托着衣帽走进来，面朝伊西多拉。）您是堂

① “何塞”的昵称。

娜伊西多拉·鲁菲特吗？

伊西多拉　（颤抖地。）为您效劳……

那位先生　（向前走几步，后面跟着一个既不友善又不礼貌的家伙。）夫人，我来访的目的是不很令人愉快的。我是奉济贫院法官之命来逮捕您的。（出示逮捕证。）

伊西多拉　（恐惧地。）逮捕我？……我？您敢肯定吗？……

书记员　（又出示逮捕证。）您看……您是否可以和我走一趟……

堂何塞　（走到一旁，为自己没有带宝剑而感到沮丧，特别是有宝剑的话，也不敢抽出来。）多么卑鄙呀！

书记员　（像发善心一样，想把伊西多拉从茫然中摆脱出来）您可能知道，对方要求调查罪证……

伊西多拉　（茫然，晕眩地。）对。

书记员　法官找到了原由。

伊西多　拉那么我出保证金吧。

书记员　而这桩案子，恰恰不允许担保。

伊西多拉　案子！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

书记员　官司现在已经变成刑事案件了……

伊西多拉　（愤怒地。）指控我什么？

书记员　伪造。

伊西多拉　我伪造？……（疯狂地。）

堂何塞　（在一旁，咬着牙齿，紧锁眉心，全身抽搐。）你别糊涂，何塞。

伊西多拉　这是仇人制造的卑鄙阴谋……但是，上帝决不允许让我败诉，让我丢人。（哭泣。）这就是正义、法律……（控制

住痛苦，擦干眼泪，那动作好像在打自己耳光。）我要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早应该这样做，对，成为殉难者。（在一旁，坚定地，骄傲地。）这个贵族之冠来得正好。苦难把我从错误中洗炼出来。并且使我的权利那样光彩夺目，连盲人都能看见。（大声地。）您如果愿意，我们走吧。

第 十 三 章

在 模 范 监 狱 里

一

气愤和羞怯，再加上神经错乱，几乎使她失去感觉，那天下午和晚上，她几乎处于昏睡状态。她看东西，触摸东西，问什么，甚至回答别人都好像有一种机械力量在支配着。她不敢肯定自己是醒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是否是真的。她走路像半失明似的，脑袋晕眩，里面好像有点什么，半似偏头疼半似怪癖，时时看见在她那痛苦的黑洞里有欢快的闪电跳动。半夜时，她疲倦得体力不支，全身躺下，闭上眼睛，想缓解一下头痛。那时她的脑神经不停地颤动着，脑壳下又重新浮现出自从书记员出现在她家，逮捕她以来发生的一桩桩事情。她坐在出租马车上，来到吉尼奥内斯大街，阴森森的名为“模范”的监狱坐落在那里，而它和模范毫无共同之处。马车停在一座门前，有个士兵站岗，往左侧一些，一群可怜的人在争抢犯人剩下的饭菜。

伊西多拉和书记员走进一间不很宽敞的前厅，一位头戴金

银丝带军帽的职员接迎他们，几个人穿过一个玻璃门斗，稍稍向右拐一下便来到一扇门前，门上挂着沉重的大锁，上面有黑字，是“铁栅栏”；一个中年妇女打开门。伊西多拉走过去，爬上一道很高的白色楼梯，来到最顶端时，看了看“一号室”的牌子；她往筒子里望了望，那是一条很长很亮的回廊，一群女人在那儿歇晌、晒太阳；有各种各样女人，嘈杂声响成一片。只是想到要在那些人中间生活，鲁菲特的女儿就不寒而栗。但是，她有钱，可以花钱要一间像样的房子，生活得舒服些，体面些。她认为，反正在那个可怕地方住不了几天。

一位年长夫人，慈善而热情，一直陪着她，她前面是一个女看守，或者称为女班长、特殊女犯，一副吉普赛人模样，好像男人。左侧是伊西多拉的房间，带铁栏的窗子朝向大街，有一张大铁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过了会儿，女看守进来，脸上挂着奸诈、谄媚的表情，叫她小姐，主动为她效劳、陪伴她。伊西多拉厌恶地看着她。晚上，给她端来晚饭，她不想吃；最后孤身一人关在里面，痛苦压在心头，又疲倦，又头痛，斜靠在床上，我们刚才讲过的一件件事、一个个想法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地重现在脑海里。

一大早，她被吵醒，隔壁的一个女人又喊又骂，一只家禽咕咕叫个不停，街上的嘈杂声此起彼伏，附近一号室的吵闹声一浪高过一浪，蒙塞拉特教堂，即今天变成女监的修道院教堂的钟声当当响起来。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处于极度悲伤时总是受到难以解释的欢乐气氛——更像是某根不驯服的神经对痛苦的抗议——侵扰的话，那么在伊西多拉身上便有理由使那欢乐气氛成为一点长存的、有效力的什么东西，因为监狱显然是个可恨的地方，但使她摆脱了另一个更为可怕、可恶的奴役。“我应该对这

一点感到高兴，”她说，“因为我既使不在这里，早就恐惧、恶心地死去了……”

再说，也不可能被关好久，因为事情很明显，法官会很快证明原告，可怜的姑娘是清白无辜的。毫无疑问，那是上帝的安排，先是考验她，等她悲痛欲绝的时候，突然给她一个巨大的喜讯，即打赢官司，同时使她的顽固不化的外祖母迷惑不解。但是，我们看见她正是此时此地更加显现自己的个性，把事情想得锦上添花，从而得到最为甜蜜的安抚。是不是把人类遭受的折磨看做是高尚的事？如果罪犯受到迫害时得到同情的话，那么无辜的人忍受司法当局的折磨，他们敏感的灵魂该是多么可贵、多么高尚呀！她是无辜的，正在遭受着骇人听闻的迫害。以后，她有更多的理由成为天国的创造物。那天早晨，她差一点都想到全马德里对她表示同情，是众人的偶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人，小说一样的人物，甚至这儿或那儿不乏勇敢绅士为她大打抱不平，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但是，那间房子多么丑陋、多么破旧！那是什么床，什么家具，多么光秃的墙壁！真让人绝望地死去！不过，由于她为了应付随便一件事都能很快有个想法，此时此刻的想法极为美好，从而得到莫大的安慰。读者想一想，她与谁相比较？与大权在握的玛丽－安托瓦内特①；她可是王后呀，竟然被一群无赖所凌辱。于是，她拿定了主意，模仿那位极为不幸夫人的动作和言词，甚至现实允许的话，模仿她的坚贞不屈。这样，她在自己眼里变得高大了，在艰苦环境——除了贫困还是贫困——中变成了高尚

①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唆使国王反对改革，反对革命。后被关押、砍头。

的人，在苦难中得到净化。白天，她就是在这样的思索中度过的，一会儿想起她的宝贝儿子，一会儿想起华金·佩斯，想起其他许多人。他们给她送来衣物，胡安·保乌——她向他要一本供消遣的书——打发人送来拉马丁①的《纪龙德人》和一束鲜花。伊西多拉读了书，然后把花一瓣瓣地撕下来，真想再踩上几脚。对人不礼的无赖们的贸然举动和无耻使她记起了许多非常不快的事。

速审开始了。伊西多拉下楼到监狱长办公室旁的红门帘小门厅提供证词时，泰然而镇静地回答法官的所有问题，她对自己的权利确信不疑，同时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应该说明的是，这也使令人尊贵的法官大人和书记员另眼看她。从房间到那间小厅的路途上，无论是上楼还是下楼，鲁菲特小姐都使女囚的猎奇心大增，这些女囚聚在牢房门口，看着她走过去，然后议论上三四个钟头。有的人说她是被丈夫迫害的公爵夫人，有的人认为她是随便一条大街上的那种女人，还有的对她真正了解的人不厌其烦地讲述她生活中的事和奇迹，当然少不了添油加醋。她呢，一个人，沉浸在深深的困惑和悲伤中，在脑海里重复着法官的问话，后悔没有这样或那样回答，把正确的和可疑的混杂在一起，把依法指控和记忆中的情况混杂在一起，把良心的佐证和某些揣测、怀疑混杂在一起，以探测那个黑洞的深度，自从她被指控伪造证据以来，这个洞穴就展现在面前。她用整个心断然否认，良心告诉她站在真理一边。证明材料是按照原来的样子交上去的，她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撤下什么；据她所知，别人也没有这样做。她的“神父”舅舅也不可能对这样的证明材料

①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进行改动。至于证明材料的原始持有人，托马斯·鲁菲特……伊西多拉想到这里时，常常皱起眉心，深深地，深深地陷入那个一望无际的困惑大海之中。可是，为什么让思绪这样折磨自己呀？法官，法律，阿兰西斯侯爵夫人，无耻的法庭和强大无比的权势是那个阴谋的真正制造者，其罪恶目的是剥夺一个贵族孤女，一个无依无靠的天使的财产。但是，上帝会惩罚他们的，上帝会维护真理、保护无辜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速审期间，不能与外界接触并不像法律规定的那样严厉，因为我们监狱的铁锁很容易变得软绵绵的。伊西多拉看上去像个正派人，又有钱，很快获得监视她们同类的女人的同情。这样，她便有幸见到——哪怕时间不很长——里金和堂何塞，见到姨妈“卖水蛭的女人”和米吉斯。不准与外界接触的命令解除的当天，米吉斯就去看望她，与女友进行了长时间的、富有实质内容的交谈。这位热情医生看见探访室双层铁栏后面闪现出那个漂亮的身影，那个毫无血色、挂着高尚的顺从表情的面孔时，心情是那样激动呀！

“伊西多拉，伟大的女人，”他说；他装出开玩笑的样子，其实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你很漂亮。你是法律的贿赂犯，是刑法的腐蚀剂。你只要这样坚持下去，法庭就不会让你出庭作证，而是它替你做这一切，而你将踏上法官礼帽铺成的地毯，踏上他们礼帽搭起的楼梯走上去。”

“你胡说什么呀！”她反驳说，把臂肘支在内侧铁栏上，用手心托着脑袋，一副厌烦的样子，每次在探访室里的时间长了都露出这种表情。“唉，米吉斯，这和死一样！”

“请原谅，我说这是活。你认为什么是活？……人的一生就是一座监狱，只是有的阶段有铁栏，有的阶段没有。有的人被关

在铁栏里，有的人被关在四壁之间，天穹的蓝色四壁之间……可是，我们还是说说别的事吧，伟大女人。我今天来给你送消息，对你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也可能是坏消息，只看你怎样接受了。”

“赶快告诉我。”

“我岳父对我谈到了你，也谈到了侯爵夫人。”

伊西多拉没说什么，露出浓厚兴趣。

“侯爵夫人昨天来了，她是去科尔多瓦，路过这里。每每对这位善良夫人谈到这个官司和你被捕入狱，她就很紧张、悲伤。‘穆尼奥斯一诺内斯，’侯爵夫人对我岳父说，‘我希望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把这件事承担起来吧，和那个不幸的姑娘谈谈，告诉她怎样坚持下去都是徒劳的，您看着办，甚至可以答应给她一些东西，只要不再纠缠我。’”

“她是这么说的？”

“对；你知道，证明是伪造的，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伪造的证明是我岳父的同事和朋友安德烈乌提供的。你知道我岳父怎么说吗？他说，证明不是你伪造的。”

伊西多拉沉默着。她像一座雕像，用眼睛盯着米吉斯，直到谈话改变话题。

“喂，你知道吗，你现在好像雷蒂罗公园的豹子；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而不说话？好吧；我岳父是阿兰西斯侯爵府的公证员，他要亲自和你谈谈，我提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他将使你得到释放，声明你是无辜的；另外有一笔补偿，一笔救济金。不幸的姑娘，你上了大当了。这种可怕的玩笑过去没有出现过，今后也不会出现。是谁制造了这个玩笑？这你知道……可是，怎么，你变成哑巴了？变成岩石了？你往哪里看？是不是看到了幻影？你着魔了？”

他也不说话了，注视着她。他把手伸进外侧铁栏，用指头打了几个响儿，就像要引起一头懒洋洋动物的注意做的那样。就是这样，伊西多拉还是一句话不说。

“我来跟你说件别的事吧，”米吉斯补充说。“我昨天遇到一件令人又惊又喜的事。我正在布列希亚多斯大街行走，忽然听见一个声音在说：‘米吉斯先生，米吉斯先生。’我回过身去，一看是你的姨妈，举世无双的‘卖水蛭的女人’。‘您不知道，’她说，‘我们找到了那个迷路的小兽？……“找到谁了？“小孽种呀！’就在那儿，她用那张特有的嘴巴讲了起来，是另外几个男孩告诉她你弟弟下落的。他在新斗牛场后面的砖瓦厂住了些日子。可怜的孩子呀！我们赶紧跑到那里，碰见两个女人，那副模样并不值得称赞；她们说你弟弟发烧病倒了，她们把他送医院去了。”

“送医院？”伊西多拉重复了句，她从沉睡中醒了过来。

“我们立刻跑到总医院，你弟弟正处在恢复期。他病得可能很重，因为看上去和呆子差不多，多么瘦弱，你可以想象得出来。至于他在砖瓦厂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流浪的，都干了哪些伟大业绩，等你精神平静下来以后，咱们再谈……现在，我来给你谈第三件事，谈谈胡安·保乌。他说，你使他很下不来台，不给他写回信，把他送的花扔在地上使劲踩……她说你是一个百分之百忘恩负义的女人。”

“奥库斯托，”伊西多拉喃喃地说，表情严肃，离开铁栏，“规定的时间到了。请原谅，我向你告辞。我累了，再见，明天来吧。”

她走了，像王后，米吉斯看见她钻进监狱里，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他向大街走去，嘴巴不停地重复着：“伟大女人，伟大女人！”

二

伪造！亵渎那些神圣的证明材料，最神圣的权利就在那里面呀！如果说那是罪行的话，那么，谁是罪犯？“神父”还是托马斯·鲁菲特？鬼东西，真让人困惑不解！……但是，一天，她的律师对她讲了下面这些话，给这个不幸的女囚解除了疑团和困惑：

“从对方的陈述来看，问题完全翻了个个儿。阿兰西斯侯爵府和穆尼奥斯一诺内斯想证明其中一份材料是伪造的，而这份材料正是我们诉讼的基础。他们如果证明属实，孩子，我们将落得两手空空。官司出现这样大的挫折，我们很难获得满意的结果。我们将做最大努力，达到可能达到的目的。如果伪造一说成立，我认为很容易证明您不是伪造者，在这件事情上您所作所为是善意的。概括起来说：刑事案件百分之百的成立，血缘官司百分之百的失败。您知道，在证据方面，我们没有过硬的东西，因为您没有孩提的纪念物支持我们的观点，同时其他人的旁证也很软弱无力。”

律师一副冷漠表情，忠贞，残忍，说完这话叹了口气，那是他站到她的对立面时做出的最后法律贡献。他告辞走了。

“把我的律师也给，也给腐蚀了！”伊西多拉一个人时感叹地说。“好，我将成为殉难者。一下子杀死我吧，结束我的生命吧，把我送上断头台吧！”

愤怒过后，她一连两天没起床，几乎不说话，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感觉自己有点呆了，像她的从高烧中逐渐恢复的弟弟一样。她时不时地破口大骂人世间的所谓公正，一会儿异常激动，一会儿像泄了气的皮球，泪珠簌簌而落。那时，她睡觉很短，不

时被恶梦惊醒，仿佛在走一条坑洼不平、弯弯曲曲、布满障碍的路。有时梦见里金，这孩子典雅地歪着漂亮的大脑袋，肩上扛着枪，迈着军人步伐。这个顽皮的“基督死敌”看着她，端起枪瞄准她的脸，那样子真好玩；“啪”的一声，一颗子弹射出去，立刻把她打死；好几个小家伙，里金的伙伴跑过来，笑着喊着拉起她，在大街上拖着走。喊声不断，嘲弄声此起彼伏：“侯爵夫人，侯爵夫人！”

另外一些时候，她又像个贵夫人，坐在宫殿一样的宅子里，突然看见一个小孩的骷髅，脑袋比鼓还大，骨头细小，干干净净的，仿佛那是一个殉难者的遗骨。这具骷髅肩上扛着枪，迈着军人的脚步。走到她面前以后，摇着大脑袋，笑呀，讲话呀。但是，伊西多拉无法听懂他的话，听见他的话全身颤抖。后来，那孩子从梦境消失，变得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华金，他正在参加纵酒狂欢，一副醉态，他太高兴了，香槟酒也喝多了些。桌子前面有个破衣烂衫的影子走来走去，那是她，是伊西多拉。人们都看着她，不时发出格格笑声。她也笑，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她是饿得发笑。身体软弱得使肌肉抽搐着，使她不住地发笑……然后便都是荒诞无稽的东西，直到醒来，回到现实的折磨之中，这种折磨并不比梦境中的折磨好多少。

那种悲惨生活已经过了三个月，也习惯了，我们什么都能习惯，这是规律；看守们对她执行监狱规定松了许多，允许她享受长时间的探访，而且不必下楼到接待室。伊西多拉在狱中的表现是无可挑剔的，不打不闹，对女看守很尊重，以礼相待，所有人都喜欢她。得到她亲密对待的女囚都说她有一颗善良的心，真诚，和她在一起很愉快。她之所以能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因为与她慷慨大方，对别人的效劳毫不迟疑地付给报酬有很

大关系。糟糕的是钱日渐一日地减少，快花光用尽了。伊西多拉每每想到这事，都感到全身在出冷汗，心中忐忑不安，同时把目光转向未来，看某个地方是否有硬币的影子。如果朋友们不来的话，她痛苦死了。胡安·保乌去的次数已经不多，因为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毫不掩饰对他的厌恶，从而他好像吃了爱情解毒剂；也许出于自尊，也许出于心灰意冷，这个善良的男人从他生活道路的那段险境上退了出来，离得远远的。

“浪荡了一天，”他对自己说，“快回茅草屋去，别再发疯了。你享受的够多的了，已经知道那些不要脸的吸血鬼到底是怎样生活的了……唉，如果不把那个大名鼎鼎的女人关进监狱，可怜的胡安·保乌哟，不幸的工人哟！……我们现在仍然是平民百姓，独立自主，自由自在，如果再有什么好事，我们看看是否应该到资产阶级的世界享受一下。可恨的无赖们！不过，那才是生活呀……”

“卖水蛭的女人”几乎天天去看望外甥女。她有时带上马里亚诺。伊西多拉悲伤极了，弟弟那么瘦、那么弱，体力耗干了，几乎认不出是他。高烧使他只剩下一把骨头，皮肤都变得透明了。他的举止，他的言谈，甚至他的思维，都打上也许深深的疾病烙印，他讲话很少，答话迟钝，仿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散落的、逃离的思想收拢在一起，组织起来。他用惊恐的眼睛看着姐姐。

“你看，”伊西多拉说，她不知用怎样的词语说明自己的悲惨处境。“你看，我们的仇人，坏蛋们，不要脸的东西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来了……为了使你对这个悲惨世界，既没有公正又没有法律的悲惨世界有个概念……你都干了些什么？给我讲讲。你生病了！是吧？如果不从姨妈家里出来，她会把你照管得很好的。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呀！”

马里亚诺一句话不说，把头低在胸前，一会儿看看地板，一会儿看看姐姐的面孔。

“你什么也不给我说说？”她问道，有些不耐烦了。“你变成哑巴了？那张脸，那目光，是什么意思？是悔恨，还是去做更愚蠢的事？唉，马里亚诺，马里亚诺：我现在可以得到的惟一安慰，就是看见你改邪归正，看见你成为一个男子汉，成为一个正正派派的人。把头抬起来，张开嘴巴，活动活动舌头，讲话，回答我……”

她在弟弟的腮帮子上打了下，让他抬起了脑袋。

“阁下现在很少讲话，”恩卡纳西翁说。“我们应该把他放在罐子里，关在黑屋里，就像对喜鹊做的那样，教给他说话……你想看见小鸟很快醒过来吗？那好，给他一个大麻籽。就等着看吧……”

她把手伸进衣兜里，掏出一个比塞塔，在那个小伙子面前晃了晃，后者那双处在睡眠状态的眼睛立刻放出光彩，他伸手去够那枚硬币，同时嘟哝着说：

“给我。”

“对，早给你准备好了。”“卖水蛭的女人”一边笑着说，一边变戏法似的收藏起来。

马里亚诺看了看姐姐；姐姐一副痛苦表情，把手伸进腰包里，掏出两个比塞塔递给弟弟。

“给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给我讲讲这些日子都做了什么事，怎么生病的，怎么生活的，谁给你饭吃……”

“孽种”一下子把钱收起来，抬起双肩，叹了一大口气，结结巴巴地讲出这样的话来：

“我……发生的那些事呀……我只一个人，没……出任

何事。”

“我们都知道了。”

“他根本不懂事，”“卖水蛭的女人”说。“高烧把他的脑浆烧干了。米吉斯先生说让他到河里洗澡。听我说，”她又补充说，把声音提得老高，好像在和聋子讲话，“想不想干活，回保乌先生的车间去？”

马里亚诺好像什么也没听见，站起来伸了伸懒腰，说：

“我走了。”

“站住，我的小朋友，”“卖水蛭的女人”说着跟了上去。“你必须在腿上拴根带子，像小鸡那样。没有我陪着不能出去。”

但是，马里亚诺根本不理会她，走了出去。老太婆跟在他后面，喊着说：

“别走，别走，小杂种，你别以为能逃出我手心，我也有两条腿。”

只剩下伊西多拉一个人了，好长时间一直想着不幸的弟弟，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呆子，傻瓜蛋……脑子里什么也不进……我越来越绞尽脑汁地去想，把他比作……我这么不幸呀，而他那样幸福！”

三

三天后，马里亚诺一个人回来了，看上去好像灵活、清醒多了，也能自主思维和讲话了。

“你一个人？”伊西多拉问他；她很奇怪姨妈没有陪着他。

“一个人。”

“恩卡纳西翁姨妈呢？”

“那个老太婆？在她家里。我是男子汉……不需要别人带着我。”

“你去干活了？”

“对。”

“撒谎！”

“你看，”“孽种”说着张开手，露出几个比塞塔来。

“那是谁给你的？”

“加依蒂卡。”

“加依？……”

“蒂卡，蒂卡。你不认识他？是一位绅士，我的朋友。”

“他为什么给你钱？”

“是我挣的。”

“什么？”

马里亚诺把钱放好，那是想把那只手腾出来；之后，他把手伸进裤子的一个裂口，接着说：

“这儿没有人看见我们吧？……”马里亚诺边疑惑地问，边扫视四面墙壁和房门。

“没有。”

“如果被发现……”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圆筒，很长，足有半个台尔西亚①长，直径两英寸。那个圆筒用麻绳紧紧地捆扎着。

“是什么？”

“雷管。”

“啊！那种能爆炸的东西？”伊西多拉惊恐地喊起来。“会在

① 台尔西亚是西班牙长度单位，约合〇点二八米。

这儿爆炸的！……”

“蠢驴……不点着芯子是不爆炸的。今天夜里要用它。昨天晚上我在公爵府大门口放了一个，爆炸时，两幢房子的玻璃都震下来了。”

“你干那种事？太野了……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和我有什么关系，随便公爵府炸成残砖碎瓦。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弄一个更大的雷管，足可以把那些自私的、剥夺我们一切的人的住宅炸到天上去。”

“我们放去。”马里亚诺说，他把自己的邪恶和愚蠢用这句话表达了出来。

“可是，那是小孩子玩的……那不等于用爆竹而不是火炮打仗吗。能有什么后果？响声大，吓唬过路人，炸碎两块玻璃，有人倒下，只此而已。别那么简单，那么犯傻了！”

“我们放一个这么大的，”他把双手分开一定距离比划大小，这个爆破专家的计划可真不小呀，“马德里坏蛋那么多，本来属于我们的钱都让他们拿去了，是不是？”

“把钱拿去还算小事，最糟糕的是剥夺了我们的名分，我们的社会地位；把我们关进肮脏的牢房里，折磨我们，而他们用抢夺去的东西尽情地享乐、消遣。世界堕落到这种地步。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把它颠倒过来，上边的到下边来，下边的到上边去……”

“下边的到上边，上边的到下边，”马里亚诺高兴地重复着，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思想的公式，而他一直不知道如何表达呀。“你知道吗？……发生那种事情！昨天我看见梅乔尔少爷坐在双马的四轮马车上，还有两位夫人，两位老阿姨，知道吗？还有一位绅士，看样子是侯爵。”

“别在我面前提他，”伊西多拉一边说着一边闭上眼睛。

“他掠夺了多少东西呀！”小伙子有些激动地说，“而我们这样贫穷……因为我们是好人，我们不抢不偷！”

“噢！”伊西多拉说着，觉得喉咙里有个结儿。“上帝会保护我们的。迫害，折磨，眼下是我们的王冠……但是，这早晚会改变的。谁知道以后某一天会发生什么吗？我在一本书上看到，高傲的人将受到羞辱，卑微的人将受到抬举。”

对福音书的如此不同寻常的解释印刻在马里亚诺的脑海里，犹如种子播在肥沃土壤里，一些更为古怪的想法立刻发芽、结果。

“他们把我们的东西抢去，是吧，姐姐？”

伊西多拉哭了。

“是，是，是。”她说；她泪流满面，抽泣不止。“卑鄙，无耻，夺走了我们的权利，就是说，不承认我们的权利……哪能有这种事呢？他们靠的是造谣，收买法律。法律也卖呀，弟弟。我和你有权利住在一幢房子里，有权利继承一笔财产。结果怎么样？房子和财产都被他们夺去了。你看看，他们对我做了怎样的事情：把我关进监狱里。也会对你这样做的，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将把我们绞死。”

马里亚诺入迷地听着，而她气愤得讲话倒雄辩有力了。

“侯爵的称谓，数以百万计的家产，本来应该属于我们呀。可是，你都看见了：给我们的是监狱、凌辱和贫困。我和你将成为乞丐，或者成为只有上帝知道的什么东西。上帝允许这一切，但天没有塌下来，一切照常。我们大声疾呼，可是谁也听不见。并且恰恰相反，他们用狂笑回答我们的呼唤，把我们称为叫花子，说我们嫉妒他们，蔑视我们，侮辱我们；我们呼唤法律，但一

无所获。法律是为他们制订的，因为他们有钱，能收买法官的良心……把钱给我，哪怕只够七八天用的，让他们看看我是何许人也。但是，我们没有武器，你都看见了：他们折磨我们，屠杀我们。法律是什么？是骗人的东西、是滑稽剧。上演这滑稽剧的，除了强盗，还能是什么人？当局……唉，当局可把我戏弄得好苦呀！是一场闹剧中的闹剧，为了欺骗我们，为了剥削我们而上演的闹剧，演得蹩脚的闹剧。”

“我们给他们放个雷管，好吗？”

“一个？一千个，一万个，一百万个！……弟弟，你是个不幸的人，你不知道那些人坏到什么程度。”

他们继续谈论这个话题。第二天又谈了起来，因为伊西多拉一旦嘴巴触到这事，便不那么容易放下。随着她的幻想一个个破灭，心灵深处也发生了感情上的变化；更加同情平民百姓，认为他们受压迫，另一方面对富人怀有强烈的憎恶感。最为奇怪的是，她在虚荣和我们称为不幸的诱惑方面没有向后退一步，仍然对于马利娅·安东涅塔在政治上的美好作用怀有好感。但是，这位善良皇后是处在那样一种状况，即遭受着残忍和自私贵族阶层的折磨。正因为如此，她原则上同情庶民百姓，同情下层人，同情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人。我们说原则上，那是因为世界上的任何想法，每每同她心中的怒火结合起来以后，还从来没有使她看得惯下层人的粗鄙和肮脏。想到这些，她脑海随即产生一幅美好的乌托邦图景，就是说，可能存在一个典雅的平民阶层或奢华的庶民阶层，衣着得体的庶民阶层。可是，这是不是对未来的一次大胆探寻？她身上是有点天才的东西，因为她由于想得过多而感到困惑和晕眩时，常常不再去对典雅庶民做进一步的遐想，而是这样说：

“我有这么大的天才，但竟遇到这种事呀！”

第 十 四 章

发生的那些事情……

一

自从马里亚诺体力增强以后，恩卡纳西翁姨妈便对他无计可施了。夸奖和威胁，软法子和硬法子对他都同样不起作用。但是，这位善良的女人更乐于看见他像小时候那样顽皮，淘气，不听管教，而不愿意看见他死气沉沉、麻木的样子，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好像食肉动物在窥视，等待时机，太可怕了，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耐性就是为了以后的凶残捕杀。

“你在想什么，畜生？”姨妈突然对他说；“你想发明火药还是别的什么？你这个木头桩子，一连两个钟头盯着地板，干什么？哪怕看看群星密布的天空、学着干点体力活儿也好呀。他妈的！你还想生活在花花世界里呀？傻瓜蛋！你姐姐在上面东瞧西望的，到头来摔得那么厉害。你走的是另一条路，但结果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去工作呀？”

“我没那个兴致……走开……”马里亚诺回答说；他被狠狠掐了一下，从而从精神的沉睡状态走了出来。

“可是谁养活你呀！”

“我不需要你养活。我有别的办法。”

“好呀，好呀，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你总和哪些不三

不四的人鬼混呀？都干什么坏事呀？晚上做什么？衣服底下藏着什么玩艺儿？”

“圣餐杯。”

“我的……耶……稣！你在说什么不敬神明的话呀！听着，听着，我们两个成了死对头。你如果这样下去，给我，知道吗，给我滚出去，别再登这个家门。等哪一天挨大棒子，我去看你。”

“再见！……”“孽种”用很重的鼻音嘟哝了句。

他慢慢地走出去，双手插在衣兜里，帽子戴得很低，目光茫然，不知看什么，他的脚步和思绪也是这样。过了几天，他给他的所谓散步确定了一个方向，是去胡安·保乌家，但不是要求工作，而是和师傅聊会儿天，他对后者怀有一种近似亲情的淡淡兴趣。一八七七年一月的一天，他来到车间，看见那个善良的卡塔卢尼亚人一副笑脸，正在专心致志地工作，如同风华正茂年代时一样。

“喂，流浪汉，来这儿找什么？”师傅说；他有个毛病，话匣子一打开，如果不咳嗽的话，那可就没完没了。“坐下。可是，还不学好呀。听我说，能不能把那种毛病彻底改掉。你的脑袋就像刚刚生下的老鼠那样……我说了，叫你坐下，把帽子戴着，这儿没那么多礼节。好吧，给我讲讲，想不想干活？”

马里亚诺本想回答说不再打零工；但是，保乌是那样想讲点什么，用滔滔不绝的话打断他，这样说道：

“我利用这个机会要告诉你，你姐姐纯粹是个疯子，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轻浮的女人，傻女人，花钱大手大脚，脑袋缺根弦。我真心真意地爱她，本想和她结婚的。他妈的，万幸，我解脱了出来！因为你姐姐是一个大灾难。你看看，她那么顽固，到头来被关进了监狱，怎能认定自己是侯爵后代呀。她那个侯爵

小姐呀，和我去做副助祭差不多。好吧，她如果愿意，各人吃各人的饭。她倒好，把我的那份也吃了。你不要相信那边人们说的话，不要相信什么我花在她身上的钱是彩票中奖所得和我叔父的遗产。总之，她从我这儿捞的钱不到两杜罗，因为司法当局突然把她从我手上给除掉了……小伙子，随便让他们说去吧，老天有服。我的钱被一张逮捕令救了；因为她这儿买套衣服，那儿买套衣服，一会儿小东西A，一会儿小玩艺B，一个上午给我花掉一万到一万二千雷阿尔。你姐姐真是个花钱大王，没见过她那样的人。在她那充满欲望的心里写着这样的金字：‘打倒富豪！’她是个老狐狸，对，是老狐狸。她是只老虎，总是盯着别人的衣兜。谁见到她那张脸，怎能怀疑她心里都是坏水呀？看见她那双天国般、天使一样的眼睛，怎能想到天使会变成抢劫犯？……我真瞎了眼，怎么那样糊涂呀！当她打发她教父给我送来第一封信，求我救济时，我觉得天国之门给我打开了。‘这个女人是我的，’我说，‘这样，再写两三封信，我提出建议，她接受了，就能把事情定了下来。’我把她送到一家客栈里，同时着手整理我们的房子。我傻透了。正当我想品尝世界上最令人开心的东西时，司法当局……这已经知道了……保乌这个畜生杯子都送到嘴边了……我现在很高兴。虽然只喝了几口，但我完全可以说：‘我认识了世界，先生们，我认识了它那骗人的快感，真是有苦有甜呀；我知道了享受的代价。从穷人的困苦和拮据到富人的挥霍无度，我都认识了，一切都是卑鄙的，上面是卑鄙的，下面是卑鄙的。’做好事吗？那好，谁也不感谢你。做坏事呢？谁也不谴责。坏事好事，都一样。你如果去爱，得到的是轻蔑；你如果是富翁，都跑来奉承；你如果是穷光蛋，朝你吐唾沫。你如果不相信，那就看看你姐姐对我做的事吧。我把她从困境中

解救出来，给她买衣服，买鞋子，买好东西、漂亮的东西，她喜欢什么买什么。她张着嘴巴，我打开衣兜，继续说下去。那么，你看看，得到什么回报。她说我是个粗人，令她作呕，令她恶心。我给她送去一束花，她扔到地上还跺几脚。我给她写了好几封信，她都不回。我去看她，她露出那样的表情……总之，让她见鬼去吧。我把这些事讲给你听，是为了让你转告给她。对，对，把我的话都讲给她听，没什么关系。我们来看看，她把钱花光以后，没有钱支付监狱房间租金时怎么办。到时候将把她转移到那种大通铺的房间里，在里面都可以散步，同那些干尽偷、杀、抢勾当的漂亮的公爵夫人、男爵夫人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她那是罪有应得。她不会向你问起我。如果问起的话，你就说吐根先生，对，她这样叫我，就说他很高兴不见到她，他和他的衣兜、他的感情完全平静了下来，祝她万事如意。你告诉她我还像以前那样工作；我要与一个诚实的女人结婚。我是平民的儿子；我嘲笑她那样愚蠢的贵族；我要让所有贵族和吸血鬼只有一条脖子，一下子统统绞死。”

他还想说下去，但是咳嗽——他咳嗽很厉害，有点和天神的纵声大笑相似——突然发作，对，那时他一阵咳嗽。咳嗽结束以后，转动的那只眼睛流出不少泪，而另一只比吝啬鬼的钱匣子关得还严的眼睛，好像不存在似的。

“现在，”保乌继续说道；他很高兴马里亚诺一言不发，“你如果想让我给你一些忠告的话，那我就说几条。因为你这样默不作声，这么消沉，并不是来让我给你工作、给你钱的，而是有益的忠告，价值百万的忠告。你听好，你如果想工作的话，那就工作；如果不想工作，就别工作，在这个世界上，谁干活越多，假如彩票或遗产助一臂之力的话，越有可能死于饥饿。你很聪明；冒冒

险，找一桩生意，干出点名堂来，利用其他人的天真。我见的世面多了，我知道，最坏的人是最有钱的人。你有了钱，就花掉，有些蠢蛋看见你大把大把地花钱，会把他们的钱送给你的；这就是世界。去做冒险的事吧，哪怕弄出乱子来也没关系，那时你就出了名；想方设法让你的名字变得响亮些，哪怕人家说你“这个野小子！”也好呀。这里有两个角色：牺牲品或刽子手。哪一种角色更有价值？刽子手这种角色。可以吸血，能吸多少吸多少。人民是牺牲品。大人物把国家的一切都捞到自己手里。只有两条路：要么把所有大人物一下子消灭掉，但这不是容易的事，要么混杂在他们中间，学会诈骗和偷盗。这由你选择，权衡一下，往前走下去。”

“我，”马里亚诺突然振作起来说，“我想让人们把我挂在嘴边上。”

“挂在嘴边上！……那好呀，你就弄出响声①。”

“弄出响声……我弄过。”马里亚诺反驳说。

“怎么弄的？用铃铛？”

“用这个。”马里亚诺说着拿出一个圆筒。

“啊，小无赖！……”保乌喊了起来，他看见小伙子展示的乐器十分惊奇。“这么说你干那种……听着，我们从今天起不再是朋友，因为用那种武器是不能保护人民的。雷管，那是流浪汉、骗子、赌棍和其他社会渣子用的阴险武器！听我说，看着我的脸！看得清楚吗？你面前这个人，我祖母的这个孙子，他想表达对公共政权的蔑视时，当他想给任何一个代表篡夺政权、专制法

① 在西班牙语中，“弄出响声”转意为“引起注意”、“引起轰动”；保乌说的是转意，而马里亚诺理解的是原意。

律的人一记耳光时，要面对面地干，要把胸膛挺出去，不怕危险，视死如归，不怕刽子手，做一个光荣的烈士。但是，从暗处扔雷管，吓唬女人，使公安警察忐忑不安……你想想，我的孩子，”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用宣传福音书的口气——他知道什么时候这样做——补充说；“好好想想，你是否愿意培养高尚品格，达到我们这些人达到的被众人尊敬的程度，我们身上布满了伤疤，我们蹲过大牢，我们曾经用老鼠充饥……”

如果那时马里亚诺不站起来，表示要走的话，不知道他沿着那条光辉道路走到什么地方。马里亚诺处在那种生理状态，竟然由于难以解释的焦急、不安，不再死气沉沉，突然用嘲讽的语调，对师傅的忠告说了声谢谢，便像魔鬼牵着魂儿那样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孩子有点什么。”保乌自言自语地说。

不大工夫，他就把那个小伙子忘在了脑后，便继续在他那有条不紊的生活之路上一步一步地慢慢走起来；下午，散了会儿步，然后吃饭，去咖啡馆，回家；当上床睡觉时，我的上帝，一声巨响，好像一包炸药在房子附近爆炸，房子突然塌下来一样。震动和响声使保乌突然呆立在那里，几乎喘不上气来，玻璃炸成碎片，房门倾斜；邻居们惊恐地呼喊着跑到大街上，慌乱不堪……

“啊，那个贵族赖小子！”保乌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以后，平静地说，“看我逮住你不……”

二

那事之后过了几天，马里亚诺站在称为四路街的十字路口上，看着在那里汇合的道路，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我们来听听

他是怎么说的：

“去姨妈家？不，不能；她一定喊公安警察，把我抓起来。去看姐姐？不，说不定加依蒂卡在那儿。去什么地方呢？……我们随便走吧，从这儿，从卡雷拉往下走，看人们散步，看来来往往的马车，然后往上走到雷蒂罗公园，在那儿呆一个下午……天气好，我还有两个杜罗，没什么担心的……已经有坏蛋过来了。那边有辆马车……又一辆，又一辆。噢，那辆是大臣的。吸血鬼，是他的马车？听见没有，如果车上人说，‘放下，那不是你的？’……又来一辆。这个家伙捞了多少呀，每天都戴着金银丝带！……喂，喂，那边过来一个车夫，骑在右边的马上，蓝帽子，还有肩章……喂！车上有两位夫人……那两个娘们儿，在坐垫上摇来摇去的！你们听着，从哪儿弄到那么多漂亮衣服？裘衣大皮可真暖和呀……昨天夜里我可挨了冻，鞋子张开大嘴。把车停下，停下，我要上去一会儿。我累了。这两个娘们儿！到五月二日大街时一定上去。那儿有许多人步行。这雷蒂罗公园挺漂亮呀；只是……发生那些事，那么多人挨冻，人民应该到这儿来打柴……我从这条石像路进去，石像的手断了，鼻子破了，多丑呀！喂，喂，那几个孩子戴着手套？这户人家真讲究穿戴呀！光女仆身上的东西就够几千穷人穿的……老爸爸一定捞得不少，看他睡得像头猪！……所以，应该把他宰了……好，我们从这边，从右边走，可以到动物馆……可是，我不进去，看动物看厌了。他妈的，这么多马车呀！梅乔尔在陪着两个姑娘散步。对，给你送上门了，笨蛋。是佩斯的女儿。佩斯先生也一定吞了不少钞票，看他肚子也那么大……又来了马车，马车连着马车。还是我师傅说得对，最好让这些人只有一条脖子，一下子统统绞死……这样我们大家就随心所欲地生活了……可是，那是什么，

又来了？啊，我知道了。前面是先导骑兵，后面是六马大马车……他妈的！这些人都戴着金银丝带，那有什么用？看呀，看呀，那个男人手上拿着礼帽，怎样向所有人打招呼呀；那个女人点头致意。没关系，终会有人收拾他们。我要说的是，狗死祸除；脑袋没了，手和脚也别想动弹了……快看，快看呀，拐弯了，看得更清楚了。现在，回到这边来了；我们已经看清楚你们了。这些浪荡公子！假如有个侠义心肠的人，这些家伙会落得怎样的下场！你们都将归到穷人行列里。穷人万岁！我这样说；管他怎么样呢。打倒强盗！……他妈的！又有马车来了，每辆马车都有巫婆或漂亮、高傲的小姐！还有，还有呢，她们还打小阳伞，不让太阳照到脸上！可是，这些巫婆呀，我在太阳底下走，在露天下，穿着破鞋子，破衣烂衫，夜里挨冻；这样……噢，那个骑大马的人是谁呀？是不是加依蒂卡？是他，没错，看他穿得像个人似的。他在向马车上的两个人打招呼。这些日子他赌博捞了好几千。骗子，赌棍，二流子，卑鄙无耻，无赖。我敢打赌，他从我身边走过，不会和我打招呼。我们打赌好不好？过来了，我凑过去，让他看见我。我要用佛兰德语对他说：‘下午好，苏鲁帕先生。’”

马里亚诺一边说一边向一个骑手走去，此人骑着一匹纯西班牙种马——花色脖子，四蹄动作稳健有力——，在路边散步。骑手看见小伙子，半似玩笑半似认真地挥舞左手①，用鞭子——可能不是有意地——往他脸上抽一下，说：

“小无赖……”

① 在西班牙语中，“左”也有阴险、歹毒的意思。

三

在一幢房子里——从东西杂乱，家具肮脏，房间简陋来看，像是华金和伊西多拉度过凄凉时刻的地方，而这段故事我们已经讲述过——，一天，马里亚诺和那位骑士（我们这样称呼他吧，因为他骑马；人们给他起了加依蒂卡的名字）呆在一起。马里亚诺走进这个人所在的房间，没有打招呼便开口就说：

“我是为那个来的。”

“啊，你真聪明。你应该感谢我，这儿还有点钱。拿着，可怜的孩子。”

他从衣兜里掏出三个杜罗，都没有看他一下，便扔在桌子上。

“那天，”马里亚诺怯生生地——那是半似疑惑半似粗野——说，“您抽了我一鞭子。”

“孩子，那是无意抽的。怎么，抽你这样臭小子的鞭子？……他妈的，你这么傲！……真烦人！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眼下我不需要你。你哪一天如果需要一枚破硬币，就到这儿来。如果哪一天没饭吃，这儿总会有块硬面包给你。残羹剩饭有你吃的。你是个可怜的懒鬼，可怜的懒汉，可怜的无赖，非服劳役去不可。”

“像您那样。”马里亚诺厚着脸皮说。

“他妈的！你不要给你脸不要脸，我一脚把你踢得远远的。我是一个正派人。我讨厌懒汉、懒鬼，他妈的！困境逼一个人去赌博，并不能说他不是正派人。现在，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我要去买骡子卖给炮兵；我是生意人，可以和国王面对面地站在

一起，对，是这样，先生；一个知道报答人的人，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不喜欢听别人谈论可怜的人民，可怜的革命。一句话，一个比上帝还忠厚的人，比可怜的《圣经》还善良的人。”

马里亚诺听着他讲话，感到可怕，感到愤怒。加依蒂卡，那个处在道德最后一道阶梯的人，“孽种”认为他是最低级的人，竟然以为自己有了点钱就高人一等，而那钱是在肮脏的赌场上捞取的呀！这样的人竟然也要披上温和资产者的尊严外衣，披上保守业主的外衣，把自己归类到正直公民的行列，而正直公民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支柱！这是马里亚诺最后要看到的。

“对，”那个人继续说道，他的肖像我们不加以勾画了，以后会有一只艺术之手去做的，“我是一个乐施好善的人。你知道吗，我看见你姐姐了，并且给她一些帮助？我这些日子去模范监狱看一个表妹，她因为伤了人关在那里。我是在那儿认识你姐姐的……你姐姐非常漂亮。我给她一些钱；我发现她愁容满面，因为钱花光了，要转到通铺大房间去。他妈的！像我这样的人看见那种事情！……眼下，我和监狱长商量好，由我支付你姐姐单人牢房的费用。我是一个慷慨的人，是一个骑士，知道为穷人和需要救济的人花掉一些臭钱……你姐姐是个大好人，有贵妇气质，我要天天去看她，为她效劳。噢，她和你大不一样，你是被称为寄生虫的那种人，是社会秩序的蛀虫，是游手好闲的人。你和你的伙伴应该被铲除，因为可怜的社会……总之，这些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你走吧。他妈的！你像座雕像似的在那里干什么？你没有那份智慧，听不懂我讲的话……再见……”

那些可怕的概念在马里亚诺脑海里翻腾着，犹如钟声回荡一样。那些概念全是从大名鼎鼎的加依蒂卡的著作中抄袭来

的。这个人在全马德里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是由于现实的本身力量加入到我们的故事中来的，作者所做的只是，在抄录他的话时尽量冲洗得干净些，用笔抹去难以计数的粗话、野话，只保留一些不得不保留的渣子。

马里亚诺从那儿出来以后，整个下午和部分夜晚在大街上游逛，没有吃饭，回到可怜的住处时，癫痫病犯了。全身抽搐，又是咬手又是捶打头部，折腾得没了人样。最后，终于过去了，上帝知道是怎么过去的。他苏醒过来以后，脑海闪出一个伟大的东西，一个想法，十分清晰，十分明确，紧紧地贴在他的智慧的亮点上。他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早晨也没有吃什么。他有时全身颤抖、脑袋里乱糟糟的，有时又火急火燎的，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看不见任何人，也不注视别的什么，只是看着来来往往的马车。

他随便找个饭馆吃了点东西，又闲逛起来。闲逛是他的生活，能给他思想。他断绝了一切来往，不去看他姐姐、他姨妈、保乌、加依蒂卡；他惟一与之说几句话的人是莫德斯托·利克，此人和他住在一起，几乎总是醉醺醺的。后来几天的夜里，他也是不睡觉。一种难以言状的不舒服感在他体内不停地活动着，有时给他以激情，有时使他死气沉沉，这不舒服感耗尽了他的体力，耗尽了他的思想。癫痫病又犯了一次。病情过去以后，他像失去理智似的满嘴胡话。后来死死地睡去，起来时换了一副欢快的样子；走出家门，向雷蒂罗公园方向走去，在一个地摊上停下来，买了点什么。他是个讨价还价的能手。拿着买的东西回到家里东藏西藏，最后仔细地放在床垫下面，并且这样说道：

“安安静静地呆在这儿，安安静静地。”

第 十 五 章

是 还 是 不 是？

一

那个为伊西多拉主动支付一点可怜单人牢房房钱，从而使她避免遭受住进通铺的大房间的烦恼和羞辱的慷慨先生哟！那个如此乐善好施、及时雨一样的仁慈、高尚的人，到底是谁呢？得到恩惠的女人只是在女邻（她叫安东涅塔·苏鲁帕，因棍击他人而定为严重伤害罪被关进监狱，给她那南方人的火爆脾气泻泻火）的房间，见过两三次。而正是由于这几乎是一面之交，她的感激之情就更大。值得得到世界上最美的称赞的那桩善事发生第二天，其作者佛拉斯吉多·苏鲁帕——在那提起来不算合法的圈子里，人们都叫他的绰号加依蒂卡——单独去看望伊西多拉。

据他个人介绍，他是一个出众的人物，很有钱，做出了很大成绩，而且都是自己只身闯荡的，因为他被贵族父母抛弃和高贵的祖父母剥夺遗产（人间和法律多么卑鄙，充满偏见呀！）以后，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一步步地走上高位。伊西多拉在这位新朋友身上找到许多缘由对他感到亲切和反感，几乎各为占一半，因为尽管他是私生子，被抛弃，成为自私父母的牺牲品，这引起她的极大兴趣，但是他的言谈举止要多下流就有多下流，要多粗鄙就有多粗鄙。他外貌英俊、年轻，也有些潇洒，这不由

得使伊西多拉记起华金·佩斯的形象。不过，等到被称为交谈的这一展示人的才华的时候，由于这个不平凡人物从心灵跑到嘴边的是那样一些东西，那一切便失去了光彩。有时候，伊西多拉觉得他讨人喜欢，有时又令人厌恶。他不停地讲述他如何遭受人间不公正待遇，受到迫害和折磨，这倒更吸引那个女囚的注意力。

伊西多拉越来越感到孤独。埃米利娅和卡斯塔尼奥已经不来看她，保乌和她断绝关系，米吉斯来得也很少。来得勤的是堂何塞和“卖水蛭的女人”，后者总是带里金来；华金·佩斯——他如果在，一定会使伊西多拉在孤独中度过一些愉快的时刻——在哈瓦那，给她写来好几封充满亲情的信。里金、恩卡纳西翁和雷林皮奥是惟一几个给她悲凉的牢房带来一会儿快乐、轻松和希望的人；女看守如果发善心，他们尽量把那一会儿延长一些。

一天，米吉斯去看她，并告诉她穆尼奥斯－诺内斯决定来访。

“喂，伟大的女人，”他说，“明天，我可爱的岳父要来。你要以合适的方式迎接他。我对他谈起你，他来是准备尽量为你做些事情的。他将利用很长时间向你讲述你的官司和你的刑事案件，他要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使你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切，连丝蜘蛛网都没有。他开诚布公，你不要惊恐。他这个人呀，对事情怎样想的就怎样说。他有时出言不逊，但这些不逊的语言胜过金子、银子和宝石，因为那是百分之百的真话。他对你说什么，都要当做福音书一样倾听、牢记。他如果想使你回到正确道路A或B（这是我们的吐根的口头禅），你就闭着眼睛往前走好了。你要把骄傲抛在一边，如同演出结束了，摘下戏装的皇冠一样。恰如忏悔之前要检查良心一样，你现在要检查你的愚蠢行为，以

便彻底抛弃它们。你要尽量增加自己的常识，今天一整夜都要用来学会评估人间事物的真正范畴、准确数额和分量。每当你的幻想想把你引到虚假评估现实的路上时，你都要狠狠地掐自己一下……最后，你不要在我岳父面前做出引诱的动作来，因为他尽管是个好人，还是喜欢漂亮姑娘的，很可能发生……”

伊西多拉看见穆尼奥斯－诺内斯进来时产生的第一个印象是愉快的，因为这位公证员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老天赐予他英俊容貌，得体的举止，典雅的言谈和出众的交际才能。他年龄不到五十岁，穿戴整洁、合体。他的最大特点是那颗偌大的、闪着光亮的秃顶脑袋，那里面有一种欲望在沸腾着，就是让青年罪犯得到感化。另外，他这个人目光特别敏锐，能一下子看到与之谈话的人的心里，每当赞成和肯定什么时，总是说“很对，非常对”；否认什么时，毫无例外地使用这个句子：没有那种事，那可不是正路。他只用一种东西作比较。在他看来，什么都是……像中午的阳光一样。如果说习惯——甚至冬季也如此——穿用白色坎肩有点什么含义的话，那就是穆尼奥斯－诺内斯在这方面是个十分特殊的人。如果说希望不显得大腹便便，从而把一个胖人同另一个胖人区别开来的话，那么穆尼奥斯－诺内斯应该归类到死也要有个匀称身材的人行列里。如果说他有些自负、非常热情的话，那是从表面对他的初步描绘。他的直言不讳，曾给他带来一些烦恼，但也使他获取了重大胜利，因为崇高真理，待人诚恳总会有益处的，也因为这不仅仅是良心和道德问题，而是延及到人生的利益范围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把他们品德同成就联系起来，伟大的公证员经常这样说：诚恳也是一种生意。

“侯爵夫人，”穆尼奥斯寒暄之后这样说，“对您的印象很好。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那位夫人是一个天使，是一个天国之人。

您如果不知道，我现在给您说，这就足够了。您想象一个最仁慈、最谨慎、最有感情、最亲切的人，但无论您有多大的想象力，想象出来的人也不如阿兰西斯侯爵夫人。”

“这我不怀疑，”伊西多拉反驳说；她有些不快，因为倘若外祖母是坏人的话，她早想听到讲她的坏话了。侯爵夫人是个很好的人，尽管在我的事情上……”

“可是，姑娘，”穆尼奥斯说，他无法控制自己，“您还没有从那种荒诞想法的疾病中摆脱出来？……您还认为自己是阿兰西斯侯爵府的人？”

“难道已经证明我不是？”

“证明了！……难道不是比中午太阳还清楚吗？现在那已经不是血缘关系的官司了，也不是应该走的路了。事情已经审判过了。您坚持走下去吧，那样将徒劳无益，使您毁掉生活、金钱和健康。”

伊西多拉出汗了。

“这么说，”她说，努力战胜沮丧，振奋已经崩溃的精神，“这么说您相信那种所谓的伪造说法了？”

“所谓伪造说法？……啊，孩子，孩子，您不知道那一方是怎么说的！伪造是那样清楚，是那样一目了然，犹如中午的太阳。法官已经断然判定了。血缘关系缺乏基础，要像空中楼阁倒塌。”

伊西多拉感到头晕目眩，眼睛快看不见东西，房间在旋转，穆尼奥斯－诺内斯变成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无数个人。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她一边闭上眼睛，一边用痛苦声音结结巴巴地说。“我无法理解……”

“事情很简单……不过，您不舒服？喝杯水吧……”

“没什么。您对这些事怎能理解……”

“很容易，很容易。伪造的东西摆在那里。伪造的证明并不是出自您的手，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从一切现象来分析，那桩罪证在您三岁时就谋划定了。”

“那么……”

“您的父亲托马斯·鲁菲特是个很轻浮的人，生活习惯没有条理。我认识他以后，叫他担任我们的抄写员。我多次借给他钱，但从来没还过；不过现在提这些不大合适，那不是应该走的路……”

“我父亲！……您肯定是我父亲吗？”伊西多拉喊起来，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样大的力气。“这些事情不应该如此看待，我的先生。”

“不应该如此看待，我的夫人？我只想说阿兰西斯侯爵府和您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丝毫关系。那两个孩子是一位不幸的小姐生的。”

“您认识她吗？”伊西多拉铿锵有力地问，她觉得这个问题会产生很大效果。

“认识。”

“您注意看我了吗？”

穆尼奥斯－诺内斯早就像米吉斯说的那样，用多情的目光仔细端详了她，此刻又直勾勾地看起来。

“确实，”他笑着说，“您非常漂亮。”

“您没有发现相似？……”

“在大自然中，”穆尼奥斯－诺内斯反驳说，表情十分严肃，“有相似这种现象……不过，您和维吉尼娅的相似，只是两个漂亮女人的相似。头发……确实相似。眼睛有一点……但是，你

们的相似并不能，并不能让人们想到亲缘关系。”

伊西多拉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放声哭起来。

“不管您如何痛苦，对于我来说，第一位的是讲实话。没有相似的地方，那不是您走的路。”

“噢！穆尼奥斯先生，”她特别强调说，“您如果在您对我说的事情上，在您做的事情上，不是怀有善意的话，我声明您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是最大的魔鬼……”

“您随便怎样认为好了。难道我像魔鬼那样，魔鬼那样的名声？”

“不，不。我要对您说……”

伊西多拉坐在那里是那样焦虑、不安，仿佛坐在针毡上，挥舞胳臂，想以此表达出的信念比嘴巴表达得更有力。

“这么说依您看，穆尼奥斯先生，依您看我……是随便一个女人。”

“您怎样理解‘随便一个女人’，那是您的事。我要强调的是，您宣布是阿兰西斯侯爵府继承人时，已经成了一个大骗局的牺牲品。我们做了调查，已经完全搞清楚了，那部该诅咒的戏剧的作者是托马斯·鲁菲特，他首先骗过堂圣地亚哥·吉哈诺，然后骗过他的女儿……”

“您认识我‘神父’舅舅？”

“太认识，太认识了，我必须告诉您，他是最普通不过的人；我们讲得清楚些，他是世界上最蠢笨的人。我和他有过很多交往。我的神圣上帝，那是一个怎样的人呀！有一次，我们使他相信面包渣可以去掉白发，结果他的脑袋几乎变成了面包房。另一次，我们还使他相信兔子的口水有毒，他便跑去问医生，一连问了三四个，还用火烧灼一只胳臂。您可以想象得到，和他开的

玩笑真是千奇百怪。他胆子不太大，这您知道，但自尊心很强。我们经常为一件屁大的事争个不休。我们当中一个人装出受伤害的样子；其他人为争论煽风点火。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斗一下。吉哈诺特别认真，全力以赴。我们把他拉到决斗场，他有些害怕了，但还是顽强不屈，用手枪瞄准他的对手；但是，手枪里装的是盐粒，结果一点事没有……更为奇怪的是，他虽然受过一些教育，却相信星座的影响，相信征兆，相信妖术。他写作水平很高，爱读小说，非常喜欢贵族家庭的事情，《财产录》一书能从头到尾背诵下来，对西班牙各个家族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您想想看，那个可敬的男人能分辨托马斯·鲁菲特想对自己儿女开的玩笑吗！”

“这件事，诺内斯先生，”伊西多拉说，她的口气从来没有那样坚定过，“并不能向我证明什么。”

“太能证明了，太能证明了。这些材料十分珍贵。我们现在谈另外一件事。一个炮兵上校，他的名字您应该知道，十五年前的一天来到我表哥、同事安德烈乌的办公室，和他谈到一件困难而棘手的事。第二天，安德烈乌便开出一个证明，我们称做‘确认书’。在这份证明里，他确认一个女孩……（请不要着急……让我讲完）和一个男孩是他的孩子，您知道他们是谁生的，他们是那个不幸的姑娘生的，我们再说一遍，在相貌上和您没有相似之处，您不要往那条路上想。我们继续说下去。在同一份证明里，他确认把两个年幼的孩子交给他的一个老男仆、亲戚照看，后者是退役民警，住在……您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吗？”

“我怎么能够知道？”伊西多拉冷漠而没好气地反驳说。

穆尼奥斯－诺内斯站起来，向铁栏走几步，一边望着大街，一边指着对面人行道上的一幢房子，那儿还有个小广场，叫修女

广场。

“谁住在那幢房子里？”

“我。”

“托马斯·鲁菲特住在三层，邻居是一位退役民警。您记得吗？”

“我，不记得。”

“那幢房子被大火烧掉的事，您也不记得？”

“有点印象；我那时很小。弟弟刚会走路。”

“对，对。房子被大火烧掉时，尼科拉斯·冯特……”

“那个民警？”

“对，他正患着重病。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冯特是后来死的，女孩也死了；民警的遗孀搬到赫塔菲；男孩后来被阿兰西斯侯爵夫人领了回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您提出了您的要求，说有您已故父亲的证明，家庭领养证明和其他证件。上校两个孩子的洗礼证书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应该是火灾那天从冯特家里偷出来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份文件，安德烈乌制作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出现一个新鲜东西，那就是尼科拉斯·冯特的名字换成了托马斯·鲁菲特的名字。伪造得十分巧妙，又加上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您认为是您父亲——是您的父亲，对我来说也是关键人物——的上校死在菲律宾；冯特妻子和三个见证人也先后死去。但是，不幸的是安德烈乌还在。于是找出证明书的原件，发现了证明书已被替换或者说修改。托马斯·鲁菲特活着时和我同事的一个抄写员来往密切……您一直在搜集材料吧？”

“我什么材料也不搜集，我才不走那条路呢，诺内斯先生。”伊西多拉说，盛怒之下倒想稍稍模仿一下公证员的说话风格。

“我们现在来看看，寻找托马斯·鲁菲特的同谋，此人因为不忠，几年之前就被安德烈乌辞退了。他懂得一点化学，心灵手巧；但是，他的最主要灵巧是逃避法律。把那份东西交给书法和化学专家，顷刻间伪造的文件就摆在面前了。不过，由于仓促，结果比副本粗糙得多。法院一眼就识破了。由于您在有关血缘的官司中提供的证明软弱无力，由于证据不过硬，又由于您孩提时的纪念物对您不利，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您要去服劳役，因为那是篡改公民权利和义务罪。”

“我没有伪造文件，”伊西多拉说，那表情像死人一样。

“真有意思！您是没有伪造文件，但您伪造了公民权，而且证据不足，证明伪冒，企图篡夺并不属于您的地位。”

鲁菲特女儿觉得受到了侮辱，沉默不语。她的脑袋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她不是她想的那个人，她一直与疑惑进行的斗争结果成了与死亡前的弥留之际差不多的衰败。诺内斯静静地看着她，等着她讲话。

“请您告诉我，”最后，她恐惧地低声说，“我怎样做才能避免……去服劳役？”

“声明上当受骗，把责任推到您父亲大人身上，承认没有任何权利……”

“谁敢肯定我没有权利？……”她反应了过来，又重复说。

她维护错误的潜意识是那样强烈，需要用力敲击几十下才能屈服下来。穆尼奥斯－诺内斯拿起礼帽。

“您别走，别走，”她说；她害怕，还有那么多猛如野兽的疑惑呢。“我们再谈一会儿。我还不信服，有许多疑问。噢！我如果今天就死去，在我的信念破灭之前就死去，那该多么好呀！诺内斯先生，您是一个诚恳的人。奥库斯托对我说过。您不会伪装，

不会说谎话，不会骗人。请您面对上帝，面对您的母亲，面对您的儿女对我宣誓，不认为我有那种权利，对我宣誓您说的都是真的，这样我也许开始习惯这种想法……”

“宣誓！现在不时兴那个了。一个正派人的话就足够了……没有必要那样悲伤，不要走那条路。简朴的生活，不要总想高远的东西，能使您幸福。侯爵夫人授权我，只要您与这个令人烦恼的事一刀两断，给您一些帮助。侯爵夫人很恼火，对这场闹剧厌恶透了，看到她可怜女儿的名字在对别人昔日不光彩事情幸灾乐祸的嘴巴上传来传去，不知哭了多少次。侯爵夫人不怀疑，也不可能怀疑官司的结果。您如果还想等下去，您去问问马德里的所有律师，如果有一个鼓励您等待结果，我可以割掉自己的脑袋。但是，我们的法律对坚定的诉讼者是有利的，您如果坚持往前走，只能把官司毫无结果地拖下去，百分之百使您去服劳役……我走了，给您几天时间好好想一想。我女婿对我说过，您心眼好，又聪明，只是任性，眼睛看不清东西，错误地评估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您如果能够看清事物的真正面目，您和我就是另外一种状况了。所以……您要打起精神来。最后，我知道您有个弟弟，是个好孩子。我向您许诺，我们的青少年感化所开张营业时，第一个位子留给他，我们要好好地教育他，使他改邪归正，而您呢……自己改造自己吧。”

二

我是还是不是？从那次会见之后，这个问题对伊西多拉来说成了她全部思绪、全部感情和全部生命运动的轴心。她忘记了监狱的烦恼和羞辱，整个脑袋和整个心脏都集中在那个问题

上，并被它折磨着，因为那是酷似烂疮一样的问题，像无法解读的字谜那样使她疯癫的问题，像内脏深处要害部位的溃疡那样令她疼痛难忍的问题。可怕的疑惑在她脑海里东撞西突，进行着一场一场的搏斗。忽而她的信念得胜，于是童稚的骄傲表情浮现在脸上；忽而疑惑占上风，用痛苦的呻吟宣布她的偌大虚荣心惨败。虽然法院卷宗堆积如山，但并不包括像那天下午、那天晚上以及以后三四天白昼、黑夜她紧张积存在脑海里那样众多想法，众多调查报告，众多各种各样的理由。活见鬼，她脑际总是清晰地闪现对她权利持否认观点的理由。她想把它们推得远远的，但它们却变得越来越强大、有力，而且透过洁净外衣看得一清二楚。对，她“神父”舅舅是个笨蛋。难道她不能列出一千条证据，说明他容易轻信？有好几次她本人都往他脑子里灌输了十分奇怪的想法。

和堂何塞一样，她“神父”舅舅总是在脑袋里琢磨着最荒诞的想法，让它们膨胀，并为有这样的想法洋洋得意。她舅舅被鲁菲特欺骗以后，同她一起上演了一场不祥的闹剧，使她吃尽了苦头。在冬天的夜里，他不知多少次对她说，你很快成为侯爵小姐，将有宫殿，有马车，仆人成堆，无尽的豪华和财富，像《一千零一夜》里讲的，从而使她陶醉了。是他教给她不要劳动；等待遗产到手，有了遗产就有了一切；教给她对显赫、权势充满幻想，遐想。他把她的脑袋塞满了轻浮，教育她关注大大高于自己实际状况的生活方式。当她疲倦时，他便说：“你会有马车的。”当她想做件小衣服时，他便说：“你将有二十个时装师听候使唤。”他说：“你的宫殿要漂亮得多。”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点燃在她心中燃烧的欲望、贪婪火山……对，她舅舅是个傻子，傻透了，是个灾难，尽管他的用心是好的；她舅舅是个没有头脑的人，一个和现

实格格不入的人，人类思想在他那病态脑海产生的古怪的、幻想的、因袭东西，他是这些东西的传播者。

之后，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对，对，托马斯·鲁菲特是一个没有条理的人，一个贪婪无度、嫉妒心盛的人。诺内斯说的很可能都是真的，托马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只是想通过可恨的官司从侯爵夫人那里得到以妥协形式给予的随便一笔钱而杜撰了那场独幕闹剧。这是在情理之中的。是怎样的鬼逻辑隐藏在这些想法之中，并使之成长、膨胀？……她也想起了她的母亲。每当托马斯·鲁菲特谈到侯爵夫人、谈到侯爵夫人的外孙、外孙女和毫无疑问可以得到的遗产以及两个孩子的状况时，为什么佛朗西斯卡·纪廉总是低下头，心情变坏，对丈夫的话不说一个字呢？她母亲，毋庸置疑应该给她这个名分①，她是个诚恳女人。鲁菲特折磨她，控制她，把那场无耻的闹剧强加给她，而她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幻想她的孩子成为侯爵的后代，尽管是窃取的，所以沉默不语。为什么她的姨妈——这已没有疑问，是她的姨妈——总是嘲弄侯爵称谓和鲁菲特的贪婪想法？还有堂何塞，出于对她的爱从而在证词中提供对她有利的证据，也是有疑问的，对，或者他肯定那是闹剧。很清楚，这位大会计不相信阿兰西斯这桩事，因为他很少谈论此事，即使谈起也是闪烁其词。

三天来，伊西多拉一直受着这些疑团、疑问的折磨，很少吃饭，不睡觉，高烧，心神不安。第三天头上，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一天夜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发疯似的跑到铁栏前，用力抓住一根根铁条，想折断弄碎。她的呼喊声传到大街上，引起哄乱。她说：

“无论如何，我是贵族。法官，公证员，外祖母，是你们把我

① 在西班牙语中，“佛朗西斯卡”有“诚恳女人”的意思。

关进这里的，我是贵族！”

之后，她用手抱着脑袋，一边从房间的这个角落跑到那个角落，一边高喊着：

“我是贵族，我是贵族。你们不能夺走我的贵族称谓，因为它是我的灵魂，不能没有它，不能走那条路，不能走那条路。”

女看守和两位女友走进来，想使她安静下来，她们给她弄来点吃的，以为这样可以使她不再胡闹，不再乱动。但是，她把饭菜推到地上，赶走那几个女人。

“别给我弄这种猪狗饭。那不是给我预备的。”她喊着说。“把我的洗澡间弄来。我活着不能不洗澡！把我从这猪圈放出去；把我的衣服送来，把马车赶来，让华金来……”

怎样做都无法使她安静下来。但是由于过分激怒，她第二天早晨便精疲力竭，进而觉得全身不适。不过，根本无法让她吃东西。她脱掉衣服，说她决不能穿那样的破烂，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她的洗澡间，可爱的洗澡间。最后，人们把里金抱了来，看见孩子，她亲不够，扇动母爱的翅膀，从令人羞辱的高峰——她那被云雾团团围着的理智就在那里——慢慢地走下来。

第十六章

马里亚诺的想法。——概述

第二天上午，“卖水蛭的女人”来陪伴外甥女，耐心地劝慰她；这些劝慰应该作为人类智慧的最优秀实证之一珍存起来。

“你的遗产那桩事已经成了水中盐。这么多的晕眩、恶心之

后，你终于把那个脏东西吐了出来。你如果想成为一个忠厚女人，我把你接出去，和我住在一起，把店铺让给你，惟一的义务是赡养我，照顾我这把老骨头直到死神降到我头上。过去我看见你处于困境之中，没有给你一文钱，而且尽量从你那儿捞一把。你现在如果改邪归正，我拥有的一切都给你这个好姑娘，给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大头娃……你愿意不愿意做个好女人？听我说，你有好几条路：和胡安内罗大街的石印工匠结婚，或者去找那个昔日的博廷，他答应给你一家专卖店，把这店子要过来；我们把专卖店和杂货店搬到一条好的大街上，门挨门，没人敢对我们哼一声……但是，我的家不能有男人出入。你看合适不？我还有一样东西说出来，供你选择。你愿意不愿意做神父管家？我认识一个修道院神父，有把年纪了，是个虔诚基督徒，改造坏人的，他有一张铁嘴，一个三寸不烂的舌头；这个神父一直对我说，想找个严肃、正经的女管家……你决定好了。石印车间，还是专卖店或修道院女管家？”

伊西多拉什么也不回答，因为她几乎听不见恩卡纳西翁讲的话。随后，他们提起了马里亚诺。

“已经不可救药了。我们权当被魔鬼夺走了。他和莫德斯托和安库斯蒂娅斯住在一起，那间房子坐落在米尼斯特里列斯大街，真是间斗室呀。莫德斯托在一家葡萄酒仓库工作，‘有眼睛的木棍’去河边洗衣服。他如果不喝得那么多的话，日子还过得去。可是，他是一个活酒囊，有脚有手。庆幸的是他不再打妻子，因为他一抬手，脚就够不着地，倒下去。”

伊西多拉笑起来。那一刻，里金在她脸上打了几下。

“别打，别打。”

“喂，狠点打……让他打吧。这孩子一定有出息……我们把

他培养成带猎枪的和猎狗的神父。你会看到一串又一串的训诫将从这颗大脑袋源源不断地跑出来。是不是，儿子？你会看见他成为主教，也有可能教皇……把异教徒和新教教徒统统烧死；对他们就是要硬，坚定！”

这时，恩卡纳西翁用一只胳臂把里金抱起来，准备离开。

“您去哪儿？”

“去看王室一家，今天盛装出行，到阿托恰。我一直想看看西班牙王室一家盛装是什么样子，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可是，现在，孩子，人们都穷得要死。我还记得女王①时代。那个时候呀，孩子，两磅面包才十二夸尔多，更有宗教，更有那个，更有原则性；那时，伟大的人确实伟大，小人就是小人；那时对什么都很尊重。我对那个时代记得一清二楚，一想起来就要哭。那是个伟大时代，那时什么都很威严、庄重。人们高呼女王万岁，总是看见她那样漂亮、端庄，有那样一种表情……她用多么亲切的目光注视平民百姓呀！那样子好像在说：‘你们的母亲在这里……’但是，现在……国王一行走过，所有人沉默不语，都说自由……到处是贫困，孩子，穷人更穷了，更多了；就是有慷慨解囊的人，也不能收留那么多穷人呀。自由！……欺诈，孩子，欺骗。那时，什么都很庄重，你相信我好了，有庄重，就有钱，穷人就能活下去。好吧，再见，再见。”

*　　*　　*

恩卡纳西翁带着里金走了，向马德里市中心走去。那天是王室威严的日子，其原因我们没有必要细细说来。市中心的大

① 指伊莎贝尔二世（1830—1904），她于一八三三年登基，但由母亲摄政。

街热闹极了。人们欢快地走动着，吵吵闹闹，那场面委实是马德里独有的。有的地方人山人海，准备欢迎王室大队人马从那儿走过。大街两侧的阳台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小旗，一个个漂亮的女人从那儿向外张望。成群结队的女人，回荡的军乐，马德里的天空——老天专门给了个好天，让群众欢庆——，为庄重的场面又增添了几分特色。

“卖水蛭的女人”从马利娅·克里斯蒂娜①入主王室到堂胡安·普里莫执政，从后者到现任女王的庆典，不知看见过，欣赏过多少次这样的场面；今天人们格外欢快，再现了小说描绘的景观，再现了马德里古代人民的喧闹、热情奔放的性格。她如同了解家中家具那样了解宫廷的每一辆马车：玳瑁的，珍珠母的，挂着彩球的，饰着帷幔的，装配鞍具的，她都能一一说出来。她还像熟悉自己指头那样熟悉每辆马车礼仪，次序，各类仆人的位置和其他古代人比现代人更为关心的特点。至于选择合适、舒服地点观看那一切，谁也比不上她。

在马约尔大街，她碰见老女邻“有眼睛的木棍”。后者和恩卡纳西翁——她胳臂上举着里金——来到圣希内斯小巷的入口处，那儿人不多，很安全，不怕拥挤、奔跑的冲击。

“还早，我们可以歇一会儿。”安库斯蒂娅斯说着，把头巾打开，又系在下巴下面，那动作很机械；马德里下层女人用这种动作代替扇扇子的动作。

“我的那个无赖呢？”

“一大早就出去了。从昨天就开始折腾我，一定要在今天把他的衬衣洗干净；穿得很考究，打着黑黄两色领带，那是上个星

① 马利娅·克里斯蒂娜是女王伊莎贝尔二世的母亲。

期买的。”

“是吗，是吗！”

“今天还穿了新皮鞋、新短裤。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弄到的钱。我当时对他说，现在也是这样说：‘你又干了蠢事吧？’他对我说，对，现在也这样说：‘您随便到什么地方歇会儿吧。’唉，你就学坏吧。好……我说呀，您如果看见他，肯定认不出。他出了五次事，倒像一块泡湿的羊皮。眼睛都快从眼眶跑出来了，双手颤抖，舌头像块木头似的。他有时打转儿，晕人，亲爱的，晕人呀。一句话，我不知他最后将落得怎样的下场。他不干活，什么也于不成。莫德斯托能给他出主意；您想想看吧……莫德斯托，主意！他呀，从头到脚被烧酒灌了十八遍……”

“但愿上帝保佑，”恩卡纳西翁说。她还想说点什么，但那一刻传来喇叭声、号角声，接着是“皇家进行曲”和表达期盼的窃窃私语、零星的讲话声：“来了，来”。里金吓坏了，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美不胜收的东西；“卖水蛭的女人”陶醉了，全神贯注王室车队的每一个动作，并且不停地评论着。

“司令官都这么老了！……您看见没有？现在走过来的是供坐骑的高头大马……接下去是金黄马车……深紫色羽饰……现在过来的是大管家和供需官，蓝色和白色羽饰。您看呀，那些小伙子多英俊呀……现在过来的是珍珠母马车……绿色羽饰。那位先生是谁呀？头戴大檐钢盔，还有那么大的十字。可能是什么外国人……贝壳马车……白色羽饰……现在过来的更漂亮了……太好了……红色羽饰。”

她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热情越来越高；最后过来的是卫队、随行人员、压阵人员。

“我们留下来，等着看看他们回来的情景吧？”过了一会儿

她补充说，她对那多姿多彩舞台般的场面还没有欣赏够，余兴尚存。

人们涌动着；王室队伍仍在演练。“有眼睛的木棍”在乱糟糟的人群中认出一个人，那人正向马约尔广场走去。

“在那儿，在那儿。”她一边指着那个人一边说。

“谁？”

“无赖。”

“是，是他……马里亚诺，‘孽种’！”

但是，马里亚诺虽然看见了她们，也听见了姨妈的喊声，却装傻，加快脚步，仿佛想避开，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和她们相遇。不多工夫，他便坐在了马约尔广场的一个凳子上，身边有个漂亮的喷泉，水流从一座假山冲出来，形成富有弹性的圆球，圆球依据风力的强弱，或膨胀或压缩。在这个活动的液态牡蛎里，映出太阳的七色光，形成五彩缤纷的彩虹，同时勾画出花园和行人的影像。这个水球的魅力还不止于此，里面还好像有个吵闹不止的顽童，任何一位诗人都会高兴地听到那个水神之子的爽朗笑声。马里亚诺把臂肘支在膝盖上，用掌心托着下巴，一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个奇怪的喷泉……谁知道他这样度过了多少时间。

他和姐姐一样，用大胆的想象翅膀冲破未来的疆界，在脑海里想象着没把握的东西和尚未成为事实的东西。这个“孽种”每当沉思时，总要让刚刚过去的一切重新复活，余兴在心里仍然热乎乎的。那是反刍动物的习惯，是懒汉的快慰。是的，他看见了那天刚刚做过的一切，历历在目，好像正在发生着。

那天，他很早起了床，夜里一直未眠，全身难受；他穿上干净的衬衣，戴上一些新的饰物，尽量把自己的样子打扮得正派些。

他出家门以后，在万福马利亚大街的一个店子喝了咖啡，然后在大街闲逛起来。大约十点钟，跑到一家酒馆吃午饭，西红柿火腿味道很美。饭后买了张报纸，只读了一半，他对报纸谴责的坏事恨透了，对编辑们朝政府发泄的巨大的愤怒有同感。

后来，他来到卡雷拉大道溜达，观看来往行人和从军营走来的队伍。那一切都很漂亮；但是他投去轻蔑目光，心中涌出嘲弄、讥讽的想法。他看见梅乔尔·德·雷林皮奥趴在一座阳台上，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身旁有几个女人，好像是佩斯家的女儿。离那儿不远的地方，一个佩斯——他不认识佩斯家的人，但他估计那个人可能是路易斯·佩斯——在另一座阳台上陪着某位公爵的家人。他继续往前走，拐过街角，正好和名声从来不好的加依蒂卡打个照面；这个人骑在马上，像个权贵，波斯暴君。然而，马里亚诺那时的想象力走上了歧途，把他看成一个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高不可攀的人。“真无耻！”他在心里说。

所有人都飞黄腾达，过着舒适的生活，每天都登上一个台阶，而他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孽种”却一直处在社会的底层，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理睬他，在如潮似海的人群中，谁知道他是何许人也。这一切都因为什么？他比那些身穿燕尾服的二流子不知高贵多少倍。姐姐坚定地认为，他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他的一切被别人窃取了，把他的一切夺走了，而把他像废物扔进垃圾箱一样扔进贱民堆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谁知道那些挂五颜六色彩旗的房子，是不是有许多幢是他的呀？谁知道那些绅士，贵妇腰包里塞得鼓鼓的钱，从法律上讲是不是从属于他的财富里窃取的？他向谁求助才能把那一切索要回来？谁也不能帮助他，所有人，从第一个数到最后一个，都是臭名昭著的无赖。

国家，这是怎样的国家呀？整个社会都勾结起来，专门对付

他呀。可是，该怎么办呢？长大，长结实，直到以自己意志的力量达到那样一种程度，即只身一人惩罚社会，至少可以向社会报仇。可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好久以来，他脑海里就转游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这个想法和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的念头一起掌握了他，控制了他，好像灌输到每一根毛细血管里。想法和念头如同长在脑海的烂疮时时作痛，同时给予他一种奇怪的力量。他把他的思想多次付诸实施，可是，是怎样实施的？有时在睡梦中，有时醒着，仿佛屈从于一种非自身之力的机械力，不可抗拒的力。他反复地演示着，或者说在头脑里再三琢磨着，结果身体被搞得筋疲力尽，虽然精神上得到满足，感到骄傲，仿佛真的那样做了似的。他在脑海深处探测着，想发现那想法和念头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断定在出生前就有了。他觉得那想法和念头是那样古老、顽固、盘根错结！

他一直注视着那个水球，心里这样想着，如果不是因为此时此刻那样拿定了主意，一定害怕得退缩的。他清清楚楚地看见：恐惧隐藏在骄傲底下，并且时时探出头来；但是，骄傲，或者确切地说，固执不让恐惧跑出来。他感觉到的不是恐惧，而是痛苦，思绪中的无法形容的痛苦；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永不睡觉，永不，总是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在面前的那个已经离得很近的黑点后面，清晰地看到令八方震惊的胜利。总的说来，他陶醉了，人们不久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他邪恶地笑了，高兴地笑了。思想迷乱使他不分青红皂白，如同在许多情况下发生的那样，疯狂把智慧当做同一家族。罪恶的潜意识使他的想法具体化了，对，敌人那样强大、那样众多，如果不把他们变成一个人，他怎能惩罚他们呀？

喊叫声，喇叭声和音乐声，那是说王室人马从阿托恰返回

了。马里亚诺站起来，从休达特·罗德里戈大街走上马约尔大街，再到维利亚广场。人群、队伍、马匹，穿制服的王室人员，羽饰，各种各样颜色，华丽服饰，嘈杂的喧闹声，使他感到头晕目眩，眼前一片模糊，只看见一团东西在移动，和刚才只看的那个忽而滚圆忽而扭曲的水球一样。他的眼睛突然蒙上了一层浓云，他立刻扶住一根街灯立柱，自言自语地说："没关系，没关系。"那是癫痫病快发作了。但是，他是那样激荡，一下子挺了过来，抬起脑袋，站稳身子。

不一会儿工夫，他便觉得更有精力、更有毅力，决心更大了。音乐声使他陶醉。他看见一辆辆马车驶过去。当他等候的那辆驶过来时，好像全身都变成了眼睛，看清楚了……就在那一刻，他从衣衫下掏出一把旧手枪，用一只不是很稳的手瞄准，子弹啪的一声射了出去……人群中一片骚乱、惊慌，到处是呼喊声、嚎叫声，推推搡搡。子弹在对面墙壁爆炸，没有伤任何人。刺客落入众人包围之中，群情激愤，千百只胳臂和手伸过来，抓住他，想把他捣成肉酱。

第 十 七 章

堕　　落

一

这件事被添油加醋地描绘之后传到了马德里最偏僻、最遥远的角落，传到了豪华宫殿和简陋斗室。当所有人都知道的时

候，当然，修道院的修女们，医院里的病人和监狱的囚犯也就知道了。女囚们是最后得知发生的事的。模范监狱的数以百计的多嘴多舌的人是怎样欢迎那条颇为有滋有味的消息的，我们无法用笔墨形容。女囚们以五花八门的方式评说着。一个吉普赛女人说前一天夜里梦见了那事，另一个女人扯着嗓门大谈特谈王室的排场，不得不把她关起来，让她回归理智之路。心地慈善的人劝说不要把事情透露给伊西多拉，她经受不了那样的打击；但是，她的女友早把事情告诉了她。伊西多拉不相信，她说那事不可能，有些事情就是永远不会发生。她是慢慢地被说服了，最后这样分析那件事：

“对，只是那事如此荒诞、可怕就应该相信是真的。上帝又来让我受罪了，我多么不幸呀！”

她话还没有说完，就感到那样痛苦和绝望，如果不立刻从宗教角度使她精神振作起来，几乎失去了理智。她再三央求，从女看守那里要来忏悔室的钥匙，一个人去了那里，想做一件精神的、宗教的礼仪，从而把凝聚在心中的痛苦倾吐出来，喘一口气。在忏悔室里，她想做祈祷，跪下来，注视着祭坛。那是一个涂着白色，宁静而宽敞的地方，紧张的精神渐渐地放松下来。但是，当她更加凝神于祈祷时，脑袋突然变得模糊起来，身子往一边倾下去，来不及抓住栏杆，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当她被抬回房间、苏醒过来时，仍然感到绝望，不时大声呼喊。但是，她已经不记得宗教，而记得自由，她这样说：

“快让我从这里出去吧。诺内斯先生，您说吧，让我在什么上签字我就在什么上签字，只要把我从这个垃圾桶放出去就行。我要空气、大街、我的洗澡间、我的房子，我要穿戴得体面些，我要做个忠贞、幸福的女人。”

之后，她还是无法把弟弟犯罪的事从脑海赶出去，用最严厉的词句斥责他。她内心深处有点什么，像是对马里亚诺的企图怯生生地表示支持，如果说不赞成他以那种方式去做的话。但是，不，她没有那种想法；罪行和野蛮行为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永远得不到宽恕和同情。她弟弟是个不可救药的匪徒，而她却是天使一样的殉难者。她最后渴望的是自由，自由，哪怕没有贵族称谓呢，因为马利娅·安东涅塔的榜样虽然富有诗意，但已开始使她感到可憎可恶。她呆的那个地方不是人呆的地方，臭气熏天，没有舒适的设施，吃猪狗食，没衣服穿，这一切都和她的贵族天性背道而驰，那顶苦难的皇冠，尽管那样高贵，那样光彩夺目，但箍在太阳穴那里，疼痛得难以忍受，她宁愿，对，宁愿要一顶过时的礼帽。但是，她的贵族权利呢？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那种权利，几乎不相信那一套了。哎哟哟，她的信条已经被疑团层层包围，很快遍体鳞伤地死去，被从前崇拜它的人所嘲弄。即使认为她的信条能够成立，她那样坚持能够得到什么呀？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所有法律都集中起来，同她作对，一定审判她，把她关进劳役场里。自由，对；永别了，她一生的幻想，一生的精神支柱和基石；永别了，贵族，侯爵称谓、财富。

不过，如果说伊西多拉在自己身上找到了难以启齿的安慰，为什么还那样痛苦呢？她要成为一个自由女人，不再有更多的奢望，但永远有气派。难道没有称谓、没有巨大财富就不能有真正的气派？应该有，应该有；她将成为一个有气派的人，忠贞女人，正派女人；把自己的事情弄得井井有条，要去工作——她又一次发誓了！——，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尽量做到井然有序，要精心教育儿子，和一个谦恭、理智的男人结婚……她想到这里，吐根的味道使她嘴角抽搐起来。“往前走下去，走下去。”她说，

“闭上眼睛，里面有药力，奥库斯托不就是这样说的吗。应该按照客观条件塑造自己，在逆境中锻炼自己的灵魂。我的灵魂不能被绝望所战胜。美好的想法：正派女人，有条理的女人，勤劳的女人，彻底务实的女人，对，务实的女人。”噢，这不是太晚了吗！

正当她这样遐想——这有助于她克服绝望的心情——的时候，看见堂何塞走进来；堂何塞那样昂首挺胸，眼睛炯炯有神，嘴上挂着微笑，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特殊、那样不寻常。伊西多拉立刻警觉起来。老人坐在牢房里惟一一把椅子上。入神地看着她。怎么回事呀？傻了还是呆了！伊西多拉既同情又惊愕地看着他，说：“教父！……”

雷林皮奥注视她像注视天国的美女，翻着白眼，木呆呆的，好像被梦呓般的诗的灵感带到一个理想境界，喃喃地说出这样几个字来：

“天堂美女，天堂美女……再没有人敢玷污你的洁白！所有蛟龙都被你的骑士用铁臂征服了，你属于这个骑士，这个骑士属于你。”

他好像突然得了脑溢血似的，脑袋歪到一边，闭上眼睛，呼噜呼噜地打起鼾来。伊西多拉吓坏了，马上在他脑袋上敷上一条湿毛巾，大声呼唤他：

“教父，教父！”

堂何塞呼出一口气，从而慢慢地恢复了知觉。老人睁开眼睛，又叹了口气；当他看见伊西多拉，知道自己的情况后，感到有些羞怯。

“过去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掌心揉搓额头。“时间很短吧？……我说了很多胡话吧？……你不要责备我，不要责备我。”

“可是，那是怎么回事呀？”

“没什么，没什么。现在，我……我头晕……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孩子……人间的不幸呀！我染上一个小小毛病；但那不是因为放荡，决不是；那是因为悲伤，因为闻所未闻的不幸。我认为你会懂得我的意思的。”

的确，伊西多拉什么也不懂。

“我非常不幸，遭受着天下最大的折磨……精神上的折磨，心头上的折磨。”雷林皮奥用人们可以听到的最微弱、最结巴的声音说：“有一天，几个朋友给我灌了香槟酒。你以为我怎么了？我身上发生了变化，头晕；头晕使我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想告诉你，我是另外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骑士，一个年轻的英雄，我也不知道……在十分钟里成为一点什么，难道不是好事？后来我又喝了，后果是一样的，那是短暂的沉睡，很快恢复正常，唉，回到悲惨的人间，回到可恶的现实，回到老朽……”

“堂何塞！我心中的堂何塞！”

“不要责备我，我对你说，不要责备我。我只是在那十分钟里变成另外一点什么！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是的人，坠入这些危险之中。我把一切都讲给你听，只要你不责备我。我买了一瓶人们称为高级香槟的那种东西，每当我自己感到巨大不幸，感到撕心裂肺、整个灵魂扭曲时，就喝一小杯……”

“教父！”

“我们都是脆弱的人……到了我这把年纪……你不要生气。当我头晕时，看见你时，保护你，把你捧到天上，为你做最美好、最危险、最高尚的事……”

“圣母马利亚！”她大声说着用手捂住嘴巴。

“总之，我这次过去了……我从大街往这儿走时就头晕。进来以后，觉得走进一个漂亮、辉煌的宫殿。我看见女囚都像飞舞的仙女，飘动的花朵，习风的女儿，怎么样？楼梯，银子的楼梯，女看守是天使……”

“耶稣哟！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别说了，对；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现在谈谈你想谈的事情吧。”

“问题是我信不过那颗脑袋……不过，教父，您听我说说吧。我现在倾向放弃我的权利，从坏人的迫害中解脱出来。多么无耻的行为呀！我应不应该这样做？关于我的权利，到底有还是没有？是胡说还是确有其事？你认识我父母，应该了解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情，你最后坦诚地，完完全全地讲讲您是怎样想的吧，但是，要讲实话，实话。”

“孩子，我亲爱的孩子，”老人说，他的语言和思维变得很笨拙，说明他的脑子出了毛病。“你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什么？”

“我完全失去了记忆。对于你来埃尔南·科尔德斯大街在我家住之前发生的事一件也记不得了。昨天，我一整天都在考虑着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曾是一个复式簿记的首屈一指的会计。”

“是呀，是呀。”

“可是，你相信吗，我竭尽全力记起一点这门高尚科学，它是其他所有科学之母呀，然而始终不能？……”

“可怜的教父哟，可怜的教父哟！……马里亚诺的事，您知道了吧？”

“知道了，孩子。太丢人了！”

“太丢人了！……上帝又和我作起对来，我这么不幸呀。可

是，我一定做个正派女人，有条理的女人……勤劳的女人……我要结婚……”

“结婚！”老人恐惧地喊了起来。

“和随便一个忠诚的男人结婚……胡安·保乌帮助过我，尽管我不怎么喜欢他，但他是个品质优秀的人……”

“结婚……和一个魔鬼……一条蛟龙？……”

不知道他那慌乱精神的哪一部分产生出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着这个浑身颤抖的老人向门口走去。去找那神奇的酒液，喝上一小杯？……他突然停下脚步，用手拍了下额头，大笑起来，一边兴冲冲地看着伊西多拉，一边说：

“看我这倒霉的记忆！我都不记得……”

“不记得什么？”

“何塞，你放心好了。胡安·保乌昨天向一个铁匠的女儿求了婚；那个铁匠很富有，住在纳瓦斯·德·托洛沙大街。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伊西多拉沉思起来。

二

马里亚诺暗杀事件发生后与“卖水蛭的女人”第一次相见的场面十分感人肺腑。鲁菲特的女儿从来没有看见姨妈哭过。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姨妈一下子老了许多。这一次，她脑袋上围了条大披巾，看上去那样子十分阴郁，令人厌恶。她嘴里总是这几句话：“多么不幸呀，多么丢人呀！”她那满是皱纹的嘴唇，也许永远不会说出风趣的话来。好像她们的共同不幸使她对外甥女的爱，对里金的爱增加了许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位善良的老

人不停地询问伊西多拉的打算，她坚持外甥女接受那个优越的工作，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

“你赶快定下来，越快越好，还是去做修道院女管家吧，这对你很合适，这样你可以一箭双雕，比如说，既有了工作，又能拯救灵魂，因为和那个圣神一样的男人在一起，你就是不愿意，也会变成一个圣徒一样的女人……唉，多么痛苦，多么丢人呀！”

鲁菲特的女儿好像不准备接受那个建议，尽管姨妈为她指出的是光明前途。

“家庭荣誉，”过了一会儿，恩卡纳西翁说，“关在萨拉德罗的单人房间里，与和平和慈善这两位先生有着紧密关系。我们既然无法拯救家庭荣誉，他妈的！那就躲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我们躲到角落里，安安静静地生活，对上帝说：‘上帝哟，我们没有过错，我们对那个野蛮行为不负责任，我们本是希望他成为好人，可他和一些下流人混在一起……他脑袋里生出下流的想法。’所以，孩子，和我住在一起吧，忘掉你的那些疯狂想法，如果有人想打官司，那就让他继续吃闭门羹吧。”

伊西多拉还没有完全决定下来，是否彻底放弃那些奢望，从而换得自由来。穆尼奥斯－诺内斯去看过她一次，两个人谈了好久。但是，她的理由是那样软弱无力，机敏的公证员不费吹灰之力就一一驳倒了。谈到马里亚诺那桩极为可怕的案子，诺内斯给予她很大的希望，惟一可以给那个罪犯的悲伤姐姐的安慰是前者的年龄尚小，又可以证明他头脑不正常，这两点可能在司法天平上有点分量。

与米吉斯岳父第一次见面后，过了一个月伊西多拉已经对获得阿兰西斯侯爵府的权利失去了信心。在她的心灵中，那些权利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毁人荣誉的嘲弄。她已经不相信自己，

或者这样说也可以，她已经对什么都不相信了。那枝贵族的漂亮、耀眼的花朵渐渐地让位给先是怯生的，后来变成不可抗拒的逻辑；那枝花朵，由于她没有别的精神支柱，一直在她的心灵中起着第一位的保护作用，但现在完全干枯了，死亡了，与其说是灵与肉的缀饰，毋宁说是对愚蠢行为的嘲讽……一天，穆尼奥斯送来一份东西，伊西多拉在上面签了字，但断然接受侯爵夫人给予的帮助。两个星期后，法官宣布她释放。

“你去什么地方？”堂何塞·雷林皮奥以父辈的关怀语气问她。

伊西多拉有张纸，上面记录着好几笔款额。她是一个有条理的女人。那些数字是她在狱中欠下的债务。

“姑娘，您不必担心那个。”一个声音说；那个声音粗糙，难听；说话人当伊西多拉全神贯注地看着那张倒霉的纸时出现在她的房间。“您几点钟出去？三点钟？我这样问，是为了派辆马车，把您接到我家，您听懂了吧？”

伊西多拉坐在那里，用拳头支着太阳穴，仿佛在想着可能存在于世界上的最遥远的那个世界。

“您如果不接受，我可要生气了。”那人继续说。雷林皮奥注视着他，应该说，那时顺便注视他，露出一副最仇恨的表情。“我家是座宫殿式的豪宅。您听懂了吧？我今天下午不能陪您，我要和佛拉库埃罗、托尔比斯贡侯爵一块儿吃饭……听我说，伊西多拉：在我家，您就是主人，破面包总不会少的。一个人从监狱出来，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吃穿问题。但是，您走进我的家门，时装师和帽店伙计拿着样品早在那儿恭候了……您听清楚了吧？我家里有间大浴室……您考虑一下……在三点之前。我现在去看我姐姐，她的女友要走，她很悲伤，您想想吧。再见……再见，

贝皮略①。”

他走到门口时，在堂何塞的面前做了个无礼的怪相；堂何塞本来听他叫他“贝皮略”就气不打一处来，现在更无法控制心中的怒火了。当那个人离开以后，他大声说：

“臭流氓！……可是，孩子，你，你能接受吗？……

“暂时接受下来，”伊西多拉说，仿佛刚刚从一场令人不快的梦中醒来。“我这么走投无路！……我需要……”

需要！这个动词在那个圣洁男人的脑海里引起那样大的反响呀！这个词在可怕的时刻他听见过许多次；对他来说，那好像警报，头发竖起来，血液停止流动。他是那样沮丧，如果那儿有瓶酒的话，他说不定，说不定一饮而尽。

自由，舒适，华丽衣服，洗澡间，房子，奢华，金钱！……如同读者知道什么东西会使堂何塞头晕一样，伊西多拉由于可能把那些魔幻般的词藻表述的想法变为现实也得了同样的病痛。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的吸引力。

噢，令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哟！堂何塞看见她走出去，钻进那个称他“贝皮略”的鬼东西的马车，看见马车驶走……噢，可恨的太阳，竟然还把光线投射在那些可怖的东西上，那轮不知羞耻的火球，为什么在发生慈善法规截然相反的事情时，不知道让大地笼罩在黑暗中！那个可怜的男人忘记了，错误也有自己的法规；在宇宙运转过程中，每一种欲望都想得到满足，并得到满足，从而导致完全的和谐，明暗相当，这就是人类可爱之处和生活笑话之所在。

但是，那个善良老人不能目睹那种东西。他的精神在燃烧，

① “贝皮略”是何塞的别称，含有贬义。

感情激愤；他想一头撞在蒙塞拉特教堂的墙壁上，在那儿结束宝贵而疲劳的一生。但是，他没有胆量那样做。他需要把脑袋弄得晕眩，对，在理想中的金色地域痛痛快快散会儿步。这种需求是那样迅速而有力地压过他的天性，都等不及走完从那儿到他家的短短路程，急迫地钻进路上遇到的第一个酒馆。

三

一天，埃米利娅和胡安·何塞·卡斯塔尼奥看见伊西多拉走进他们家里；伊西多拉穿着一身漂亮黑衣服，华丽，有气派，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态，委实让那对夫妇感到困惑，好像看见鬼魂一样，不知道怎样回答她的头几个问题。这位母亲来看她的儿子，她的高贵、宝贝、大头儿子里金。在伊西多拉关在监狱的五个月里，里金住在卡斯塔尼奥家里，他看埃米利娅如母亲，她的孩子如亲兄弟。埃米利娅看见伊西多拉那样执意带走儿子，虽然心痛如绞，但不敢提出异议。但是，胡安·何塞态度坚定，寸步不让，他说决不能把里金交出去，因为伊西多拉作风不好，已经失去做母亲的权利，他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法院，法官肯定授权于他，把那个不幸的孩子留在他家。

伊西多拉十分恼怒，表示决不接受这样的想法。当问题变得严肃起来时，房门打开了，一位主教先生出现在那里……我是说，那是里金。他头上戴着一顶纸做的大法冠，典雅地抬起右手，表示祝福，同时嘴里唱着：DominusVobiscum①；人们还从来没有听见过那样吐字不清的拉丁文呢。

① 拉丁文，是弥撒用语，意为“让主和你们在一起”。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卡斯塔尼奥的两个孩子有个嗜好，发疯似的喜爱教堂玩具，在当时，孩子们普遍爱玩那些东西，而且他们对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家中的餐厅里，有他们的漂亮祭坛，每天都往上面摆一件新东西，蜘蛛呀，圣杯呀，十字披巾呀。家里随便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宗教小型组画，圣体龛，甚至用椅子临时搭起的讲道台。这些日子又做了神父用的纸制十字褡，煞有介事地讲弥撒，每一句拉丁话让人听起来都毛骨悚然，遵守各种仪式的规则和时间。弥撒书是小说，圣餐杯是盛蛋杯，决不能用来搞闹剧，因为天真无邪的孩子把什么都神化了，敬如神明。开始，里金做圣器看管人，但不久表现出那样的才能，很快也讲起他的弥撒和可笑的训诫来。三个孩子经常为圣职晋级而发生争吵，打呀闹呀，有时候埃米利娅不得不介入，不止一次充当侍童角色，让他们把火消下去，互相让步，重归于好。那天是星期日，里金被抬到高高的椅子上，正式晋升为大主教。而那时，他妈妈和胡安·何塞正争吵着呢。

“听我说，”伊西多拉边说边把他放在膝盖上，不停地吻着，“我给你做一件金的十字褡，一座银的祭坛。”

孩子惊愕地看着她。

“让孩子自己决定吧，”胡安·何塞说着把孩子抱起来，放在客厅中央，“里金，你想和你妈妈走吗？”

里金那样摇着脑袋表示拒绝，大法冠都掉在了地上。真的，叫一个人放弃他的教区，而和一个坏女人到别的地方去，这太不可想象了……

“说不，你说不？”

于是，孩子清清楚楚地这样说：

“我不愿意。”

说完，立刻跑到里面去。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伊西多拉使劲儿地喊着。“我儿子得和我走。”

说着流下几滴眼泪，于是卡斯塔尼奥操着和解的口吻向悲痛的母亲表示说，让孩子住在矫形诊所里比任何地方都好，应该把他留下。她呢，做为贵夫人，要做的事情很多，不可能照顾好应该照顾好的公子大人。这样，让孩子住在现在住的地方，对大家都有好处：矫形医生夫妇可以留住里金，他们视他为自己的孩子；伊西多拉可以更自由自在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里金呢，可以不离开他的教士会。伊西多拉做了让步，但并没有被剥夺那样的权利，即什么时候想看孩子都可以去。

她果然如此，每星期来两次，三次，甚至四次，给里金和他的伙伴带来糖果，还有蜡烛，铅制圣杯，像章，圣心画，法冠，祭服配套的领带；最后是圣周祭坛用的成套漂亮饰品，一样也不缺少。有时，她在那儿碰见“卖水蛭的女人”，后者也经常去看望她心爱的基督死敌；两个女人总是大吵，尽管恩卡纳西翁已经失去欢快性格，变得老气横秋，常常叹气，不过一刻也不能忘记降临家人头上的耻辱。当接触这个话题时，两个人便痛哭起来，把口角抛到一边，两颗心灵沉浸在同一种感情里。

米吉斯已经不住在矫形诊所对面，也不常来看望他的好朋友；不过，每次到卡斯塔尼奥家里，都关切地问起伊西多拉的情况。在鲁菲特女儿出狱后三个月的一天晚上，埃米利娅对那位医生谈起对那个女人的观察时这样说：

“从她第一次到咱家来至今，变化那样大……好像越来越走下坡路，一天下一个台阶。第一次还像个贵妇，一身黑色罗缎，大礼帽，那个，那个样子呀……没过多久，来时就改穿美利奴羊

毛衣服，搭个小披巾，脸色也不好看。下个星期再来时，我看她衣服上挂着不少油污，靴子也有了破洞。最后，她上个星期一来的时候，脸色很苍白，说胸部不好受，声音嘶哑。星期六那天，我看见她脸上好像有好几块青斑，一只手也包扎着。昨天呢，我的医生先生，头上只包着纱巾，布长衫，便鞋，声音更加嘶哑。更有意思的是……向我要两个雷阿尔……一定很拮据。还和过去一样……那是怎样的性格，怎样的生活呀！”

随后，他们谈起伊西多拉与之同居的那个男人，关于后者米吉斯说了许多真真切切的可怕事情，埃米利娅和丈夫惊愕不已。那家伙原来是地下赌场头目，转盘赌徒，带领一帮游手好闲的人，这位绅士的身份是那样特殊，如果把他送到劳役场——不会送他去那里的——，杀人犯和盗窃犯都认为和他在一起受到了羞辱。

“我们那个可怜的女友，”奥库斯托说，“她的命运这么不好呀，我们说得更清楚些，她的道德素质太低劣了，一直走下坡路，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她还要继续走下去。她和她弟弟奔向堕落的深渊，弟弟已经坠入里面，她也将坠入。他们两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弟弟像头野兽似的奔驰，而她像小鸟一样飞翔。但是，不论以哪种方式，什么方向都可以坠入堕落的深渊，从尘土飞扬的地面也好，从碧蓝的天空也好，都能通向那里。”

除了这些格言式的话，博学的米吉斯还说了些别的话，我们就略去了。从那以后，伊西多拉没有在埃米利娅家露面。堂何塞也失去了踪影。为此卡斯塔尼奥一家很是着急、恐惧。一天，雷林皮奥终于走进米吉斯的家，哭着慌乱地对他说：

“您快来，您快来，堂奥库斯托先生，看能不能给她治好病。”

“怎么了，可是，什么事？……生病了？”米吉斯一边问，一边

戴上帽子，拿起手杖。

“没有，先生……对，先生……我是说她身体不好，尽管没有生病，因为已经起床了。”

“这么说，她生过病。”

“对，先生。”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上帝，应该说，我的魔鬼。”

“因为她不想……今天，她还是不让我来，但我跑出来，请您从她脑袋赶走那……”

“我说，赶走什么呀？”

“一个想法，”雷林皮奥说；那时他们两个人已经在大街上快步走起来。

“您认为我是驱赶想法的人？……我们来看看，您今天理智是否正常，还是脑袋晕眩过？”

“没有，堂奥库斯托先生，我好久不头晕了。她不放我。自从我们住在一起以后……”

“什么？”

“对；那个野家伙，那个无赖，那条令人厌恶的爬虫，那个不是人的家伙……请您原谅，堂奥库斯托先生；我找不到合适语言……我直说了吧，那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把她抛弃了，他把她打得好苦呀，差一点杀了她；后来从这个地方，您看，用折刀在她脸上划一个大口子。还算幸运，伤势不重，尽管留下一块伤疤，毁了那张天仙的脸蛋儿，那张魅力无穷的脸蛋儿……”

他用手抹去泪珠。

“……对，是这样；那事发生以后，可怜的姑娘只拿出一点钱和几件衣服……最后在佩拉约大街九十三号找了间房子，四层六门，在那儿住了一个月，远离闹市，除了我以外，不和任何人来

往……但是，正直地，堂奥库斯托先生，正直地住在一起。我拿最神圣的东西对您发誓……”

老人伸开右手，像勋章那样放在胸前，翻着白眼，表示他的行为忠贞无瑕。

“我相信，对，我相信。”

“她恢复期间，我一直陪伴她，照顾她；我服侍在她的左右……那是怎样的日日夜夜呀！我：‘我去叫米吉斯。’她：‘您不要去叫米吉斯，也不要去叫任何人；我不想任何人认识我；我是一个无名人物，世界上不存在我这个人。’总之，那天早晨她说的事让我心碎肠断。”

“什么事？”米吉斯问，他停在房子门廊下，注视着不幸的老人。

“唉，我不能重复呀！”雷林皮奥感叹地说，哭得像个孩子。

四

奥库斯托上楼，走进房间。如果说伊西多拉看见他时感到惊讶、慌乱的话，那么年轻医生看见他熟悉的那样出众的女人全然一副衰败的模样时，就更是惊愕、痛苦了。她不仅仅在整个风度上、在高贵端庄的表情上失去了昔日的风采，而且她的美貌，由于体质全面下降，特别是因为从左耳下方到下巴那条大伤疤而大大减色。她在熨内衣，透过轻飘飘的衣服可以看到她那已经消瘦了许多的漂亮身材。她放下熨斗。坐在一张稻草沙发上，哭了一小会儿，说：

“我本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这个样子。我想摆脱这种状况，变得好一些，因为还……你看，你看我怎么样？”

“很不好，很不好。”

“我变化很大？你怎么不回答我？我生了一场大病，真倒霉！……”

米吉斯没说什么。伊西多拉的嘶哑声音使他感到吃惊，不仅仅如此，听到从她嘴里流露出的一些话，他有那么一会儿茫然困惑、无言以对。

“我发现你变化很大；你已经不是伊西多拉。”

“我要对你讲讲……我自己也知道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因为当我失去做贵妇的想法时，就那样气恼地自言自语地说：‘我需要尊严和廉耻已经没有任何用途了。’你听懂了吗？……这边的想法是做一个正派人，那边的想法很糟糕，要堕落下去。但你不要相信，还有一点高尚的东西，尽管说出来不好听……你看，年轻人，你还想怎么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在一群猎狗中生活了三个月。你别惊讶，我有时也咬人……”

“对，那个字，那些词，那种安达卢西亚口音……告诉我，你身上尚存的高尚东西是什么？”

“不知道；我不知道……”伊西多拉茫然地说，仿佛在心中和头脑中搜寻着什么。“对美好东西，对慷慨大度……的迷恋。你知道吗？昨天我只有两个杜罗；今天早晨来了个女友，在这儿哭了一阵子……说透了，我连一个夸尔多都没有了。”

“你需要点钱吧？”奥库斯托边说边把手伸进衣兜里。

他掏出几枚硬币。伊西多拉贪婪地看了下，把手伸向奥库斯托的手。她突然停下来，说：

“不；我仍然是贵族呢。”

“你贵在什么地方？”

“我不接受施舍……但是，由于这是你的……”

她犹豫着，一会儿看看米吉斯的面孔，一会儿看看他的手。突然，她大喊一声，声音不是那么细弱；她说：

“你知道吗？……我已经不要面子了。来吧，钱。”

她没等米吉斯把钱递给她，便从朋友手里夺了去。

“傻瓜，你惊慌什么？……怕我这种新的举止、作风？现在，我就是这种人。我要对你说……对于男人，只能剥去他们的美丽外装，掏出他们的心肠，决不能爱他们，永远不能。你们这些人令人厌恶，我蔑视你们。”

“你去做修女？……”

“做修女？……太有意思了！我做修女？”

“你已经知道，华金·佩斯从哈瓦那回来了，和一个非常富有的美洲女人结了婚。他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看见他，真有意思。”

伊西多拉脸色变得煞白。过一会儿说：

“我都知道了……唉，我见过他，一天下午我见过他。我正在雷特·德·圣路易斯大街上走，他坐在马车上从我身边过去。他看见了我，但那个无赖装做没看见。我的心扑通跳了一下。那天晚上我哭了；不过，我渐渐控制了自己，最终会厌恶他的。他不是人。”

“可是，加依蒂卡……”

“啊！那个家伙是那种应该用纸捏拿的人，就像捏拿蟑螂那样，然后扔到垃圾堆里。唉，只看他一下，都会把眼睛弄脏的……”

“可是，你爱过他。”

“我？……哪里，你有病呀。你把那想法从脑袋里赶出去。我只对你说这样一点就足够了，我那时常常记起胡安·保乌，他

倒像一束玫瑰了……而可怜的加依蒂卡！吵翻那天，我往他脸上吐了唾沫，吐了好几口！……他那个人呀，对他不能用语言，而只能用鞋子讲话。他是一头可恶的动物。先把他踩死，然后扫地出门。可是，你想让我讲什么呀，我命不好，命里注定倒霉……我一直想做个好女人，但上帝，天命和我那倒霉的命运却让我做坏女人。我从监狱出来了，欠他的钱，连死都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他把我接到他家里，我需要什么他都给，东西应有尽有……我有这种毛病，疯狂地追求奢华。我只看见衣饰、金钱，但看不见人。慢慢地我认识了他。他开始限制我花钱。我越来越感到生活苦不堪言，他是那样可怕。我并不是说他那张脸，脸并不丑，但一副女人态，我不喜欢。你认识他吗？他那张脸甜甜的，鬓角红红的，胡子光光的，嘴唇鲜红；双颊也像刮了一样，我见了就恶心……但是，他最可贵的地方表现在手腕上。你把无耻、背叛、劫掠、凶残收拢在一起，搅拌起来，再加入你能弄到的各种各样垃圾，掺杂在一块儿，捏成一只娃娃，吹一下，让它活起来，这就是当过我三个月先生和主人的人，他比保乌坏，比博廷坏，比华金坏，而华金现在坏得还不如犹大。总之，你们男人都一样。应该向你们报仇，把你们扔进垃圾堆，扔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女人报我们自己的仇。”

“伊西多拉，伊西多拉，”奥库斯托十分痛苦地说；“这么说，你有一千个理由死去。”

“我不想这样……我要对你说。我在监狱里时，是想死。我觉得活得很累，头上好像压着一顶铅做的帽子。在加依蒂卡虐待我，我又不能用鞋子把他踩死、踩成粉末时，有那么一刻感到羞涩、气愤和绝望，很想一死了之。可是，后来，我镇静了下来。只有蠢蛋才去死呢。谁想跳河，跳去好了。我要活下去，好好活

下去，生命很宝贵。灵魂放在后面去……世界需要我这样做，往前走下去。社会高高在上，道德一落千丈……没有法子呀。我一个人够了，绰绰有余。我原来不是很高贵吗？不是有良好的习惯吗？为什么不给我一条出路？”

“不幸的女人哟，还有，还有时间……”

“有什么时间？”

“有选择正常生活的时间。我为你找个工作。”

“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给你一点生活费……”

“让人家说我是你的情妇……到头来成为你的情妇……”

“那你找一种生活方式吧。和你姨妈……”

“什么你姨妈不姨妈的，别提那个，别提了；你饶了我吧。你来这做什么？没必要……空气，空气，我不需要说教。”

“你憎恶苏鲁帕，可是，他在你身上留下那么多的影子！当我记起你以前的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当我记起你过去怎样讲话，现在又怎样讲话时，心中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

“这就是世界呀：一些人留下，另一些人走掉。我走了，你懂吗？我已经死了。那个伊西多拉只存在你的想象中。你面前的这个伊西多拉，连前一个伊西多拉的名字都没有保存下来。”

“那个伊西多拉是我的好朋友。”奥库斯托口气很坚定；“而这个令我讨厌。”

伊西多拉听见这话心中一惊，但掩饰住了，并且努力表现得不大像现在这个样子，看来她的骄傲性格发生了难以解释的变化。

“在这儿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米吉斯说着站起来。“我该走了。”

伊西多拉以那种方式看了他一眼，想让他留下来；可是，随后耸了耸肩膀。

“我受了那么多的侮辱，”她叹了口气喃喃地说，说完又叹了口气，“我一直孤身吊影，无依无靠，以致现在看见最后一个朋友要走了，我都没有反应了。”

“亲爱的堂奥库斯托先生，”这时，雷林皮奥说；在这之前，他一直做一个无言的、痛苦的旁听者，不敢说什么，“您不要走，请您开导开导她，说说她，让她把那……那从脑袋里赶出去。”

“赶什么？”

“那个。”

“那个什么？”

“她想做的荒唐事。您看她一句话不说，笑得像个无赖……她对我什么都说了，而对您不想说出来。”

“自杀？”

“差不多那么回事……”

“不，不是自杀。”老人绝望地喊起来，揪下（或者说想揪下，这是最可能的）一绺头发。“您看见了吧？她笑了……您不要说她那样做是因为没有饭吃。我……还可以工作呀。”

伊西多拉没有张开嘴巴，用眼睛盯着炭火，烙铁放在上面加热。她好像从滚热、沉默的炭火摄取想法。

“我是应该把那些愚蠢的东西从她脑袋里赶走。”医生说着向她俯下身子，凑近些注视她。

“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伊西多拉口气无礼，那是从加依蒂卡那类人身上染上的。“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请你不要对我说教，不要弄得我头晕目眩。我不会理睬你的：我的心已经变成了石头，我的脑袋像那把烙铁。”

她站起身来，不知道嘟哝着什么——可以想象得到，不会什么很文雅的话——拿起沉重的烙铁，愤愤地熨起来。米吉斯没有说话便离开了。堂何塞跟着他走到楼梯旁，双手交叉着，目光里流露着悲伤、乞求之情。

“堂奥库斯托，”他说，“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不要抛弃她……您看看您做的事，您做的事……我要死去了……”

第十八章

伊西多拉之死。——鲁菲特一家的结局

奥库斯托虽然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他是有的，而且十分坚定，决不能抛弃那个不幸的女人，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处在毁灭的危险之中……第二天，他就来看伊西多拉。但是，上帝让那天格外阴沉，马德里那几个月的欢快气氛不见了。不幸的是，这样的日子并不是少见的。那天，在人类司法审讯史上作出一项十分可怕的决定。人们感到极为悲痛，他们看到一些街道上贴着对罪犯斩首的布告，这使人想到遥远岁月的人和事。

前一天的下午，一个高个、瘦削、年老的女人一身黑装，头上包着大头巾，一副悲苦表情，像木乃伊一样；她躲在王宫附近，等候一辆马车驶出，经过她的身边。她的心情十分焦急，抱着一线希望，虽然心中充满也许本世纪对王室最大的热忱。她想到了王权，想到了国王的王命，想到了可以见到的一国之君和天堂之王两者有相同的地方，从而有了点勇气。所以，当马车驶出来时，她立即冲上去，根本不怕马踩着；她跑到车门前，像凶犯抽出

匕首那样，一下子抽出一张卷成简状的纸，扔进去；纸掉在马车里，马车上的两个人同时俯下身体，拣起来。噢，太好了！他们在阅读上面的文字，起码用眼睛扫视着。谁知道他们是否答应在纸上以崇敬和悲伤心情提出的要求？如同平民百姓的一个特点是犯罪，那么，国王之所以称其为国王，就是饶恕他们。饶恕！这是，请诸位看一看和上天的相同点、相似点。“国王如果不赦免罪犯，”“卖水蛭的女人”把她的王权思想概括到这一点上，“要他们干什么？”

这个可怜的女人，在把那张纸扔进马车那一刻，同时大声喊起来，表达她对全国第一人的崇敬、爱戴，表达心中的巨大、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我的国王哟……西班牙的天子，怜悯一个不幸的疯子吧！”

她在那张纸上回顾了自己的风华岁月、崇高品格、宗教感情，希望国王和王后关注她的不幸。她对自己做的事感到满意，怀着成功的信念向萨拉德罗走去。那是一个多么漫长、难熬的白昼呀，那是一个多么黑暗无边，沉重的夜呀！有好几个小时像坠入令人毛骨悚然的永恒地狱里。“卖水蛭的女人，，等呀，等呀，赦免令就是不下来。这个不幸的女人那样信赖王权，但她不知道国君还有一位妻子，即法律；她也不知道，按照我们所做的安排，无论判决和赦免都要用这桩婚姻的婚戒盖上大印的。

*　　*　　*

我们说过，奥库斯托又去了伊西多拉的家。他发现她的情况更加令人沮丧，她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一张沙发的后面，光着双脚，胡乱穿着衣服，弓着身子，一头秀发蓬乱不堪，两个食指分

别堵着耳朵，眼睛里存留着恶梦般恐怖神情。奥库斯托看着她，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他的善举。这时堂何塞凑过来，用谨慎的声音对他说：

“米吉斯朋友，今天我们没有吃饭。今天是个可怕的日子？……您可以想象得出她为什么那样惨不忍睹。”

奥库斯托给雷林皮奥一些钱，让他买点什么做一顿像样的饭菜。他还想安慰伊西多拉，强迫她躺在床上。而她只是说：“今天！今天！”

教父回来以后，和奥库斯托两个人又是劝说又是用力强制才使伊西多拉躺在床上。雷林皮奥做饭去了。奥库斯托在头脑里寻找最合适的语言，用想象力给他提供的最真诚的想法安慰他的女友；但是，他的全部雄辩术，富有诗情画意的雄辩术并没有使可怜女人的混乱精神平静下来。她对他说：

“明天，明天就轮到我了。”

她说完这句话，一整天都没吭一声。米吉斯和雷林皮奥百般问她，但她什么也不答。晚上，奥库斯托嘱咐她好好休息后离开了，他认为她第二天会好些的。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因为第二天上午医生在不幸病人身上看到的还是和前一天一样，仍然沉默不语，麻木、冷漠。不过，伊西多拉吃了点东西。米吉斯在她身上没有看到明显的病症。堂何塞不时叹着气，心情焦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下午，当米吉斯做完第三次探病，准备离开时，堂何塞在楼梯上低声说：

“您不要抛弃我们，大夫先生。”他苦闷极了。“我们得长上百只眼睛……必须小心……”

“怎么回事？”

“我是说看起来她不说话，但她说话，对，先生；今天十二点

钟来了个女人，这女人几天来一直缠着她……是一条蛟龙，您懂得我的意思吧？……是这样，伊西多拉和她谈了好长时间。我听不见她们说什么，因为伊西多拉把我支出去了。但是，她们说得热烈，那女人呀，我真希望她被五雷击死，唉，拿来一些衣服样子给她看。”

“这么说，应该断然地做点什么。”奥库斯托边说边走下最后几个台阶。“我明天早点来，让埃米利娅、里金和恩卡纳西翁一块儿来。我们把她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堂何塞摇头表示很怀疑，锁上门后，把钥匙塞到衣兜里。

伊西多拉好像睡得很平静；堂何塞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恪守功勋卓著的生活规则，少食少睡，这时合衣靠在教女床铺旁边的稻草沙发上，从那里关注或监视，不敢放过病人的每一个哪怕最微小的动静。蜡烛放在洗脸盆里，整夜点着。从伊西多拉表现不正常以来，堂何塞就时不时地起来，跑到她身边照顾。

大约十点钟，雷林皮奥刚刚打了会儿瞌睡，突然惊醒过来，原来，他听见伊西多拉的声音。“房间里有人？”不，不会有人。伊西多拉在和自己说话，堂何塞注视着她，不离开他那硬邦邦、折磨肉体的沙发一步。但是，当他看见姑娘起床、匆忙穿衣、披上长衫、穿好鞋子，向床附近的可怜梳妆台走去时，他的注意力变成了恐惧。一种不安的恐惧感，像害怕鬼魂一样，使善良的堂何塞不能动弹，不能讲话。他觉得正在目睹梦游场面，也许自己眼睛出了毛病，把错觉反映到大脑。“我看见的，”他自言自语地说，“说不定是我的梦境；可怜的姑娘还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而我却看见她起来，在梳妆台那儿梳理。”

伊西多拉——现在可以说，她既是一个虚幻又不是虚幻的形象——在镜子前面照了很长时间。尽管镜子又小又破，她还

是想看看自己的样子，不仅仅面孔，还有全身，她的动作非常奇怪、剧烈，一会儿侧向一边，一会儿扭曲四肢。她身上的衣服又薄又轻，把无可挑剔的身材曲线和匀称、典雅的身段表露出来。堂何塞呆若木鸡，当他听到伊西多拉清晰地说出下面几句话时，周身寒彻，像钉在那里：

“我还很漂亮……把病养好以后，会更漂亮的。我现在身价很高，以后会更高。”

随即，她平静地把散落房间各个角落的衣物收拢起来，捆成一个包。这时，那个圣洁的老人使劲战胜可怕的呆滞状态，抖掉身上的一切，用粗壮的声音说：

“我的孩子，你去哪儿？”

“啊！”她吓得尖叫起来；“您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只我一个人呢。”

一个人！如果按照她的说法，堂何塞就是一件家具了。这种想法使不幸的老人感到格外痛苦。

“可是，孩子，你干什么呢？你疯了？你有病，不能起来……”

“我有病？”伊西多拉说着无礼地笑起来。“您才病了呢，是脑袋的病，和米吉斯那个笨蛋是同一种病。我很好，很健康。”

“可是，你去哪儿？”

“到大街上去。”

“去大街！去大街干什么？你需要什么东西吗？我出去给你买。”

“哎，哎；您别那么讨厌呀。躺下去，如果困，好好睡一觉，放开我，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不依靠任何人。好吧？我是自己意志的主人，对吧？”

这些话说明伊西多拉的决心很坚定，这使好心的堂何塞坠入最深沉的恐惧、茫然、困惑的谷底。他还没有说什么，伊西多拉又这样继续说道：

“您真讨厌，总问什么呀，什么都插一手，您的关照太愚笨了……”

每一个字犹如一块大石头击在雷林皮奥那颗善良心上，差一点哭起来；他在硬床上直起身子，这样说道：

“孩子，我爱你胜过我的眼睛。我关心你，希望你好，不想让你做出荒唐事，也不想让你遭到不幸……”

“我也爱您，但是……好了，我希望成为一个自由的女人，去做我想做的事，您别那样溺爱我。好吧？”

“看在上帝的面上。”雷林皮奥说，他意识到已经到表现得坚强的时候了。“我是担心你去坏地方，担心我们永远失去你；我不能抛弃你，不能；你是我最爱的人，我爱你胜过我的眼睛，因为我以两种方式爱着你，父爱和……总之，我知道自己的心。你如果像我担心的那样想堕落，想给自己抹黑，只要我有一口气，就决不让你走那条路；首先我要求求你，央求你，哪怕跪在你的面前。”

他是那样伤痛，话都卡在喉咙里。他觉得做出实际行动要比语言更具有说服力，于是跪在教女面前，捧起她的双手吻起来，他这样过了一会儿——她和他都很激动——，雷林皮奥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孩子，你不能走那一步，不能走……”

“这么不幸呀！……”她喃喃地说，同时用手捂住眼睛，好像不让老人看见流出的眼泪。“谁养活我呀？”

“我！”雷林皮奥喊了声，在胸膛上狠狠捶了一下，胸膛像盒

子一样发出沉重的空洞声音。

“您？……太可笑了！您呀，还需要别人养活，怎能养活别人呢！”

“我能工作。”

“您是能工作，但我们到头来还得以吃大麻籽过活……教父，教父，您放开我吧，别干涉我的事……我一直在考虑着应该怎么办；我现在拿定了主意，决不后退一步。”

老人回到原来靠着的沙发，他已经无力继续争下去。

“听我说，”他说，眼睛里冒着火花；“我可以工作……我要求一个位子，会给我的。”

“多么天真的想法呀！”

“用我挣的钱，还有埃米利娅和米吉斯给的，我们可以活得很好。”

“对，活得很好。”伊西多拉操着可怕的讥讽语调说。“没有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肮脏，受苦受难！您的那些还是留给傻瓜蛋吧，他们也许需要。”

“你如果认为过去生活的某些事情是令人痛心的，也不要用更大的羞辱抹掉它们呀。”雷林皮奥这样说；那一瞬间，他觉得上天给了他一丝哲学之光，而这在他身上是不常有的呀。“最好的做法是，用楷模般的行为抹掉过去的一切。你不是想得到名分、地位吗？好，我能给你这两样东西。听我说。”他庄重地补充说；“我和你结婚；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发誓，只做你名誉上丈夫，视你为亲生女儿。”

伊西多拉出于对可怜老人的怜悯，没有用最近一些日子表现出的不恭讥笑他。她丧失了那么多的高尚品质，但还多少保留着怜悯感情。

“那样的名分和地位？”她说；“谢谢，谢谢；您是个大好人。这么说我现在的名字要不得了，您再给我加上另外一个名字？太可怕了！……我如果能够重新洗礼，这两只耳朵再听不到伊西多拉这个名字，我倒愿意……我憎恶自己，我想结束自己，做个无名氏，随便叫什么名字，没必要对任何人报告我的做法。”

“伊西多拉！……”

“我已经不是伊西多拉。您别再叫这个名字。”

不再听那个名字，而他觉得那个名字那样甜蜜，那样动听，内容和内涵那样无穷无尽呀！堂何塞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这样说：

“我太蠢了，刚才不该说那样的话，给你名分，一个老朽男人的名分。你活着不能没有爱。我的青春深深地埋在心里，你应该爱我呀？……听我说……”

他每每说“听我说”这句话时，那表情都像神父，操着世界上最庄重的口气。

“……听我说。你只爱过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刚刚从哈瓦那回来。在你的所有情人当中，他是最可爱的一个，最富有骑士风度。我同意你和他恢复爱情关系，也不愿意看见你走到堕落的最后一道台阶。我不希望你这样，但更不希望你走别的路……我心中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你想不想让我送个口信去？想不想让我去找他？想不想让我和他谈谈你的情况？……孩子，这可是个可怕的任务呀。但是，如果这样做能使你远离最后毁灭之路，我还是认为做了功德无量的事。”

“华金，那个无赖？……我对您说了吧……我每次看见他，心都跳一下。我爱过他，现在仍然觉得可以重新去爱他……但是，您让他呆在那儿吧。我这样更好些。他是个背信弃义的家

伙，臭流氓……堂何塞，我们谈得够多的了。我该走了……”

“上帝哟，姑娘……”

“我已经说过了。”

“你不能那样做。这么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会到这儿来的……您别离开这座房子。我将给您一些钱，维持生计，支付房租……”

雷林皮奥颤抖起来，全身冰凉。

“为了我的儿子和您，我同意继续称呼伊西多拉一些日子。好吧……再见，老爷子……”

她向房门跑去，发现钥匙不像以往那样挂在上面，便返身回来寻找。

“我不给你钥匙，不给你；只要我活着，你就不能出去。”堂何塞喊道；他已经超越自我，表现出那样大的魄力，如同一些紧急时候笨蛋的脑子也闪现出优美的东西那样，软骨头的人有时也能挺起身子。

伊西多拉气愤地看着他，喘着粗气，把衣服包抱在胸前。

“钥匙！钥匙！”

“你出去除非踏着我尸体过去！”雷林皮奥声音可怕，他觉得自己是舞台主角。

他说着把钥匙死死攥在手里，贴在胸前，生怕他的敌人抢去。

“快点，快点给我，我可没有兴致开玩笑！”鲁菲特女儿气急败坏地说；“快把钥匙拿来，不然，不管放在哪儿，我都要找出来。您听我说，我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了，已从绵羊变成了母狼。我再不是高尚的人了。堂何塞先生，我再不是高尚的人了。”

“可是，你尽管不是高尚的人，也不可能做出侮辱你的这可

怜老人，你爸爸的事来呀……”

这些话伴着泪水很有说服力。

“好了，老爷子，我已经厌了，没那个耐心了，我讨厌干愚蠢的事，没有接受溺爱的心劲儿……”

她对不是自己愿望和想法的东西失去了耐心，失去了感觉，气愤地、疯狂地向老人伸出双手，伸出双臂，使劲摇着他……哎哟哟，雷林皮奥觉得自己的胳臂变成了棉团。仿佛伊西多拉的皮肤碰到他，是击中了要命的部位似的，他一下子变成了木乃伊。她继续夺钥匙，而他一动不动，没了生命气息，恐惧地看着她，无力自卫。他也不知道怎样拦阻她，没了一点力气，连声音都觉得不是自己的。最后，他就是用这种声音低声说出三个字来：

“坏女人！”

伊西多拉向门口走去。突然，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转身回到沙发前，雷林皮奥如同僵硬石像那样躺在那里。她不知道是不是激动地——她起码还有一点高尚的地方——看了老人一眼，用手抚摩着他那满是白发的脑袋，说：

“教父，我让您生气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呀。这是我的命运……我们也许再见不到面……永别了。”

她极为怜悯地向老人低下头，在他那令人尊敬的白发上飞快地吻了下。他已经没有力气和精神看她出去。最后，她迈着自杀的脚步坚定而快速走出去。犹如自杀者愤怒、茫然、疯狂地坠入以无可抗拒的引力让其坠入深渊一样，她从高处坠入大街的旋涡里、迷宫里。她被吞没了，过了不大工夫，在社会的表层，一切平静了下来。

堂何塞站起来，像一架破机器似的走到里面的一间小屋——他把自己的东西都放在了那儿——，用颤抖的双手在黑暗

中摸索着，找到一只瓶子，咕咚喝了一大口。当他想回到沙发那里时，双腿无力，倒在屋子中央，滚了几下。

*　　*　　*

第二天，大门开着，米吉斯、埃米利娅和里金没有劳驾门铃，径直走了进去。粗粗地估计，时间可能是上午九点钟。他们发现堂何塞躺在地上，没有人陪着，米吉斯立即意识到伊西多拉不在。埃米利娅急忙跑过去救助父亲——看那样子，离死也就两指距离——，与此同时米吉斯在房间迅速查看了下，看伊西多拉在不在。不在！

“走了！走了！”他说了声便跪在可怜的老人身边，给他处置。

他们费了不少力气才把雷林皮奥抬到沙发上，平放在那里。这时，老人微微睁开眼睛，张开双唇，对他永远离开的人世间看了一眼，叹了口气。米吉斯看见老人的五官那样难看，立刻警觉起来，用默然无语的不安表情回答埃米利娅的急切问话。

“可是，这是喝醉了……还是别的什么？”痛苦的女儿问。

听见这话，堂何塞突然为之一振，犹如即将熄灭的火焰在黑暗中跳动了一下；他的精神世界闪过一道生命之光，动了动并不比铁钟轻多少的舌头，慢慢地说出这几个字来：

“天堂美女下到地狱去了，我……我去找她。”

这时，几个邻居走进来，提出帮助做点什么。米吉斯不停地安排着，但看到药物已经无济于事。堂何塞快走到生命尽头时，脑子又闪亮了下，用爱恋的、绅士般的表情说：

“我爱她，为她效劳……我是她的卫士……可是，你们看看这里，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离开这个王宫般的住处，跑到大街上去。臣属们，奴仆们，快把她找回来，不要触摸她那高尚的、魅力

无穷的身躯。她是天堂美女，天堂美女只能留给帝王，不能留给你们。她本来想扇动两只假翅膀飞得很高很高，但是坠入你们那块泥潭里。”

听到这胡言乱语，埃米利娅哭得泪人一样。米吉斯把她拉到一间屋子里，把她同可怜的里金——他也在哭——关在里面，不让他们看见善良的雷林皮奥临终情景。雷林皮奥是半个小时后过世的，平静、安详。他的死如同甜蜜的醉酒一样——一点点酒量，也就是说一点点时间——，把他从苦难的现实转移到虚幻的惬意生活中去，那里有想象的青春、爱情和活力。他最终进入了永恒的晕眩状态？在那没有终点的岁月里，在那无法度量的空间里，他径直成了高尚的人，那个天堂美女的恋人、勇敢的骑士、保护人和庇护者？何塞，你是一个天使。

*　　*　　*

埃米利娅紧紧抱着里金，在他脸上吻着说：

“你和我一样成了孤儿；但是，你将从我身上得到母爱。你的那个妈妈已经不在了，永远地走了，坠入了深渊之底……你以后会明白的。”

第十九章

寓意与教育

你们如果渴望攀登一个难以攀登的崎岖顶峰，请不要那么相信遐想的翅膀。你们尽量拥有一双自己的翅膀；如果做不到

这一点，反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好是，请相信我，最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上去。